

開明中學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第三冊]

夏丏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合 編



開明函授學校出版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中學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第三冊)

夏丏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合 編



開明函授學校出版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國文講義第三冊目錄

文 選

開明國文講義 第三冊目錄

九七、	氓(詩衛風)		六五七
九八、	縣(詩大雅)		六六一
九九、	卜居(楚辭)		六六七
一〇〇、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六七九
一〇一、	西都賦	班 固	六八四
一〇二、	歸田賦	張 衡	六九〇
一〇三、	蕪城賦	鮑 照	七〇〇
一〇四、	玉臺新詠序	徐 陵	七〇六
一〇五、	古樂府(子夜歌,楊白花,敕勒歌)		七一七
一〇六、	神滅論	范 縝	七二五
一〇七、	難神滅論(井序)	蕭 琛	七三五
一〇八、	詩八首	王梵志	七四七
一〇九、	詠懷古跡五首	杜 甫	七五六
一一〇、	答李翊書	韓 愈	七六〇
一一一、	高愍女碑	李 翱	七六二
一一二、	詞四首	周邦彥	七七一
一一三、	詞四首	姜 夔	七七三
一一四、	詞二首	朱 熹	七七七
一一五、	梁山泊李逵負荊雜劇(節選第二折)	康進之	七八四
一一六、	宦邸憂思(節選琵琶記)	高 明	七九一
一一七、	驚夢(節選還魂記)	湯顯祖	七九六

一一八、	智取生辰綱(節選水滸傳)		八〇八
一一九、	灌園叟(節選今古奇觀)	馮夢龍	八二四
一二〇、	范進中舉人(節選儒林外史)	吳敬梓	八三一
一二一、	制義叢話(一則)	梁章鉅	八四六
一二二、	孤山	袁宏道	八四九
一二三、	楊州清明	張 岱	八五一
一二四、	打魚殺家(皮黃劇本)		八六〇
一二五、	討魚稅	馬彥祥	八七五
一二六、	察變(天演論導言一)	赫胥黎著 歐文著	嚴復譯 八九六
一二七、	李迥大夢(拈字錄)	林紓譯	九〇一
一二八、	薙匠述弟事六(天方夜譚)	奚若譯	九一六
一二九、	釋新民之義	梁啓超	九二七
一三〇、	雜感	黃遵憲	九三〇
一三一、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胡 適	九三二

文學史話

一、	詩經與楚辭	六七一
二、	漢賦的發達及其流變	六九四
三、	六朝的駢文與樂府	七二〇
四、	印度文化的輸入與中世文藝思潮	七四九
五、	唐代的律詩與古文	七六四
六、	宋詞與語錄	七七八
七、	北曲與南詞	八〇二
八、	小說的起原與發展	八四〇
九、	八股文與小品文	八五四
一〇、	近代戲曲的通俗化	八九一
一一、	西洋文學的傳來	九二二
一二、	文學革命	九四一

文選九七 氓 詩 衛風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兮，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兮，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爲詩衛風之第四篇。述一女子被男子所誘惑，約爲婚姻。結婚

以後，那女子一天到晚操作家事，不辭勞苦。不料男子所願既遂，對待那女子漸漸酷暴起來。最後那女子竟因年老色衰，被男

館藏書

所遺棄。詩中先述戀愛經過；次言女子之不當隨便與男子戀

愛；終寫年老被棄，已往誓約竟不復爲那男子所憶及，無可奈何，只好悼痛自己的所適非人而已。

詩本里巷歌謠與朝廟樂章。相傳古有三千多篇，經孔子刪爲三百又五篇。本有齊魯韓三家；但今只傳毛詩，三家詩僅散見於旁的經籍中。毛詩即今通行的詩經，相傳爲漢毛公所傳，故稱毛詩。漢時有二毛公：魯國人毛亨稱大毛公，趙國人毛萇稱小毛公。傳毛詩者，據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是毛亨。後漢鄭玄爲毛詩作箋，即今所通行的毛傳鄭箋本。唐孔穎達又爲之疏，即今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宋朱熹又有詩集傳，爲科舉時代最通行的讀本。

毛詩分‘風’、‘雅’、‘頌’三種體裁（本分南、風、雅、頌四體，毛詩序將周召二南併入國風，所以只有風、雅、頌三體了）。風大都是當時各國的里巷歌謠，故總稱爲‘國風’。雅有‘小雅’‘大雅’之分，說詳下篇。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據清儒阮元說，頌即容也，謂樂章之兼有舞容者，與風、雅之唯歌者有別。毛詩自周南、召南以下至豳風，稱爲‘十五國風’。衛風乃十五國風之一。衛爲周朝所封的侯國，初在今河南淇縣東北的朝歌城。據清朱右曾的考證，這篇詩裏的復關男子，住在朝歌之東，和朝歌隔淇水、頓丘；而那女子便是朝歌人。（詳見他所著的詩地理徵。）

語釋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之通稱。蚩蚩，敦厚貌。一說，愚癡貌。布即貨布、泉布之屬，即古時用以交易的貨幣。（但鹽鐵論錯幣篇說：‘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布與絲對舉，則布當解爲布帛之布。）貿絲，即買絲。這是說，那個貌似敦厚的男子，拿了布來買絲。（匪來買絲來即我謀）匪，與‘非’同。這是說，他不是來買絲，簡直來向我求愛。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送你渡過淇水，到了頓丘。按：淇水源出河南林縣東南臨淇鎮，東北流經淇陽合浙河，折東南流，經湯陰至淇縣，入衛河。頓丘，在今河南濬縣，春秋時爲衛地。水經注云：‘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頓丘在淇水之南，所以這裏說‘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不是我要愆期，你沒有派正式的媒人來呀。〔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請你不要動氣，約定秋天爲婚期罷。將字有‘願’或‘請’的意思。〔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乘，登也。坳垣，已毀壞的牆垣也。復關，地名，據太平寰宇記所載，當在今河北濮陽縣西六十里。因爲那男子住在復關地方，所以就稱那男子爲復關。這是說，立在那毀壞的牆垣上望那男子到來。〔漣漣〕淚流貌。〔載笑載言〕載，語首助辭，無義。載笑載言，猶言說說笑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古代占卜，或用龜，或用蓍。用龜者，將龜甲熏灼，視其裂文，以爲吉凶的徵兆。用蓍者，取蓍艸之莖，衍成卦象，以卜吉凶。用龜的叫做‘卜’，用蓍的叫做‘筮’。體，指已見於卦兆的吉凶之象而言，這是說，你已經卜筮過了，但並無不吉的徵兆。〔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你用車來迎我，我帶了所有的財貨來歸你。賄，財貨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沃若，潤澤貌。此以桑未落時葉色之潤澤，來喻女子年少時容顏之豐美。〔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讀爲‘吁’。吁嗟，歎辭。鳩卽斑鳩，一名鶻鳩，體小於祝鳩，羽色淡白，頭頸及下面，色灰白微紅，自肩脊至尾皆灰褐色，後頸有黑色之斑輪環。桑葚，桑實也。按：此二句借戒鳩之無食桑葚，以興起下文。〔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男子之通稱。耽，和樂貌；但這裏竟可作戀愛解。這二句承上文而言，是說：‘鳩！不要去喫那桑葚！女子們！不要輕易和男子談戀愛！’〔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男子們談談戀愛，還有話可說；女子而談戀愛，終被男子所誘惑，這話從那里講起！這是寫那女子被棄後無以自解的愧悔之辭。〔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隕，墜落也。這是把桑葉的黃落，喻那女子的色衰被棄。〔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徂，往也。這是說，我到你家後，過了三年貧苦的生活。〔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湯湯，水流貌。漸，漬也，濕也。用幃障蔽車之兩旁，叫做‘帷裳’，古時婦人所乘之車都有這種裝飾。這是說那女子爲男子所棄，坐了車涉淇水而歸。〔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爽，差也，忒也，猶今言‘錯誤’。貳當作‘貳’，貳爲‘忒’之借字。忒，更變也，失常也。這是說，女的並沒有什麼錯誤或過失，倒是那男子的行爲太失常度了。〔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罔，無也。罔極，據舊注說是無所不至的意思。無所不至猶言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德，行爲也。二三其德，卽行爲前後不一致，猶言朝三暮四。這是說，那男子朝三暮四，不顧信義，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靡，無也。夙興卽早起。這是說，和你做了三年夫妻，我不辭勞苦的管理家務，早起夜睡，沒有一朝休息過。一說，‘靡室勞矣’的‘靡’字當作‘共’字解。（引易中孚卦釋文引韓詩‘靡，共也’）‘靡有朝矣’的‘靡’字當作‘無’字解。言三年之中，同居共苦，早夜操作，已非一朝。亦通。〔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言，當作‘乃’字解。這是說，乃既遂意矣，而待遇漸見疏薄，且至於酷暴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音戲（ㄒㄧˋ），大笑也。這是說，兄弟不知我被人虐待，反大大的嘲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此‘言’字當作‘而’字解。謂靜而思之，不禁悲歎自己的身世了。〔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謂本想和你偕老，不料老而見棄，徒使我怨恨也。〔淇則有岸隕則有

泮)低下之地叫做‘隰’。泮，讀爲畔。此言淇水尚有邊岸，隰地尚有界畔，獨男子之心反覆無常，不可捉摸也。〔總角之宴言笑晏晏〕總角，男女未冠之稱，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宴當作‘卯’，卯像束髮之兩角，例如詩甫田‘總角卯兮’。卯與宴古韻正合，又涉下文‘晏晏’二字而誤。晏晏，和樂貌。此言總角之時，言笑和樂，毫無隔膜也。〔信誓旦旦〕旦旦當作‘怛怛’。怛怛，誠懇貌。言極誠懇的誓相偕老也。〔不思其反〕反，復也。謂今老而見棄，不復念及從前信誓怛怛的時候了。或解‘反’字爲反覆之反，謂想不到他反覆一至於此；那便和下文的語氣不相屬，似乎未合詩旨。〔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謂那男子既不復念前言，只好算了，有什麼法子呢。

文選九八 絲 詩 大雅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揅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

堵皆興，鼙鼓弗勝。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駸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此爲詩大雅‘文王之什’的第三篇，寫周民族興起的情形頗詳細。全篇分九章：一章寫周民族初聚居於漆沮一帶，巢居穴處，未有家室；二章寫古公亶父率其部族，遷居岐山之下；三章寫古公亶父見岐山一帶土地肥美，便決定在那里久住；四章寫開闢荒土，整理農田；五章寫興作居室，建立宗廟；六章寫築城垣；七章寫興王宮，立社稷；八章寫文王征服混夷；九章寫文王爲隣近諸部族所歸心。

詩分風、雅、頌三體，雅又有小雅、大雅之分。據詩大序說：‘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正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梁啓超說：‘雅者，正也。殆周代最通行之樂，公認爲正聲，故謂之雅。’按：毛詩大小雅及周頌都以十篇爲一組（也有以十一篇成一組的，但這是例外），稱爲‘什’。例如小雅第一組十篇，第一篇爲鹿鳴，便稱這一組爲‘鹿鳴之什’；大雅第一組爲文王等十篇，便稱這一組爲‘文王之什’。縣是大雅第一組的第三篇。語釋〔縣縣瓜瓞〕縣縣，不絕貌。瓞，音迭（ㄉㄞˋ ㄙㄟˋ），小瓜也。這是說，周民族逐漸繁殖，如瓜瓞般的縣縣不絕。〔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土當作‘杜’，古土杜二字往往通用。杜即杜水，源出今陝

西麟遊縣西北杜山下，南流折東經縣南，至乾縣西與武水合。漢於此置杜陽縣，在今麟遊縣西北。沮，漆，兩水名。漆水在今陝西邠縣西。沮水即宜君水，出今陝西耀縣北境，東南流合漆水為石州河。這是說，周民族最初住在杜水及漆、沮水一帶地。〔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後追尊為太王。〔陶復陶穴〕說文引詩作‘陶窰陶穴’。窰，窟也。復為窰字之省假。搏土為瓦器叫做‘陶’，引申之，則挖掘泥土，造成窟室，亦可稱‘陶’。這是說，那時候的周民族還是住在窟穴裏面，未有居室。〔來朝走馬〕孟子梁惠王下篇：‘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猶言‘你們’）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這裏的‘來朝走馬’，正是說太王受狄人侵逼，一朝帶了他的部族，騎着馬向岐山逃避。〔率西水潄至于岐下〕率，循也。水潄即水厓。岐下，岐山之下，即今陝西岐山縣一帶地。太王避狄難，自邠（即今陝西邠縣）循漆沮水南行，至渭水，又沿渭水而西，止於岐山之下。率西水潄，言循渭水之厓而西去。（關於‘率西水潄’這一句的解釋，前人爭辯甚烈，這裏是采陳奂毛詩傳疏中的意見，而稍加修正。）〔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爰，用同‘於’。及，與也。姜女，太王之妃姜氏也。聿，語助辭。胥，相也。胥宇，猶言‘相宅’。這是說，於是他和姜女來察看地勢，預備建築居室了。〔周原膺膺茶如飴〕周，徧也。周原，本泛指岐山之下的一帶平原。因為太王在這一帶平原上發迹，後遂以‘周’字為國號，而周原也就成為地名了（今陝西岐山縣有周原）。膺，音

武(x)。臙臙，肥美貌。(一說，臙臙，當依韓詩作‘膜膜’，讀若梅(ㄇㄨㄛˊ)，與下面‘爰契我龜’的龜字爲韻。) 董，蔬類食物，一名‘旱董’。俗稱‘董董菜’，莖高尺許，葉闊，夏天開淡紫色的花，莖味苦，但煮熟後則甘而滑。荼音途(ㄊㄨˊ)，卽苦菜，莖高三四尺，中空，葉闊而黃，柔軟，鋸齒甚深，嫩莖葉可食。飴，音寺(ㄊㄨˊ)，甘也，這是說，這一帶土地肥美，本來有苦味的董、荼，也很好喫。〔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爰，語首助辭。爰始爰謀，兩‘爰’字對舉，則‘始’與‘謀’義亦相同，謀當作‘始’字解。以刀刻物叫做‘契’，引申之，則凡以刀剖開其物亦可稱‘契’。古時用龜以卜吉凶，大約先取生龜，祭而殺之，剔取其腹下甲而加以攻治，於是或鑽鑿，或焦灼，視其裂痕以定吉凶之兆，兆象既見，便刻文字於兆側以識其事。(詳可看董作賓商代龜卜之推測，原文載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這是說，開始把龜剖割，預備占卜了。〔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曰，語首助辭。曰止曰時，與上‘爰始爰謀’句法正同，兩‘曰’字對舉，則‘止’與‘時’亦不得異義，時亦當作止字解。古人常用這樣的複語，例如‘爰居爰處’，‘是究是圖’。這兩句承上文而言，謂太王既經龜卜，便決意止於岐山之下，並預備在這里與築一切了。〔迺慰迺止〕迺卽‘乃’字。慰，居也(見揚子方言及廣雅)。迺慰迺止，也是複語，猶言‘爰居爰處’。迺左迺右，據鄭玄的解釋，謂‘乃左右而處之’。左右而處之，就是說當時跟太王到岐的人，很有秩序的分別安居下來，不像從前避難時那樣凌亂無序了。迺疆迺理，謂整理其經界。宣，發也，引申爲以耜發田之意。迺宣迺畝，是說大家把田墾發起來，並且別其畝，以便分頭耕種。徂，往也，到也。自西徂東，賅括岐周一帶的地域而言。(例如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

這區域之內，無可安居之所。）周，徧也。周爰執事，謂徧境內凡應做的事體都在那里動手做了。總括這一章的意思，簡單說來，便是這樣：大家在這里分別住下了，疆界定了，田畝也劃分了，這境內要做的事情都已動手做了。（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司空，司徒，皆官名。俾，使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所以召他們來計劃並且監視一切。（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縮版即直版。古時築牆，兩端用短版夾住，稱為‘橫版’，兩邊用長版夾住，稱為‘直版’。載為‘栽’之借字。翼翼，恭敬嚴肅貌。這是寫建造宗廟時築牆的情形，謂先用繩把位置正直了，然後再樹立直版，以使用泥土填打成牆，造成一座很莊嚴的宗廟。（揅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揅，音鳩（ㄉㄧㄨˋ）。把泥土放在土輩裏叫做‘揅’。陜，音仍（ㄖㄥˊ），字本作‘陜’，或省作‘陟’。度，投也，填也。屨為‘婁’字之俗。凡隆起不平者古多稱為‘婁’，例如人之背曲而骨脊隆起者稱為‘偃僕’，車蓋之中高而旁下者稱為‘枸婁’，邱之隆起者稱為‘培塿’，木之臃腫者稱為‘苻婁’，皆從婁字得聲。削屨即削去牆土的隆高者使之平且堅也。馮，音憑（ㄨㄟˊ）。本章是寫建築城牆的情形。陜陜，薨薨，登登，馮馮，都是形容工作時的聲音。謂把泥土放入土輩時，其聲陜陜然；把泥土填入牆版時，其聲薨薨然；用力把泥土填實時，其聲登登然；把牆上隆起的地方削平時，其聲馮馮然。（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堵，垣也。城之雉堞由堵而起。鼙，通作‘臯’，臯者，告也。古時興役，則擊鼓以集衆，鼙鼓即取告衆以勸役之義。這是說，四周的城牆同時興築，工役衆多，同時赴工，鼓不勝其擊。（臯門有伉）臯門，古王宮最外之門。伉，本作‘阮’，高貌。有，狀物之辭。有伉，猶言‘伉然’。（毛詩中的‘有……’

大都作‘……然’解。例如桃夭篇‘有蕢其實’，即‘其實蕢然’也。〔應門將將〕應門，天子所居之正門也。將，音搶（ $\langle 1 \text{ 无} \rangle$ ）。將將，嚴正貌。〔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也。冢土，大社也。（社，祭地主的廟。古王者必立社。為天下立社曰‘大社’，為自己立社曰‘王社’。）戎，大也；醜，衆也；戎醜即‘大衆’。古時天子將出征，必集大衆禱告於社。戎醜攸行，謂大衆在社中禱告了然後行也。攸，語助辭。按：當時太王必有用兵之事，故集大衆禱告，現已無可考查了。〔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肆，承接連詞。爾雅云：‘肆，故也。’殄，絕也。愠，怒也。厥，其也。問與‘聞’通，聲譽也。相傳文王時西邊有混夷常來侵略，文王不得已，卑辭厚幣以事之。（見孟子梁惠王章下。）這是說，文王雖一時屈服，但仍不斷絕其對混夷的愠怒，也不肯過分屈服，以墮自己的聲譽。〔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其喙矣〕柞，常綠灌木，葉小有細齒，光滑而堅韌，幹及葉腋皆有針刺，其木古人用以作梳。棫，叢生小木，一名‘白櫻’，莖葉多細齒，黃花黑實。兌，直也，引申為通達之意。混夷，古西戎國名，亦作‘昆夷’，‘畎夷’，‘串夷’（串即古患字），與混字皆一聲之轉。駮，音駮（ $\langle 去 \times \setminus \rangle$ ），奔突也。喙，讀若誨（ $\langle 尸 \times \setminus \rangle$ ），驚奔喘息也。這四句寫文王斬伐樹木，開通道路，討伐混夷，混夷都逃走了。〔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厥生〕虞，芮，兩國名。虞，即今山西平陸縣的虞城。芮，即今山西芮城縣。質，就是訴訟時兩造相對質的質。成，平也，含有和平解決的意思。厥，動也，含有感動的意思。生與‘性’通。相傳文王時，虞芮兩國的君長因爭田久不解決，聞文王判斷公平，鄰近的諸侯每有爭執，常常來請他解決的。便特地跑到文王那里，請他解決這樁案子。不料一到周國境內，見那里的人民都互相謙讓，從沒有爭田奪

地的事情。虞芮的君長自己覺得慚愧了，便互相讓步，把所爭的田作為開田；爭田問題就此解決。這是說，虞芮兩君的爭田問題和平解決，因文王感動其本性之故。一說，概讀為‘概’。概為門中所豎短木，所以止門，故概含有止的意思。概與概同音通假。概厥生，謂制止他們不許爭執。（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予，指文王自己。曰，語中助辭。疏附，是當時的口語，意思是說能使生疏的人都來親附。先後，引先導後，即輔佐的意思。奔奏有兩種解釋：一說謂宣揚德化，敷奏善言。一說，奔奏即趨赴，使大眾多來歸化的意思。禦侮，即執干戈禦外侮的武臣。這是說，我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的臣子們。蓋極寫周國人才衆多，故能輔佐文王，卒成王業。一說，‘予曰’，乃詩人自己贊美文王之辭。

文選九九 卜居楚辭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

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儉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此篇相傳爲屈原所作。屈原，戰國楚的同姓貴族（春秋時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他的子孫就以地名爲氏）。他的名字傳說不一：據史記說他名平，則原當是他的字。但他在離騷裏自己說他名正則，字靈均。而在卜居、漁父等篇中則又明明稱屈原。他的生年，據學者考證當在周敬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四七七年；卒年已不可考。楚懷王時，他做左徒（官名），很得懷王寵信。後被在朝的同官嫉忌，在懷王前說他壞話，懷王竟把他免職。但不久復被召用，曾奉命出使齊國。秦昭王約楚懷王會於武關，屈原勸他不要去，懷王不聽，結果被秦國扣留，就死在秦國。懷王子頃襄王立，屈原又被放逐。他徘徊於沅湘之間者好多年，終因不勝悲憤，自投汨羅江死。這篇相傳是他被放逐後所作。他那時候心煩意亂，自己決不定怎樣處世才行，所以到太卜那裏請他一下，以便決定自己今後的處世態度。但我們看這篇的開首就說‘屈原既放’明明是第三者的口氣，不像是屈原自己的作品。

屈原的作品，漢書藝文志稱之爲‘賦’。劉向哀集屈原及宋玉等的作品，稱之爲楚辭。王逸有楚辭章句十七卷，宋洪興祖替他補注。朱熹又作楚辭集注及辨證、後語等。本篇選自楚辭章句。

語釋 [知]一本作‘智’。知與智本通用。〔蔽郢於讒〕謂因小人的讒言，使君臣之間有了隔膜。按：史記屈原傳云，‘上官大夫與之（之字指屈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平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心煩慮亂〕猶言心煩意亂。

慮，一本作‘意’。〔太卜〕掌卜筮之官。〔端策拂龜〕端正也。策，著莖也。言太卜把著莖端正了，把龜拂拭了，預備筮卜。

〔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悃悃款款，心志誠壹貌。朴，質朴，卽誠實之意。按：本篇自此以下至‘誰知吾之廉貞’，皆有韻；‘朴以忠乎’的‘忠’字，與下‘斯無窮乎’的窮字叶韻；餘類推。〔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將，或然之辭。勞讀去聲，卽慰勞之勞。勞來，謂對於來者迎勞之。這是說，‘還是送往迎來，隨隨便便，一直這樣混下去好呢？’〔寧誅助草茅以力耕乎〕誅鋤草茅，就是削去田中的雜草以助苗的生長。這句是借草茅以喻朝中的小人。

〔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大人，指當朝的貴官。這是說，‘還是去遊大人先生之門，借他們的力量以成就自己的功名好呢？’

〔媮生〕猶言‘苟活’。媮字與下‘媮以全吾軀乎’的‘媮’字，字異而義同。〔超然高舉〕卽丟去一切功名富貴，不和人家爭權奪利的意思。〔保真〕保其天真。〔將呶營粟斯嚅呶儒兒以事婦人乎〕呶營，音足資（ㄇ × ㄇ），舊注云，以言求媚也。粟斯，舊注云，詭隨也。嚅呶，音握伊（ㄉ ㄩ），舊注云，強笑嚅也。儒兒亦作‘嚅呶’，

音如而(日×儿)，舊注云，強笑貌，曲從貌。按：這些都是當時的口語，是形容一班承人顏色，強為歡笑的小人的。懷王有寵姬鄭袖，當時朝中的臣子都趨奉她以固自己的權位，所以屈原這樣說。一說，此謂以諂事婦人之道去親近楚王的所寵幸的貴戚，婦人三字不一定是指鄭姬。〔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無隅角者叫做‘突梯’，此借以喻人之隨俗沈浮，一無稜角也。滑，音骨(ㄍ×)，入聲。滑稽的異解甚多；一說，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是若非，說彼若此，能亂異同，故稱‘滑稽’。一說，滑稽為流酒之器，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取以喻人之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者。史記有滑稽列傳，所傳皆東方朔等一班以辯才取悅於君主的人。脂，韋，都是柔輓的東西，故取以喻人之柔弱無氣骨者。絜，音頤(ㄊ 1 ㄛ)。凡直度叫做‘度’，圍度叫做‘絜’。楹，柱也。柱形圓，絜楹即取圓滑之意。屈原這一個問，若用現代語來說，便是：‘我還是做一個柔弱而圓滑的人好呢？’〔昂昂〕馬行貌。〔汜汜〕鳥浮貌。〔寧與騏驥亢軛乎〕騏驥，即千里馬。軛，車衡兩端，作缺月形，用以扼馬頸者。與騏驥亢軛，謂與賢才並列。〔將隨鴛馬之迹乎〕鴛馬，跑不快走不遠的最下等的馬，取以喻無才能的人。這是說，‘我還是跟在那些沒有才能的人的後面不去和人爭勝好呢？’〔寧與黃鶴比翼乎〕鶴字古與‘鶴’字通。古人盛稱‘黃鶴高飛一舉千里’。與黃鶴比翼，即高飛遠走，不和俗人競爭的意思。〔將與鷄鶩爭食乎〕鷄，鴨也。與鷄鴨爭食，即和俗人爭權位的意思。〔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喻當時時勢溷濁，重小人而輕君子，古以三十斤為鈞，千鈞，三萬斤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黃鐘，樂器名。此喻賢智失時，庸愚在位也。〔呀嚙默默兮〕默默，不言貌。這是說，‘噤口不

要說了。〔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物，指龜。言龜雖神物，但也有許多事爲牠的智力所不夠解決，不能明白的。〔數有所不速神有所不通〕數，指策而言。謂有許多問題，即以策之神，也有不能通達的時候。

文學史話

一. 詩經與楚辭

詩歌的起源 詩歌差不多跟人類的言語同時發展的。在原始時代，人類過着集團生活。當集團勞動時，爲使工作上得有規律的暗示，生理上得有調節的功用，發出具有一定節奏的聲音，這就是原始的有韻律的歌聲。後來漸漸進步，便有種種詩歌：戰爭時有軍歌，求愛時有戀歌，祭祀時有禱祝之歌，喜悅或悲哀時有抒情之歌。但沒有文字以前，這些詩歌就無法留傳下來。

最古的詩集 最早用文字把古代的詩歌記載下來的，在我國止有一部詩經。詩經以前的作品，雖相傳有唐堯時的擊壤歌，虞舜時的卿雲歌等等，然都一望而知其爲後人僞作。【註一】詩經以外散見於各書的所謂‘逸詩’，統共不過百篇，大都零篇斷句，且有許多是古代的諺語，不能當作詩歌的。所以我們研究中國古代詩歌，除詩經外找不出第二部可靠的詩集。

詩經的內容 今本詩經爲漢毛萇所傳，故亦稱‘毛詩’。分‘風’‘雅’‘頌’三體：屬於風者，有二南及王、豳、鄭、衛等十三國風，計一百六十篇；屬於雅者，有小雅、大雅，計一百五篇；屬於頌者，有周頌、魯頌、商頌，計四十篇；總計共三百五篇。這三種體裁，各有其音樂上的特點，不容混淆。據清儒阮元

的解說：‘頌卽容字。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註二】但古樂久已失傳，後人對於風、雅、頌的種種解釋，都是揣測之辭。現在我們不妨就三百五篇的本身，分別研究，歸納爲若干類。例如把大雅的生民、公劉、緜及小雅的采芣、六月等篇合起來，便是一大篇周代的史詩。把豳風的七月小雅的甫田等篇合起來，便是若干篇古代的農歌。此外如邶風的靜女與鄭風的將仲子等篇，都是戀歌；衛風的氓與小雅的蓼莪等篇，都是怨歌或悼歌；周南的麟之趾、蟋斯等篇，都是頌賀之歌；大雅的雲漢及周頌的思文等篇，都是禱祝之歌；小雅的鹿鳴、伐木等篇，都是宴會之歌；小雅的車攻、吉日及大雅的常武等篇，都是田獵或戰爭之歌；更有詩人創作的詩篇如蒸民、崧高、巷伯等篇，都可以把他分門別類，另成一個系統。不過這種工作不容易着手的。

詩	經	詩經中所收的詩歌，似以商頌五篇爲最古。但我們
的		考查近年發見的龜甲文字，便知商代的文字形式
年	代	還沒有成熟，決不能用以記錄當時的詩歌。據後漢

衛宏的毛詩序說，【註三】‘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則商頌是周太師所保管的先代樂章，時代當在周以前。但詩序對於各篇的解題，大都不很正確，未可憑信。我們知道商民族被周民族征服以後，還在宋國保存一支裔。【註四】這商頌五篇當是商民族的支裔的作品，其年代決不會在西周以前的。詩經各篇有可以推斷其年代的，如周頌中的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我將、騶、賁等篇均有文王之謚，可知係武王時或武王後所作；而魯頌的閟宮篇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之

句，則此詩作於魯僖公時或僖公以後無疑（有人說，這篇是魯國的史克所作，史克死於魯襄公六年，則此詩當作於西曆紀元前五七〇年頃），那便入於春秋的中期了。又如大雅中的大明、文王有聲二篇，均有武王之諡，可知係成王時或成王後所作；而小雅的正月篇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的話，那顯然是周室東遷後的作品了。又如豳風的破斧篇有‘周公東征’之句，可證為西周初的作品；而召南的何彼穠矣篇有平王之諡，則是桓王或桓王以後的作品了。此外有正確年代可考的，如大雅的崧高、烝民篇中都有‘吉甫作誦’之句，吉甫即尹吉甫，為周宣王時赫赫有名的人物，故知此詩為周宣王時的作品；又如小雅的巷伯篇中有‘寺人孟子，作為此詩’之句，漢書古今人表列寺人孟子於周厲王朝，故知此詩為厲王時的作品。總之，詩經雖不是每篇都有年代可考，但據上述各條加以推斷，定詩經為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約當西曆紀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五七〇年間的詩歌總集，當不至十分錯誤的。

詩經時代是周民族全盛的時代，所以詩經時代的歷史背景便也以周民族為主。周民族向居於沮、漆水及渭水附近，至公劉而卜居於豳。公劉的後裔古公亶父（即周太王）為狄人所逼，由豳遷岐，在那裏建築城垣，起造房屋。到了他的孫子昌（即周文王）勢力愈大，又征服了鄰近的部落，便實行伐商，不幸中途而死。他的兒子發（即周武王）繼續他的使命，終於取商而代之。十一傳而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幽王的兒子平王遷都洛邑，於是周民族在陝西的歷史便結束了。以後西北的秦民族及南方的楚民族日益強盛，周室日漸衰微，而詩經時代也就告了結束。

詩經時代的歷史背景既以周民族為主，故詩經裏所收的詩歌，

也限於周民族勢力所及之處。詩經裏所採集各國的詩歌，即所謂‘十五國風’者，除‘二南’（即周南、召南）外，有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三國。王即周室的王畿；豳為周室的發祥地，其地在今陝西、甘肅、及河南的一部。邶、鄘、衛在今河北、山西。鄭國在今河南。齊國在今山東。魏、唐在今山西。秦國在今陝西境內。陳、檜在今河南（內有湖北一小部分）。曹國在今河北、山東。”此外如魯頌為魯國的詩歌，魯國亦在今山東境內。這樣看來，全部詩經都是北方的作品了。只有附於國風中的周南、召南，有人說他是周室東遷以後的楚詩。那時候南方的楚民族已經強大，二南或產生於楚民族的範圍以內亦未可知。我們看二南二十五篇中涉及地名的，如‘在河之洲’（關雎），‘漢有游女’（漢廣），‘江之永矣’（同上），‘遵彼汝墳’（汝墳），‘江有汜’（江有汜），可見二南的產生區域最北是黃河，最南是長江，其他便是河與江之間的汝水，與漢水，完全在楚民族範圍以內的。

詩經是代表中國古代的北方民族文學的，所以春秋、戰國時的‘北方之學者，每稱舉詩經以作論證。我們常在論語、孟子等儒家的經典中看到他們引詩經的片言隻語，以作他們辯論或諷諫時的根據。尤其是孟子，他申斥‘南方之學者’陳相時，便舉詩經魯頌的‘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來痛罵‘南蠻缺舌之人’。【註五】可見詩經在當時具有無上的權威。秦漢以後，詩經的威權漸失，‘楚辭’起而代之。但秦漢以來文學家的作風還有不少受着詩經的影響的。一直到晉朝的隱逸詩人陶淵明，他所作的停雲等篇如‘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顯然受詩經的影響還是很深的。

楚辭
的
起原

當北方的周民族漸漸衰微，南方的楚民族漸漸強盛之際，楚民族文學也漸漸興起，拿他們特創的文體來和北方周民族的文學相對抗了。所謂‘楚辭’，便是‘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的代表楚民族文學的一種詩體。換句話，楚辭便是楚民族的文學。

詩經中的二南雖然有人說他是楚民族的詩歌，但形式上完全和國風一樣，看不出什麼特色來。和二南同時的，據說苑至公篇所載有楚國的令尹名子文者，作楚歌一首；又正諫篇載楚昭王築層臺，諸御已勸他不要築，免得百姓受苦，楚王聽了他的話，楚國人便作歌一首，贊美諸御已。但這兩首所謂‘楚歌’的，都是很呆板的四言詩，其形式完全和詩經一樣。【註六】到了楚昭王時（約當公元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一年），昭王的弟弟鄂君子皙嘗用楚國的詩體、翻譯一首‘越歌’，那便和詩經完全不同了。這首歌載於說苑善說篇，編說苑的劉向替他加上‘楚說’二字，後人也公認他為楚辭漸次成熟時期的作品。現在把他寫在下面：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悅）君兮君不知！

楚辭
的
篇次

‘楚辭’的名稱最初見於漢書朱買臣傳，但泛指楚地歌辭而言。今所傳的楚辭，標明漢劉向所輯，後漢王逸章句。但王逸所章句的楚辭是否漢劉向的原本？又今所傳的楚辭章句是否王逸的原本？都成問題，現在且不去說他。今所傳楚辭章句本的篇次為：離騷經第一，九歌第二，天問第三，九章第四，遠遊第五，卜居第六，漁父第七（以上題屈原作），九辯第八，招魂第九（以上題宋玉作），大招第十（題屈原或

景差作)，惜誓第十一（不知誰作），招隱士第十二（題爲淮南小山作），七諫第十三（題爲東方朔作），哀時命第十四（題爲嚴夫子所作），九懷第十五（題爲王褒作），九歎第十六（題爲劉向作），九思第十七（題爲王逸作）。則所謂楚辭者，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許多年代中重要作家的作品。但我們須知道，楚辭的大創作作家只有一個屈原。屈原以後，有唐勒、景差、宋玉諸人（見漢書藝文志），而唐勒、景差的作品在王逸作楚辭章句時已經亡佚了。所以我們研究楚辭，須從屈原、宋玉的作品上着眼，漢人的作品，可以存而不論的。

楚辭
與
屈宋

楚辭在屈原以前已漸發達，但到了屈原，因他所處環境的惡劣及他的情感的豐富，遂產生了像離騷那樣的偉大作品；其後宋玉等續有創作，楚辭遂成爲與詩經並峙的偉大的文學作品。

記載屈原生平的事蹟的只有史記的屈原列傳。但史記原文有竄亂及脫落之處，所以考查屈原的事蹟頗不容易。我們根據史記及屈原自己所作的離騷，知道他是楚國的同姓貴族，生於西元前三百四十三（當周宣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爲楚懷王左徒，很得懷王的寵信。後被同朝的上官大夫所讒，懷王免他的職。但不久又復起用，并派他出使齊國。當時楚國的外交界分兩派：一是‘親秦派’，一是‘親齊派’，屈原是屬於後一派的。他曾勸懷王殺秦國的使者張儀，懷王不聽。秦昭王約懷王會於武關，他又勸懷王不要去，懷王又不聽。結果懷王被秦國扣留，就死在秦國。懷王的兒子頃襄王立，親秦派大爲得勢，屈原終於不能立足，被放逐於沅湘之間。過了幾年，他不勝悲憤，自投汨羅江而死。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漢志所謂‘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楚

辭’。但今本楚辭所載的屈原作品不就是漢志所著錄的‘二十五篇’了。例如九歌十一篇，雖王逸章句本題爲屈原所作，但據近人的考證，則九歌各篇大都是沅湘之間的祭歌，其時代也許在屈原以前。又如卜居、漁父等篇，開頭都說‘屈原既放’，顯見不是屈原自己的作品。現在可確定爲屈原所作的，只有離騷、天問、及九章中的橘頌、抽思、哀郢、涉江、及懷沙等數篇而已。但天問一篇也有人發生過疑問。嚴格的說，只有離騷大家公認爲屈原作品，毫無問題的。離騷全篇計二千四百九十字。先敘他的世系及生年月日。次敘他自己人格的高尙，說他在‘黨人儉樂’的時候，不得不出來從事政治活動，但當局者不察他的中情。他悔恨之餘，想還吾初服，做一個隱士，而他的姊姊又申申地罵他，說他的性情古怪，一定沒有好結果。他把自己的志願對他姊姊詳細訴說以後，便敘述他的理想：他想從蒼梧出發到上帝那裏去叩帝閭；但是帝閭不開。他只得再去求訪宓妃一流的女神；但也沒有結果。於是他又到靈氛及巫咸那裏去問卜，他們都勸他繼續不斷的上下求索，求出一個真理來。他又跑了許多地方。但他正在上窮碧落的時候，忽望見了他的故鄉，於是他的僕夫想念故鄉不肯再跟他跑了，他的馬也不肯走了，他的理想終於幻滅了。最後他便決心走到‘死’的路上。他說：‘已矣哉！國無人，莫吾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善政兮，吾將從彭咸【註七】之所居。’在這篇偉大的創作裏，把他的狷潔的性格，豐富的思想，及徘徊瞻顧沒有決心的智識分子的短處，都寫了出來。後人因爲尊重他這一篇，便稱之爲離騷經。

楚辭的偉大作家，屈原以後，要推宋玉。宋玉的生平，史書上沒有詳細的記載。據近人陸侃如的考證，以爲宋玉生於楚頃襄王時，約當西元二九〇年。楚考烈王時曾爲小官，不久失職。西元前

三二二年，秦滅楚，宋玉大概就死於那時。但這些話大都是揣測之辭，不能作為定論。他的作品，漢書藝文志著錄者有賦十六篇。今楚辭章句載他的九辯、招魂兩篇，其餘散見於文選及古文苑，但和漢志十六篇的篇數不符，因為他的真作品大半已經亡佚了。今所傳宋玉作品，以九辯為最可靠。九辯分九段，其中‘悲秋’的一段，最為後人賞贊，清王夫之稱他為‘千秋絕唱’。今節錄如下：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沅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惻愴增歎兮薄寒之中人。……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燕靡靡而南遊兮，鷓鴣嗚嘶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楚辭
的
演
化

楚辭自前六世紀漸漸萌芽，至離騷出遂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永久的基礎。晚出的作品，大都模仿離騷；但如卜居、漁父等顯然是離騷的變體，見解與技術都很高明，可以代表楚辭最進步時期的作品。從此以後，一直到漢初，離騷的模擬還很流行着，最有名的便是文景間的莊忌（即嚴夫子）和賈誼。莊忌的哀時命云：‘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遭時！往者不可扳援兮，俛來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遙兮，抒中情而屬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衆孰可深謀。欲愁悼而委情兮，老冉冉而逮之。……’模仿離騷，神情逼肖。賈誼的弔屈原賦、鵬鳥賦等，也是模仿離騷以寫自己的抑鬱牢愁的。但這樣模仿下去，漸漸把楚辭的精神失去了。到了漢武帝時，因社會經濟的安定與中央政權的鞏固，再不能容許士大夫們無病呻吟的模仿離騷在那裏‘露才揚己，顯暴君過’了。於是士大夫們便換了一個方向，專用弘麗的體製，誇張的描寫來獻

媚君上。那些作品的形式雖大都沿襲楚辭，但完全貌合神離了。到那時候楚辭已演變而為‘漢賦’。於是屈宋諸人的作品便被班固無端加上一個‘賦’的名稱，楚辭時代就此告了結束。

【註一】擊壤歌見論衡及帝王世紀等書，相傳為唐虞時一個老人所作。其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但我們知道中國農業在商代還幼稚得很，唐虞時怎的會有鑿井耕田的事實呢？癡雲歌見於尚書大傳，相傳為虞舜與八伯唱和之作。其辭曰：‘癡雲彌兮，糶投投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這明明是離騷體，虞舜時代那裏會有這類歌曲！此外相傳詩經以前的逸詩尚多，但都不可靠，茲不一一列舉。

【註二】見琴經卷一集卷一釋頌。

【註三】毛詩每篇之首，附有序，說明作此詩之意並及作詩之人。首篇關雎的序，總論全書旨趣，凡千餘言，後人稱之為‘大序’，其餘各篇稱為‘小序’，總稱為‘詩序’。詩序的作者是誰，有種種不同的傳說：或說序之首句為大毛公（即傳詩經的毛萇）所作，次句以下為小毛公（毛亨）所作。或說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小毛公合作。或說大序為孔子所作，小序為當時的國史所作。大家都沒有證據，只恐已意在那裏爭辯。惟後漢書儒林傳說衛宏作毛詩序，此出於正史的傳記，較為可信。

【註四】武王滅商，封商貴族微子啓之子於宋，在今河南商丘縣南。詳史記宋世家。

【註五】見孟子。

【註六】令尹子文所作的楚歌云：‘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隱。恤願怨萌，方正公平。’又楚人贊美諸御己的歌辭云：‘薪乎菜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

【註七】彭成，殷賢臣，諫其君不聽，投水死。

文選一〇〇.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

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

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僂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名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意。毋忽！

漢武帝使唐蒙通西南夷，唐蒙在巴蜀兩郡大徵伏役至萬餘人，又用軍法勒束之，巴蜀的人民大起恐慌。漢武帝知道了，便遣司馬相如往巴蜀，責唐蒙等騷擾百姓；並曉諭巴蜀人民，這樣的大徵伏役，不是皇帝的意思。司馬相如就寫了這篇文章，傳諭巴蜀人民。按：古代官文書用木簡，長尺二寸，用以徵召、曉諭或詰責者，叫做‘檄’，亦稱‘尺二書’。

司馬相如（179?—117）字長卿，漢蜀郡成都人。少好讀書，學擊劍，以貴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時梁孝王來朝，他見梁孝王好客，便稱病辭職，到梁孝王那裏做食客去，因此得和當時的辭賦作家如枚乘、莊忌之徒相交接。梁孝王死，他歸故鄉，和臨邛的富家女卓文君發生戀愛。文君是一個寡婦，既愛上相如，便跟着他逃走了。但相如家裏很窮，沒有辦法，只好把家私賣去，開了一爿酒店，命文君當釺，自己穿了短褲做酒保。後來卓文君的父親知道了，便分給他們些財產，相如因此就很富有了。相如嘗作子虛賦流傳入禁中，漢武帝讀了很稱贊，但不知誰作。時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武帝，便對武帝說：‘這是我的同鄉司馬相如做的。’武帝便召見相如，拜爲郎，後拜爲中郎將，建節使於西南。餘詳見下文學史話。

語釋 〔巴蜀太守）巴，蜀，兩郡名。今四川境內舊保寧、順慶、夔

州、重慶四府及瀘州，皆漢時巴郡地。今四川境內舊成都、龍安、潼川、雅州四府及邛州與保寧府之劍閣以西，皆漢時蜀郡地。太守，官名，卽秦之郡守，爲一郡的長官。〔蠻夷自擅〕當時稱邊境未開化之民族爲‘蠻夷’。自擅，猶言‘自專’。〔集安中國〕集安，一本作‘輯安’，義同，猶言安撫也。此中國對邊境而言，與‘中土’‘中原’意義相同。〔匈奴〕見前大澤鄉注。〔單于〕匈奴的君長稱‘單于’。〔交臂受事屈膝請和〕交臂與‘交手’同，謂拱手也。受，應也。受事，謂降服後應中國之徭役也。屈膝，謂屈膝跪拜也。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一三〇年），聽從王恢的建議，誘擊匈奴，但沒有成功，詳見漢書匈奴傳。這裡說匈奴‘交臂受事，屈膝請和’，都是作者誇飾之辭。〔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康居，西域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凡遠方言語不通須經過幾重的翻譯才能了解者叫做‘重譯’。納貢，謂貢獻方物。拜時頭至地曰‘稽首’，爲跪拜禮中之最重者。享，獻也。來享，謂來貢獻也。按：漢武帝使張騫通西域，據史記張騫傳，騫使西域，以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歸，司馬相如作文諭巴蜀時，在元光中，西域康居疑尙未通中國，也是相如誇飾之辭。或者那時候偶有通貢之事，史書失載，亦未可知。〔移師東指閩越相誅〕漢初封無諸爲閩越王，據有今福建省。又趙佗據今廣東、廣西地，稱南越王。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閩越王郢攻南越，漢發兵擊閩越，越人殺郢以降，事詳漢書閩粵傳。按：漢都長安，閩越在其東，故云‘移師東指’。移師東指，猶言移兵東向。〔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弔，撫慰也。番禺，卽今廣東番禺縣，當時爲南越國都。番，音潘（ㄆㄢˋ）。漢既平閩越，使嚴助往南越宣撫，南越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事詳漢書南粵傳。

按：南越在閩越之西，故討伐閩越說‘移師東指’，而宣慰南越則云‘右弔番禺’。〔南夷之君西楚之長〕楚，音荀（ㄅㄨㄣˋ），古西夷。漢武帝通楚道，於其地置縣，故址在今四川宜賓縣西南，接慶符縣界。今雲南四川尚有此種楚人，貴州亦間或有之。‘南夷之君，西楚之長’，簡言之，即西南夷的君長。〔喁喁然皆鄉風慕義〕說文：‘喁，魚口上見’。喁喁然，蓋以魚之張口水面形容西南夷君長的嚮風慕義。鄉，與‘嚮’同。〔致〕至也。〔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官名，秦置，漢以來因之，位亞於將軍，元代始廢。以幣帛犒勞慰問之曰‘賓’。〔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漢書注引張揖曰：‘不然之變也’。按：不然之變即未發生的變端，猶所謂‘不測之變’也。這是說，徵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叫他們供奉幣慰勞西南夷的差役，並且保護那使者，以免有什麼不測之事。〔發軍典制〕即所謂‘用軍典法’，就是用軍法來勒束那些被徵發的平民。〔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那時候巴蜀人民之被徵發往西南夷的，怕路遠喫苦，又怕軍法嚴酷，往往中途逃亡或自殺，所以相如這樣說。〔烽舉燧燔〕古人戍守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作警號，這就叫做‘烽’。或者堆積許多乾柴，遇有寇則把牠燃燒起來以作警號，這便叫做‘燧’。燔，燃燒也。〔攝弓〕把弓張開了拿在手裏，時時預備要發箭，叫做‘攝弓’。〔荷兵〕帶了兵器。〔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一轉足之間叫做‘旋踵’。這是說一聞寇警，大家都帶着兵器出去抵抗，連一回頭一轉足的顧慮時間都沒有。〔編列之民〕編入戶籍的平民。〔剖符之封〕符，符節也。剖謂分半與之也。漢高祖剖符封功臣，見漢書高帝紀。〔析圭而爵〕圭，玉之剡上方下者，古時國有大事，執以為瑞信之物，故亦謂

之‘瑞玉’。形制大小，因爵位及所用之事而異，有大圭、鎮圭、信圭、桓圭、琬圭之別。析，分也。析圭而爵，言分圭而爵之也。〔通侯〕即‘徹侯’，本秦時賞軍功的最高爵，漢因之，後避武帝諱（武帝名徹），改爲通侯。〔居列東第〕古時公侯第宅有甲乙次第，漢以東第爲甲，位置在帝闕之東；以西第爲乙，位置在帝闕之西。居列東第，言其侯位之高貴也。〔安佚〕佚，與‘逸’字同。安佚，猶言‘安樂’。〔奉幣役〕謂供奉幣慰勞西南夷的差役，即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亡逃抵誅〕抵，當也。言因逃亡有罪當殺。〔諡爲至愚〕諡，猶‘號’也。言死後還被人號爲‘至愚’。〔相越〕即‘相去’。〔父兄之教不先〕謂做父兄的平日不先把那些忠君死國的大道理教子弟。〔子弟之率不謹〕而子弟也不知道很謹慎的遵循父兄的教訓。率，循也，遵也。〔有司〕官吏之通稱，此指巴蜀的長官。〔信使〕誠信的使臣。〔數〕責也。〔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讓，責也。三老，鄉官掌教化者也。漢制，十里一鄉，鄉有三老。漢初並置縣三老。又漢選舉科目有孝弟力田等科，被舉爲孝弟力田，得免役。漢書景帝紀，‘置三老孝弟以導民焉’。可見三老孝弟當時實同負教誨之責。〔方今田時重煩百姓〕言現在正在種田的時候，難以煩擾百姓。重，難也。〔已親見近縣〕言鄰近各縣已親自向他們曉諭過了。〔亟下縣道〕亟與‘急’同。當時邊境有蠻夷之地置道，與縣並屬於郡。

文選一〇一·西都賦（節選）班固

‘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峰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

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潏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輿，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于是晞秦嶺，哦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于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闔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起，煙雲相連。于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鄉曲豪俊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騫乎其中。

漢都長安，後漢遷都洛陽，遂稱長安爲‘西都’。明帝時洛陽修起宮室，濬繕城池，而關中父老還在希望漢都西遷。作者乃造兩都賦，分上下篇：上篇寫西都賓在東都主人面前盛稱西都的形勢如何雄壯，規模如何偉大。下篇寫東都主人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服西都賓。後人因稱上篇爲西都賦，下篇爲東都賦。全文甚長，載後漢書班固傳及昭明文選。這里止節選西都賦的一節，以見漢賦之一斑。

班固（32—92）字孟堅，後漢扶風安陵人。年九歲能屬文，博通經史。他的父親班彪，以史記只寫到漢武帝初年，以後的事蹟闕而

不詳，續作後傳數十篇。他以父親所續未詳，努力搜集材料，想做一部完備的史書。不料有人告他改作國史，被逮捕至京，監禁於‘京兆獄’中。他的弟弟班超上書皇帝，替他辨誣。明帝召見他，他對明帝說明了繼續作史的本意，明帝便命他做蘭臺令史，不久就遷為郎，典校秘書，命他續成前所著書。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他為中護軍。後憲敗，他被捕，死於獄中。那時候他所作的書，還有幾篇沒有作成，和帝命他的妹妹班昭（即曹大家）續成之。那部史書便是史記以後最有名的著作——漢書！漢書上起高祖，下訖王莽，凡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中國斷代史的鼻祖。班固所著除漢書外，其他辭賦亦多可觀。他不但是史學家，並且是東漢第一個重要的辭賦作家。

語釋〔雍州〕古九州之一，今陝西、甘肅二省及青海額濟納之地皆是。〔長安〕漢都長安，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十三里。〔左據函谷二嶠之阻〕函谷，關名。在河南靈寶縣西南里許，漢初置關都尉守之。武帝徙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其中東西十五里，絕崖壁立，崖上柏林蔭谷中，殆不見日。關離長安四百里，東自嶠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稱天險。嶠山在河南洛寧縣西北六十里，西接陝縣界，東接澠池縣界。嶠有東西二陵（左傳襄公九年：‘嶠有二陵，其南陵，夏后泉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故稱‘二嶠’。按：自長安言之，函、嶠在其東，故云‘左據函谷二嶠之阻’。阻，要隘之地也。〔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太華山在陝西華陰縣南十里，即西嶽也。以西有少華，故稱太華。終南山即南山，在陝西長安縣西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鄜縣，綿亙八百餘里。又有中南、地肺、秦山、秦嶺等異稱。這是說，漢之西都，既有函嶠那樣的天險，又有

少華終南之山爲其外表。〔右界褒斜隴首之險〕褒斜，卽陝西終南山的谷口，南口曰褒，在褒城縣北；北口曰斜，在郿縣西南；長四百五十里，爲往來要道。隴首卽隴山，在陝西隴縣，西北跨甘肅清水縣。山高而長，延亙隴縣、靜寧、鎮原、清水之境，隨地異名；關中四險，此爲西面之險地。按：褒斜口及隴山都在長安之西，故曰‘右界’。〔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洪，大也。洪河卽大河，大河，黃河也。黃河曲折而南，入長城，爲山西、陝西之界。行壺口、龍門二山谷中，東會離石水、汾水、涑水，西會葭蘆川、無定河、延水，更南至風陵渡西、潼關縣北，渭水挾洛水來會。折而東流，南岸爲河南境北岸爲山西境。又東經永樂鎮，澠水、汭水合流來會。涇水東南流入陝西境，經長武、邠縣、淳化、醴泉至高陵縣入於渭。渭水東南流入陝西境，東經寶鷄、郿縣至長安縣境，納黑水、澇水及豐、滄、潏、潏諸水，至高陵會涇水。又東經臨潼、渭南、華縣、華陰至朝邑縣納洛水。東流至潼關入黃河。〔衆流之隈汧涌其西〕隈，水曲也。汧音牽勇（ $\langle 1 \text{ ㄛ } \text{ ㄩ } \rangle$ ），水湧溢流動貌。按：後漢書班固傳無此兩句，此從文選。以文章的佈局論，這裏既有此兩句，則上面‘表以太華、終南之山’以下也應該加上兩句，文勢方順，大概轉展傳鈔，把上兩句脫去了。現在爲讀起來順口起見，不妨依照後漢書把這兩句刪去。〔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毛，草也（左傳隱公三年：‘澗溪沼沚之毛’）。華實之毛，茂盛的草木也。古分天下爲兗、冀、青、徐、豫、荆、揚、雍、梁九州（按九州之說，禹貢和爾雅、周禮各不同，此從禹貢）。書禹貢稱‘雍州，厥田上上’，所以這裏說它是‘九州之上腴’。〔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說西都形勢險要防禦鞏固，爲天下深奧的區域。〔橫被六合〕橫作‘廣’字解。四方上下叫做‘六合’。

橫被六合，猶言‘廣被四海’，謂以長安而統治全中國也。〔三成帝畿〕帝畿即帝都。周秦漢三朝並建都長安，所以這樣說。〔龍興〕和下句的‘虎視’，都是形容國勢的強盛。〔受命〕古代以為皇帝乃受命於天者，故漢滅秦有天下亦稱‘受命’。〔仰悟東井之精〕東井，星名，即井宿也。為二十八宿之一，今小寒節子初初刻十二分之中星。相傳漢元年五星聚東井，為漢受天命的符瑞。〔俯協河圖之靈〕相傳伏羲氏王天下，有神龍負圖出於河，就是所謂‘河圖’。因此，凡記載王者受命之符的如西漢末出現的緯書亦可稱為‘河圖’。緯書中記劉季（即漢高祖）受命於天，成功在西，故西都長安（詳見文選注引緯書春秋漢含華）。按：漢儒最喜講那些怪誕的話，所謂緯書，完全是荒唐無稽之談。其目的無非造作謠說，以證明劉邦的做皇帝是受命於天而已。〔奉春建策留侯演成〕漢高祖初有天下，擬建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竭力勸他西都長安。高祖問張良，張良也主張西都長安，於是高祖就決意在長安建都，拜婁敬為奉春君。張良後以功封留侯。此謂漢都長安，乃奉春君婁敬所建議，而留侯張良竭力贊助成功的。〔天人合應以發皇明〕天，指五星聚東井。人，指婁敬建策。皇，指漢高祖。這是說，上天示瑞，人臣建議，天人合應，遂啓發了皇帝的聰明，決計西都長安。〔乃眷西顧實惟作京〕這是套詩大雅皇矣篇‘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眷亦作顧字解（見說文段注）。謂漢高祖因天人合應，遂西顧而建都也。〔睇秦嶺〕睇，望也。秦嶺即南山。按：今自甘肅皋蘭而東，互陝西南部河渭漢河之間，直至河南陝縣，其間烏鼠、朱圜、太白、終南、太華、商山諸山，皆秦嶺山脈；惟山之專以秦嶺名者，則始於天水而終於陝縣耳。〔睇北阜〕睇，視也。北阜，指今陝西三原縣北有

高阜，東西橫互者是也。〔挾灃灃〕灃水，一作豐水，亦作鄠水。爲關中八川之一。源出陝西寧陝縣東北秦嶺，西北流經長安，納灃水，又西北分流，並注渭水。灃水又作霸水，亦爲關中八川之一。源出陝西藍田縣東倒谷中，西南流納藍水，折西北流納鞏水，又西北經長安，過灃橋，又西北與澧水會，北流注於渭水。〔龍首〕卽隴首。〔肇自高而終平〕肇，始也。謂始於漢高祖而終於漢平帝。〔歷十二之延祚〕漢自高祖至平帝凡十二世。〔建金城其萬雉〕金城，言城之堅，若以金鑄成也。古以長三丈高一丈爲雉。建金城其萬雉，極言其城之堅而大也。〔呀周池而成淵〕呀，大空貌（見玉篇）。這是說四周的城河大而且深也。〔披三條之廣路〕披，開也（史記五帝紀，‘黃帝披山通道’）。據周禮說，國都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爲大路。所以這裡說開三條大路。〔立十二之通門〕古王城有十二門（見周禮地官司門鄭注），所以這樣說。〔閭閻〕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九市〕後漢書章懷注引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其三在道東’。〔隧〕街道也。〔闔城溢郭〕謂城郭幾乎被闔滿，極言其繁盛也。〔旁流百廛〕旁流，作‘普及’解。百廛，猶云‘一切店家’。〔無疆〕猶言‘無盡’。〔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這是說，京師裏住着各種地方的人，猶現在人家稱上海爲五方雜處。〔遊士擬于公侯〕遊士，遊談之士。這是說，那些遊談之士在京裏大都得很得意，幾乎同公侯一般。〔列肆侈于姬姜〕列肆，猶今言‘店鋪’。魯爲姬姓，齊爲姜姓，姬姜卽齊魯也，齊魯爲文物之邦，亦爲古代之大都市。此言西都列肆之衆多，陳設之華美，勝於齊魯也。〔鄉曲豪俊游俠之雄〕鄉曲，謂窮鄉僻壤之處，以其偏處一隅，故曰‘鄉曲’。豪俊，猶言‘豪傑’。好交游，急

人難者，叫做‘游俠’。史記有游俠列傳，所載多藏匿亡命結客復仇等事。這是說，鄉里間那些有名的豪傑俠客。如史記游俠傳所載朱家、郭解、原涉之流也。〔原嘗〕謂平原君、孟嘗君也。平原君，戰國趙武靈王之子，名勝，平原君是他的封號。相趙，好賓客，至者數千人。詳史記平原君傳。孟嘗君，戰國時齊之公族，姓田氏，名文，封於薛，孟嘗君是他的稱號。相齊，招致賢士，食客數千人。詳史記孟嘗君傳。〔春陵〕謂春申君、信陵君也。春申君，戰國時楚相，姓黃，名歇，春申君是他的封號。相楚二十餘年，食客三千餘人。詳史記春申君傳。信陵君，戰國魏昭王之少子，名無忌，信陵君是他的封號。食客三千人，嘗奪魏兵救趙，又率五國兵大破秦軍。詳史記信陵君傳。

文選一〇二. 歸田賦 張 衡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鶻鷓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邱。仰飛纖繖，俯鈞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魴鯨。

於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

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古稱辭職還鄉里曰‘歸田’，取歸治田畝之義。此篇的作者張衡，因做官不甚得意，思辭職還鄉里，故作此賦。

張衡（78—139）字平子，後漢南陽西鄂人。他少年時代文章已經寫得很好了。後遊三輔，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那時候天下太平，王侯以下都以奢侈相誇尚，他便仿班固兩都賦作兩京賦，用以諷諫，精思巧構，十年乃成。安帝時徵拜郎中，遷爲太史令。和帝時爲侍中。常順、和兩帝時，國政漸漸腐敗，他想在政治上有所建白，但被專橫的宦官所阻撓，鬱鬱不得志，乃作思玄賦以申其志。永和初，出爲河間相，在任三年，政績很好。後徵拜尚書，但不久就死了。他所作除辭賦外，其四愁詩新體獨創，尤爲後人所傳誦。他不僅是一個文學家，又是一個天文學家，嘗作渾天儀、候風地動儀，時人都佩服他的巧妙。

語釋〔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言久滯京都，沒有智略以匡佐時君。〔徒臨川以羨魚〕漢時有一句俗語：‘臨河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文子上德篇及漢書董仲舒傳皆引用之。（文子作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漢書作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徒臨川以羨魚，是徒托空想不去實行的意思。〔俟河清乎未期〕黃河水濁，故一向以河清爲天下太平朝政清明的象徵。俟河清乎未期，含有末躬逢盛世輔佐明君之意。〔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戰國時燕人蔡澤，是一個周遊列國從事於政治活動的人，但遊歷了幾國都不甚得意，便到一個術士叫做唐舉的那裏去相面。唐舉細細地看了他一回，笑道：‘先生的尊容實在難看，

吾聞得聖人的相貌很難看的，大概就是先生吧？蔡澤說：‘你不要取笑，我不是來問未來的富貴，我只要知道我還還有幾年好活。’唐舉道：‘先生的壽，從今天起還有四十三歲。’蔡澤很高興，謝了唐舉出來，對他的御者說：‘我倘能一朝得意，身懷金印，腰繫紫綬，食肉富貴，四十三年已經很滿足了。’後來他到秦國，為秦昭王所賞識，不久就代范雎為相。詳見史記蔡澤傳。說文：‘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這裡作者因仕不得志，故與蔡澤有同感。〔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諒，信也。微昧，幽隱不明也。父讀為‘夫’。嬉，樂也。相傳屈原被放逐於湘沅之間。一天行吟江畔，有漁夫問他：‘你不是三閩大夫嗎？為什麼在這裡？’屈原告訴他被放逐之故。漁夫便勸他不要這樣狷介絕俗，還是隨隨便便過去罷。屈原卻不以為然，他告訴漁夫，情願蹈湘江而死，葬身魚腹，不願把這清白的身體蒙上世俗的塵埃。那漁夫聽了，便微笑着鼓棹而去，口裏唱着歌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詳見楚辭章句漁父篇。這裡作者因仕不得志，便相信天道是曖昧的；但他不像屈原那樣情願葬身魚腹，他要追隨那漁夫做一個避世的隱士。〔超埃塵以遐逝〕埃塵，喻世務紛濁。謂將擺脫俗務，超然遠引也。〔仲春令月〕陰曆二月為‘仲春’。令，善也。月稱令月，猶節稱‘佳節’，時稱‘良辰’也。〔王雎〕即雎鳩。詩周南關雎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爾雅郭注云：‘鵒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鷓”，好在江邊沚中。’按：鷓鳥，嘴短，趾有連膜，後趾前後迴轉，棲水邊，捕魚為食，俗稱‘魚鷹’。〔鷓鷯〕亦作‘倉庚’，又名‘黃鸝’，即鶯也，俗稱‘黃鶯’。背灰黃色，腹灰白色，尾有黑羽。雌雄常雙飛。初春始鳴，聲宛轉清脆。〔頡頏〕頡頏音結杭（ㄐㄧˊ ㄗˋ ㄉㄨˋ），鳥飛上下貌。〔關

關嚶嚶)皆鳥鳴聲。如詩言‘關關雎鳩’鳥鳴嚶嚶’。〔於焉逍遙〕
 焉猶‘是’也。於焉逍遙卽於是逍遙。〔爾乃〕承接連詞。猶語體
 文中的‘那麼’。〔方澤〕大澤也。(方訓大,見廣雅釋詁)。〔仰
 飛織繳〕以繩繫矢而射叫做‘繳’。列子湯問篇‘蒲且子之弋也,弱
 弓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上’。這里就運用這典故,謂
 以織繳仰射飛鳥也。〔懸淵沈之魴鱮〕沈音忱(ㄉㄨㄣˋ),深也。淵
 沈,猶言‘深淵’,因與上句‘雲間’二字相對,故不作‘沈淵’而倒文
 爲‘淵沈’。魴卽‘鯊’字,俗名‘吹沙魚’,產溪澗中的小魚。長五寸
 許,黃白色,有黑斑,鱗大,尾圓,腹鱗能吸附他物,口鰓廣大,常
 張口吹沙。鱮音留(ㄌㄩˊ),亦魚名,其形已不可考。按:自‘於
 是仲春令月’至此,皆寫他歸隱後及時遊獵之樂。〔曜靈俄景
 係以望舒〕曜靈,日也(見廣雅)。俄,斜也。望舒,月御也(並見
王逸楚辭注)。景,與‘影’同。這是說,太陽漸漸斜了,月亮上來
 了。〔盤遊〕盡情的遊樂。〔忘劬〕忘記了身體的疲勞。〔感
 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老子:‘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蓬廬
 別於華屋而言,隱者之所居也。這是說,感到老子的遺誡,不敢
 縱情於遊獵,便預備回去了。按:作者生平最服膺老子,嘗作思
 玄賦,以申其志。這篇結句說,‘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
 如’,也是道家的思想。〔五絃〕五絃琴。〔詠周孔之圖書〕讀
 讀周公、孔子的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翰墨,筆墨
 也。藻,辭藻也。三皇,謂伏羲、神農、黃帝也(按、三皇之說不一,
 此從孔安國說)。軌模,法度也。這是說他退隱以後,預備奮筆
 爲文,專心著作,把古代聖王的法度記下來,以爲後來的帝王所
 取法。

文學史話

二 漢賦的發達及其流變

詩 騷 賦
的 遞 變

詩三百篇都可被之管弦，協諸音律的，所以史記孔子世家說，‘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到了戰國時，因樂器的進步，【注一】新樂繁興，詩和樂的關係漸疏。代詩而興的楚辭，其中的祭歌如九歌之類雖還合於樂舞，但如離騷那樣的長篇敘事詩，恐怕只能諷誦，不會入樂的了。和離騷的作者時代相去不遠的荀況，他做過楚國的蘭陵令，曾用楚辭的體裁著成若干篇說理詩；而直稱之為‘賦’。【注二】據漢班固引古傳說，‘不歌而誦謂之賦’，則在戰國時專供諷誦而不能入樂的詩篇已漸漸出現了。屈原以後的作家，雖大都模仿離騷，但漸漸趨重於鋪陳事物，堆砌辭句，和‘被之管弦’的詩，固相去愈遠，和‘合於樂舞’的楚辭，也貌合神離了。於是所謂不歌而誦的‘賦’，由動辭一變而為名辭，繼詩騷而別成一種文體了。

漢 賦
的 初 期

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看不起儒生，所以漢初的文學界沒有什麼生氣。漢書藝文志所載漢初辭賦作家僅陸賈、朱建、趙幽王等寥寥數人，而作品最多的陸賈也只有三篇；現在他們的作品都已亡佚了。

到了文景時，辭賦的作家漸多。漢書藝文志所載，有莊夫子賦二十四篇，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莊夫子即莊忌，他所作的賦，現止存哀時命一篇。賈誼賦漢書本傳載弔屈原賦、鵬鳥賦二篇；他們都是模仿離騷的。枚乘賦九篇，今存者不足三分之一。七發一篇，載昭明文選，其結構極像楚辭中的招魂、大招，但敘事漸涉浮

誇，給後來的辭賦以絕大的影響。

漢
的
極盛

漢自文景以來，專事休養生息，到武帝即位之初，七十年間，社會上沒有什麼大騷動，大有家給人足，天下太平的景象。武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君主，他自己也是一個辭賦作家，漢書藝文志載有他自作的賦二篇，今雖不存，但我們讀他的秋風歌：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及悼李夫人歌：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

可見其文辭的雋美。處這樣安定的環境，再加上一個好大喜功，善作詩歌的君主，鋪張揚厲，瑰偉宏麗的辭賦，自然應運而生。當時在武帝左右的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東方朔、莊助、劉安、吾丘壽王、朱買臣等，都是有名的辭賦作家。所以武帝一代，實為漢賦的極盛時期。梁劉勰文心雕龍所謂‘遺風餘采，莫與比盛’，實非過分的話。

漢
的
代
賦
家

漢初的賦家，大都模仿屈宋，自寫其哀怨，實為離騷的遺風餘采。真足以為漢賦的代表作家者，第一當推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他在景帝時做過武騎常侍。後和枚乘等在梁孝王那裏做食客，著子虛賦。那篇賦流傳入禁中，漢武帝讀了很讚賞，說‘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時相如的同鄉揚得意為狗監，侍武帝，便對武帝說，‘這是我的同鄉司馬相如作的。’於是武帝便召見相如，相如又獻遊獵賦，武帝大悅，命為郎。後為中郎將，建使節於西南。於武帝元狩六年（西元前一一七年）病卒。他

所作的賦，今整篇存者，只有子虛賦、哀秦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四篇而已。古文苑載有美人賦一篇，恐係六朝人僞託。他的賦極盡鋪張揚厲的能事，後世作家，凡寫遊獵之盛，宮室之美者，都逃不出他的典型。

和司馬相如同以賦見稱於時，而作風卻絕不相類者，便是東方朔。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仕為郎。武帝對這班‘詞臣’，本來和‘俳優’同等看待的。東方朔也便以滑稽談諧，取悅人主。他嘗以職位卑小，著答客難以自解，全篇充滿着滑稽的趣味，後人擬作者頗多。其他作品，尚有七諫、非有先生論等，都為後世所傳誦。

西漢末年有一個專事模擬的辭賦作家叫做揚雄。雄（西元前五三——西元一八）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好學，博覽羣書。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長楊、羽獵四賦。他為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少年時雖喜作辭賦，但後來以為這些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便仿易作太玄經，又仿論語作法言。所以後來韓愈諸人都推他為孔孟道統中的承前啓後者。但他的作品都是出於模仿的，除法言太玄經外，辭賦方面如反離騷、廣騷、畔牢愁等，是模仿離騷的；解嘲是模仿東方朔的答客難的，甘泉、羽獵等賦，也不脫子虛、遊獵等賦的窠臼。

東漢辭賦，大都模仿西漢，沒有什麼特殊的創作。最重要的作家要推班固。固（西元三二——九二）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年九歲，能屬文，為蘭臺令史。後從竇憲征匈奴，為中護軍。憲敗，他被牽連，死於獄中。他的不朽之作是漢書。辭賦也很有名。其中以兩都賦為最著。但兩都賦的結構，全從子虛賦脫胎而來。又有答賓戲，則是模仿東方朔的答客難的。

兩漢辭賦作家，當以上述諸家為代表，其他第二流的作家，這

裏不及細述了。

漢
的
派
賦
別

漢代辭賦，作家衆多，宏篇鉅著，層出不窮，分流別類，約有三派：【注三】

一、言情派——這派上接楚辭，偏重於寫述情懷，大都帶有消極的色彩，感傷的氣分。漢初莊忌的哀時命，賈誼的弔屈原賦、鵬鳥賦及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後漢張衡的思玄賦、歸田賦等皆屬之。

二、誇飾派——這派不論寫遊獵、宮殿或甚至於鳥獸，一例用弘麗的辭句，作誇張的描寫。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及後漢班固的兩都賦等皆屬之。

三、滑稽派——這派往往用滑稽談諧的辭句，借以諷諫人主或調侃自己，而又帶點戰國時縱橫談說的色彩。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及班固的答賓戲等皆屬之。

漢
的
辭
賦
藻

漢賦的特色，在搬取許多辭典奇字，造成一篇鋪張揚厲的文章。我們已經略讀過班固西都賦，現在再舉司馬相如上林賦中寫山的一段以示例：

於是乎崇山嶷嶷，巖崑崔巍，深林巨木，巖巖參差。九嶷嶸嶸，南山峨峨。巖陁巖嶠，摧峯嶺崎。

他爲寫山勢的高峻，便把‘巖崑’‘巖嶠’等形容詞堆砌在一處，不管他前後怎樣重複。後漢張衡作兩京賦，十年乃成，爲的是徧尋奇字，窮搜典故！所以一篇‘賦’，實際上便等於一部類書。而且他們只顧辭句的堆砌，不管所描寫的是否合乎環境，切於事實。晉左思嘗在他的三都賦序裏說：

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注四】假稱珍

怪，以爲潤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拔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

可見漢賦完全是辭藻的修飾，內容卻非常空虛的。司馬相如嘗對人家述他作賦的經驗，說：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注五】

其實漢賦的空虛已爲不可掩之事實。而所謂‘纂組成文，錦繡爲質’，現在看來，也只等於‘人造絲’的織物罷了。

漢 賦 與 駢 文	漢賦略內容而重外形，故惟以鋪張爲事，麗辭爲止。 <u>司馬相如</u> <u>揚雄</u> 輩，專事羅列事物，堆砌排比。至後漢 <u>張衡</u> 等，四六對偶之調漸多。 <u>魏曹植</u> 的文章，專尚儷偶； <u>建安七子</u> 【注六】又從而和之。到了晉朝， <u>陸機</u> <u>文賦</u> 等作已用俳體。流風餘韻，遂開 <u>魏晉</u> 以後文辭駢駟之源。 <u>吳訥</u> <u>文章辯體</u> 引 <u>祝氏</u> 說：
-----------------------	--

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辭。東漢之賦，其辭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粲）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機）輩文賦等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約）等四聲八病【注七】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陵）庾（信）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

讀了這一段文字，則漢賦對於後代駢文的影響如何，便瞭如指掌了。

賦體的末流質

漢賦從詩騷轉變而來，已如第一節所述，故後人以其去古未遠，稱之為‘古賦’。魏、晉、六朝以來，崇尚對偶，便有所謂‘俳賦’‘律賦’等名目。唐杜牧之

阿房宮賦，脍炙人口，但論其體制，不過有韻之散文，不能專目為‘賦’了。到了宋朝，歐陽修蘇軾等在一篇文章裏押上幾個韻，也稱為‘賦’。像秋聲賦、前、後赤壁賦之類，後人稱之為‘文賦’。賦而可以文體為之，和漢賦相去愈遠了。總之，漢賦到了六朝已轉變而為駢文。後來‘賦’的名辭雖仍存在，但不能和漢賦相提並論了。

【注一】春秋時代所用樂器與戰國時代不同；除琴瑟鐘鼓之外，春秋時以木石樂器為多，戰國則以絲竹樂器為多，如高漸離擊筑（見國策及史記），齊宣王使人吹竽（見韓非子），都是絲竹的樂器。樂器的進步，於此可徵。

【注二】今本荀子有賦篇，內分五篇，都是借某種事物以說明他的哲理的詩，決不能歌唱的。又有成相篇及賦篇後面所附的佺詩，也都不能歌唱只能誦誦的。所以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

【注三】漢書藝文志根據七略，分賦為四家：一為‘風原賦’，二為‘陸賈賦’，三為‘孫寤賦’（孫寤即荀況），四為‘雜賦’。現在為便於講解起見，分漢賦為三派。

【注四】相傳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盧橘夏熟（漢書應劭注引伊尹書）。比目，魚名。古稱鯨魚為‘海若’。按，盧橘、玉樹、比目及鯨魚，西京都沒有的，而司馬相如等引之，故為左思所笑。

【注五】見西京雜記。

【注六】建安，漢獻帝年號（一九〇——二一九）。建安中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是有名的文學家，世稱‘建安七子’。

【注七】平、上、去、入，叫做‘四聲’。梁沈約有四聲譜（今已失傳）。又沈約嘗從雙聲疊韻上分辨作詩八病（詳見唐音癸籤）。於是作詩文者於對偶之外，又講究聲律了。

文選一〇三 蕪城賦 鮑 照

開
明
國
文
講
義

灞^{*}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施以
漕渠，軸以峴崗。重關複江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
昔全盛之時，車挂轄，人駕肩。塵閉撲地，歌吹沸天。
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
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剝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
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
墳。崒若斷岸，轟如長雲。製礮石以禦衝，糊頰壤以
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世而一君。出入三代，五
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壇羅虺蜺，階鬪麇鼯。木
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
寒鴟嚇雛。伏魃藏虎，乳血殄膚。崩榛塞路，崢嶸古
墟。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
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
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
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
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
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
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
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
蕪城之歌。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
 井逕滅兮丘隴殘。
 千齡兮萬代，
 共盡兮何言！

劉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公元四五七年），竟陵王劉誕（字休文，宋文帝子）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孝武帝命沈慶之把廣陵城中的百姓不分老幼，完全殺掉。沈慶之請把年青的男子留下，女子都賞給軍士，但被殺的猶有三千餘人。廣陵本漢廣陵國，即清江蘇揚州府，今江都縣治。當時廣陵是一個極繁盛的都會，自經亂後，滿目荒涼。作者目睹亂後景象，感而作此賦。

鮑照（？——466）字明遠，本上黨人，遷東海。少有文名。劉宋孝武帝初年，官海虞令，屢遷至中書舍人。大明五年（公元四六一）以前軍行參軍的官銜跟臨海王劉子項鎮荊州，掌知內命。不久，遷前軍行參軍。宋明帝即位，晉安王劉子助據尋陽反，臨海王等舉兵響應。明帝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晉安王敗，臨海王等都被殺。鮑照在江陵，為亂兵所殺，年五十餘。今存有鮑氏集。按：唐人避武則天（則天名照）諱，故亦作鮑昭，又因他官至參軍，故世稱鮑參軍（唐李白詩‘俊逸鮑參軍’，即指鮑照）。據沈約宋書說，他的文章本來做得很好的，因為孝武帝喜做文章，自以為人家都不及他。他怕因文章做得太好而得罪，所以有意用些膚淺而贅累的辭句。當時的人都以為他才盡了，其實不然。

語釋 〔瀾池平原〕瀾池音彌怡（→ 1 1），平坦遼闊之貌。廣陵地勢平坦，所以說‘瀾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南馳，北走，言其所通者遠。蒼梧，漢郡名，即今廣西蒼梧縣治。

漲海，南海的別名。秦所築長城，土皆紫色，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據崔豹古今注說）。鴈門，郡名，戰國趙置，秦因之，今山西舊代州寧武的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境。漢以來治所屢遷，但皆在今山西境。金時郡廢。（拖以漕渠軸以崑崗）拖卽控（去×ㄨ），引也。漕渠卽運糧河。軸，車軸，引申爲‘中心’之意。崑崗，本指崑崙山，但此處則借以指廣陵之蜀岡（在今江都縣西北四里，岡勢綿亙四十餘里，相傳地脈通蜀，故稱蜀岡）。這是說，廣陵有運河潑洄其間，有蜀岡做它的中心重鎮。（重關復江之陝四會五達之莊）謂廣陵乃津關重疊江流複雜的陝區，又是四方會聚五路通達的康莊大道。按：文選作‘重江復關之陝’，茲據宋刻鮑氏集訂正之。（車挂轄人駕肩）轄，音衛（×ㄨ），車軸也。車挂轄，謂車輛衆多，往往兩車之軸因擁擠而互相牽纏也。人駕肩，謂行人擁擠，往往肩與肩相陵駕也。（塵閉撲地）閉，音翰（ㄉㄨㄣˋ），里門也；一說，牆垣也。塵閉，蓋指屋宇而言。撲，蓋也。這是說，屋宇衆多，地面幾乎被蓋住了。（歌吹沸天）言歌吹之聲如沸，上達於天聽，蓋極寫其繁盛也。（萁貨鹽田鏟利銅山）萁，蕃殖也。凡濱海之地，可引海水灌注鹽田，曝乾或煎煮而成食鹽。鏟，削平也，引申爲發掘之意。銅山，產銅之山也。史記稱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煮海水爲鹽。廣陵郡爲吳王濞所築，故作者依據了這些史實，寫成這兩句。其意蓋謂據有廣陵者，有鹽田之貨可資蕃殖，有銅山之利可資發掘也。（參秦法佚周令）參與‘侈’同。佚與‘軼’通，過也。法與令皆指制度而言。先言漢築廣陵城，其制度遠過於秦周也。（割崇墉剝澗）築城牆必用刀割削其不平處，卽詩大雅緜所謂‘削屢馮馮’也。崇墉，高大的城垣也。澗，深也。澗，城河也。此謂築很

高的城垣，開極深的城河也。〔圖修世以休命〕修，長也。休命，謂永久的天命也。此謂當時築城開河的，無非想世世代代傳下去，永保其天命也。〔板築雉堞之殷〕築牆以兩板相夾，置土其中，而以杵築之，故稱‘板築’。殷，盛也，勤也。〔莽幹烽櫓之勤〕井幹，井上木欄也。烽櫓，城樓也。櫓本城上望樓，古時舉烽火以報寇警，城上望樓也是候望寇警的，故稱‘烽櫓’。按此句與上句，皆寫當時興築之盛。〔格高五嶽袤廣三墳〕格，比也。五嶽，謂中嶽嵩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也。袤，音茂（ㄇㄠˋ）。東西曰‘廣’，南北曰‘袤’。水涯曰‘墳’。三墳，據舊注謂指‘汝墳’‘淮墳’‘河墳’（見文選李善注引毛詩及爾雅），說頗牽強。一說，書禹貢稱兗州厥土黑墳，青州厥土白墳，徐州厥土赤埴墳。禹貢九州，惟此三州稱‘墳’，而三州都臨東海，與揚州（廣陵為禹貢揚州之域）接壤，故曰‘袤廣’。其說似較李注為勝。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謂與五嶽比高，與三墳同廣，蓋極寫廣陵城之偉大也。〔倅若斷岸蝨如長雲〕倅音卒（ㄅㄨˋ），高峻貌。蝨音觸（ㄇㄨˋ），聳上也。此言廣陵城高峻如巖絕的畔岸，上聳若接雲霄也。〔製磁石以禦衝〕三輔黃圖云：‘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此言廣陵城闕亦用磁石為門以禦衝擊也。〔糊頰壤以飛文〕頰壤，赤色土也。此言廣陵城闕以赤色土塗飾種種生動的文采也。〔觀基扃之固護將萬世而一君〕扃，外閉之關也。凡言基扃，皆泛指城闕而言。此言廣陵城闕建築得這樣牢固，看去似乎預備要萬代一系的傳下去。〔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廣陵城為漢時吳王濞所築，自漢迄於晉末，經漢、魏、晉三代，凡五百餘年，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這是說，那裏知道只經過三個朝代五百多年，竟如瓜剖豆分般的被

人家割據去了。〔澤葵依井荒葛胷塗〕澤葵，即生於水邊濕地的楚葵（俗稱水芹）。荒葛，蔓生於荒地的葛艸也。胷音眷（ㄐㄨㄢˋ），掛也，謂掛礙難行也。按：自此以下，極寫廣陵亂後之荒蕪。澤葵依井，荒葛胷塗，極寫戶口寥落，人迹稀少也。〔壇羅虺蜮階闕磨颺〕壇，堂也。羅，列也。虺音灰（ㄏㄨㄞˋ），小蛇也。蜮音域（ㄩˋ），古稱‘短狐’，相傳能合沙射人爲災，形如鼈，亦名‘射工’。磨與‘磨’同，音困（ㄐㄨㄢˋ），磨也，似鹿而小。颺音吾（ㄩˊ），鼠屬，體長七八寸，背黑褐色，腹白，尾長，密生長毛，前後兩肢間有膜，能飛行樹上，棲於深山，夜出求食，聲如小兒啼，亦名‘飛鼠’。〔木魅〕魅，音妹（ㄇㄟˋ）。古人信樹木能變妖精，謂之‘木魅’。〔城狐〕城廓荒蕪，往往爲狐狸所穴居，故曰‘城狐’。例如魏明帝長歌行云：‘久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飢鷹厲吻〕厲，磨也，吻，口邊也。言飢餓的鷹在那裏磨着吻找尋食物。〔寒鷗嚇雛〕鷗，鳶也。狀與鷹略似，惟嘴較短，尾較長。常攫取蛇鼠鷄雛等，亦嗜食腐敗之肉，俗謂之‘鷗鷹’。雛，鷄雛，鸞鳳之屬。莊子秋水篇：‘鷗得腐鼠，鷄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這裏應用這典故，故稱‘嚇雛’，但意義和莊子不同了。〔虺〕音暴（ㄅㄠˋ），即古文暴字。或作‘彪’，彪，音覓（ㄇㄟˋ），白虎也。〔乳血殮膚〕‘乳’與‘殮’皆動詞。乳作飲字解，言猛虎飲人血，食人肉也。（按：膚本爲身體的表皮，‘當說乳血殮肉’才對。但這裏爲押韻起見，故不言‘殮肉’而云‘殮膚’。）〔崩榛塞路〕木叢生曰‘榛’。這是說，那僵枯了的樹木把道路都阻塞了。〔崢嶸古植〕崢嶸，深冥貌（見廣雅）。植，音達（ㄉㄨㄛˋ），九面通達的道路也。本來是九達之道，現在一變而爲深冥的古道，極言其荒蕪之甚也。〔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白楊，落葉喬木，產北地，往往植之墳墓，俗呼

‘大葉楊’。高數丈，葉圓而闊大，有鈍鋸齒，面青背白。葉柄長，故易動搖，雖遇微風，亦蕭蕭有聲。夏開穗狀單性花，雌雄異株。塞外天氣寒，故草木先落。按：自此以下至‘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皆非江南景象，蓋以塞外的荒涼形容廣陵之蕪廢也。〔稜稜〕霜氣蕭瑟之貌。〔蔌蔌〕風聲勁疾貌。蔌，音宿(ㄙㄨˋ)。〔孤蓬自振〕蓬艸秋枯根拔，風捲自飛，所以說‘孤蓬自振’。〔驚砂坐飛〕‘驚砂’與‘孤蓬’相對成文，驚乃形容詞。無故而飛叫做‘坐飛’。〔灌莽〕草木深遠也。〔叢薄〕草木叢生也。〔通池既已夷〕通池，謂城壕也。夷，平也。〔峻隅又已頽〕峻隅，城隅也。頽，廢壞也。〔黃埃〕埃，塵也。塵色黃，故稱‘黃埃’。〔藻扃黼帳〕扃，門戶之通稱。藻扃，謂加雕飾的門戶也。古禮服刺繡如斧形者叫做‘黼’。黼帳，即繡花的帳子。〔璇淵碧樹〕璇，音旋(ㄒㄨㄢˊ)，美玉也。淵，池也。淵稱璇淵，猶宮稱‘璇宮’，閨稱‘璇閨’，無非形容其富麗耳。碧亦玉屬，碧樹，玉樹也。〔弋林釣渚之館〕弋林，謂樹木衆多，宜於射飛禽的地方。小洲叫做‘渚’。釣渚，謂可供釣遊的小洲也。弋林釣渚之館，蓋指可供遊釣的地方的離宮別館。〔吳蔡齊秦之聲〕吳，在今江蘇境。蔡，在今河南東南部。齊，在今山東境。秦，在今陝西境。此謂廣陵五方雜處，故‘吳歎’‘蔡謳’‘齊歌’‘秦聲’，色色都有。〔僊〕與‘雀’同。〔東都妙姬南國麗人〕東都，南國，相對成文。漢時稱洛陽爲‘東都’。晉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京洛多妖麗’，京洛即東都也。又三國魏曹植詩，‘南國有佳人’。這是運用前人成語，泛指當時的宮女。〔薰心紈質玉貌絳脣〕前人往往用‘蘭心素質’形容女子的聰明純潔。蘭蕙同類，紈素兼名(生絹之潔白者曰素，熟絹曰紈，生熟兼稱則曰紈素)，變文避俗，則稱之爲‘薰心紈質’。絳，赤色

也。玉貌絳脣，形容女子的顏色白潔脣色紅潤也。〔同與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古時后妃之得寵者，往往得與皇帝同輿；后妃之失寵者，則屏居離宮。得寵者愉樂，失寵者苦辛也。〔吞恨〕有怨恨而不敢出之於口者叫做‘吞恨’。〔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抽，取也。命，名也。琴曲叫做‘操’，如猗蘭操、龜山操之類。這是說，取琴作曲，名之爲‘蕪城之歌’。〔井逕滅兮丘隴殘〕井逕，謂里井與道路。丘隴，謂墳墓也。

文選一〇四. 玉臺新詠序 徐 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箏篴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

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至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駁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釧，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

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躋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葡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誅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

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嗅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

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綰繩；

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以香奩*。

玉臺新詠，書名，徐陵仕梁時奉命編輯，所收皆梁以前的豔詩，凡十卷，今存。這篇序文全用偶句，蓋六朝駢文到那時候已入於成熟時期了。按：大唐新語云：‘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可見玉臺新詠的編輯及此文的撰作，都在徐陵仕梁的時候。

徐陵（507——583）字孝穆，東海人。梁簡文帝爲太子時，他和他的父親同在東宮，頗蒙禮遇。後奉使魏朝，適齊受魏禪，被留甚久。及南還不久而陳受梁禪，遂仕於陳，官終太子太傅，卒諡章。今存有徐孝穆集十卷。他是梁陳之際有名的韻文作家，陳朝初年的文檄詔誥，大都出自他的手筆。史傳稱他的作品‘頗變舊體，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可惜後來遭逢亂世，大半散失，今所存詩文已不及三分之一了。

語釋〔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凌雲概日，言宮室之高也。例如周書武帝紀：‘或層臺累構，概日凌雲’。由余本春秋時晉人，亡入戎。戎王秦繆公賢，使由余於秦以觀之，秦繆公示以宮室之美，積聚之富（詳見史記秦本紀）。這是說，那些上臨雲霄的宮室，由余所不曾見過的。〔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張衡西京賦有‘閉庭詭異，門千戶萬’之句。〔周王璧臺之上〕周王，周穆王也。周第五代國主，在位五五年（公元前一〇〇一年——前九四七年）。相傳穆王爲其姬作重璧之臺。〔漢帝金屋之中〕漢

帝，漢武帝也。武帝年數歲，謂長公主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阿嬌，長公主的女兒也。（皇帝的姑姊妹稱‘長公主’，此長公主乃武帝之姑。）〔玉樹以珊瑚作枝〕漢武帝起神屋於前廷，植玉樹，以珊瑚為枝（見漢武故事）。〔珠簾以玳瑁為柙〕漢武故事：‘以白珠為簾玳瑁柙之’。玳瑁，龜類動物，產於海洋，其甲熟之甚柔，可製各種裝飾品。柙或作‘押’，壓也，鎮簾之具。〔五陵豪族充選掖庭〕皇帝的墳叫做‘陵’，五陵，謂長陵（漢高祖陵）、安陵（惠帝陵）、陽陵（景帝陵）、茂陵（武帝陵）、平陵（昭帝陵）也，皆在長安。漢時貴族的住宅，大都在五陵附近。掖庭，後宮嬪妃所居之地，此言選五陵貴族的女子充後宮嬪妃也。〔四姓良家馳名永巷〕六朝氏族，以郡望分甲乙丙丁四等為貴族，謂之‘四姓’。永巷，宮中長巷也。此泛指後宮而言。謂貴族良家之女，選充嬪妃，往往以貌美而馳名於後宮也。〔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潁川，秦郡，漢因之，治陽翟，即今河南禹縣。新市，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北新樂縣西南。河間，漢侯國，治樂城，即今河北獻縣。觀津，戰國趙地，漢置縣，在今河北武邑縣東南。按：漢時宮女，由這些地方的良家女充選者居多，故作者列舉之。〔嬌娥〕本指美好的女子而言，但這裡似別有典故，未詳，待考。〔巧笑〕魏文帝宮女有名段巧笑者，見崔豹古今注。〔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墨子兼愛中篇：‘楚靈王好士細腰’。詩魏風葛屨篇：‘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毛傳：‘摻摻，猶纖纖也’。釋文：‘好手貌’。這裡作者運用這兩典故，其意蓋謂當時的宮女細腰纖手，合於標準美也。〔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敦，治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非直，猶言

‘不若’。此言那些宮女，都讀詩知禮，不像東鄰女子的登牆窺人，無媒自通。〔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婉約風流，謂風度美好也。西施，春秋時越國苧羅村西的一個村女，越王因她貌美，教以歌舞，獻給吳王。詳見越絕書。〔弟兄協律自小學歌〕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聽者無不感動。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武帝召見之，實妙麗善舞，因此得寵幸。而以延年爲協律都尉。詳可看漢書外戚傳。〔少長河陽由來能舞〕河陽當作‘陽阿’，地名，在今山西晉城縣西北四十里。漢趙飛燕學歌舞於陽阿主家，見漢書外戚傳。按：陽阿地方多善舞者，淮南子俶真篇云，‘足蹠陽阿之舞’。又曹植箜篌引，‘陽阿奏奇舞’。古人言舞，必舉陽阿，可證河陽係陽阿之誤。〔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石崇，已見鼓詞注。石崇王明君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序之。’箜篌，樂器名，其器久已失傳，舊說謂似瑟而小，用木撥彈之。箜篌雜引，卽箜篌引，樂曲名。曹植字子建，三國魏文帝之弟。封陳王，卒諡思，故亦稱陳思王。樂府詩集載有曹植所作的箜篌引。這兩句的意思，是說當時的宮女都很聰慧，能自製新曲，並不因襲古人陳法，依譜填詞也。〔傳鼓瑟於楊家〕漢楊惲答孫會宗書，稱其妻善鼓瑟（見漢書楊惲傳）。故云傳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春秋時有蕭史者，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後弄玉乘風蕭史乘龍飛昇去（見列仙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長樂，漢宮名。漢武帝寵宮女衛子夫，陳皇后聞之，心中很不平，曾有幾次想自殺。詳見漢書外戚傳。〔畫出天仙閻氏覽而遙妬〕閻氏讀如烟支（13出）。

匈奴單于之妻稱閼氏，猶漢言‘皇后’也。漢高祖被匈奴圍困在平城，用陳平計，畫一美女，使人持示匈奴閼氏，說漢想把此女獻給單于，請求解圍。閼氏見畫圖，恐此女來，將奪其愛，遂勸單于解圍一角，高祖得逃去（見桓譚新論）。〔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更衣，如廁也。言那些東鄰處子，巧笑美人，來侍寢於更衣之所。漢書外戚衛皇后傳：‘武帝被霸上，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悅，既飲，謳者進，帝獨悅子夫（衛子夫即衛皇后）。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尚衣，謂侍候皇帝更換衣服，漢時設有專官）軒中，得幸’。〔西子微翠將橫陳於甲帳〕西子即西施。翠，猶俗言‘綉眉頭’。相傳西施病心而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翠（見莊子天運篇）。橫陳，謂臥也。古人詩賦常用‘玉體橫陳’等句，以寫女子的侍寢。漢書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興造甲乙之帳’。注，‘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又太平御覽引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明月夜光皆珠名），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次為乙帳’。因此，凡用珍寶作裝飾的華美的帳稱為‘甲帳’。〔陪游駁娑騎織腰於結風〕駁，音場（ㄉㄨㄥˋ）。駁娑，馬迅疾貌，漢時用為宮殿名（見三輔黃圖）。結風，猶言‘急風’（據文選注），形容歌舞時的迴旋迅速。文選傳綬舞賦，‘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此言那些宮女陪皇帝遊宴時常作跳舞也。〔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鴛鴦，漢時殿名（淵鑿類函引漢宮闕名）。度，音鐸（ㄉㄨˋ）。依着曲譜歌唱叫做‘度曲’。又製曲亦稱‘度曲’。長樂與上‘陪游’對舉，謂常常在後宮行樂歌新曲也。〔妝鳴蟬之薄鬢〕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為薄鬢，望之縹緲如蟬翼，謂之‘蟬鬢’（見古今注）。〔照墮馬之垂鬢〕後漢梁冀妻孫壽作墮馬鬢（見後漢書梁冀傳）。墮馬鬢側在一邊，形下垂。

言當時宮女的髮髻下垂，如墮馬髻一般也。〔金鈿〕婦人首飾也。〔橫抽寶樹〕橫抽，猶言橫插，因上句有‘插’字，故變文避複。寶樹，亦指婦女首飾。〔南都石黛最發雙蛾〕石黛是一種礦物質的天然墨，古時女子用以畫眉。明田藝蘅留青日札：‘今廣東始興縣溪中出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石墨就是石黛。因為產於南方，故稱‘南都石黛’。雙蛾，喻美人的雙眉，言其細而長曲，像蠶蛾的觸鬚也。〔北地燕脂偏開兩靨〕燕脂亦作‘燕支’，本染紅之艸也，以其潤面，故沿作‘燕脂’，今通作‘胭脂’。燕脂產於北方，故稱‘北地燕脂’。靨，音咽（ㄩㄝˋ）入聲，頰邊微渦也。〔嶺上仙童分丸魏帝〕魏文帝折楊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饑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兩三日，身輕生羽翼’。〔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黃帝名軒轅，相傳黃帝命伶倫作律，取嶠谷之竹，制為十二筒，聽鳳皇鳴聲，以別十二律（見漢書律曆志）。又相傳黃帝始作曆（見漢書律曆志）。古時以十二律配十二月，故律與曆極有關係。此言黃帝聽鳳皇鳴聲而定律，又依律而造作曆書也。一說，古人以為風知天時，故少皞以鳳鳥氏為曆正之官（見左傳昭公十七年注）。此謂知天時的鳳鳥授黃帝以曆法也。按：‘腰中寶鳳，授曆軒轅’與上‘嶺上仙童，分丸魏帝’相對，作者之意，無非形容那些宮女無異仙童寶鳳，足供皇帝的寵愛而已；若必於字句間求其解釋，反多隔閡。〔金星與婺女爭華靡月共嫦娥競美〕金星，指當時女子所貼的‘花黃’。陳張正見艷歌行：‘裁金作小靨，散麝起微黃’。又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婺女，星名。史記天官書：‘婺四星，天少府也，主布帛裁製嫁娶’，故亦稱‘女宿’。靡月，指女子的雙眉，言其細而彎形如初月也。靡為形容詞，取其

有香氣也。相傳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見搜神記）。此言當時宮女所貼的花黃可與星爭光，而所畫的眉可與月並美也。〔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驚鸞猶言‘驚鳳’，喻美人體態之輕盈也。晉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爲掾（掾，屬官也），壽與充女戀愛。時武帝賜充西域貢香，著人衣袖經月不散，充女偷以給壽。詳見晉書賈充傳。〔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飛燕即趙飛燕，漢成帝宮人，初學歌舞，以體態輕盈，號曰飛燕，先爲婕妤，後立爲皇后，其弟合德上遺織成裾（見西京雜記）。陳王即魏陳思王曹植。曹植洛神賦有‘解玉珮以要之’之句，這里就用爲典故。〔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漢武帝所寵愛的李夫人早死，武帝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言，語首助辭。陽臺，地名，在今湖北漢川縣南，宋玉高唐賦云：‘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傾國傾城〕見前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注。〔天情開朗〕猶言‘才情煥發’。一本作‘天晴開朗’，那是錯的。〔逸思彫華〕飄逸的思想，修飾的文彩。〔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葡萄之樹〕晉傅統妻有芍藥花頌（全文已佚，僅傳‘煜煜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暎陽靈’四句）。前涼張洪茂有葡萄酒賦。這是說，那些宮女新作的詩文很多，不但芍藥頌葡萄酒賦一類的作品而已。〔九日登高〕重九節登高也。〔萬年公主非無誄德之辭〕萬年公主，晉武帝女。左貴嬪有萬年公主誄。誄，哀死者之文，猶今之‘行狀’；大都敘其生前之德行，故云‘誄德之辭’。〔椒房宛轉〕漢有椒房殿，在未央宮中。宛轉，曲折貌。〔柘館陰岑〕漢上林苑中有柘館。陰岑，陰深高大貌。〔絳鶴晨嚴銅蠡畫靜〕按：江總集爲陳六宮謝表有‘鶴籥晨啓’之語，則絳鶴似爲宮門瑣籥的

形容詞。銅蠡，卽鋪首。著門上用以銜環者，以銅爲之。風俗通云：‘公輸班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像之立於門戶’。晨嚴晝靜，都是形容宮禁森嚴，蓋宮門既非常開，尤不容有喧擾之聲也。〔三星未夕不事懷衾〕詩唐風綢繆篇：‘三星在天’。三星，舊有兩說：一謂三星卽參星，一謂三星謂心星；蓋參、心二宿，星數皆三，故說有異。又詩召南小星篇：‘抱衾與裯’。衾，大被；裯，牀帳也。這里作者運用典故，自鑄新辭。意思是說非在晚上，則不抱衾侍寢也。〔五日猶賒誰能理曲〕賒，長久也。言五日爲期。猶嫌久長，誰能寂寞獨居，自理清曲耶。按：詩小雅采芣篇‘五日爲期’，又枚乘雜詩‘當戶理清曲’，卽作者所本。〔優游少託〕相傳孔子去魯，歌曰：‘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後因謂安閒度日爲‘優游’。此謂日子過得太安適，轉覺閒情無所寄託也。〔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長樂，宮名，已見前。疎鐘，疎落的鐘聲也。中宮，內寢也，別於東西寢而言。但此處則泛指宮中而言。古計時用銅壺滴漏法，壺中置漏箭，箭上刻有計時的度數，水自播水壺緩緩滴入承水壺，漏箭卽置承水壺，下面託以箭舟，水漸滿，則漏箭漸漸上浮，看漏箭浮至何刻，便可知是什麼時候。漏箭緩緩上浮，故曰‘緩箭’。這兩句是形容宮女的不耐夜長寂寞，怕聽鐘漏也。〔南陽之擣衣〕舊注引荊州記‘秭歸縣有屈原宅，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歸縣漢屬南郡，南陽或係南郡之誤。〔扶風之織錦〕扶風，郡名，本漢右扶風，今陝西鳳翔等處。前秦時，武功女子蘇蕙，爲竇滔妻。滔仕苻堅爲秦州刺史，有寵姬趙陽臺，蕙嫉之，遂與滔發生意見。後滔移襄陽，帶了陽臺赴任。和蕙斷絕音問。蕙悔恨自傷，遂織錦爲文，題詩二百餘首，縱橫反覆，都成章句，名曰‘璇璣圖’，以寄滔。滔看了她的

詩，很爲感動，遂送陽臺至關中，而具禮迎蕙，和好如初。（按此據唐武后璇璣圖序，晉書烈女傳所記，與此稍有不同。）〔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投壺，古賓主燕飲時相與娛樂之戲：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酌酒飲不勝者。禮記有投壺篇，言其制甚詳。相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見神異經）。矯卽驍。驍者，激其矢令自壺躍出，再以手接之，屢投屢還，一矢百餘返而不失墜（見西京雜記）。〔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六箸亦作‘六著’。古博具，今已失傳。說文：‘六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齊姬事未詳。〔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萱，忘憂艸也。蘇，紫蘇也。魏王朗與魏太子書說，‘萱艸忘憂，臯蘇釋勞’。蠲，音捐（ㄐㄨㄢ）除去之也。此言新作詩篇，可代萱蘇，使人忘其憂愁也。〔麟閣〕麟閣開的省稱。麟閣在漢未央宮左，蕙何建，以藏祕書。〔鴻都〕門名，後漢靈帝置鴻都門學士。〔不藉篇章無由披覽〕言不加以搜集整理而成篇章，則欲披閱而無從也。〔然脂暝寫〕然，俗作‘燃’。然脂，卽點燭，謂夜間點了燭從事抄寫。〔曾無參於雅頌〕曾，副詞，乃也。雅頌卽詩風、雅、頌的雅頌。謂這些豔詩乃無預於雅頌也。〔亦靡濫於風人〕風人，詩人也。此承上句而言，謂雖無預於雅頌，但亦未溢出詩人溫柔敦厚之旨的範圍也。〔涇渭之間〕涇水清，渭水濁，故以涇渭喻清濁之別。〔麗以金箱〕麗，附著也。麗以金箱，謂藏之以金箱也。〔三臺妙迹龍伸螭屈之書〕漢以尚書爲中臺，謁者爲外臺，御史爲憲臺，謂之‘三臺’。後漢蔡邕受董卓徵辟，由侍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見後漢書蔡邕傳）。漢靈帝熹平四年，立石經於太

學門外，蔡邕書丹。三臺妙迹，指蔡邕所書的石經。龍伸螭屈，形容他的書體。〔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後趙石虎用五色紙寫詔書，令鳳凰銜之飛下端門（見鄴中記）。河北膠東，都是當時產紙之區。〔高樓紅粉〕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卽此語所本。〔仍定魯魚之文〕抱朴子遐覽篇：‘書三寫，魯爲魚，虛爲虎’。定魯魚之文，謂校勘訛字也。〔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辟，讀爲‘避’。穆天子傳：‘天子東巡，次於雀梁，蠹書於羽陵’。後人因謂書被蟲蛀者爲‘羽陵之蠹’。這是說，放些香料在書中以防蟲蛀。〔靈飛六甲高擅玉函〕漢武帝受西王母眞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黃巾几，封以白玉函（見漢武內傳）。按：六甲靈飛，道家的符籙也。〔鴻烈仙方長推丹枕〕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有謀反嫌疑，命劉德查辦，得枕中鴻寶祕書。劉德的兒子劉向劉咸讀了那部祕書，便相信丹砂可鍊黃金，凡人可成神仙（見張華博物志）。按：枕中鴻寶祕書卽所謂鴻烈解，今所傳淮南子是也。〔青牛帳〕卽繡花的帳子，因爲要和下句‘朱鳥窗’相對，故用‘青牛’二字，不一定帳子畫着青牛的。〔朱鳥窗〕相傳漢武帝時，王母降於九華殿，東方朔從殿南廂朱鳥牖中偷窺（見博物志）。這裏應用了這個典故。〔縹帙〕書卷也。〔緗繩〕緗與‘條’同。緗繩，絲帶也。〔鄧學春秋〕後漢鄧皇后從曹大家受經傳（見後漢書鄧皇后傳）。殆卽指此。〔寶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道家託始於黃帝、老子，故稱‘黃老’。漢景帝母竇皇后好道家言，詳見漢書外戚傳。又道家好言鍊丹砂爲黃金。此言竇皇后雖好道家言，但丹砂鍊黃金之術終未成就也。〔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魯殿，卽魯靈光殿，漢景帝子魯恭王所建，其遺址當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後漢王延壽有魯靈

光殿賦。三國時，蜀劉琰爲車騎將軍，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見三國志蜀書）。〔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太子稱爲‘儲君’，居於東宮。又太子宮中有甲觀（漢元帝爲太子時，生成帝於甲觀，見漢書成帝紀），言以甲乙丙丁爲次也。東儲甲觀，猶言‘太子宮中’。漢王褒作洞簫頌，元帝爲太子時常令宮人誦讀之（見漢書王褒傳）。〔爨彼諸姬聊同棄日〕爨彼諸姬，語本詩邶風泉水。棄日，猶言‘玩日曠時’也。〔猗與彤管〕猗與，歎美之辭。彤管，赤管筆，古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者。〔香奩〕放有香料的匣子。

文選一〇五. 古樂府

子夜歌（節選）

落日出前門，瞻矚見子度。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自從別歡來，奩器了不開。頭亂不敢理，粉拂生黃衣。

楊白花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闈闔，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天如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艸低見牛羊。

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樂府’之名始此。其後朝廟所用樂章，都稱樂府。又其後凡歌曲之被於管弦者，皆以樂府名之（說詳下文學史話）。這裡所選的樂府三種，因沒有確定作者為誰，故稱之為‘古樂府’。其中惟子夜歌從四十二首中節選四首，其他都是整篇。

語釋〔子夜歌〕宋書樂志云：‘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按宋書所說，荒誕無據，不足憑信。郭茂倩樂府詩集載子夜歌四十二首，題為‘晉宋齊辭’。因為編者不能考定此曲作於何時，以意度之，當是晉宋齊時候的歌辭，故曰‘晉宋齊辭’。又後人仿子夜歌曲，更作四時行樂之歌，稱為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等，都是此曲的變體。〔節選〕子夜歌本有四十二首，寫一女子和一男子戀愛，後來那男子出外不歸，女子怨慕不已，故有‘鬼歌子夜’之傳說也。全詩過長，這裡止選前四首，藉見子夜歌一斑。〔落日出前門〕當黃昏日落之際，跑出門前去眺望。〔瞻矚見子度〕子，汝也。度，丰度也。言瞻矚之際看見了你的丰度。按：此與上句是寫那女子在黃昏時候閒立門前，忽見那丰度翩翩的男子。〔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說她那樣豔麗的容貌，具有媚態的兩鬢，一陣香氣佈滿路上。按：這兩句是寫那男子見了那女子時的印

象。〔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這是那女子謙遜的話。意思是說，我身上的香氣是因爲用了香粉之類的緣故。至於說我容顏美麗，那是不敢當的，〔婉伸郎膝上〕言頭髮婉轉地散在郎的膝上。〔歡〕謂所歡之人，猶今言‘愛人’。〔奩器〕梳妝用的鏡箱之類。〔粉拂生黃衣〕粉拂，撲粉時所用，今俗稱‘粉撲’。因爲久不梳妝，所以粉拂上面生了一層黃衣了。〔楊白花〕古時楊、柳並稱。柳花落時，結子成絮，色白，隨風飛散，古人以絮爲花，稱爲‘楊白花’。相傳仇池人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北魏胡太后逼他通姦，他怕得罪，便率領其部下南奔投梁。胡太后追念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按：楊華本名白花，奔梁後改名華，魏名將楊大眼之子也。又按：子夜歌爲南方歌辭，此爲北方歌曲，故雖同寫男女戀情，而有柔靡與亢爽之別，細讀之便能領會。〔敕勒歌〕敕勒亦稱‘鐵勒’，種族名。其先匈奴之苗裔，自西海以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回紇、薛延陀諸部，皆其族。樂府詩集引樂府廣題曰：‘北齊神武（即高歡）攻周玉壁（玉壁城在山西稷山縣西南，爲北周重鎮），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悲憤疾發。周王（即宇文泰）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人名）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按：此歌或謂係後人妄作（胡三省通鑑注引洪邁說），但辭句亢爽，把北邊游牧之區的情景寫得很好，終是古樂府中不可多得的名作。〔敕勒川陰山下〕陰山，在今綏遠省，橫障漠北，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互烏刺特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蓋數千里。敕勒川，指敕勒種人所居之處的河流，今難確指其地。〔天如穹廬〕穹廬，氐帳

也，其上穹隆，故名。天形中央高而四周下，故云‘天如穹廬’。
〔風吹艸低見牛羊〕那些地方一片平原，艸生得很長，敕勒人在
那裏遊牧，遠望但見青艸，風吹艸偃，便看見許多牛羊。

文學史話

三. 六朝的駢文與樂府

文壇
的
雙軌

魏晉以來的文人，因受兩漢辭賦的影響，好用駢辭
儷句，四六對偶之調漸多。劉宋元嘉（西元四二四
—四五三）以後，漸漸講究聲律，到了梁朝，遂有
沈約‘四聲八病’之說。於是文人作文，於字句整飭之外，還須顧到
音節的鏗鏘。所以魏晉以來，除少數史家如陳壽范曄之流還保持
司馬遷班固的散文遺風外，其餘文人大都在駢辭儷句頓挫抑揚上
用功夫。而駢體文便成了六朝〔注一〕‘貴族文學的正統體裁。

但是，不論兩漢的辭賦或六朝的駢文，都只能供少數的特殊
階級的人去欣賞，一般平民是無法了解的。所以當文士們在辭賦
或駢文上用功夫的時候，民間也不斷地在產生他們自然流露的民
歌。這些自然流露的民歌，已有不少被漢武帝採入‘樂府’。魏晉以
後，文士們受那些民歌的影響，公然倣效樂府歌辭，造作詩歌。這
樣一來，文壇的進展便成了雙軌：一是模擬的，雕琢的貴族文學，
一是自然的，真率的民間文學。我們看梁徐陵編玉臺新詠，收不少
民間詩歌，但他自己做的序卻是一篇駢四儷六的文章，這便是文
壇雙軌的好例。

樂府
的
起原

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這是‘樂府’名稱的來源。但當時的所謂‘樂府’，
是一個機關，等於後代的‘教坊’。〔注二〕後來因為樂

府所採集的是朝廟樂章及民間樂歌，就把那些朝廟樂章及被採入的民間樂歌，叫做‘樂府’；其後文人模倣民歌做的樂歌，也叫做‘樂府’；最後索性把文人模倣古樂府作的不能入樂的詩歌，也叫做‘樂府’或‘新樂府’了。

漢樂府的流別

漢代樂府流傳至今者約一百曲，就性質而論，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貴族的樂府，‘郊廟歌辭’‘燕射歌辭’‘舞曲歌辭’等屬之；第二類是由外國輸入的樂府，‘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等屬之；第三類是民間的樂府，‘相和歌辭’‘清商曲辭’‘雜曲歌辭’等屬之。第一類是歌功頌德的朝廟樂章，大都出於詞臣之手，雖聞有佳作，但在文學上沒有什麼價值，這裏且置之不談。第二類雖或出於漢人自撰，但因所用樂器如短簫之類皆來自外國，所以其形式音律都和別種樂府不同。這類樂府，今存鏡歌十八曲，其中包含着戰歌、情歌及祝頌之歌，可以說半貴族半平民的。第三類都是民間採來的樂歌，最值得我們注意。這類樂歌，流傳到今的很多，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把它們分別收入‘相和歌辭’及‘雜曲歌辭’中。我們從前曾選讀過的陌上桑（樂府詩集題為豔歌羅敷行），便是漢代有名的民間樂府之一。

南北朝的樂府

漢以後，文人倣效樂府歌辭，造作詩歌，成為一時風氣。三國魏曹氏父子（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努力於用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影響很大。在魏晉之間，不但文人擬作的樂府新辭非常發達，民間也產生了長篇的故事詩。被郭茂倩收入‘雜曲歌辭’的孔雀東南飛（郭氏原題為古辭），便是產生於魏晉之間的有名的長篇故事詩。

晉朝統一中國，不到二三十年，就轉入五胡十六國的時代了。那時候的江南江東，早經三國孫吳的經營和開拓，卻好供中原大

族作退步。於是歷東晉、宋、齊、梁、陳，這東南一角，始終為漢族所統治，史稱南朝。北方大亂了一百多年，終被鮮卑族的拓跋氏統一起來，史稱北魏，亦稱北朝。在這南北對立的期間，南北民族因生活習慣及氣候環境之不同，文學便各有其特色：南朝文學不用說是以南方民族的文學為主體的。但所謂‘南方民族的文學’，不是楚辭時代的楚民族文學，而是以吳語為主體的吳語文學了。北方的新民族大都未脫遊牧時代尚武好勇的習氣，慷慨灑脫，是他們的本色。所以南朝文學的特色是婉轉纏綿，而北朝文學的特色是慷慨灑脫。這兩種不同的色彩，在樂府裏可以明白看出來的。

南朝樂府，以‘清商曲’為主，而清商曲又以‘吳聲歌’為主。我們選讀的子夜歌，便是屬於‘吳聲歌’一類的。子夜歌之外，更有懊儂歌、華山畿、讀曲歌等，都是纏綿悱惻的兒女戀歌，可作南朝民間文學的代表。

北朝樂府以‘鼓角橫吹曲’為主。雖然郭茂倩樂府詩集於‘橫吹曲辭’上加上一個‘梁’字，實際都是北朝的樂府。其中如企喻歌、慕容垂歌、隴頭歌、折楊柳歌、木蘭，都有地名或人名可以證明是北朝的樂府。又如幽州馬客吟云：

郎着紫袴褶，女着彩袂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園。

我們一望而知決不是南方女兒們的情歌。又如折楊柳歌：

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像這種真率爽快的語氣，南方的女兒們不會有的。又如我們選讀的敕勒歌，完全是鮮卑民族的寫照。像‘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寫景，南方人那裏夢想得到！而北方的有名的民歌木蘭辭，也和南方的民歌孔雀東南飛有亢爽與婉轉之別。雖然北魏胡太后的楊白花

‘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未帶點南方色彩，可是‘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還未脫北方人亢爽的本質。

駢
文
的
利
弊

現在我們回頭來講駢文罷。駢文源於漢魏，盛於南北朝，消耗文人學士的心力者足足有四百多年，那不是偶然的。究竟它在文學上的價值如何？章炳麟

嘗贊美晉人的駢文，說：

彼其修辭安雅，則異於唐；持論精審，則異於漢；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則異於宋以後之制科策論。而氣息調利，意度沖遠，又無迫窄蹇吃之病。斯信美也。【注三】

又近人張世祿著中國文藝變遷論，他舉出駢文的四種長處：一、符於心理聯想之法則。例如易‘滿招損，謙受益’，由滿及謙，由損及益，這是相反的聯想；又如書‘決九川，距四海’，這是類似的聯想。兩種聯想，都合乎心理的自然。二、合於修辭之法則。修辭學上有‘對照’與‘偶句’兩法：一則二事相反，造成排對；一則以字句連誦，口調勻整，都可以興起美感；駢文便是這二法的極致。三、合於我國文字之特性。我國文字一形具有一義一音；駢文乃利用我國文字特殊的性質，以構成其整飭的形式者。四、合於音樂之原理。駢文二句之中，既長短相同，義取比對；又復準聲署字，抑揚相間。散文之佳者，雖或具有音節，而無一定之規矩，終不如駢文的聲律綿密，音節鏗鏘。

然而駢文自有它的不可掩飾的短處。本來說話做文未嘗不可用對偶的句子，例如論語的‘君子喻於利，小人喻於義’，古民歌中的‘新人工織纈，故人工織素；織纈日一匹，織素五丈餘’，都是很自然的對偶句子。但六朝文人的駢辭儷句，大都出於有意的造作，惟求對偶工整，辭藻豐富，讀起來順口，聽起來悅耳，不顧文章的

內容是否充實，有無矛盾；而且爲求對偶工整之故，往往‘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注四】不但有‘肥辭瘠義’之弊，且有‘疊床架屋’之病。齊梁以後，用典之風盛行，聲律之論更密，文人的心力又轉到什麼‘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種種把戲上去，於是對偶之外又加上聲律的桎梏。在這種情形之下，文章作風，自然流於卑弱萎靡，無怪蘇軾要有‘八代之衰’【注五】的慨嘆了。

駢文的影響
駢文
的
影響

魏晉以來，文人雖崇尚駢偶，但紀事之史如後漢書三國志等，還都是用散文寫作的。後來唐朝的房喬等撰晉書，居然用駢四儷六之文。又，我們看六朝的碑版文字大都是駢體的，沿及唐代，還是這樣。六朝駢文影響之大，可見一斑。其次，對偶之句，最便於描寫景物，劉宋初年，詩歌受駢文的影響，由談玄說理之詩【注六】一變而爲描寫山水。梁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云：

宋初文詠，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到了齊梁，因沈約四聲八病的發見，音韻的規律更嚴密，字面的對偶更工整。而徐陵庾信一派，競尚豔麗輕新，號爲‘宮體’，遂開唐初律詩之源。

【注一】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相繼都建康，史稱六朝。

【注二】唐朝初年，雅俗之弊，都詠屬太常。玄宗以爲太常禮樂之司，不應與倡優，乃別置左右教坊。歷代因之，至清雍正時始廢。漢武帝立樂府，做協律都尉的李延年，便是倡優一流人。所以拿漢樂府比後代的教坊，最爲得當。

【注三】見劉勰微言。

【注四】唐劉知幾的話。見史通敘事篇。

【注五】唐韓愈反對駢文，提倡散文，蘇軾作韓文公廟碑，說他‘文起八代之衰’。所謂

‘八代’者，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

【注六】漢魏多紀事詩。晉人好清談，思想偏於老莊一派，故多談玄說理之詩。

文選一〇六. 神滅論 范 縝

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¹⁾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²⁾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³⁾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⁴⁾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⁵⁾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⁶⁾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⁷⁾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⁸⁾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⁹⁾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¹⁰⁾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¹¹⁾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¹²⁾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¹³⁾

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¹⁴⁾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¹⁵⁾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¹⁶⁾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¹⁷⁾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¹⁸⁾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¹⁹⁾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²⁰⁾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²¹⁾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心爲慮本。”⁽²²⁾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²³⁾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²⁴⁾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有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區分，每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²⁵⁾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如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如，以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²⁶⁾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

驂騮盜驪，俱致千里。”(27)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此聖人之教然也。所以明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28)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疆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29)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30)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也？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

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31)

這篇立論要旨，在說明形隨神滅，以破佛家精神不滅之說。按：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至六朝而上自帝王公卿文人學士，下至愚夫愚婦，都受這新教的震盪與蠱惑。梁武帝以皇帝之尊，尚三次捨身佛寺，其他可想而知。作者在全國風靡於佛教的時代，敢做這樣開佛的文章，實爲大膽。自此文出後，輿論譁然，梁武帝且下詔痛斥其非。可見此文在當時曾受多數人的注意與非難的。

本篇選自晉書范縝傳，但有許多地方我們根據蕭琛的難神滅論所引，加以改正。又本篇用問答體，計分三十一段，爲便利讀者和下面的難神滅論對照起見，在每段下特用數字注明。

范縝字子真，舞陰人。少孤貧，事母孝謹。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仕齊爲尚書殿中郎。嘗出使魏國。入梁以晉安太守遷尚書左丞。坐事徙廣州。遷爲國子博士卒。

語釋〔殊〕不同也。〔利〕刃鋒也。〔區已革矣〕革，含有分析之意，如言‘蠶革’。區已革矣，就是說，已經有了區別了。〔生形之謝至綿歷未已邪〕這一段的意思，是說，既然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則人死後，便應精神形體同時消滅，爲什麼人死後，尚

有遺骸。〔欬〕音 $\chi \times \gamma$ ，迅速也，俄頃也。〔飄驟〕飄風驟雨，即暴起的風雨，所謂‘飄風驟雨不終朝’也。〔動植〕動物植物也。〔五藏〕即五臟，肝、心、脾、肺、腎也。〔七竅〕謂眼、耳、口、鼻也。〔心病則思乖是以心爲慮本〕一作‘五藏各有所思，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謂爲什麼知道慮不是寄在眼等部分耶。〔八彩重瞳助華之容〕助與‘動’同。堯名放勳，舜名重華，助華就是堯舜。相傳堯眉八彩，舜目重瞳。〔龍顏馬口軒皦之狀〕皦與‘昊’通。軒皦謂黃帝軒轅氏及太昊伏羲氏也。相傳黃帝日角龍顏（見路史）。伏羲氏有說蛇首人身（史記補三皇紀），有說龍身牛首（路史），有說龜齒龍脣（拾遺記），這里又說馬口，蓋傳聞異辭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比干，殷紂的伯叔。相傳殷紂無道，比干苦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其腹而視之。〔伯約之膽其大若拳〕三國蜀姜維，天水人。三國志本傳裴松之注引世語，說他死後見剖，膽如斗大。這里說他膽大若拳，也是傳聞異辭。〔道革羣生〕革，改也，變也。言聖人之道，可以感化羣生，令其去惡遷善也。〔陽貨類仲尼〕陽貨名虎，春秋魯季氏的家臣。孔子的面貌很像陽貨。有一次孔子路過宋國的匡的地方，被匡人誤認爲陽貨，而加以拘留。因爲陽貨曾虐待過匡人，匡人很恨他的。〔項籍如虞帝〕虞帝即舜也。司馬遷在項羽本紀的論贊裏說：‘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後人遂以爲項籍貌如虞帝。〔智革形同〕謂智慧有別而形貌則相同也。〔珉〕石之美者，似玉而非玉。〔聖人圓極〕謂既然是聖人，那麼一切都圓滿而登峯造極的了。〔丘旦殊姿湯文異狀〕謂孔丘與周公旦面貌不同，而商湯與周文

王形狀各異也。按：相傳孔子頂如反宇（反宇，即翻轉的屋面），中低而四傍高，故名曰丘（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商湯豐下銳上，皙而有鬣（竹書紀年）。周文王龍顏虎眉，日角鳥鼻（史記周本紀正義）。惟周公的形貌未詳。〔晉棘荆和等價連城〕春秋時，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見左傳僖公二年）。晉棘即垂棘之璧也。又，楚文王得和氏所獻璧，名為‘和氏之璧’（見韓非子和氏篇）。楚亦稱荆。荆和即楚和氏璧也。史記廉相如傳：‘趙得和氏璧，秦昭王遣趙王書曰，‘願以五十城請易璧。’後因稱其璧為‘連城之璧’，謂其價值連城也。這是說，垂棘之璧與和氏之璧，同樣的價值連城。〔驂騮盜驪俱致千里〕驂騮，盜驪，皆良馬名。驂騮色如華而赤，盜驪，則淺黑色之馬也。相傳皆為周穆王八駿之一（見史記秦本紀索隱）。這是說，驂騮盜驪雖毛色不同，都能日行千里，即所謂‘馬殊毛而齊逸’也。〔為之宗廟以鬼饗之〕見孝經喪親章。饗，孝經作‘享’，同。按：宗廟，古天子諸侯祀其先人之所也。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靈貌（見古今注）。〔偷薄〕風俗不敦厚也。〔神而明之〕語本易繫辭上。〔伯有被甲〕伯有姓良氏，名霄，春秋鄭國的公族。嘗為卿。被人所殺，死而其鬼為厲。左傳昭公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魯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按即魯昭公七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被甲，即披甲。伯有被甲，即左傳所謂‘伯有介而行也’。〔彭生豕見〕彭生春秋齊國的公族。魯桓公與其夫人文姜至齊，齊襄公與文姜通姦，事被桓公發覺，齊襄公遂使公子彭生殺桓

公。魯國提抗議，要求齊國嚴辦兇手，齊襄公遂殺彭生。事在魯桓公九年。過了九年，齊襄公在貝丘地方打獵，見一大豕。他的隨從人說：‘這是公子彭生呀！’襄公大怒，對那豕大聲呵斥道：‘彭生，你敢來作怪！’就用箭射牠，那豕便作人立而啼。襄公回去，就被公子無知所弑（見左傳莊公九年）。〔墳索〕即‘墳索’。相傳古代書籍有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名目，故遂以‘墳索’為書籍之代稱。〔彊死〕彊讀為勉強之強。彊死，謂死於非命也。〔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易繫辭上：‘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載鬼一車〕見易睽卦。〔浮屠害政〕浮屠即‘佛陀’之異譯。佛教為佛所創，古人因稱佛教徒為浮屠。作者以當時政治之不清明，皆受佛教影響之故，故云然。〔桑門蠹俗〕桑門，佛家語，普通譯為‘沙門’，其意為勤修衆善，止息諸惡，出家修佛法者之通稱也。作者認出家修法為傷風敗俗之事，故云然。〔窮匱〕即窮乏。〔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實在由於自奉之情太深，博施濟衆之意太淺，所以‘不恤親戚不憐窮匱’。〔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圭撮，量名。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其量甚少用指可以撮起，故名）。鍾，亦量名。一鍾可以容納六斛四斗。這里的意思是說：對於親戚朋友間的小數的周濟，吝惜之情，見於顏色；而布施僧衆，雖費千鍾之粟，卻高興的了不得。〔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稔音徒，稔稻也。詩大雅豐年：‘豐年多黍多稔’。禾盈把為秉。詩小雅大田：‘彼有遺秉’。這是說，布施僧衆可以希望將來有善報，而周濟朋友則連小小的報答都沒有。〔阿鼻〕佛家有‘阿鼻地獄’之說。阿鼻之意為無間斷。阿鼻地獄，謂無間斷的永遠在地獄中也。〔兜率〕佛家有兜率天，亦譯作

‘兜率陀’。爲欲界六天之第四天，在須彌山之頂上十二萬由旬之處，有七寶宮天，彌勒菩薩在此說法。（道家亦有兜率天，太上老君所居）〔捨逢掖襲橫衣〕逢掖，古儒者之服。掖同‘腋’，謂衣腋下寬大也。橫衣，當指袈裟而言。此謂捨去儒者之服而服僧衣也。〔廢俎豆列餅鉢〕俎豆，祭祀之具。餅鉢，淨瓶鉢盂之類，皆和尚們用以供養佛菩薩者也。此言出家爲僧者但知禮佛不祭祖先也。〔兵挫於行間〕言出兵征伐，往往挫敗也。〔吏空於官府〕言官府中無良吏也。〔粟罄於惰遊〕言民皆奉佛，不事耕種，故積粟爲之罄也。〔貨殫於泥木〕殫，盡也。言起造寺院寶塔，泥工木作，終年不息，材貨爲之盡也。〔姦宄弗勝〕宄，音軌（ㄍㄨㄟˋ），姦也。寇盜自內起者曰姦，自外來者曰宄。姦宄弗勝，言未能剋制寇盜也。〔頌聲尙擁〕言太平歌頌之聲尙擁而不聞也。〔其流莫已〕流弊所極，無有止境。〔陶甄稟於自然〕陶甄，猶‘陶鈞’也。漢書鄒陽傳：‘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注：‘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御天下，亦猶陶者轉鈞’。按：製爲瓦器者曰陶，甄亦瓦器也。陶甄兩字引申之卽爲造就或統治之意，故造就人才可稱‘陶甄’‘陶鎔’，統治天下亦可稱‘陶甄’或‘陶鈞’。陶甄稟於自然，卽道家無爲而治的主張。〔森羅均於獨化〕森羅，謂宇宙間存在的各種現象，雜然森羅於前，卽所謂‘森羅萬象’也。均於獨化，謂一切皆受造物之主宰也。〔悅爾〕與‘忽然’同。〔小人甘其壘畝〕小人，指一般平民而言。謂平民甘心於耕作。〔君子保其恬素〕君子，指在上的士大夫而言。謂士大夫保持其恬淡的素性，沒有什麼過分的希求。〔匡國〕卽救國。

文選一〇七. 難神滅論 并序 蕭琛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患。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剋敵得僞，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范文第一段至第二段)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卽形，形卽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舉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昏，昏故以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爲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

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勗，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卽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或理所不容，或先覺未兆，或假借象類，或卽事所無，或乍驗乍否。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覲。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范文第三段至第四段)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卽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邪？刃利既不俱滅，形神卽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范文第五段至第十三段)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枯，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卽是榮木，廢也卽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爲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蛄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

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范文第十四段至第二十四段）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卽神全，體傷則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別趾，兵略愈明。盧浮解腕，儒道方謐。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樞映月，主人端居中靈，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卽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卽聽神傷，二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范文二十五段至三十段）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

帝舜，卽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鷓鳳，不得爲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鷓號鷓鷓，鳳曰神鳳；名旣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皋陶馬口，非眞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於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智愚，悉類其本，旣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嚚，瞶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氣邪？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范文第三十一段）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旣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弭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祭；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材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

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督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哂，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刹上，丹金糜於塔下，而謂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此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虐僞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誠也。若能鑿彼流宕，疊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極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范縝的神滅論發表後，著論攻擊他的很多。蕭琛此篇，先引范縝原文，逐段加以駁結，辭鋒銳利，旗鼓相當。弘明集中所收非難神滅論的文章甚多，要以此篇為最有力量。這裏為避免重複，把所引神滅論原文刪去，而別加括弧，注明所刪者為范氏原文的第幾段，以便讀者對照。

蕭琛字彥瑜，梁蘭陵人。齊永明中為太學博士，累遷少府卿，尚書左丞。中興初，為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黃門侍郎。入梁為御史中丞。歷任江夏、南郡、東陽、吳興等的郡太守。大通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中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九年）為雲鷹將軍，晉陵太守，改授侍中特進。卒諡平。有皇覽抄二十卷。

語釋〔內兄范子縝〕俗稱妻之兄為‘內兄’。子，男子之美稱；范子縝猶今言‘范君縝’也。按：妻黨為外戚，故稱妻之母為‘外姑’，則妻之兄亦當稱‘外兄’，然亦有稱內兄者，今觀此文，知六朝時已如此矣。〔薄其稽疑〕薄與‘暴’通。漢書宣帝紀注：‘暴室今日薄室，薄亦暴也，取暴曬為名’。薄其稽疑，謂暴露其疑而未悟之處。〔訟〕爭辨也。〔春秋孝享為之宗廟〕春秋孝享，猶言春秋祭祀。此即指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而言。〔杜伯關弓〕杜伯，周宣王臣，無罪被殺。後三年，宣王會諸侯，射獵，日中，忽見杜伯在道左，朱衣朱冠，操朱色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史記正義引周春秋）。關與‘彎’通，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而射之’。按：范氏原文的‘彭生豕見’，此云‘杜伯關弓’，蓋以彭生、杜伯皆死為厲鬼，其事又相類，故不妨隨便舉例也。〔被介〕猶言‘披甲’。按：左傳謂‘彭生介而行’，介即披甲也。此云‘被介’，於介字之上又加一動辭，則介為名詞，當作甲冑之甲解。〔脫形神一體至金湯遽然〕脫，或然之辭。奮揚蹈厲，猶言‘趾高氣揚’，

形容人之意氣發皇也。古稱城池堅固者爲‘金城湯池’：金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邈然，無所動之貌。這是說，假使形神果爲一體，形存神存，形亡神滅，那麼，范君儘可趾高氣揚，堅持他的理論，任憑人家怎樣攻擊，可以兀然不動。〔剋敵得儻〕猶云‘克敵得勝’。語本左傳‘得儻曰克’（莊公十一年）。〔有乖篤喻〕謂無實證可取信也。〔或反中詭遇〕原注：‘趙簡子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晉小臣夢負公登天而負出諸廟之類是也’。按：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而今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後果如其言。又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欲食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因爲桑田巫曾替晉侯占夢，斷定他快要死了，不及喫新麥，所以拿新麥給他看，說他占夢不驗而殺之）。將食，張（腹漲也），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廟，遂以爲殉’。趙簡子的夢應驗在楚國（吳師入郢，郢，楚都也），故曰‘反中’。晉小臣夢負公登天，而結果反負晉侯出諸廟，且自己又犧牲了生命，故曰‘詭遇’。詭遇猶言‘奇遇’也。〔或理所不容〕原注：‘呂鶻夢射月中之兔，吳后夢腸出繞閭門之類是也’。按：左傳成公十六年，晉侯伐鄭，楚子救之‘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呂錡，晉大夫。原注作呂鶻，是錯的。吳后，三國吳孫堅之母也。三國志孫堅傳裴注引吳書曰：‘及母懷姬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覺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

奇節。夢射月中兔及腸出繞閭門，皆情理所無，故曰‘理所不容’。〔或先覺未兆〕原注：‘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魯人夢衆君子謀欲亡魯之類是也’。按：史記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后邑姜，齊太公之女，太公姓姜氏，封於呂，所以這裡稱武王后爲‘呂姜’。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之始祖）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同悅），說（同悅）之；因訪政事，大說（同悅）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八年春，宋公伐曹。……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原注說是‘魯人夢衆君子謀亡魯’，魯字應改爲曹。〔或假借象類〕原注：‘蔡茂夢禾失爲秩，王濬夢三刀爲州之類是也’。按：後漢書蔡茂傳，‘茂代戴涉爲司徒。茂初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台之位也（漢以三台當三公之位，中台卽司徒之官）。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位也。衰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又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室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禾失爲秩，三刀爲州，都是用字的形體來解釋的，故曰‘假借象類’。〔或卽事所無〕原

注：‘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按：胡在北方，北方多山；越在南方，南方多水；故胡人夢騎，越人夢舟，於理方合。然胡人亦有夢舟者，越人亦有夢騎者。都不是眼前的境界，故曰‘卽事所無’。〔或乍驗乍否〕原注：‘殷宗夢得傅說，漢文夢得鄧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按：殷宗卽殷高宗武丁也。史記殷本紀：‘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說，音悅。又漢書佞幸鄧通傳：‘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同悅），尊幸之’。〔易以約通難以理檢〕約，含有揣度之意。此謂可以想像得之，難以理智檢討。〔若不許以神遊至外絕覲覲〕這一節的意思是說：上面所講的種種夢境，若否認是神遊體外，則必求之於形體之內；恐怕潛伏在形體之內有的靈感，在外貌上是看不出來的罷！塊然，猶言‘塊然’，獨處貌。此言精神單獨潛伏在形體之內也。〔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周禮春官有占夢之職，‘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寢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這是說，形神非一體，既如上說，雖再用占六夢之法，更加上種種想像，所求得的真理，也不會是這樣的。〔砥礪〕皆磨石也，引申爲磨鍊之義。〔蛟螭〕古以蛟爲龍類，能發生大水。螭亦蛟龍之類，舊說謂如龍而黃，無角，古人雕刻，多仿其形以爲飾，如螭首、螭螭之類。〔兕〕獸名，犀之雌

者，頂止一角，文理細膩，其皮堅厚，可以製甲。〔鋒鏑〕漢書蕭望之傳：‘底厲鋒鏑’。注：‘鋒，刃端也。鏑，刃旁也’。〔能近取譬〕語本論語，謂能以近前的事物取作比喻也。〔煥〕煖也。〔痒〕與‘癢’同。〔草木昆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昆，蟲之總稱，今作‘昆蟲’。此謂草木昆蟲的本性，只感覺到榮枯生死而已。〔居〕不完全內動詞，爲也。例如禮禮器：‘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不經〕事之怪誕異於尋常者曰‘不經’。〔曲辨〕立論不正確，舉例不完備，而強爲辯說者，曰‘曲辯’。辨，與‘辯’通。〔孫臏別趾兵略愈明〕孫臏，戰國齊人。與龐涓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爲魏將，嫉臏之能，刖其足。齊淳于髡使魏，載臏歸，威王以爲師（軍師也）。魏攻齊，臏設計困涓，涓智窮自刎，臏由是名高’。〔盧浮解腕儒道方謚〕盧浮字子雲，晉涿人。嘗官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命他做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謚，安也。盧浮是一個純篤的儒者，他雖病疽截手，並不妨礙他的學問和操守，所以作者這樣說。〔櫺〕音靈。闌楯爲方格，又於其橫直交處爲圓子，如綺文璫玲，謂之‘櫺’。〔中霽〕霽，音溜（ㄌㄨˋㄨˋ）。中霽卽中室。〔啓爾心沃朕心〕書說命，載武丁對傅說說的話。原作‘啓乃心沃朕心’。沃，灌溉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見詩小雅巧言。忖度，猶言‘思量’。言他人的心事，我能思量得之也。〔齊桓師管仲之謀〕齊桓，齊桓公的簡稱。春秋時齊桓公用管仲，遂霸天下。詳可看史記齊世家及管晏列傳。〔漢祖用張良之策〕漢祖，漢高祖的簡稱。漢高祖得天下，大半靠張良的謀劃。詳可看史記留侯世家及漢書張良傳。〔鷓〕卽鷓鴣，亦作‘爰居’，海鳥也。按范氏原文晉書作‘鷓類鳳而非鳳’，觀此，則鷓字當作鷓字矣。〔爽實〕與實際不同也。〔女媧蛇軀〕相傳女媧

氏蛇身牛首(見路史)。〔皋陶馬口〕皋陶音高謠(《玄》1《玄》)，虞舜之臣，按范氏原文‘龍顏馬口軒皞之狀，軒皞並舉，皞與吳通，則皞當指太昊伏羲氏。此云皋陶，是誤解原文。又皋陶馬口，亦無考。〔堯容朱鬮〕鬮，愚而不忠信也。史稱堯其知如神，而其子丹朱鬮訟不類其父。〔瞽頑舜聖〕瞽即瞽瞍，亦作‘瞽叟’，舜之父也。頑，無知識而妄爲也。史稱舜父頑母嚳。〔貞〕堅也。〔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遐即遠也。靈即神也。質即體也，促即近也。栖即寓也。〔向所云聖人之體指至勿近於此惑也〕這一段意旨不甚明瞭，也許版刊有誤，也許竟是作者文不能達意之故。大概意思是如此：你向所論，其大體意旨，只說近聖人之形(舜，聖人也)，並不說形器亦有聖智。那麼，你的話本無矛盾，何必故作巧辨，使人疑惑呢？〔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弼，正弓器也。作者認范氏的關佛未免矯枉過正，所以要著論矯正他。〔釋氏〕佛號釋迦，故稱‘釋氏’。〔尤〕過也，〔逋逃〕犯罪而逃亡也。〔以哀矜斷察〕矜，憐也。言審察獄訟，必出於哀憐之心而慎重處斷；即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哀矜而弗喜’也。〔論語子張。〕〔丈六之形〕即所謂‘丈六金身’，佛像也。〔浮圖〕寶塔也。〔慈氏〕佛以慈悲說教，故又稱之爲‘慈氏’。〔守株〕韓非子五蠹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耒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而身爲宋國笑’。後人遂以‘守株’喻先入爲主不知變通者。〔迷瞽〕猶言‘迷亂’。瞽，音茂(《玄》)。〔錫〕賜與也。〔阿〕願盼也。〔緡〕絲織物之總名。古謂之帛，漢謂之緡。〔刹〕梵語‘瑟刹’之簡稱，本爲佛寺所立之幡竿。釋氏要覽謂‘六朝人謂塔爲刹，唐以後則通稱佛寺爲刹’。〔丹金〕赤色曰‘丹’。丹金即赤金。〔福田〕佛家以敬三寶之德

爲‘敬田’，報父母之恩爲‘恩田’，憐貧者爲‘悲田’，此三種統稱‘福田’。〔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六家卽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也。司馬談嘗批評六家學術，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陰陽家多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家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這些都是短處（見史記自序。司馬談對道家獨多贊美之辭，不說他們的短處）。本文下面所舉儒、墨、法、名四家之失，就是根據司馬談的話，不過造句用字略有不同而已。〔祖述〕傳述前人的教旨或學說。例如‘仲尼祖述堯舜’。〔泥溺〕陷溺。〔韓鄧〕韓非、鄧析也。韓非爲法家之祖，今傳有韓非子。鄧析今傳有鄧析子一卷，其說在法家道家之間，且其文節次不相屬，疑亦掇拾重編也。這裏韓鄧與孔墨對舉，似乎認鄧析爲名家了。〔如來〕佛的贊稱，猶言‘世尊’。〔正覺〕佛家稱洞明真體到覺悟的境界爲‘正覺’。〔閻〕欺也。〔明憲〕今常用幽明爲人鬼界域之義，稱陽世爲明，冥土爲幽。憲，法令也。明憲，卽陽世的法令。〔幽司〕冥土的有司。〔閻羅〕俗傳管地獄之神曰‘閻羅’。或以爲冥土十王之一（羣書拾唾），或以爲位在十八王上（戒庵漫筆）。按梵語閻羅，其義爲雙王。佛經謂昔有兄及妹，皆作地獄主，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稱雙王。〔牛頭〕相傳獄中鬼卒有牛頭、馬面。〔一眚掩德〕告音省（尸乙），過誤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不以一眚掩大德’。〔伊尹〕商湯之賢臣。相傳伊尹以善烹調而進身。〔曾參〕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以孝著稱。〔點〕曾參父。〔炎鑊〕卽火鍋。相傳冥間有十八層地獄，以十八王領之，第七湯謂王，典鑊湯（詳七修類稿）。〔鋒樹〕卽刀山。相傳地獄十八王之二爲屈遵王，典刀山（見同上）。〔彌子矯〕猶以義弘免戮）

春秋時衛靈公的幸臣彌子瑕，因母病矯駕君車以出。衛國法，竊駕君車者罪當刑，但衛靈公以爲彌子瑕的矯駕君車，爲母親有病的緣故，不用國法懲治他，反稱贊他孝（見韓非子說難篇）。

〔若能鑿彼流宕疊不在佛〕假使能夠開開那些浮宕的說話，那就明白你所指摘的種種過誤，全因體佛未深之故，其罪不在佛教的本身。疊與‘霽’同，過也，罪也。

文選一〇八. 王梵志詩八首

草屋足風塵，牀無破氈臥。客來且喚入，地鋪稿薦坐。家裏元無炭，柳麻且吹火。白酒瓦鉢藏，鐺子兩脚破。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看客只寧馨，從你痛笑我。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熱卽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共受虛假身，共稟太虛氣。死去雖更生，迴來盡不記。以此好尋思，萬事淡無味。不如慰俗心，時時一倒醉。

我見那漢死，肚裏熱如火。不是惜那漢，恐畏還到我。

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

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

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王梵志的事跡不甚可考。唐人馮翊的桂苑叢談載有‘王梵志’一條（太平廣記卷八十二亦有‘王梵志’條，注云出史遺。史遺不知何書。其文與桂苑叢談所載相同，而稍有異文）。此為關於王梵志歷史的僅存的材料，現在抄在下面：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五八一——六〇四），家有林檎樹，生瘻大如斗，經三年，其瘻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曰），我‘（王）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此雖是神話，然可以考見三事：一為梵志生於衛州黎陽，即今河南濬縣。一為他生當隋文帝時，約六世紀之末。三可以使我們知道唐朝已有關於梵志的神話，因此又可以想見王梵志的詩在唐朝很風行，民間才有這種神話起來。（這段解題採自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

語釋〔稿薦〕草薦。〔石鹽〕凡由鹽井鹽池所產之鹽，叫做‘石鹽’，亦稱‘岩鹽’‘山鹽’。〔課〕應作‘顆’。王梵志的詩大都是後人傳鈔，課與顆音相同，所以就隨便寫成課字了。〔寧馨〕即‘那哼’，‘那麼樣’。〔窠〕應作‘棵’，其誤與‘顆’作‘課’同。〔乍可〕猶‘寧可’。〔隱〕痛也。〔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這首詩

是說墳墓如土饅頭，人便如饅頭的餡子。凡人必有死，死必葬，所以說‘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黃山谷嘗批評此兩句說：‘己且爲土饅頭，尙誰食之？’今改“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較些子〕猶今俗言‘比較一下罷’。

文學史話

四. 印度文化的輸入與中世文藝思潮

佛教的傳來 一切從國外移殖而來的思想，能取得大衆的接受，那一定有被接受的條件在着，不是偶然的。正和植物的移殖一樣：只要這裏的土性氣候和那植物生長地的土性氣候相去不遠，便會生長起來。否則不是枯萎便是‘橘逾淮而變枳’。

中國在東漢末年，士大夫們還高興談政治，甚且對盤據朝廷的宦官作過一番轟烈的鬥爭。不幸這一次的鬥爭失敗了，反動勢力瀰漫全國；接着就來了一個土崩瓦解的局勢。於是士大夫們感到自己之無出路，徬徨悲觀，相率而走入玄想一途。跟社會的轉變而來的思想的轉變，恰好給印度文化移殖中土以絕好的機會。所以佛教傳入中國，遠在東漢以前，而佛教之被大多數人民所接受，卻在東漢以後。

佛經的翻譯 中國一向沒有像佛教那樣偉大的宗教，所以佛教傳來以後，大家都要知道它究竟講些什麼。而要知道它究竟講些什麼，非從翻譯經典着手不可。

佛經的翻譯，相傳以東漢明帝時天竺僧徒攝摩騰、竺法蘭所譯的四十二章經爲最早。但四十二章經是一部編纂的書，不是翻譯的書。可考的最早的佛經翻譯者，當推東漢桓靈時代（西元一四

七年以後)的安世高、支婁迦讖及安玄、嚴佛調等。但他們所譯的都是零品斷簡，不成系統。到了三國時候，維祇難在武昌與竺將炎合譯曇鉢經(今名法句經)。曇鉢經乃是古代沙門從衆經中選出四句六句的偈，分類編纂起來的。那些偈語本是衆經的精華，所以譯成四言五言的詩句後，便覺朴質可喜。那時候又有支謙和康僧鎧，一在南方，一在北方，同時譯出阿彌陀經。此經爲佛教‘淨土宗’的主要經典，影響甚大。西晉時的譯經大師竺法護(亦名曇摩羅刹)，曾遊歷西域諸國，學了許多種的語言文字，能直接自譯梵文。他所譯大乘經典三十餘種，小乘經典近百種。高僧傳說他的譯文‘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

晉室南遷以後，北方大亂，但譯經事業仍繼續進行。苻秦時，道安在關中，集合許多僧徒，組織譯場，翻譯佛經。道安死後，其弟子慧遠在廬山設般若臺繼續翻譯的事業。後秦姚興禮迎西域名僧鳩摩羅什來長安，住在長安的西明閣及逍遙園，集合名僧八百餘人，以從事譯經。當時國立譯場的規模，較之現在‘國立編譯館’，偉大得多了。同時北涼沮渠蒙遜亦提倡佛法，在姑臧設立閑豫宮譯場，名僧曇無讖主持其事。東晉有建業的道場寺譯場，名僧佛跋陀羅主持其事。劉宋有建業的祇洹寺和荊州的辛寺兩譯場，求那跋陀羅主持其事。梁武帝崇信佛法，當時建業的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都有譯事。而梁陳間廣州刺史歐陽顏，亦在那邊設制旨譯場，至唐猶存。元魏時則有洛陽的永寧寺譯場。北齊則有鄴的天平寺譯場。至隋立東西兩翻經院。唐爲玄奘設譯場於長安，規模都很宏大的。翻譯的經典，如鳩摩羅什所譯的金剛經、法華經、維摩詰經，曇無讖所譯的佛所行讚經，佛跋陀羅所譯的華嚴經，寶雲所譯的佛本行經，最有影響於中國文學。維摩詰

經本是一部半小說半戲劇的作品，在唐代竟被人演成偉大的故事詩——維摩詰經變文。佛所行讚經本是一部用韻文述佛一生故事的書，經墨無識用五言無韻詩體譯出，全詩約九千三百餘句，可以說是當時文學作品中最長的故事詩。

佛經的翻譯，重在不失本義，使讀者明白易曉，不重在辭藻的修飾，文句的古雅。這種新創的文體，自然給駢體文以重大的打擊。我們讀范縝的神滅論及蕭琛的難神滅論，雖未脫盡駢偶濫調，但和普通的駢文已完全不同了。又，佛教文學最富於想像力，而對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也很注意。如佛所行讚、佛本行經都是偉大的長篇故事，不用說了。其他如華嚴、涅槃、般若等經，都是以壯闊的文瀾，演微妙之教理。此等富於文學性的經典，經譯家用特創的文體譯出，雖不信或不解教理的人，都很喜歡讀它。因此，想像力不期而豐富，寫作的方法也不期而革新，其影響乃直接表現於一般文藝。

變 文
與
俗 曲

宣傳佛教單靠翻譯經典是不夠的，因為經典究竟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因此佛教徒又想出三種宣傳方法：（一）經文的轉讀。（二）梵唄的歌唱。

（三）唱導的制度。

所謂‘轉讀’，就是打起調子把經文向大眾朗讀，使大眾可以跟着讀下去，像現在念經一般。但轉讀之法，還是不能使大眾瞭解經義，於是更進一步把經文重新敷演一番，變成通俗的唱本，遂造成一種文學新體，現在叫做它‘變文’。這種變文的寫本，在二十多年前紹續發見於敦煌千佛洞的石室裏。【注一】就已發現者而言，約有四十餘種，現尚陸續出現。這四十餘種的變文，有演述佛經的事的，有演述民間傳說的事的。（可見敷演佛經的變文體裁創立

未久，就被一般文士們所採用了。) 演述佛經故事的變文，最重要者是維摩詰經變文，它把富於文學趣味的維摩詰經演述成一部偉大的‘史詩’，今已發見者有二十餘卷之多，雖其間頗有殘缺，但無礙於它在文學上的價值。又有降魔變文，是依據愚賢經敍舍利佛和左師鬥法的事。又有目蓮救母變文，敍述佛弟子目蓮，出家爲僧，以善因得成羅漢，從地獄裏救出他母親的故事。此外尚有佛本行經變文、八相成道經變文、佛本生經變文、地獄變文等等，皆較爲簡短，且俱首尾殘缺。演述非佛經故事的變文，有列國志變文，敍述伍子胥的故事；明妃變文，敍述王昭君嫁匈奴故事；舜子至孝變文，敍述舜的故事。那些變文都是用散文韻文合組而成的。其散文雖未脫六朝對偶的濫調，但已經通俗得多了。今舉降魔變文一段作例：

阿循羅執日月軍引前，緊邨羅握刀鎗而從後。於時風師使風，雨師下雨；濕卻囂塵，平治道路。神王把棒，金剛執杵；簡擇驍雄，排比隊伍。然後吹法螺，擊法鼓，弄刀槍，振威怒。動如電奔，行如雲布。

其韻文大都以七言爲主。今舉降魔變文的一段作例：

六師忿怒情難止，化出寶山難四比。巖巖可有數由旬，〔注二〕紫葛金藤而覆地。山花蔚翠錦文成，金石崔嵬碧雲起。上有王喬丁令威，香水浮流寶山裏。飛仙往往散名花，大王遙見生歡喜。舍利佛見山來入會，安詳不動居三昧。夜時化出大金剛，眉高額闊身驅礪。手持金杵水衝天，一擬邪山便粉碎。

這種體裁，便是後來‘寶卷’和‘彈詞’的濫觴；而宋人‘話本’也是由變文轉變而來的。

梵唄的歌唱，是用梵音來歌唱讚文。據高僧傳所記，這些讚文

有出於當時和尚們自造的，有所謂皇皇顯維一契、【注三】大慈哀愍一契等，遂開佛教俗曲的風氣。敦煌石室所發見的太子讚，敘述釋迦出家修道事，以五七言相間成文，如‘東匿報耶殊，太子雪山居。路遠人稀煙火無，修道甚清虛’，顯然是為湊合梵唄的音調之故。又如淨土讚、五更轉、十二時等都屬於這一類。此外民間俗曲如孝子董永、季布歌等，雖所敘述的不是佛教故事，但體制是大體相同的。

唱導是一種齋場的佈道會。本有特製的‘唱導文’，大都還是駢四儷六的文體，沒有什麼文學上的大影響。但當時為使聽眾容易感受起見，往往臨時製造些淺近的唱導文，於是不知不覺走上俗曲的一條路。另一方面則唱導的本意原是說法佈道，所以後來漸漸傾向於白話的講說，到禪宗大師的白話語錄出來，散文方面又創立一種新的體裁。

玄
與
類
想
廢

印度文化輸入後，中土文藝在形式上起了種種變化，已如上述。但文學是思想的反映，所以文體的變化是跟着思想的轉變而來的。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哲學統治了中國的思想界，光武中興，更竭力提倡儒術，表章氣節，禮教的束縛達於極點。東漢末年，天下動亂，儒家思想隨着社會的動盪而失其支配勢力。曹操執政時下詔求賢，公然問‘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這便是把東漢以來表章氣節注重清議的風習宣告一個結束；同時預示着中國思想界將因社會的轉變而展開一個新的局面。到了魏正始（二四〇—二四八）間，王弼何晏等遂起而提倡老莊之學；阮籍嵇康等所謂‘竹林七賢’者【注四】繼踵而起，遂造成‘清談’之風。當時的士大夫，大都輕視現實，崇尚虛無，非流於玄想，即墮入頹廢。阮

籍詠懷詩云：‘己身不能保，何況戀妻子’。士大夫在這樣的環境裏，除了玄想或頹廢之外還有什麼出路呢？

從虛無
論到神
不滅論

魏晉間人的重玄想，尙虛無，實自何晏發其端。他嘗祖述老莊，爲無爲無名之論。他說：‘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成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這類淺薄的‘虛無論’，本不是老莊的原本思想。但在當時動亂的社會中卻正合一般人的心理，所以就風行起來。所謂‘口談虛浮，不遵禮法’在魏晉間的士大夫差不多都認爲是處世的正當態度。然有一二不爲時代潮流所洗盪的人物如裴頠之流，對虛無論下過有力的攻擊。他著崇有論，以爲當時的士大夫‘立言籍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凌遲’。他更指當時的士大夫因崇尚虛無之故，‘其甚者至裸裎，言笑忘宜’。因此他斷言虛無之論，無益於已有之羣生，所以必須‘崇有’。他以爲‘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但他的主張，在儒家思想被拋棄了的當時，不會發生什麼大效力。

何晏的虛無論在哲學上實在是很浮淺的作品。其後佛教勢力漸盛，佛經的翻譯漸多，於是士大夫們不敢用‘無’字以尙論一切，而進一步相信精神不滅之說。我們讀了范縝的神滅論和蕭琛的難神滅論，便可知道在蕭梁時代，思想界又來一個轉變：由‘虛無論’與‘崇有論’之爭，一變而爲‘神滅論’與‘神不滅論’之爭了。這一個轉變很值得注意的：在虛無論與崇有論相爭辯的時候，一方固標榜老莊，一方還帶着極濃厚的儒家色彩。但在神滅論與神不滅論相爭辯的時候，主張形神俱滅的雖引證儒家經典以駁難對方，

同時又主張‘乘夫天理，各安其性’，這正是韓愈所謂‘不入於佛，則入於老’了。

魏晉以來，思想界既被佛、道兩家所支配，其反映於文學作品的，約有數端：(一)虛無主義者既蔑視現實，便想飛昇遐舉。如嵇康的遊仙詩之類，可為代表。(二)相信神隨形滅的人，對於死後既無所希冀，便想在生前儘量享樂；而人生幾何，來日苦短，又不覺墮入頹廢一派。從‘人生幾何，對酒當歌’，一直到‘秉燭夜遊，良有以也’的及時享樂主義的文學作品，都屬於這一類。(三)雖相信精神不滅，但因為‘死後雖再生，歸來盡不記’，所以人生在世，只要模模糊糊，隨便過去，便產生像王梵志一流的諷諭勸世的詩歌。而(四)因為魏晉以來長期的戰亂，誰都有‘生不逢辰’之感。所以妄想飛昇，或希冀解脫，在魏晉以下的文學作品中時時可以見到，這便是時代思潮的一致表現。

【注一】一九〇七年五月，匈牙利人斯坦因 (A. Steine) 到中國西陲去從事發掘和探險。便帶了一位中國的通事蔣某，到了甘肅敦煌。他風聞敦煌千佛洞石室裏藏有古代各種文字的寫本，便到千佛洞去向守洞的王道士要求他出賣。他用了種種方法，居然收買了不少寫本回去。這消息傳到法國，法國人也派了伯希和 (Paul Pelliot) 到千佛洞去搜求，也帶了不少寫本回去。他又帶了幾種樣本到北京，才引起中國官廳的注意，行文到甘肅提取這種寫本，但多數被王道士所隱藏，又經各級官廳的私自扣留，所得並不多。後來斯坦因又到千佛洞去搜求，王道士把私藏的寫本儘數賣給了他。敦煌石室的寫本的發見，至此遂告一結束。敦煌石室所藏的寫本是很多的，除他種文字的寫本外，漢文的寫本，在倫敦者有六千卷，在巴黎者有一千五百卷，在北平者有八千五百卷，其他為私人所藏者亦很多，無從統計。這寫本裏面，關於文學方面的特別多，所謂‘變文’及許多民間俗曲，都是從這裏面發見的。

【注二】由旬，天竺里數名。上由旬六十里，中由旬五十里，下由旬四十里。或云三

十里爲一由旬。或云六十里爲一由旬。

【注三】一契，等於現在稱曲子爲‘一隻’。

【注四】嵇康和阮籍、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等相交好，爲竹林之遊，世稱‘竹林七賢’。

文選一〇九 詠懷古跡五首 杜甫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下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福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此五首乃借古跡以詠懷之詩。庾信避難，由建康至江陵，雖非蜀地，然曾居宋玉故宅，作者的漂泊大類於是，故借以發端。次詠宋玉，以文章同調而相憐。次詠明妃，爲高才不遇而寄慨。最後

及於先主和武侯，則於君臣遇合之際大抒其感慨了。

語釋：〔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此作者自歎流浪也。按作者避安祿山之亂，自東北而西南：從陷賊謁帝鳳翔，旋棄官客秦州入蜀，蓋自肅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至作此詩時已八年了。支離，猶‘流離’之意。〔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此二語見地之僻遠。三峽，在四川、湖北間，其說不一：有以巫峽、西陵峽、歸峽爲三峽者；有以廣溪峽、巫峽、西陵峽爲三峽者；有以西陵峽、巫峽、瞿唐峽爲三峽者。其實自宜昌以上，奉節以下，兩岸皆山，無地非峽。西陵峽、黃牛峽、巫峽、瞿唐峽，乃峽中之最著名者。瞿唐峽之滄瀨堆，爲江路最險處。黃牛峽亦艱險難行。長則以巫峽爲最。五溪指漢時武陵五溪蠻地，其地有雄溪、橘溪、酉溪、瀟溪、辰溪五溪，故名。今湖南舊辰、沅、永、靖四府州，永綏、鳳凰、乾州、晃州四廳，貴州 舊思州、思南、鎮遠、銅仁、黎平五府及松桃廳，皆古五溪地。〔羯胡事主終無賴〕羯、匈奴別部，晉時入居羯室之地（今山西遼縣境），因稱之爲羯胡。以下四語，都借庾信以自喻。此語承前‘支離’而言，意謂祿山以胡人叛唐，猶侯景以降胡亂梁也。〔詞客哀時且未還〕承前‘漂泊’而言，意思是說他的漂泊流離，軫念故國，猶庾信之‘哀江南’也。〔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庾信平生已見前小園賦注。按：庾信晚年入周被留，因江關景色而動故國之思，遂作哀江南等賦。〔搖落深知宋玉悲〕宋玉已見文學史話。宋玉九辯有‘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之句，故云。〔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謂與宋玉同一蕭條而隔於異代，此所以悵望而一灑同情之淚也。〔江山故宅空文藻〕湖北江陵、秣歸俱相傳有宋玉故宅，此當指在秣歸者。〔雲

雨荒臺豈夢思）宋玉嘗作高唐賦，其序中說：楚襄王嘗游高唐，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王遂幸之。去而辭曰，‘妾在
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下’。且朝視之，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按：宋玉此賦蓋假
 設其事以諷諫淫惑者也。（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此謂宋玉‘雲雨荒臺’之言，本寓言諷諫，而至今行舟指點徒結
 念於神女與襄王，宋玉作賦的本心，沒有人知道了。（荆門）山
 名，在湖北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岸，與北岸虎牙山相對，上
 合下開，爲大江絕險處。（生長明妃尙有村）明妃卽漢美人王
昭君。昭君名嬙，晉人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後人因稱之爲明
妃。元帝時選入掖庭。呼韓邪單于入朝，求美人爲閼氏，帝以賜
 之。戎服乘馬，提琵琶出塞去，號‘寧胡閼氏’。今湖北秭歸縣東
 北四十里有明妃村，相傳爲王昭君出生地。（一去紫臺連朔
漠）梁江淹別賦云：‘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此語襲用其意。紫臺卽‘紫宮’。朔漠，北方沙漠也。（青塚）王
昭君死後，葬於匈奴。塞草皆白，昭君墓草獨青，世稱‘青塚’。
 （畫圖省識春風面）此承上‘一去紫臺連朔漠’而言。相傳元帝後
 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
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帝旣以王嬙賜匈奴單于，召見之，睹其貌
 爲後宮冠。遂窮究其事，畫工皆棄市。（環珮空歸月下魂）此承
 上‘獨留青塚向黃昏’而言。（千載琵琶作胡語）琵琶本胡中馬
 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琶’引卻曰‘琵琶’。見劉熙釋名。（分明怨恨
 曲中論）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後人名爲
昭君怨。見琴操。（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此二語
 溯廟祀之由。蜀主卽三國蜀先主劉備也。蜀章武二年（公元二二

二)，劉備忿孫權之襲關羽，遂率諸軍伐吳，次秣歸。吳遣陸遜禦之，大敗蜀兵於猇亭。備走還魚復（即白帝城），改魚復爲永安。明年四月，備死於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翠華，皇帝的車駕。玉殿，皇帝的宮殿。今永安行殿已廢爲臥龍寺，先主廟在永安宮之東（永安宮已改學宮）。〔古廟杉松巢水鶴〕狀廟祀之寂，故水鶴得結巢杉松之上也。鮑朴子謂：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能集於樹上。〔歲時伏臘走村翁〕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爲秦漢時令節。此謂歲時令節，僅有村翁走來祭享耳。〔武侯祠屋常鄰近〕諸葛亮封武鄉侯，諡曰‘忠武’，故稱武侯。武侯祠在先主廟西，故云。〔宗臣〕後世所宗仰的名臣。三國蜀志諸葛亮傳引張儼說：‘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三分割據紆籌策〕紆，屈也。傷其屈於三分，志未得申也。〔萬古雲霄一羽毛〕梁書劉遵傳引昭明太子贊遵的話說：‘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此語蓋襲用其意。謂武侯才品之高如雲霄鸞鳳，世徒以三分功業相矜，不知屈處偏隅，其胸中懷抱，百未一展，萬古而下，所及見者，特雲霄之一羽毛耳。〔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伊呂，謂伊尹與呂尚也；蕭曹，謂蕭何與曹參也。伊尹，商之賢相。呂尚即太公望，周初賢臣。蕭何，沛人。佐漢高祖定天下。後爲相，封鄴侯。曹參，沛人，與蕭何同佐高祖定天下。初爲齊相，蕭何卒，入爲漢相。對於政治上的設施，完全遵從蕭何成法，無所更改，故後世稱‘蕭規曹隨’。此謂諸葛亮佐蜀先主成霸業，其功堪與伊呂相伯仲。然諸葛亮死後，繼起無人，有失蕭規曹隨之意。〔福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福，一作‘運’。志決身殲，即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意。

文選一一〇。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謂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

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

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這封信是韓愈自述其做古文的方法及其心得。李翊或云應作李翱。一說，貞元十八年（公元一一一〇），陸儔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愈薦李翱於儔，翱卽以是年登第。故李翱也是韓愈的學生。後人因習見李翱之名，遂以爲李翱乃李翱之誤云。

語釋 [立言]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疏：‘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如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屈、宋、馬（司馬遷）、班制作子書撰集史傳文章皆是。’ [斲] 音機（ \times ），求也；期也。 [遂] 充備也。 [曄] 明亮也。 [藹如] 和平溫厚貌。 [三代兩]

漢]夏商周爲三代。東漢西漢稱兩漢。〔夏夏〕訕訕貌。夏，音黠（41Y）。〔汨汨〕音«X，水流貌。此以喻文思之勃發。〔沛然〕此以水勢之滂沛喻文思之充暢。〔其無足樂也〕此‘也’字亦當作‘乎’字解。古文中上句用‘乎’字，下句則用‘也’字以避復，其例甚多，茲不備舉。

文選一一一。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母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於江。獄吏疇囚，章女悲號。思言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乃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

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曉也。

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諡法，使民悲傷曰愍。這篇文章裏所記的高姓的女孩子，小小年紀，居然懂得‘臨難毋苟免’的道理，從容就義，使普天下人都替她悲傷，故諡之曰愍。碑，墓碑也。

李翱字習之，唐趙郡人。韓愈的姪婿。以進士爲國子博士、國史館修撰。後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諡文。所著有李文公集十八卷。他和李漢、皇甫湜都是韓氏門下做古文的健將。他在答皇甫湜書中自稱所作高愍女碑、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之下，其自負如此。

語釋 [建中二年]建中，唐德宗年號。二年，當公元七八一年。
〔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平盧節度使李正己，使彥昭守濮陽，時正己謀不軌，於建中二年六月死，其子納祕之，擅領其衆，八月，始發喪，奏請襲父位，朝廷不許，濮陽本屬平盧軍，彥昭乃以歸之中央也。濮陽卽濮州，故治在今山東濮縣東二十里。〔爲婢於官〕注見除肉刑詔。〔祇〕音其，地神也。〔太常〕官名，掌宗廟禮儀。〔曹娥思肝自沈於江〕曹娥，後漢上虞人。以父盱死於江，不得屍骸，娥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十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縣長度尚改葬之，爲立碑（見後漢書列女傳）。今紹興曹娥江卽以曹娥而得名。〔獄吏噤囚章女悲號〕漢王章爲王鳳所構，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吏噤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

果死(見漢書王章傳)。〔思言其兄作詩載馳〕詩鄘風載馳：‘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云云。據小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按：衛懿公為狄人所殺，國內大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漕邑，而立昭伯之子申為君，是為衛戴公。戴公和許穆夫人是兄妹。〔貞元十三年〕公元七九七年。〔汴州〕治今河南開封縣。〔潁州〕唐屬河南道，治今安徽阜陽縣。

文學史話

五. 唐代的律詩與古文

前面講起過沈約所說的四聲八病，其實沈約以前已有四聲之說：蓋魏晉以來，戎狄雜居內地者漸多，使中土語言大起變化；又值佛教傳播，梵文拼音的學理因之輸入，遂引起士大夫們研究音韻學的興趣。魏李登撰聲類，以五聲命字。〔注一〕晉呂靜又做李登之法，作韻集。〔注二〕所謂五聲，就是宮、商、角、徵、羽，也就是指平、上、去、入四聲(宮、商是平，徵是上，羽是去，角是入)，〔注三〕因為那時候沒有平、上、去、入的名目，就借用宮、商、角、徵、羽五個字來分別。晉張諒又撰四聲韻林，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可見四聲並不始於沈約，〔注四〕不過沈約開始應用四聲的音理來作詩作文罷了。但沈約為聲律論的創造者，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封演開元記說：

永明中，沈約文辭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

什麼叫做‘律’？錢木唐音審體中有幾句話解釋得很明白。他說：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如用兵之紀律，用刑之法律，嚴

不可犯也。

律詩 詩貴詠歌，本宜諧協；然晉宋以前，文字上對偶之法未工，作詩者僅知協韻而已，無所謂‘律’。自沈約確立聲律之論起，於文字的對偶之外，更加上聲調的對偶（如平平仄仄平平仄對仄仄平平仄仄平），便完成了唐以來的‘律詩’。

齊梁詩體，往往兩句一聯，四句一絕，已開律詩的風氣。初唐四傑[注五]的作品中漸多五言律詩。如駱賓王在獄聞蟬云：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禁，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已是很完備的律詩了。嗣聖以後（公元六八四年以後），沈佺期、宋之間出，更講究聲律對偶之法，遂定五七言八句的程式，號爲‘律詩’。所以後人稱沈宋爲律詩之祖。唐書文藝傳說：

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

現在且舉沈宋的七律詩各一首以示例：

盧家小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沈佺期獨不見

離宮秘死勝瀛洲，別有仙人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爲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遊。——宋之間三陽宮石淙侍宴應制

這些詩並不是第一流的好詩，然可表示律詩在那時候已經成熟了。

絕句與排律 因律詩之發達，更有所謂‘絕句’與‘排律’者。絕句不論五言或七言，都以四句爲止。它的起原，舊有兩說：一說，絕句猶言截句，蓋截律詩之半而成者；或

截前四句，或截後四句，或截中間四句，或截前後四句。一說，五言絕句從五言古詩蛻變而來，七言絕句從歌行蛻變而來，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兩說都言之成理。但絕詩盛行於唐，這是事實。大概當時的詩人因作‘律詩’須‘約句準篇’，束縛太嚴，遂又別創‘絕句’，以便寫作較短的詩篇。這原是詩體的自然演進的定律；不能因爲古時候有類似五七絕的詩篇，遂斷定五七絕的產生在律詩之前，正和古代偶有幾句對偶的詩，不能就斷定律詩爲‘古已有之’的一樣。

絕詩之外，又有所謂‘排律’者，也起於唐初，而以五言爲多。如沈佺期釣竿篇云：

朝日斂紅煙，垂竿向綠川。人疑天上坐，魚如鏡中懸。避機時驚透，猜鉤每誤牽。湍危不理轄，潭靜欲留船。釣玉君徒尙，徵金我未賢。爲看芳餌下，貪得會無筌。

這類排律詩，貴在‘排偶櫛比，聲和律整’。唐人省試，都用這種詩體，本只六韻而止，至杜甫始爲長律。其後有延長至百韻者，但大都用之稱述公卿，褒功頌德，幾乎成爲文藝的末流了。

律詩發與時代背景 律詩開創於唐初，在當時實爲一種新體詩，所以詩人們都用全力去創作，至開元天寶間遂蔚爲大觀。終唐一代，雖諸體詩並盛，而律詩爲最。姚鼐今體

詩鈔鈞說：

陳拾遺(子昂)、杜修文(審言)、沈(佺期)、宋(之間)、曲江(張九齡)，此爲開元以前之傑。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尤以五言

律爲最，此體中又當以王(維)、孟(浩然)爲最，以禪家妙悟論詩者正在此耳。盛唐人禪也，太白(李白)則仙也，於律體中以飛動票姚(同飄遙)之勢，運曠遠奇逸之思，此獨成一境者。杜公(杜甫)今體四十字中，【注六】包函萬象，不可謂少；數十韻百韻中，【注七】運掉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線，不覺其多，讀五言至此，始無餘憾，中唐大曆諸賢，【注八】尤刻意於五律，其體實宗王孟，氣則弱矣，而韻猶存。……晚唐之才固愈衰，然五律有望見前人妙境者，轉賢於長慶諸公，【注九】此不可以時代限也。元微之(稹)首推子美(杜甫)長律，然與香山(白居易)皆以多爲貴，精蘊缺焉。……惟玉谿生(李商隱)乃略有杜公遺響耳。這段話雖專論五律，但已把唐朝一代律詩的演進與遞嬗之迹講得很明白了。簡單說來：陳、杜、沈、宋開初唐的風氣，李白杜甫集諸家之大成，其餘各自成家，至晚唐獨李義山猶有杜甫遺風。

唐代律詩之盛，當然有他的時代背景：(一)唐代諸帝，大都能詩。太宗置宏文館，招延文學之士，討論詩文，每至夜半。憲宗、穆宗都好延攬文學之士。文宗好爲五言詩，特置學士七十二人。專制時代，君主的好尚，每足以造成風氣。而(二)唐以詩賦取士，當時的士大夫無不努力做五言六韻的試帖詩，以求考試及第，所以格律謹嚴，對偶工整的律詩，就大量的生產。此外因時勢的不同而作風亦跟着變換者，如開元天寶以前，國家承平，人民的生活很優裕，所以那時期的作品，大都是歌舞昇平，充滿一種愉快的情調。開元天寶以後，唐朝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詩人經亂離之後，其作品遂多感慨。如上面所選的杜甫的詠懷古跡五首，可以說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到了晚唐，所謂‘猶有杜公遺響’的玉谿生，所作詩更悲感多端，近於亡國之音了。我們且舉他的隋宮爲例：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燕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自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注十】

古文運動的成功 從六朝到唐，詩文都向駢偶一方面發展，不但做律詩要‘約句準篇’，有一定的格調，文章也由駢儷而進展至‘四六’，【注十一】成了一種嚴格的公式。但一種文體成了公式，那種文體便開始衰退了。駢文進展到‘四六’，作家都注意於句法的交錯，對偶的工整，往往矯揉造作，堆砌成篇，沒有豐富的情緒與充實的內容，稍有才思的人，對於這種文體未免要起反感。到了貞元元和之間，韓愈起而提倡化駢為散，登高一呼，萬山皆應。同時柳宗元及韓愈的門人李翱、李漢、皇甫湜等都是反對駢體提倡古文的健將。於是古文運動在韓愈的主持之下，居然成功了。至宋代歐陽修、曾鞏、蘇氏父子及王安石等並以古文著名，後人把他們合韓愈柳宗元稱為‘唐宋八大家’。歷元明至清末，做古文的大都以八大家為矩矱云。

古文運動的前因後果 古文運動雖成功於韓愈，但其淵源亦甚久遠。當南北朝時，北朝的文風已和南朝不同。北史文苑傳說：

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注十二】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氣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可見當時在北方頗有反駢文的傾向。北周宇文建國，蘇綽參贊機密，詔書文告，皆出其手，都不用駢體而模擬尚書，已有文體復古的傾向。但他只懂得模擬，勦襲雷同，徒為貌似，所以沒有人理會

他。隋文帝時，李諤上書論文體輕薄，非盛世氣象，請‘屏黜浮詞，遏止華僞’。文帝曾下詔命‘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這可以說是文體改革的先聲。可惜煬帝即位，又崇尚浮辭，文體改革運動，遂無成效。至唐武后時，陳子昂曾竭力反對齊梁體，但附和的人太少，不能造成一種勢力。開元天寶間，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元結等，竭力排斥駢體，提倡散文，只是沒有大張旗鼓的宣傳着，所以影響尚小。韓愈是一個天才的宣傳家，他儼然以繼承儒家道統者自命，起而提倡古文；一方面又提出‘陳言務去’的口號，對專事模擬，食古不化的人痛下鍼砭；同時他自己的作品，確能得心應手，取法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囿。於是醞釀已久的古文運動，到他手裏才收水到渠成之功。

韓愈的古文運動，到宋朝而成效大著：所謂‘唐宋八大家’者，宋占其六。當時的作家，都崇尚樸實，屏除浮華，特成一種風氣。而自韓愈發表他的原道一文後，做古文者都以‘載道’自命。所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是唐宋八大家的一致目標。我們試一讀八大家中的曾鞏的文章，用事遣辭，差不多沒有溢出過四書五經的範圍。‘文以載道’的口號，從此被一般古文作家所稱引。而流弊所及，便如明唐順之答茅坤書所說：

唐宋以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有涵養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滅。

不但如此，唐宋以後的古文作家，多以八大家為矩矱，模倣過甚，遂為格律所拘，失行文自然之妙。到了五四運動時，最講究格律的‘桐城派’，至被斥為‘謬種’；而‘文以載道’之說，更為提倡白話文

體者所指斥。這雖是時代變遷之故，而唐宋以後的古文作家根本沒有什麼進步，也是事實。清朝的古文作家劉開，曾在答阮元書中說：

蓋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齊出而始衰。謂之盛者，由其體之備於八家也；爲之者各有心得而後乃成爲八家也。謂之衰者，由其美之盡於八家也；學之者不克遠溯，而亦限於八家也。

【注一】見封演聞見記。

【注二】魏書江式傳：‘呂忱弟靜，倣李登之法，作韻集，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

【注三】據徐景安樂書說。

【注四】趙與峒餘叢考有四聲不起於沈約一則。

【注五】論詩體者以唐初至開元（七世紀初至八世紀初）爲‘初唐’，開元至大曆（八世紀初至八世紀中）爲‘盛唐’，大曆至太和（八世紀中至九世紀中）爲‘中唐’，太和以後（九世紀中至十世紀初）爲‘晚唐’。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四人，號初唐四傑。杜甫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留曹身與名俱滅，不懸江河萬古流’。蓋近體詩至四傑而漸成熟，後人以輕薄晒之，故杜甫云然。

【注六】律詩亦稱‘今體’或‘近體’，蓋對古體而言。五言律每首八句，每句五字，故稱‘今體四十字’。

【注七】指排律言，蓋排律有長至數十韻或百韻者。

【注八】大曆中，韋應物、劉長卿等皆以詩名。而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黃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並以詩齊名，稱‘大曆十才子’。

【注九】元和長慶間，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李賀、劉棻、孟郊、賈島及張籍、姚合等都爲一代詩人，所謂‘長慶諸公’，即指那些人。

【注十】李商隱詩過於騷，不容易了解，可看王澐生詩集注。

【注十一】四六文即駢文，但它比六朝的駢文形式上更整齊，即上一句四言，下一句必須六言，其對偶的第三四句，也是四言與六言，蓋必須以四字與六字的句子交錯成文，故稱‘四六’。

【注十二】永明，南朝齊武帝年號，西元四八三年至四九三年。天監，梁武帝年號，西元五〇二年至五一九年。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西元四七七年至四九九年。天保，北齊文宣帝年號，西元五五〇年至五五九年。

文選一一二 周邦彥詞四首

蝶戀花 早行

月皎驚鳥棲不定，更漏將殘，轆轤牽金井。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絲冷。執手霜風吹鬢影，去意徊徨，別語愁難聽。樓上欄干橫斗柄，露寒人遠鷄相應。

西河 金陵懷古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鬢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餘舊跡，鬱蒼蒼，霧沈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賞心東望淮水。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

少年遊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紅窗迴

幾日來真個醉。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被風搖碎。擁春醒乍起。有個人人生得濟楚，來

向耳畔問道“今朝醒未”？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

周邦彥（1057——1121）字美成，號清真，宋錢唐人。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太學正。徽宗朝，官至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後出知順昌府，徙處州，不久就死了。他的集子，以汲古閣的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收集最完備。他是個音樂家，宋史本傳說他‘好音樂，能自度曲，……詞韻清蔚。’因此他的詞注重作風的方面少，而注重音律的方面多。四庫提要說：‘邦彥本通音律，下字用韻皆有法度；故方千里和詞，——案譜填腔，不敢稍失尺寸。’可知在當時大部分的詞人把他的詞當作規矩準繩了。他的詞大部分是寫兒女之情，離別之感；而以細膩深至見長。

語釋 〔蝶戀花〕詞牌名。這首詞是用蝶戀花的詞牌寫早行的情境，故下面又著‘早行’二字。〔轆轤牽金井〕言已有人早起汲水。轆轤，亦作‘轆轤’，汲水之器。以軸置於木架之上，一端懸重物，一端貫長轂，上懸汲水之斗，並有曲木，用手轉之，引取汲器，以省力者也。〔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絳冷〕這是寫烏啼聲，殘漏聲，及黎明時的汲水聲，把離人驚醒，所以兩眸並不惺忪而是‘清炯炯。在未曾合眼之先，別語是萬分地纏綿，別淚是不盡地零落，因此浸漬在枕函裏紅絳上的熱淚早已冷了。〔樓上闌干橫斗柄〕這句是寫行人已上道，樓中人傷心地倚在闌干上望，但見天空尙橫着斗星，天還沒有大亮哩。斗柄亦稱‘斗杓’，謂北斗七星中第五星到第七星的三星也。〔露寒人遠鷄相應〕這是寫行人冒着朝露上道，和樓中人相去愈遠，還遠遠地聽

得鷄聲相應。〔金陵懷古〕這首是用西河這詞牌來寫金陵懷古。按：這首詞實是在用劉禹錫的兩首絕句的意境（詳下注），但是能不被原詩牽制，寫出來還是他自己整個的情調。我們讀了劉禹錫的詩和這首詞，便可看出詩和詞的意境情調都是不同的。〔山園故國〕劉禹錫金陵詩云：‘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遠過女牆來’。〔髻鬢〕狀青山也。〔莫愁艇子曾繫〕莫愁，古女子，善歌。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艇子折兩槳，催送莫愁來’。〔女牆〕城上短牆也。〔賞心東望淮水〕言在賞心亭中東望淮水。賞心亭，在金陵，宋丁謂所築。〔想依稀王謝鄰里〕王謝，都是晉代的豪族，所居在金陵，名烏衣巷。劉禹錫烏衣巷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少年遊〕宋徽宗至妓女李師師家，周邦彥先在，聞帝至，遂匿牀下。帝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者。遂和師師謔語，完全被邦彥聽見，遂作此詞。這首詞用不着特別標出題目，所以只寫上一個‘少年遊’的詞牌名。〔并刀如水〕杜甫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吳鹽勝雪〕李白詩云：‘吳鹽如花皎如雪’。〔獸香〕香爐作獸形，煙自獸口出，故曰‘獸香’。〔誰行〕猶言誰處誰邊。行音杭。〔紅窗迥〕詞牌名。這首也止有一詞牌名，不另立標題，猶詩之有無題詩也。〔人人〕意同‘人’而較昵。〔濟楚〕體態端正也。

文選一一三 姜夔詞四首

長亭怨慢^{*}

予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故前後闕^{*}

多不同。桓大司馬云：“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語予深愛之。

漸吹盡枝頭香絮，是處人家，綠深門戶。遠浦縈回，暮帆零亂向何許？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算空有并刀，難剪離愁千縷。

揚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相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水調歌頭 富覽亭永嘉作

日落愛山紫；沙漲省潮回。平生夢猶不到，一葉眇西來。欲訊桑田成海，人世了無知者，魚鳥兩相推。天外玉笙杳，子晉只空臺。倚闌干，二三子，總仙才。爾欲遠遊章句，雲氣入吾杯。不問王郎五馬，頗憶謝生雙屐，處處長青苔。東望赤城近，吾興亦悠哉！

漢宮春 次韻稼軒 蓬萊閣

一顧傾吳，苧蘿人不見，煙杳重湖。當時事如對奕，此亦天乎！大夫仙去，笑人間千古須臾。有倦客扁舟夜泛，猶疑水鳥相呼。秦山對樓自綠；怕越王故壘，時下樵蘇。只今倚闌一笑，然則非歟？小叢解唱，倩松風爲我吹竽。更坐待千巖月落，城頭眇眇啼鳥。

姜夔（？——1235）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宋鄱陽人。幼時從父親宦遊漢陽，後來他全家流就落在夏口。學詩於蕭德藻。德藻攜之往吳興，以姪女妻之。他與當時文人楊萬里、范成大、吳文英等相友善。往來長沙漢陽合肥揚州蘇州吳興杭州之間，過他優遊的布衣生活。慶元中，曾上書乞太常正雅樂。後以疾卒，葬西馬塢。有白石詩一卷，詞五卷。他同周邦彥一樣，精通音律。喜歡自製歌曲。嘗有句云：‘自製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所以他的詞音節優婉，讀之令人悠然意遠。

語釋 〔長亭怨慢〕詞有短調、長調之別；慢者，長調也。長亭怨本是曲牌名，加上一個‘慢’字，便表示這首詞是屬於長調一類，與單調小令不同。〔闋〕樂終曰闋，故謂歌曲一首曰一闋。

〔桓大司馬〕晉桓溫官至大司馬，故稱爲桓大司馬。下所引見世說新語。〔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唐韋臯少游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承侍，因而有情。後韋歸，與玉簫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來取；因留玉指環並詩遺之。至八年春，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揚州慢）這首是姜夔自己創作的慢詞，因歌詠當時的揚州，故題爲揚

州慢。〔淳熙丙申至日〕淳熙，宋孝宗年號。淳熙三年，歲在丙申，當公元一一七六年。至日，冬至日也。〔維揚〕即揚州。因書禹貢有‘淮海惟揚州’之句，後人遂稱揚州爲維揚。〔自度此曲〕凡不依舊譜所作之曲，叫做‘自度曲’。姜夔集子裏自度曲最多。〔黍離之悲〕詩王風有黍離篇，小序云：‘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按時周已東遷，故稱西周爲宗周。宋室南渡，正和周室東遷相彷彿，故云然。〔竹西佳處〕唐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自胡馬窺江去後〕言金人南侵也。〔杜郎俊賞〕杜牧在揚州，每夕爲狹斜遊，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者數年。〔豆蔻詞工青樓夢好〕杜牧贈別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又遺懷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二十四橋〕二十四橋，在今江蘇江都縣西門外。方輿勝覽謂隋置，以城門坊市爲名，後韓令坤省築州城，分布阡陌，別立梁橋，所謂二十四橋，或存或廢，不可得而考矣。或謂二十四橋即吳家磚橋，一名紅藥橋，古有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故名。〔紅藥〕芍藥也。〔富覽亭永嘉作〕這首詞在遊永嘉的富覽亭時所作，用着水調歌頭的詞牌。〔天外仙笙杳子晉只空臺〕列仙傳記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洛之間，浮丘生接引上嵩山。後乘白鶴升仙。〔遠遊〕屈原作，敘周歷天地，與仙人共遊戲之事。〔王郎五馬〕晉王羲之爲永嘉太守。古稱太守五馬。〔謝生雙屐〕晉謝靈運爲永嘉太守，着木屐，遨遊山水，往往旬日不歸。〔赤城〕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六里，土色皆赤，狀如雲霞，望之如雉堞。〔次韻

稼軒蓬萊閣]蓬萊閣在越中。辛稼軒有漢宮春詞。這首詞作者遊蓬萊閣時所作，用着辛稼軒的漢宮春詞的原韻，故曰‘次韻稼軒’。〔一顧傾吳〕謂西施也。〔苧蘿〕村名，在今浙江諸暨縣南五里，西施所居也。〔大夫仙去〕大夫，范蠡也。范蠡既助勾踐滅吳，入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後居陶，自號陶朱公。而傳說有陶朱公後登仙也。〔秦山〕會稽山之一峯。

文選一一四 朱熹詞二首

水調歌頭 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醉，無事莫關情。尋梅去，疎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卻要煉丹成。

西江月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韻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詩，不說人間憂喜。身老心閑益壯，形臞道勝還肥。軟輪加璧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宋代文人都會作詞，像朱熹那樣的道學家，他的集子裏也載着十六首詞。這裏選他二首。讀了就可知道道學先生的詞和詞人的詞不同：既談不到什麼婉約，也並不怎樣豪放。像‘身老心閑益壯，形臞道勝還肥’，道學先生的面目完全擺出來了。

語釋 〔袁機仲〕名樞，宋建安人。通鑑紀事本末的著者。〔爭

肯)那裏肯。〔傅安道〕名自得，宋濟源人。以父死於金，從母徙晉江。官至漳州太守。有至樂齋文集。〔朱希真〕名敦儒，宋洛陽人。紹興初，以臺臣薦，召對稱旨，賜進士，累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紹興中，辭職歸。他是南北宋之交相當有名的詞人，今存有樵歌三卷，約存詞二百數十首。〔軟輪加璧〕古時徵聘賢士，安車蒲輪，束帛加璧。以蒲裹輪；取其軟而安，故車曰‘安車’，輪曰‘軟輪’。

文學史話

六. 宋詞與語錄

詩詞的遞嬗 詩之進步，至律絕已達頂點，代之而興的便是所謂‘長短句’的詞。宋陸游跋花間集說，‘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解者’。其實我們如果明白了詩詞二者間的遞嬗跟音樂的變遷有關係，那便沒有什麼不可解了。

詩三百篇都可以入樂的。其後新樂繁興，古詩不能入樂，便有樂府代之而興。樂府既立，詩與樂遂漸分離：詩但用之諷吟，故每篇有一定的字句；樂府則被之管弦，故必長短其句，以求合律；且每篇必分數解，以便節奏。到了南北朝時，外國的新樂輸入更多，古樂府往往不合新音律；且自魏曹植倡‘依前曲作新歌’之說，後人便依樂府舊題而自寫胸臆，對於音樂上的條件不甚注意，於是樂府的音節全失。樂府既不能歌，唐人的律絕詩遂應運而生。當時的律絕詩大都可以入樂的。張說集子裏有幾首歌詞，都注明樂調，〔注一〕便是明證。又集異記載有如下的一段故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游處略

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謳曰，‘開簾淚滿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之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我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留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卽擲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這故事證明了唐朝有名的詩人所作的詩，都被樂工娼妓拿去譜入樂曲了。但五七言詩是整齊的，而樂調卻是不必整齊的，卻可以自由伸縮。因此，詩人所作的整齊的詩篇，到了樂工手裏，往往爲協律起見，加上許多襯字，於是整齊的詩篇，便變爲長短句了。例如相傳唐玄宗所作(?)的好時光[注二]，本是字句整齊的詩篇：

寶髻宜宮樣，臉嫩體紅香。黛眉不須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

貌，嫁取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樂工爲協律起見，便加上許多襯字，變成：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儼然是一首詞了。後來通音律的詩人，覺得整齊的律絕詩不很適宜於樂歌，便有長短句的嘗試。‘詞’就是在這種嘗試中漸漸成功的。

詞的演進 如上所述，詞由律絕句蛻變而來，已無疑義，因此，我們推論詞的起源，不必遠溯到唐朝以前，即在盛唐時，詩人們還在努力做律絕詩，不曾注意到什麼長短句。今所傳李白的菩薩蠻憶秦娥等，都出於後人僞託，未可憑信。〔注三〕比較最早而可靠的，要算張志和的漁歌子：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他是八世紀到九世紀的人，已經入於中唐時期了。那時候作詞的雖不止他一人，但大都以詩得名，偶然作詞，也都是小令單調，無論在意境上或辭句上都離詩未遠，所以那時候止能說是詞的萌芽時期。

到了晚唐，溫庭筠始專力於詞。他本是一位音樂大家，唐書本傳稱他‘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豔之詞’，這就是說他能依着弦吹的曲拍，填側豔之詞。因此他所創各體，參差緩急，首首有法度可循，與詩的句調絕不相類。今錄他的作品二首以示例：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夢江南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

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更漏子

雖不懂音樂的人，讀到‘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自然會感到聲音上的調和之美。直到五代，詞人輩出，大都逃不出他的範圍。五代時蜀人趙崇祚編花間集，把十八個詞人，五百首作品，收集在一起，而以溫庭筠爲首，後人遂有‘花間派’這一個名稱。但這時期的詞，內容都很簡單，不是離情別意，便是綺語艷歌。惟後蜀的韋莊與南唐的李後主馮延巳，以悲哀的境遇與深刻的情感，抬高了詞的意境，加濃詞的內容。我們如讀過李後主詞，像那些‘春風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等纏綿悱惻之作，一定不會忘記的。北宋初年，如晏殊、歐陽修、柳永、張先諸人，都以詞名，但仍逃不出‘花間派’的範圍。惟柳永的八聲甘州、醉蓬萊、望海潮、雨淋鈴諸作，實爲‘慢詞’之祖。而張先與柳永齊名，近人吳梅說他是‘上結晏歐之局，下開蘇（軾）、秦（觀）之先’，在北宋也不愧爲一代作家。總之，詞由五代而至北宋，已到了成熟時期了。

北宋晚年，蘇軾以絕頂天才，起而作詞，一洗綺靡綢繆之風，詞的境界，益發開拓。我們讀過他的‘大江東去’，便可窺見他的作風和五代詞人絕不相同。吹劍錄載，

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即柳永）？對曰，‘柳郎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爲之絕倒。所謂‘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和‘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便是蘇軾作風和柳永一派不同之處。雖當時的作家如秦觀、賀鑄之流，都還未脫‘花間’習氣；稍後起的有詞人周邦彥，也還能作絕

好的小詞；但風氣已開，再關不住了。到了南宋的辛棄疾，益發以豪放激越見長，詞的應用的範圍，愈擴愈大；無論什麼題目，無論何種內容，都可以入詞。詞體到了那時候，可以詠古，可以寫情，可以談禪說理，可以大發議論。而悲壯、蒼涼、感慨、哀艷、頹廢、放浪、閑適、詼諧、譏刺、遊戲種種風格都呈現在各人的作品裏。這是一個詞的極盛時期。

宋詞的詞本來是歌唱的，所以宋代詞家如周邦彥等大都是音樂家，下字用韻，都有法度。姜夔以音樂大家，自製新詞，並樂譜而詳載之，所謂‘自製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正是他的得意話。但他還是‘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所以他的詞還有很好的意境。到了後來，有些詞人，專就音律上做工夫，往往不惜犧牲詞的內容來遷就音律上的和諧，於是詞的內容貧乏了，意境狹窄了，感情平淡了。但同時蘇辛一派卻專重內容而不很注意到音律。賀鑄嘗說蘇軾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這便是說蘇軾作詞不受音律的拘束。所以蘇辛詞完全語體化散文化了。我們且舉辛棄疾的賀新郎（獨坐停雲作）詞爲例：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亦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山沈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像這一派詞，在當時勢力很大，即最講究音律的姜夔，有少數的詞也不免受了他們影響而變卻平時的風格。如上面所選的漢宮春、水調歌頭，如果同辛詞排在一起，很可亂真。作詞而專就音律上做

工夫，其流弊已如前述。但專顧內容而不重音律，結果使詞和音樂的關係漸疎。到了後來詞就不能歌唱，遂有元曲代之而興。

語錄的盛行，宋詞的語體化，當然有他的時代背景。我們知道宋代是散文與語體文的盛行時代；韓愈的古文運動，直到宋朝才大告成功；同時理學興盛，理學家以白話說理，所謂‘語錄體’者，風行一時；其發而為詞，當然不能不受此種影響。

‘語錄’的來源很古，論語孟子也可以說是這一類的著作。但宋儒的語錄卻和論語孟子又有不同處，因為他們是受了佛家禪宗的影響而特創這一種體裁的。【注四】最初程顥程頤為談道說理的方便計，用淺近的口語來抒說他們的意見；門弟子就把他們的意見如實寫下來，並且保存了原來的語氣，於是儒家也有了‘語錄’這一種體裁。其後講道學的如朱熹等都沿其習，於是語錄遂風行一時。據宋史藝文志所載，有程頤語錄二卷，劉安世語錄二卷，謝良佐語錄一卷，張九成語錄十四卷，尹惇語錄四卷，朱熹語錄四十三卷，其數量已很可觀；而實際上不止這幾種，如周敦頤的通書，張載的經學理窟，雖非問答的紀錄，也頗近於語錄之體。

語錄體的文章，從前已經選讀過了，這裏不再舉例。但我們須知道宋儒既以白話說理，同時也以白話填詞，而那些道學先生如朱熹等都會填詞，也就用詞來說理，這其間的相互影響，與中國文學的進化及變遷大有關係的。

【注一】如蘇軾五首，都是七言絕句，下面卻注明‘憶歲樂’三字。舞馬詞六首都是六言絕句，前二首各注‘聖代昇平樂’，後四首各注‘四海和平樂’。

【注二】好時光一首見尊前集，相傳係唐玄宗所作，但後人都不相信，認為是偽作。

【注三】李白詞他的集中不載。近人如胡適陸侃如等都認為係後人託名。

【注四】例如唐朝就有神會和尚語錄，今上海亞東圖書館有新印本。

文選 一一五

梁山泊李逵負荊雜劇（節選第二折） 康進之

〔宋江同吳學究魯智深領卒子上〕〔宋江詩云〕旗幟無非人血染，燈油盡是腦漿熬；鴉賺肝肺扎煞尾，狗咽骷髏抖擻毛。某乃宋江是也。因清明節令，放衆頭領下山踏青賞翫去了。今日可是三日光景也，在那聚義堂上，三通鼓罷，都要來齊。小嘍囉，寨門首覷者，看是那一箇先來。〔卒子云〕理會得。〔正末上云〕自家李山兒的便是。將着這紅搭膊，見宋江走一遭來。〔唱〕

〔正宮端正好〕抖擻着黑精神，扎煞開黃髭鬚，則今番不許收拾。俺可也磨拳擦掌行行裏，按不住莽撞心頭氣。

〔滾繡毬〕宋江唵，這是甚所爲，甚道理！不知他主着何意。激的我怒氣如雷。可不道他是誰我是誰；俺兩箇半生來豈有些嫌隙，到今日卻做了日月交食。不爭幾句閒言語；我則怕惡識多年舊面皮，展轉猜疑。

〔云〕小嘍囉報復去，道我李山兒來了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哥哥得知，有李山兒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學究哥哥喏，帽兒光光，今日做箇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箇嬌客。俺宋公明在那裏請出來和俺拜兩拜。俺有些零碎金銀在這裏，送與嫂嫂做拜見錢。

〔宋江云〕這廝好無禮也！與學究哥哥施禮，不與我施禮。這廝胡言亂語的，有甚麼說話。〔正末唱〕

〔倘秀才〕哎，你箇刎頸的知交慶喜。〔宋江云〕慶什麼喜？

〔正末唱〕則你那壓寨的夫人在那裏？〔指魯智深云〕禿驢，你做的好事來！〔唱〕打乾淨毬兒不道的走了你！〔宋

江云〕怎麼智深兄弟，也有你那？〔正末唱〕強賭當，硬支持。要見箇到底。

〔宋江云〕山兒，你下山去，有甚麼事。何不就明對我說！〔正末做惱不言語科〕〔宋江云〕山兒，既然不好和我說，你就對學究哥哥根前說波。〔正末唱〕

〔滾繡毬〕俺哥哥要娶妻，這禿廝會做媒。〔宋江云〕智深兄弟，說你會做什麼媒來。〔魯智深云〕你看這廝，到山下噙了多少酒，醉的來似不殺的老鼠一般；知他支支的說甚麼哩。〔正末唱〕元來箇梁山泊有天無日。〔做拔斧斫旗科〕〔唱〕就恨不斫倒這一面黃旗！〔衆做奪斧科〕〔宋江云〕你這鐵牛，有什麼事，也不查箇明白，就提起板斧來，要斫倒我杏黃旗，是何道理？〔學究云〕山兒，你也忒口快心直哩。〔正末唱〕你道我忒口快心直，還待要獻勤出力。〔做喊科云〕衆兄弟們都來。〔宋江云〕都來做甚麼？〔正末唱〕則不如做箇會六親慶喜的筵席。〔宋江云〕做甚麼筵席？〔正末唱〕走不了你箇撮合山師父唐三藏，更和這新女婿郎君，哎你箇柳盜跖，看那箇便宜！

〔宋江云〕山兒，你下山，在那裏喫酒，遇着甚人？想必說我些甚麼？你從頭兒說，只要說的明白。〔正末唱〕

開
明
國
文
話
錄
〔偷秀才〕不爭你搶了他花朵般青春艷質，這其間拋閃殺那草橋店白頭老的。〔宋江云〕這事其中必有暗昧。〔正末唱〕這樁事分明，甚暗昧！生割捨，痛悲悽。〔帶云〕宋江係，〔唱〕他其實怨你。

〔宋江云〕原來是老王林的女孩兒說我搶將來了。休道不是我，便是我搶將來，那老子可是喜歡也。怎麼你倒煩惱起來？〔正末云〕那老子怎不煩惱！〔唱〕

〔叨叨令〕那老兒，一會家，便哭唬唬在那茅店裏；〔帶云〕覷著山寨，宋江，好恨也！〔唱〕他這般急張拘諸的立。那老兒，一會家，便怒吽吽在那柴門外；〔帶云〕哭道，我那滿堂嬌兒也！〔唱〕他這般乞留曲律的氣。〔宋江云〕他怎生煩惱那？〔正末唱〕那老兒，一會家，便悶沈沈在那酒甕邊；〔帶云〕那老兒，擎起瓢來，揭開蒲墩，舀一瓢冷酒來，汨汨的嚙了。〔唱〕他這般迷留沒亂的醉。那老兒，托着一片席頭，便慢騰騰放在土炕上；〔帶云〕他出的門來，看一看，又不見來！哭道，我那滿堂嬌兒也。〔唱〕他這般壹留兀淥的睡。似這般過不得也麼哥！似這般過不得也麼哥！〔宋江云〕這廝怎的？〔正末唱〕他道俺梁山泊，水不甜，人不義。

〔宋江云〕學究兄弟，想必有那依草附木，冒着俺家名姓，做這等事情的，也不可。只是山兒也該討箇顯證，纔得分曉。〔正末云〕有，有，有，這紅搭膊不是顯證？〔宋江云〕山兒，我今日和你打箇賭賽：若是我搶將他女孩兒來，輸我這六陽會首。若不是我，你輸些甚麼？〔正末云〕哥，你與我賭頭。罷！您兄弟擺一席酒。〔宋江云〕擺一席酒到好了，你須配得上我的。〔正末云〕罷，罷，罷，哥！倘若不是你，我情願納這顆牛頭。〔宋江云〕既如此，立下軍狀，學究兄弟收着。〔正末云〕難道花和尚就饒了他？〔魯智深云〕我這光頭不賭了罷，省你的叫不利市。〔做立狀科〕〔正末唱〕

〔一煞〕只爲你兩頭白麵般興廢，轉背言詞說是非。這廝敢狗行狼心，虎頭蛇尾，不是我節外生枝，囊裏盛錐，誰著你奪人愛女，逞己風流，被咱都知。〔宋江云〕你看黑牛，這村沙樣勢那。〔正末唱〕休怪我村沙樣勢，平地上起孤堆。

〔宋江云〕若不是我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唱〕

〔黃鐘尾〕那怕你指天畫地能瞞鬼，步線行鍼待哄誰？又不是不精細，又不是不伶俐。〔宋江云〕我和你就下山去。〔正末唱〕下山寨到那裏，李山兒共質對，認的眞觀的實，割你頭塞你嘴。〔宋江云〕這鐵牛怎敢無禮！〔正末唱〕非鐵牛敢無禮，既賭賽怎翻悔。莫說這三十六英雄，一個個都是弟兄輩。〔云〕衆兄弟每都來聽著！〔宋江云〕你若

他聽什麼？〔正末云〕俺如今和宋江魯智深，同到那杏花莊上，只等那老王林道出一個是字兒，你那做媒的花和尚，休要怪我，一斧分開兩個瓢。誰著你拐了一十八歲滿堂嬌，單把宋江一個留將下，待我親手伏侍哥哥這一遭。〔宋江云〕你怎生伏侍我？〔正末云〕我伏侍你！我伏侍你！一隻手揪住衣領，一隻手搭住腰帶，滴溜撲，摔個一字，闊腳板踏住胸脯，舉起我那板斧來，覷著脖子上，磕吐！〔唱〕便跳出你那七代先靈，也將我勸不得。〔下〕

〔宋江云〕山兒去了也，小嘍囉備兩匹馬來，某和智深兄弟，親下山寨，與老王林質對去走一遭。

〔詩云〕老王林出乖露醜，李山兒將沒作有；

如今去杏花莊前，看誰輸六陽會首。〔同下〕

此劇寫梁山泊李逵因清明節假下山，至王林酒店沽飲。時王林的女兒滿堂嬌被二強人劫去。此二強人一冒名宋江，一冒名魯智深，王林不認識宋江和魯智深，信以為真，因把這樁事告訴李逵，并把二強人所留下的紅搭膊為證。李逵是一箇魯莽人，自然不加深察，懷着憤怒回山去，當面指斥宋江魯智深，以為不應該強搶人家女兒，壞了梁山泊的信義。雖經宋江聲辯，李逵只是不信。宋江遂與李逵約，到王林處質對，並以頭顱相賭，宋江等到了王林那裏，才知道強搶他的女兒者並非真宋江。李逵賭頭輸了，沒奈何，只得對宋江負荆請罪，（荆，杖也。負荆，言願受杖；表明謝罪之意。語本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自認冒失，請他免予殺頭，宋江未許。剛巧冒名宋江魯智深的兩強人，偕王林的女兒又到王林那裏來，王林用酒灌醉了他們，上梁山泊去報告。宋江

命李逵去擒拿二強人，以贖冒失之罪。按：宋江魯智深李逵之名，都見水滸傳，但李逵負荆一事，水滸傳裏卻沒有記載。又李逵又稱李山兒，水滸傳中也沒有這名稱。又按：元代雜劇，每本限以四折，不許增多。四折之曲止有一人唱；而唱者非‘正旦’即‘正末’。此劇扮李逵的腳色是‘正末’。這裏止選他的第二折。康進之，一云姓唐，名無考，元棣州人。作劇二種（見錄鬼正音），今存梁山泊李逵負荆雜劇。散曲有贈妓武林春一套，見北宮詞紀。

語釋〔宋江吳學究魯智深〕宋江字公明，人稱他‘呼保義’，又呼‘及時雨’，是梁山泊上的大頭領。吳學究名用，人稱他‘智多星’，是梁山泊上的軍師。魯智深原名達，因殺人犯罪，出家做和尚，故號智深，又稱‘花和尚’，後上梁山泊，為梁山泊衆頭領之一。〔賺〕同‘啣’。〔扎煞〕此兩字係當時俗語，看下面有‘扎煞開黃髭髻’之句，則扎煞兩字之意義只可於想像下得之，殊難下確切的定義。〔啣〕這是一個元朝人用的俗字。據臧晉叔（名懋循，即刊元曲選者）說，音坤上聲。其意義大概和啣字差不多。

〔覷者〕者，讀如‘著’。覷者即‘看着’。〔正末〕元劇的男主角稱‘正末’。亦稱‘末泥’，夢梁錄：‘雜劇中末泥爲長’。和皮簧戲裏的老生差不多。〔正宮端正好〕正宮，曲調名。北詞簡譜注云，‘笛色用小工調’。相當於現在西洋樂譜的C調。端正好，曲牌名。（曲調曲牌的分別，已詳文選六七秋思篇注。）〔抖擻着黑精神〕抖擻即振作之意。李逵綽號‘黑旋風’，故云‘黑精神’。〔髭髻〕髻字亦不見於字書，據臧晉叔說，音利。髭髻，就是鬚鬚。〔則〕同‘只’。〔拾〕元曲無入聲，當讀如‘簞食壺漿’之‘食’。〔滾繡毬〕曲牌名。〔唻〕亦作‘徠’，音關，稱名下之助詞。〔這是甚

所爲甚道理]這是什麼行爲，什麼道理。〔隙〕音豈。〔食〕音寺。〔科〕戲劇中的動作。〔帽兒光光至今日做箇嫖客〕元時俗語，用以嘲笑新婚的男子。〔倘秀才〕曲牌名。〔刎頸〕史記廉頗蔣相如列傳：‘遂相與爲刎頸交’，言朋友交好，以性命相許也。〔壓寨夫人〕強盜據山寨劫掠，故強盜的老婆稱‘壓寨夫人’。〔秃驢〕魯智深曾出家做和尚，所以李逵罵他‘秃驢’。〔打乾淨毬兒不道的走了你〕打乾淨毬兒，大概是當時的俗語，玩其語氣，大概是說魯智深不能置身事外的意思。〔當〕據臧晉叔注，應讀去聲。〔波〕同‘罷’。〔噓〕音牀，‘噓了多少酒’猶‘喝了多少酒’，但用‘噓’字，則帶有罵人的口吻。〔日〕北曲無入聲，此字當作去聲讀。〔鐵牛〕也是李逵的綽號。〔板斧〕李逵常用的武器。〔力〕音利。〔席〕此字亦當作去聲讀。〔撮合山〕俗稱媒人爲‘撮合山’，元曲中常用之。〔唐三藏〕唐朝的名僧玄奘，號三藏法師。這裏借以指魯智深。〔柳盜跖〕盜跖，相傳爲黃帝時的大盜，其名屢見於莊子等書。又相傳盜跖爲柳下惠之兄，故稱他爲柳盜跖。這裏借以指宋江。〔便〕據臧晉叔說，這‘便’字應讀平聲。〔質〕讀爲上聲，與盜跖的‘跖’字音相同。〔叨叨令〕曲牌名。〔一會家〕同‘一會兒’。〔噯〕卽‘啼’字。〔急張拘諸〕和下面的‘乞留曲律’‘迷留沒亂’‘壹留兀祿’都是形容詞，當依聲會意，不可卽字求解。按，北曲無入聲，如‘曲’‘律’‘沒’‘壹’‘兀’‘祿’等入聲字，當依國音讀。〔立〕音利。〔吶〕音烘。〔咎〕音杏。以瓢取酒也。〔汨〕音谷。〔也麼哥〕曲調用助詞，無意義。凡叨叨令末句之上，照例有‘也麼哥’兩句。〔六陽會首〕古醫書稱頭爲六陽之首，故稱頭爲‘六陽會首’。按：六陽，謂手三陽，足三陽也。〔一煞〕元曲章末或用煞，一煞至六煞不等。

〔兩頭白麵〕元時俗語。謂作事表裏不一，兩面掩飾也。〔狗行狼心〕亦當時俗語。猶今言‘狼心狗肺’也。〔虎頭蛇尾〕亦當時俗語，今猶盛行。謂做事有始無終也。〔節外生枝〕亦當時俗語，今猶盛行，意謂旁枝多事也。〔囊裏盛錐〕謂露鋒銜也。語本史記平原君傳‘士之處世，猶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村沙樣勢〕亦當時俗語。言形狀粗俗也。〔平地上起孤堆〕亦當時俗語。猶今言‘平地起風波’也。〔黃鐘尾〕元曲末章例用尾聲，正宮調或用‘收尾’‘煞尾’‘隨煞尾’‘黃鐘尾’‘啄木兒煞’等，不一律。〔步線行鍼〕謂所行事欲如針線之滅跡也。杜甫白絲行：‘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跡’。鍼與‘針’同。〔實〕讀爲平聲。〔三十六英雄〕梁山泊上有三十六個大頭領，故云然。〔每〕與‘們’同。元曲中‘們’字都作‘每’。〔瓢〕喻頭顱被斧分成兩半如瓢也。〔措〕音簪上聲。〔得〕入聲作上聲讀。

文選一一六. 琵琶記宦邸憂思 高明

〔正宮引子喜遷鶯〕〔生〕終朝思想，但恨在眉頭，人在心上。鳳侶添愁，魚書絕寄，空勞兩處相望。青鏡瘦顏羞照；寶瑟清音絕響。歸夢杳，繞屏山煙樹，那是家鄉？〔踏莎行〕怨極愁多，歌慵笑懶，只因添箇鴛鴦伴，他鄉遊子不能歸，高堂父母無人管。 湘浦魚沈，衡陽雁斷，音書要寄無方便。人生光景幾多時，蹉跎負卻平生願。

〔正宮過曲雁魚錦〕〔生〕思量：那日離故鄉，記臨期送別多惆悵。攜手共那人不廝放，教他好看承我爹娘，料他每應不會遺忘。只怕捱不過歲月難存養。若望

不見我信音，卻把誰倚仗。

〔前腔〕思量：幼讀文章，論事親爲子也須要成模樣。真情未講，怎知道喫盡多魔障。被親強來赴選場；被君強官爲議郎；被婚強做結鸞凰。三被強，我衷腸事說與誰行。埋怨難禁這兩廂：這壁廂道咱是不撐達害羞的喬相；那壁廂道咱是箇不覩親負心的薄倖郎。

〔前腔〕悲傷：鶯序鷓鴣行，怎如那慈烏反哺能終養。謾把金章，縉着紫綬；試問斑衣今在何方？斑衣罷想；縱然歸去，又恐怕帶蕨執杖。天那！只爲那雲梯月殿多勞攘，落得淚雨如珠兩鬢霜。

〔前腔〕幾回夢裏，忽聞雞唱。忙驚覺，錯呼舊婦，同問寢堂上。待朦朧覺來，依然新人，鴛幃鳳衾和象牀，怎不怨香愁玉無心緒！更思想，被他攔當，教我怎不悲傷！俺這裏歡娛夜宿芙蓉帳，他那裏寂寞偏嫌更漏長。謾悒悒，把歡娛翻成悶腸。菽水旣清涼，我何心貪着美酒肥羊。閃殺人花燭洞房，愁殺我掛名金榜。越地裏自思量：正是歸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

院子何在？〔末云〕有問卽對，無問不答。相公，有何指揮？〔生云〕你是我心腹之人，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你休要走了我的消息。〔末云〕小人安敢！〔生云〕我自從離了父母妻室，來此赴選，不擬一擢高科，拜授當職。將謂數月之後可作歸計；誰知又被牛太師招爲門壻。一向逗留在此，不得還家見父母一面。故此要和你商量

個計策。〔末云〕相公，自古道‘不鑽不穴，不道不知’。小人每常間見相公憂悶不樂，豈知道這般就裏。相公何不說與夫人知道？〔生云〕院子，我夫人雖則賢慧，爭奈老相公之勢，炙手可熱，待說與夫人知道，一霎時老相公得知，只道我去了，不知如何肯放我去，姑且隱忍，和夫人都瞞了，且待任滿尋個歸計。〔末云〕這的，卻是老相公若還知道，如何肯放相公回去。〔生云〕院公，我如今要寄一封書家去，沒個方便的人；欲待使人逕去，又怕老相公知道。你與我出街坊上體探：倘有我鄉里人來此做買賣，待我寄一封家書回去。〔末云〕小人謹領便去。

〔生〕終朝長相憶， 〔末〕尋便寄書尺。
 〔合〕眼望旌旗捷， 耳聽好消息。

琵琶記，元明間人所作的傳奇。其故事大略如此：蔡伯喈（邕）娶妻方兩月，以父母命，入京應試。蔡氏家本清貧，自伯喈去後，全賴其妻趙五娘支持着；不幸遭遇荒年，日用漸漸不濟，趙五娘四處張羅，僅供給公婆的幾口淡飯，自己卻背着人在那裏喫糠。後來她的公婆相繼去世，幸虧經人幫助，勉強成殮。她並剪了頭髮，當街叫賣，以籌喪用。公婆喪葬事既畢，她便上京尋夫。在路上抱着琵琶，沿街彈唱，得些微資來作路費。她又畫了公婆的真容帶在身邊。一方面則蔡伯喈上京應試，一舉及第。奉旨與牛丞相女結婚，伯喈雖上書辭官辭婚，但不蒙皇帝的允許，他只得委曲地做了牛丞相的女婿。但他思念家鄉，總是鬱鬱不樂。他想覓一個使人，帶封信到他家裏。卻有一個拐子，聽到這個消息，便冒了他的故鄉人，偽造一封家書給他，騙了他的銀錢並回信而去。他因此以為家中已得到他的消息了。牛小姐知道了他的鬱

鬱不樂之故，便和她父親商量，要和他回去省親。她父親則堅執未允。後來總算允許派一人去接他的父母妻子來京同住。一天，伯喈騎馬出遊，恰與趙五娘相遇。五娘並不知道那騎馬人就是蔡伯喈，伯喈也未曾注意及五娘。倒是五娘在途中，因見貴人騎馬而來，匆匆走避，把她藏在身邊的她的公婆的真容失落了。伯喈拾了那幅畫，派人追那婦人，已經不及，只得收拾了那幅畫回去。五娘打聽得那騎在馬上的貴官就是蔡伯喈，並且知道他已做了牛相公的女婿，便於第二天親到牛相府裏，和牛小姐相見。牛小姐是一個很賢惠的人，便留她住下，並設法命伯喈和她相見。伯喈知道父母已死，一慟幾絕，便別了牛丞相，又上表辭官，和兩位夫人一同回家掃墓。他們動身後，差去迎接伯喈家眷的人方回，說起趙五娘的賢孝事蹟，牛丞相也很為感動，便將前事一一奏知皇帝。皇帝也很感嘆他們的賢孝，授蔡伯喈為中郎將，趙氏牛氏並封郡夫人；伯喈的父母也各有封贈。這是琵琶記的第二十四齣，寫蔡伯喈在客中想念父母，瞻懷故鄉，擬託人帶一家信回去。在全書中這一齣比較最簡單，止有蔡伯喈和院公兩人上場。但就文辭而論，這一齣倒是情文並茂，在全書中是不可多得的。按：琵琶記所述蔡邕事，於正史無考，要皆出於後人附會。或謂琵琶記的作者有友人王四，入京應試及第，即棄其妻而贅於宰相太不花家，作者很厭惡其為人，故造此記以為諷刺。名曰琵琶記者，取其頭上四‘王’字，為王四之隱語，又元人呼牛為‘不花’，故曰‘牛太師’云。但此說亦不可靠。

高明字則誠，元永嘉人。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張士堅榜及第，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掾。方國珍反元，省臣以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國珍就撫，欲留冥幕下，他便即日解

官去，旅寓鄞之櫟社。明太祖聞其名，且閱其琵琶記而善之，欲召至金陵，他以老病辭，不久便死了。著有柔克齋集。按：或有以爲作琵琶記者係高拭。不知高拭字則成，雖亦嘗作曲（見太和正音譜），卻不是作琵琶記的高明。明姚福清漢暇筆：“元末，永嘉高明避世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見劉後村有‘身後是非誰管得，滿街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

釋〔正宮引子喜遷鶯〕傳奇有‘引子’‘過曲’‘尾聲’等名目。這是正宮調的引子，曲牌則名喜遷鶯。〔生〕戲劇脚色名。那生角就是扮蔡伯喈的。〔鳳侶添愁〕鳳侶，指蔡伯喈和牛小姐的結合而言。謂雖有高貴的牛小姐做伴侶，反添了許多愁思也。〔魚書〕謂書札也。汝南先賢傳：‘葛元見賣大魚者，元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元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夷白齋詩話：‘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蹋莎行〕詞牌名。傳奇中往往附詞一首，由演者乾念，不用音樂和唱。〔高堂〕謂父母也。李白詩：‘仗劍辭高堂。’〔湘浦魚沈衡陽雁斷〕漢蘇武使匈奴，不屈，徙居北海上牧羝，後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言讓單于，單于驚謝。見漢書本傳。後人言書信，多用此事。如王僧孺詩‘尺素在魚腹，寸心憑雁足’是也。湘浦卽湘水。相傳衡州有回雁峯，雁至此不過，遇春而回。見楚志。‘湘浦魚沈’與‘衡陽雁斷’相對成文，皆所以喻家鄉音問斷絕也。〔那人〕指他的舊妻趙五娘。〔他每〕卽‘他們’。〔赴選場〕卽應試。〔議郎〕官名。秦置。漢制，秩

比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士任之，掌議論。晉以後廢。〔被婚強傲結鸞鳳〕言被牛相府強招爲壻也。〔行〕音杭。有行輩等輩意。〔不撐達〕元時俗語。當與今言‘不爭氣’相近。〔喬相〕假樣子。〔薄倖郎〕薄情的丈夫。〔鷺行鷓行〕謂朝班。言朝官之行列如鷺與鷓之整齊而有序也。例如隋書音樂志說，‘懷黃綰白，鷓鷺成行’。〔慈烏反哺〕相傳慈烏孝鳥，長則反哺其母。〔金章〕卽金印，貴官之印也。〔紫綬〕綬，組也，卽絲條，以承受印環者。金章紫綬，乃貴官之印綬也。〔斑衣〕斑斕之衣，老萊子所以娛親者。〔雲梯月殿多勞攘〕前人以應試及第，得高官厚祿者謂登青雲梯。月殿，喻宮殿也。此謂在京做官，每日在名利場中多勞攘也。〔菽水〕禮檀弓下：‘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魃地裏〕魃，音越。魃地裏，猶言‘暗地裏’。〔只恐猿聞也斷腸〕有人殺猿子，猿母悲啼死，破其腹，腸皆斷裂。見搜神後記。〔院子〕傳奇小說中稱僕曰‘院子’，亦稱‘院公’。

文選一一七。還魂記 驚夢(節選) 湯顯祖

〔遠地遊〕〔旦上〕夢回鶯囀，亂煞年光徧，人立小庭深院。〔貼〕注盡沈煙，拋殘繡線，恁今春關情似去年！

〔烏夜啼〕〔旦〕曉來望斷梅關宿妝殘。〔貼〕你側着宜春髻子恰憑闌。〔旦〕翦不斷，理還亂，悶無端。〔貼〕已分付催花爲燕借春看。〔旦〕春香，可曾叫人掃除花逕？〔貼〕分付了。〔旦〕取鏡臺衣服來。〔貼取鏡臺衣服上〕雲髻梳罷還對鏡，羅衣欲換更

添香。鏡臺衣服在此。

〔步步嬌〕〔旦〕裊晴絲吹來閑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餉，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雲偏。〔行介〕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

〔貼〕今日穿插的好。

〔醉扶歸〕〔旦〕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艷晶晶花簪八寶填；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隄防沈魚落鴈鳥驚誼，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顛。

〔貼〕早茶時了，請行。〔行介〕你看：畫廊金粉半零星，池館蒼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繡襪，惜花疼煞小金鈴。〔旦〕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皂羅袍〕〔旦〕原來姹紫嫣紅開徧，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爺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

〔貼〕是花都放了，那牡丹還早。

〔好姐姐〕〔旦〕遍青山啼紅了杜鵑，荼蘼外煙絲醉軟。春香呵！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貼〕成對兒鶯燕呵！〔合〕閑凝眄，生生燕語明如翦，嚶嚶鶯聲溜的圓。〔旦〕去罷。〔貼〕這園子委是觀之不足也！〔旦〕提他怎的！〔行介〕

〔隔尾〕〔旦〕觀之不足由他繾，便賞徧了十二亭臺是枉然，到不如興盡回家閑過遣。〔作到介〕〔貼〕開我西閣門，展我東閣牀，瓶插映山紫，鑷添沈水香。小姐，你歇息片時，俺

瞧老夫人去也。〔下〕

還魂記亦稱牡丹亭，凡五十五齣，其梗概如此：南宋時有杜甫的後裔杜寶者，爲南安太守。夫人甄氏，生一女名麗娘。延師教讀，庭訓甚嚴。有一個春天的早上，麗娘偕春香遊於後花園，春色動人，頗感惆悵。歸後假寐，夢見一青年執着柳枝，誘她在牡丹亭下歡敘。從此麗娘就憧憬着夢中的秀才，竟生起病來了。她見自己的姿容日漸瘦損，便自己畫了一幅像，並題上‘他年得伴嬌宮客，不是梅邊是柳邊’的詩句，把它放在牡丹亭下，不久她就死了。會金兵南下，淮上告警，杜寶奉命轉安撫使，要到揚州赴任去。便依麗娘遺言，把她葬於後園梅樹之下，並爲立梅花觀，而以石道姑及麗娘的塾師陳最良爲看守人，他遂離開南安。時有柳宗元後裔柳春卿者，生長南海，二十餘歲即鄉試中式。一日，夢在梅花之下見一美人，自謂姻緣有分，發跡有期，遂改名夢梅。借了他的老僕郭駝子（即柳宗元所著郭橐駝傳中的郭橐駝的後裔），上臨安應試。過南安，遇風雪，投宿於梅花觀。時麗娘死已三年了。柳夢梅閒步後園，無意中拾得麗娘的畫像，覺與夢中美人相似，遂懷之而歸。先是麗娘死後，閻王因她和柳夢梅有姻緣之分，允許她再生。於是麗娘之魂遊至梅花觀，每夜與柳夢梅續歡，把從前的事，一一對夢梅說了。夢梅謀之於石道姑，依麗娘所教發其墓。麗娘的遺體並未腐敗，猶如生前一般，灌以預先備置的藥，她居然再生了。於是二人歡然攜手赴臨安。不久柳夢梅以第一人及第；一方則金兵已退，杜寶凱旋而歸。杜氏一家重復團聚，麗娘與柳夢梅亦遂成爲夫婦。這個故事，真想入非非，別開生面。這裏所選的是第十一齣驚夢的前半齣，寫麗娘與

春香遊園事。這一齣本有兩個排場，所以現在崑腔戲稱前半齣爲遊園，而後半齣爲驚夢。

湯顯祖 (1550—1617) 字義仍，號若士。明臨川人。萬曆進士，官至禮部主事，以上疏直諫忤旨，謫廣東徐聞典史。後遷遂昌知縣，投劾歸。居家二十年卒。著有玉茗堂集。他所作的傳奇，除還魂記外，又有紫簫記、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等。而紫釵、南柯、邯鄲及還魂記，合稱‘臨川四夢’。四夢中以還魂記爲最真摯動人。相傳有婁江女子俞二娘喜讀還魂記，竟惆悵抑鬱而死。顯祖作詩哀之云：‘畫燭搖金閣，真珠泣綉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

語釋 [遊地遊] 引子的牌名。據葉堂納書楹曲譜說，應作‘遊池遊’，池與地形近而誤。[旦]扮演杜麗娘的角色。[夢回鶯囀亂煞年光徧]一覺醒來，只聽得黃鶯兒婉轉地在那裏歌唱，年光就這樣匆匆地過去了。[貼]扮演春香的角色。[恁今春關情似去年]爲什麼今年對於春的關情勝似去年。[烏夜啼] 詞牌名。凡曲中夾入一首詞，都是由演者乾念的。[望斷梅關] 梅關，在今江西大庾嶺上，時杜麗娘隨父在南安府，南安治大庾，故云‘望斷梅關’。[宜春髻子]大概指女子春天梳的髻子。[剪不斷理還亂悶無端] 李後主詞云，‘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此即本李詞而略加變化，意謂一縷情絲，無法斬絕，遂引起無端的煩悶也。按，此處是寫梳妝，因梳理頭髮而想到‘剪不斷……’云云，即所謂妙語雙關也。[羅衣欲換更添香] 古人要衣服有香氣，就把它放在薰籠上，薰籠裏燃着香料。所以在換新衣之前，先添些香料。[步步嬌] 曲牌名。[鼻晴絲吹來閑庭院搖漾春如線] 晴絲，即‘游絲’，蜘蛛或青蟲所吐

的絲飛揚於空中者。這是說，一縷游絲，裊裊地吹入庭院中來，看它在空中搖漾，知道春就似那游絲一般輕輕地來到人間了。〔半箇〕亦作‘半晌’，猶言片刻。〔花鈿〕女子的首飾。〔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菱花，鏡也。沒揣二字費解。大概說她對鏡整花鈿的時候，鏡中照見了她的半面。〔迤逗的彩雲偏〕迤本音移，但元曲中則音拖，所以現在唱崑腔的仍把這‘迤’字唱做‘拖’音。迤逗，偏斜貌。彩雲即髮髻，因髮髻亦稱‘雲髻’也。這是說，對着鏡子把她的髮髻再移偏些。〔介〕表示動作。北曲作‘科’，南曲作‘介’。〔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至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翠生生’和‘豔晶晶’都是副詞，一是形容她衣服的鮮豔，一是形容她插戴的漂亮。出落的，語助詞，猶說‘這小姑娘出落的更加漂亮了’。茜，艸名，根紫黃可染絳色。但這裡是形容她衣服顏色的漂亮。這是說，你以為我穿的裙衫這樣鮮豔，插的那八寶鑲嵌的花簪這樣漂亮，你可知道我一生愛好天然，並不歡喜打扮的。〔恰三春好處無人見〕言如此穿插，在這樣春光明媚中，卻寂居深閨不為人所見。〔不隄防沈魚落鴈鳥驚諠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顛〕前人常以‘沈魚落雁閉月羞花’形容女子的美麗，言魚雁花月都將自慚形穢也。按，這裡既說‘沈魚落雁’，又說‘鳥驚諠’，既說‘閉月羞花’，又說‘花愁顛’，犯了疊牀架屋的毛病。因為依譜填曲，不能減少字數，往往容易犯這種毛病的。〔畫廊金粉半零星〕兩廊的彩色，大半已經剝落了。〔惜花疼煞小金鈴〕疼，愛也。金鈴，即護花鈴。開元遺事：‘寧王至春時，於後園中綴紅線為繩，密綴金鈴，繫於花梢之上，每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皂羅袍〕曲牌名。〔姹紫嫣紅〕嬌豔之義。姹，音不 Y。〔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像這樣的景色，都

交給了斷井頽垣。蓋深惜滿園春色無人鑒賞也。〔良辰美景奈何天〕作者極寫杜小姐對於虛度春光有無限的惆悵，所以用‘奈何天’三字，以表達她的惆悵的情緒。〔賞心樂事誰家院〕春天應當及時行樂的，但我則寂處深閨，不知道那一家在趁這春光做着賞心樂事的事情！〔朝飛暮卷雲霞翠軒〕在翠軒中望着朝飛暮卷的雲霞。卷與‘捲’同。按，這兩句是寫春天的晴色。〔雨絲風片煙波畫船〕煙波，喻水也。這兩句是寫春天的雨景。〔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錦屏人形容深居簡出的貴族。這是暗指她的父母。韶，美也。韶光，指春景而言。這是說，這樣好的景致，父親母親從來不曾提起過，他們實在對春光太不寶貴了。〔好姐姐〕曲牌名。〔遍青山啼紅了杜鵑〕杜鵑，鳥名。又花名，於春末夏初杜鵑啼時盛開，故名。這是說，杜鵑已經啼了，杜鵑花也開了，極言春光已老也。〔荼蘼外煙絲醉軟〕荼蘼花名，春末夏初盛開。此句也極寫春光已老。〔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凡是花都放了，而牡丹還早，所以她這樣說。〔閑凝眄〕眄，音麩，旁視也。閑凝眄，即隨便一凝視的意思。〔生生燕語明如翦〕生生，形容詞。明如翦，言其鳴聲清脆也。〔隔尾〕本齣有兩個場面，到這裡第一個場面已完，而全齣未完，故不稱‘尾聲’而曰‘隔尾’。〔觀之不足由他繾〕繾字本作纏絲解，例如‘繾綣’。但這裡的意思說‘觀之不足由他罷’，繾字實不當作纏絲解，大概作者為押韻起見，別無深意，若即字求解，反而講不通了。〔十二亭臺〕亭臺稱‘十二亭臺’猶闌干稱‘十二闌干’一樣，所以見園中亭臺非止一二也。〔瓶插映山紫罇添沈水香〕映山紫與下‘沈水香’相對。無非說瓶裏插些花，罇中添些香而已。

文學史話

七. 北曲與南詞

詞與曲的
關係
及其區別

詞到了宋朝末年，有兩種趨勢：一則專講究音律，一則以豪放粗率自炫。前者使詞走到單有音律而沒有意境與情感的路上去，而後者把詞散文化了，使他與音樂漸漸疏遠。這兩種趨勢，都是催促宋詞的趕快沒落。而況自金元入主中原以來，音樂上的變遷，使宋詞更無苟延殘喘的餘地。王世貞藝苑卮言說，

金元入主中原，舊詞之格，往往於嘈雜緩急之間不能盡按，乃別創一格以媚之。

於此可見在金元之際，宋詞的樂調已經不能供樂工們的應用了。自此以後，便有所謂‘小令’者應運而興。元曲中小令如青玉案搗練子，都是用宋詞的舊牌子，或稍易字句，或只用其名而盡變其調，小令之後，又有套數。所謂‘套數’者，蓋合一宮調中諸曲為一套，再加上尾聲，比較小令繁複多了。套數再變，方才有董解元的絃索西廂，【注一】他是許多不成熟的小令套數聯綴而成的。由絃索西廂再變而為雜劇，遂成為一代的文學中心。

元曲雖由宋詞嬗變而來，但詞與曲無論在音律上、結構上、作法上都不相同。宋詞的歌譜，今僅存白石詞集旁譜十七支，究竟如何唱法，已不可考；所可知者，諸詞都一字一音，並沒有繁聲介乎其中。詞的唱法，大約與唐人歌律絕詩相近；而與北曲的馳驟，南曲的柔緩，絕不相類。其次，作詞者每一個牌子寫一首詞，絕沒有合若干牌子聯成一套如元人散套一般；也沒有用一個牌子聯續填下去而文氣聯貫像元人的小令一般。又，詞之作法大都用以自寫

情懷，而曲則代古人說話（小令套數除外）；所以詞是自敘式，而曲則為代言體。總之，詞與曲雖有相當關係，而文學的方式卻絕對不同。

雜
劇
的
形
成

由詞而小令，再變而為套數，三變而為雜劇，已如上
述，但有唱有白有動作的元雜劇，其形式上的演變，
則和宋代的大曲及鼓子詞有相當的關係。原來宋人

歌詞，只是歌而不舞。稍後有歌舞相兼的大曲出現，大概先由一人
登場，說些吉祥話，隨後就指揮男女隊出來歌舞。但這只是一種
歌舞，和元雜劇的有白有唱，相去尚遠。宋末趙德麟作元微之崔
鶯鶯商調蝶戀花詞，合鼓而歌，又稱為‘鼓子詞’。宋陸游詩云，‘斜
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
郎。’可見鼓子詞在當時很盛行。這類鼓子詞，有白有唱，且必排
一故事（如崔鶯鶯蔡伯喈之類），首尾貫徹，頗有戲曲的意味；但無
說白、無動作，猶如大曲一般。至絃索西廂出，有白有曲，和雜劇
的形式更相近；而所用的牌名如點絳脣、端正好、鬪鸞鶯等都是元
曲中所常見的。不過絃索西廂和雜劇究有幾點不同：一、不分折
數；二、不分角色，因為絃索西廂是由一人彈唱，通體是旁人敘述
口氣，不像雜劇的代古人說話；三、一切動作，全由彈唱者口中說
出，不像雜劇的必由伶工登場扮演。但我們就雜劇的形成而論，則
宋時大曲，可以說是雜劇的遠祖，而絃索西廂則是雜劇的祖若父
了。

至於‘雜劇’的名稱，在遼代的散曲中已經有了，但他的應用是
為官家讌會中的一種游藝，和元代的雜劇完全不同。到了宋朝，這
些雜劇的內容和結構續有進步，但決不就是元代的雜劇，又金代
盛行的院本，也和遼宋雜劇一樣，都是歌曲的敘事體，還沒有踏進

代言體的階段。但這種體裁與元雜劇的形成也有關係，我們不能把他忽略了。

元曲發達的原因

詞變爲曲，曲至元代而極盛，當然有他的時代背景在。

前面已經說過，自金元入主中原以來，詞的樂調已

不夠供樂工的應用。我們再看北曲中的牌子如者刺古、阿納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等，一望而知是女真或蒙古的樂曲。可見元曲的發達，大半是受外族的影響的。

其次，蒙古滅金以來，廢除科舉者差不多有八十年。【注二】當時文人，既不必做詩詞文賦，更不必讀什麼‘大經’‘小經’，【注三】心思精力便都用到戲曲上去了。元曲創作者如關漢卿、馬東籬、王實甫、白樸等，大都是那時候的人。如果當時還盛行科舉，誰能斷定關、馬、王、白不是功名利祿場中的健將呢？

復次，蒙古人統治中國後，漢族受到極不平等的待遇。【注四】漢人含着一腔不平之氣，無從發洩。而編製戲曲，正可借古人的嬉笑怒罵以抒自己的抑鬱牢愁，胡侍真珠船說，

元曲——聲調抑揚，氣魄雄壯，後有作者鮮能與京。【注五】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中州人多不得爲之，每抑沈下僚，志不得伸。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省行務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尙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於聲歌之末，以抒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則鳴焉’者也。

不但此也；蒙古人乘百勝餘威既握到了全中國的統治權；也漸漸趨向於娛樂方面，他們對於戲劇自然十分歡迎。於是一二輕薄之士，爲博蒙古人的歡心起見，便丟開了舊有的詞調，‘別創一格以

媚之’，這也是元曲發達的原因之一。

北曲與
南詞
的區別

元曲以雜劇爲中心。到了元末明初而南詞盛行，兀然爲南北兩大宗。南詞卽傳奇，亦稱‘南曲’。謂之‘南詞’或‘南曲’者，蓋別於‘北曲’的雜劇而言。南詞與北曲，體製有別而來源亦不同。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說，‘南戲之淵源於宋殆無可疑，至何時進步至此則無可考。吾輩所知，但元季已有此種南戲耳。然淵源所自或反古於元雜劇。’近人鄭振鐸著中國文學史，提出許多證據，證明傳奇的體例與組織係由印度輸入，所以他斷定傳奇的產生在雜劇之前。【注六】但南詞的體製對於北曲實多所改進，就文學進化的原理而論，不應先由繁複的傳奇而後有簡樸的雜劇。大概南詞的淵源或先於元曲，但它的體製，卻是因受了北曲的影響而後才擴大的。現在把北曲與南詞的區別，略述如下。

北曲與南詞的區別，第一在體製的不同。雜劇大都以四折爲限，且限於一宮調，又限一人唱，格律森嚴，不容踰越。南詞則一劇無一定的齣數，一齣無一定的宮調；並且各種腳色都有白有唱，並有數種腳色合唱一曲的。北曲唱者非正末卽正旦，而南詞則生、旦、淨、丑無一不唱。這是南詞較北曲進步的地方。

第二是語音的不同。王世貞藝苑卮言說，‘自北曲興後，大江南北，漸染胡語，時時探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因爲元初作曲多北方人，北方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而南詞則平上去入四聲齊全。因南北語音的不同，而作法唱法便都不同了。

第三是風格的不同。王世貞藝苑卮言說，‘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詞少而調緩，緩處見眼。

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這幾句話把南北曲風格不同之處說得很委婉而詳盡了。

北曲南詞最初是界若鴻溝的。但後來因為全國統一，南北的界限漸泯，南入的勢力重又伸張到北方去，遂有用南詞作雜劇的，如徐渭四聲猿便是。更有作南北合套的，如湯顯祖南柯記中的若干齣便是。到了現在，唱‘崑腔’的還在講什麼南北曲，他們唱北曲時也居然把入聲唱做平、上、或去聲，但實際上這所謂‘北曲’已不是元代的北曲了。

南北曲的作家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把元雜劇的作家分爲三個時期：
一、蒙古時代（約一二六〇——一二八〇）；二、一統時代（約一二八〇——一三四〇）；三、至正時代（約一三四〇——一三六〇）。第一時期作家最盛，所謂‘關馬鄭白’的四大家，除鄭氏外都是第一期的人物。關爲關漢卿，馬爲馬東籬（致遠），鄭爲鄭德輝（光祖），白爲白仁甫（樸）。這四個作家，元曲選中選錄他們的作品很多。此外如王實甫，以所作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最有名。而我們前面所選錄的康進之的李逵負荊，也是第一期中的第一流的作品。大概第一期的作家都生長在北方，因環境的關係，造成一種雄肆奔放的風格。第二期的作家大都住居南方，漸失其‘天高風緊’的氣象，所以除鄭德輝等二三家以外，其餘作品便無足觀。到第三期，則已成強弩之末，其作品更自增以下了。

明初南詞，以荆、劉、拜、殺及琵琶記最爲有名。荆卽荆釵記，爲明寧獻王朱權所撰。劉卽白兔記，述劉智遠與李三娘事，不知撰者何人。拜爲拜月亭，一名幽閨記，或謂係元末明初的施君美（惠）所作，但尙有疑問。殺爲殺狗記，爲元末明初的淳安人徐仲田所撰。

而琵琶記尤膾炙人口。其後湯顯祖著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還魂記，稱‘臨川四夢’；就中以還魂記為最著名。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義仍（顯祖字）填詞妙絕一時，……其牡丹亭曲本尤真摯動人。’同時沈璟亦以南詞著名；他著作很多，但現在所傳唱者僅義俠記、翠屏山、望湖亭中數齣而已。而他又因為深明音律之故，作曲時往往專顧到音律的諧協而忽略了劇本的內容。

元代雜劇及明代傳奇的作家，以上述諸人為最有名。就文章而論，則北曲多渾脫自然，而南詞則漸近於人工的雕琢。尤其是湯顯祖的作品，較之元曲，更顯然有人工與天然之別。但人工的雕琢，也有其獨到處；我們讀還魂記的驚夢，一定會感到一種纏綿婉轉無可奈何的情境。‘如果撇開了‘雜劇必推元人，傳奇必推明人’的偏見，則清代康熙中孔尚任所作的桃花扇和洪昇所作的長生殿，其結構遣辭實有勝於前人之處；而清人雜劇，雖措辭不及元人的渾脫，其結構及布局方面，實較元人進步得多。

戲曲與
小說
的關係

戲曲與小說的發達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宋以前的小說，當推唐代的傳奇小說。【注七】那些小說，影響於元明戲劇者很大。如元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取材於長恨歌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取材於會真記。關漢卿的柳毅傳書，取材於柳毅傳。明湯顯祖的南柯記邯鄲記，皆取材於唐人小說，連名稱都不曾變換。尤可使我們注意者，唐人小說都是傳記體，經戲劇家拿來敷演成複雜的故事，又分之為數折或數十折，宋以後章回小說的發達，實與此有直接的關係。

復次，中國有名的章回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皆創作於明初，而元曲中演述梁山泊好漢的故事及三國故事的不知有多少種，這也可證明小說與戲劇的相互助長了。

【注一】因為用絃子彈唱，故稱絃索四廟，亦稱西廟搊彈詞。

【注二】金代的科舉制度本很簡單，自蒙古滅金（公元一二三四年）以來，便把科舉制度廢止，到元仁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才復科舉，前後有八十多年。又，臧懋循元曲選序及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都說蒙古時代曾以詞曲取士，但元史選舉志絕不提，可見這些話是靠不住的。

【注三】科舉時代有明經一科，應試者非熟讀經書不可。唐人分禮記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至宋代以經義取士，應試者更非熟讀經書不可。所以元以前讀書人的精力大都消耗在五經的注疏中。

【注四】蒙古統治中國後，稱西域及歐洲人為色目人，稱金亡以後中原的居民為漢人，稱宋亡後江南的居民為南人。而對於色目人特別優待。

【注五】京，大也。例如左傳莊二十二年‘莫之與京’。這裏的‘鮮能與京’，就是說‘很少有像元曲那樣的氣魄雄壯的’。

【注六】詳可看鄭燭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四十章戲文的起來。

【注七】唐人小說稱傳奇小說，如前面選讀過的虬髯客傳便是。南詞亦稱‘傳奇’，但不是傳奇小說，不要誤會了。

文選一一八 智取生辰綱 節選水滸傳

卻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階下道：“你常說這個人

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卻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託，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詞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如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怎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

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卻裝做腳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卻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腳，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是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叫嬭公謝都管，并兩個虞侯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說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繇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侯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嬭公，倘或路上與小人撇拗起來，楊志如何敢與他爭執得？若誤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疏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個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侯出來，當廳分付

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收。這千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撒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侯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腳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鞵；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侯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籐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侯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趨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卻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廂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籐條便打，逼趕要

行。兩個虞侯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
楊志便嗔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
 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卻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
 路上不是耍處！”那虞侯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
 實熱了行不動；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
 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匀！”楊志道：“你這般說話，
 卻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
 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侯
 口裏不道，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
 了朴刀，拿着籐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侯坐在
 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個虞侯告訴道：“楊家
 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
 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
 撇掬’，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
 他。”兩個虞侯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
 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當日行到
 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個廂禁軍，雨
 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
 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
 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籐
 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
 管道：“你們不要怨恨，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
 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恨。”又
 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

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卻理會。”諸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卻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拿了籐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吶吶地怨恨；兩個虞侯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

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恨楊志。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卻監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籐條打將來，喝道：“快走！叫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脚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曬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卻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一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裏是甚麼去處，他們卻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剝做我七八段，也去不得

了！”楊志拿起籐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侯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脚？”兩個虞侯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叫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樣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籐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喫俺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痛癢！只顧逞辯！”楊志道：“這畜生嘔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籐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嬭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喏喏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

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剗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楊志卻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籐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個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

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卻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我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什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

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喫。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

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唆！”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吃了，那桶酒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值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喫你

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買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舀喫，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喫一瓢，兩個虞侯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旁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廝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卻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卻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

此篇係節錄金（聖嘆）批水滸第十五回，原回目爲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綱，本是大繩，凡大宗貨物細紮計件的也叫做‘綱’，例如‘茶綱’‘鹽綱’‘花石綱’之類，因此，轉運大宗貨物，計其車輛船隻，以若干數爲一批，編立字號，以便稽查者，便叫做‘綱運’。宋徽宗時，蔡京當國，專以聚斂爲事，綱運徧天下。其黨徒仰承意旨，賄賂公行。此篇敘吳用等七人劫取蔡黨所貢大批壽禮物事。所謂‘生辰綱’者，即綱運赴京慶賀生辰之禮物也。名曰‘智取’，言非力奪耳。

水滸傳本爲講史之一種，記北宋末年淮南盜宋江等嘯聚鄆州梁山泊（今山東壽張縣東南的梁山，但久已湮爲平陸了），爲患旁近州邑故事。相傳爲元施耐菴所編，或施耐菴作而明人羅貫中所續編者。施之事蹟已不可考，而羅則實有其人，但今所存之水滸傳，早經後人改竄，即使真出於施羅之手，其真面目亦已不可見。水滸版本，亦有一百十五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

本，七十回本之不同。此篇即選自金聖嘆批之七十回本。

語釋〔卻說〕宋代‘說話人’講說故事，開首敘述人物，或中間另述他事時，每用‘卻說’二字做冒頭。後人依宋人‘話本’的體裁編撰小說，雖非出於說話人之口，而猶存舊體，故章回小說中亦多用‘卻說’二字做冒頭（詳文學史話）。〔北京大名府 梁中書〕北宋時四京並建：曰東京開封府（今河南省會），曰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縣），曰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縣），曰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除東京為實際的首都外，西、南、北三京都置留守，掌宮籥，及京城修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梁中書名世傑。時為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當時留守司大都由中書省長官兼任，體制在外官中最尊，故稱之為‘梁中書’或‘留守相公’云。〔十萬貫〕古時計算錢數，以千錢為一貫。十萬貫，狀其錢多，如唐杜牧詩‘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是也。〔躊躇〕遲疑不決。〔甚〕‘甚麼’之略稱，甚麼即什麼。〔東京〕亦稱汴梁，見上‘北京大名府’條注。〔了事〕辦得了事情。〔委紙領狀〕凡向公家領取錢物，出具領紙以示信而備查，名曰‘領狀’。委紙領狀即具立一紙領狀也。〔青面獸 楊志〕水滸傳中人物都有綽號。楊志時為管軍提轄使，因面上有青色癍記，故人家給他取個綽號叫做‘青面獸’。〔叉手〕交手胸前，武職見長官時的敬禮。〔怎地〕即‘怎的’。〔打點〕料理檢點。〔廂禁軍〕宋時軍制：挑選諸路精壯入衛京師者名‘禁軍’；留充當地禁備之用者名‘廂軍’。其後更番迭上，禁軍有發往各州路者，廂軍亦有調京拱衛者。於是各州路的防軍遂混稱‘廂禁軍’。〔軍健〕廂禁軍中的兵卒。〔鈞旨〕猶言‘尊意’，下屬對上司之尊稱也。〔札子〕文牒也。〔勅命〕皇帝授官之詞。勅通作‘敕’。按明制：授五品以上官

曰‘詰命’，六品以下官曰‘救命’，清因之。但在明以前則界限不若此之嚴，故此言‘受道勅命回來’，而下又言‘受道詰命回來’。

〔倒生〕猶言‘反而’。〔支詞〕即‘託詞’。〔紫金山至赤松林〕紫金山至‘赤松林’所述地名凡八，皆非確有，不過指出從大名到開封須經過這些有強盜蟻據的山險而已。〔恁地〕元時口語，猶今日‘這樣’。〔軍校〕武職偏裨之官。〔這廝們〕凡給賤役者謂之‘廝’。這廝們，猶言‘這班下賤東西’。〔行貨〕指備運之貨物言。〔嬭公謝都管〕嬭，俗作‘奶’，奶公，為保育少主之管家僕人，職與乳媪相當。所以稱之為‘都管’者，言其為僕役首領也。〔虞侯〕本是掌山澤政令之官。此則為軍校之名稱，等於明清時撫按轄下傳令宣召的旗牌官。〔提調〕提挈調撥也。入清定為官名。〔他是夫人行的人〕行，輩行也，曹偶也。言其為夫人那一邊的人也。〔撇撈〕倔強也。撇，音女一廿。〔提轄〕統兵官之稱。揚志時為管軍提轄使。〔勾當〕猶言‘幹辦’。〔鞦韆〕鞋之本字。〔趨行〕趕也。趨行，猶言‘趕路’。〔端的〕猶言委實。〔辰牌〕即辰時，當上午七時至九時。按：古代司時，每用銅壺滴漏之法，其報時用‘漏箭’及‘時牌’之屬，故言‘辰牌’。〔申時〕當下午三時至五時。〔噴〕音ㄉㄨㄣˋ，怒也。〔酒家〕與‘俺’同。為北方人自稱之詞，或轉為‘嗒家’。〔夫子〕俗作‘伙子’，即腳夫。〔歹〕‘好’之對。〔尷尬〕進退兩難之形容詞。〔強殺〕充量之意。〔省得〕懂得。〔喃喃吶吶〕自言自語貌。〔絮絮聒聒〕說話刺刺不休也。〔撇口〕搬弄口舌。〔晌午〕日中時，即正午也。〔崎嶇〕路不平貌。〔兀的〕猶言‘怎麼’。元曲中常用之。〔兀自〕猶言‘尙還’。〔留守相公〕指梁中書。〔嘔死〕猶言‘嘔氣殺’。〔四川兩廣〕宋置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於今四川省，稱‘川峽四路’，簡

稱‘四川’。又置廣南東路、廣南西路於今廣東、廣西，簡稱‘兩廣’。
 〔江州車兒〕江州，今江西九江縣，宋爲江州潯陽郡治。江州車兒，謂江州式的車輛也。〔一搭硃砂記〕一塊硃砂般的色斑。
 〔小本經紀〕俗稱牙僧爲‘經紀’。小本經紀，謂以微薄之本錢而販賣物品也。〔濠州〕宋濠州鍾離郡，故治在今安徽鳳陽縣少北二十里。〔去休〕去罷。〔別了臉〕背了臉。〔烏亂〕俗呼男子陰爲‘烏’。烏亂，謂無故擾亂也，當時下流人之口吻如是。〔好漢〕漢自武帝征代匈奴，二十餘年間匈奴聞漢兵至，無不畏懼，因稱漢兵爲‘漢兒’或‘好漢’，見詢芻錄。流俗相沿，遂稱江湖上好勇鬪很之徒爲‘好漢’。〔蒙汗藥〕用風茄爲末，投酒中，飲之即沈睡，須酒力盡方醒，謂之‘蒙汗藥’。見魏濟嶺南瑣記。〔沒氣力〕含有‘沒勇氣’或‘沒有意思’之意。〔我們須不會說你〕即‘我們卻不會說你’。〔打甚麼不緊〕有什麼要緊。〔不道得〕不會。〔賣一桶與你不爭〕不爭，語助詞。猶言賣一桶與你也行。〔昏〕音杳。以瓢挹取桶中酒也。〔椰瓢〕以椰子所製之瓢。但此處所稱之‘椰瓢’，當即北地常用之瓠瓢，非必爲椰子所製也。〔一了不說價〕一句話便了，不虛說高價。〔戴頭識臉〕有面目之謂，即‘不要臉’之反。〔囉唆〕猶言‘胡鬧’。〔聒噪〕驚擾之意，江湖上打招呼的術語。〔晁蓋 吳用 公勝 孫劉 唐三阮〕晁蓋是鄆城縣東溪村的保正，他曾把西溪村鎮鬼的青石塔獨自奪過來安放在東溪村，因此人皆稱他爲‘托塔天王’。吳用也是鄆城人，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是個坐門館的秀才，因他足智多謀，人皆稱他爲‘智多星’。公勝是走江湖的術士，蕪州人，道號一清先生，江湖上稱爲‘入雲龍’。劉唐是東瑯州人，因他鬢邊有一塊硃砂記，人都稱他爲‘赤髮鬼’，從小就飄泊江湖，結納歹人。三

阮是住在梁山泊附近碣石村裏的阮氏三弟兄：一個叫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叫活閻羅阮小七，日常以打魚爲生。先是劉唐聞梁中書將有大批壽禮送上東京，便送信給晁蓋，商量在中途劫奪，繼由吳用設謀，並邀三阮加入，最後公孫勝亦來相助。詳可看水滸傳第十二回至十四回。〔白日鼠白勝〕白勝是黃泥岡東安樂村裏一個閒漢，綽號‘白日鼠’，言其矯捷也。白勝曾投奔過晁蓋，晁蓋也曾資助他，所以吳用就利用他裝做挑酒出賣的人。

文選一一九· 灌園叟節選今古奇觀 馮夢龍

大宋仁宗^{*}年間，江南平江府^{*}東門外長樂村中，——這村離城只有二里之遠——村上有個老者，姓秋名先，原是村家出身。有數畝田地，一所草房。媽媽水氏已故，別無兒女。那秋先生來酷好栽花種果，把田業都棄撇了，專於其事。若偶覓得異花，就是拾着珍寶也沒有這般歡喜。隨你有緊要的事出外，路上逢着人家有樹花兒，不管他家容不容，便陪着笑臉，捱進去求玩。若平常花木，或家裏也在正開，還轉身得快。倘然是一種名花，家中沒有的，或雖有開已過了，便將正事放在半邊，依依不捨，永日忘歸。人都叫他‘花癡’。或遇見賣花的有株好花，不論身邊有錢沒錢，一定要買。無錢時，便脫身上衣服去解當。也有賣花的知其僻性，故高其價，也只得忍貴買回。又有那破落戶曉得他是愛花的，各處尋覓好花

折來，把泥假捏個根兒哄他，少不得也買。有恁般奇事：將來種下，依然肯活。日積月累，遂成一個大園。

那園周圍編竹爲籬，籬上交纏薔薇、茶蘼、木香、刺梅、木槿、棣棠、金雀，籬邊遍下蜀葵、鳳仙、秋葵、鶯粟等種。更有那金萱、百合、翦春蘿、翦秋蘿、滿地嬌、十樣錦、美人蕉、山躑躅、高良姜、白蛺蝶、夜落金錢、纏枝牡丹等類，不可枚舉。遇開放之時，爛如錦屏。遶籬數步，盡植名花異草。一花未謝，一花又開。向陽設兩扇柴門，門內一條竹徑，兩邊都結柏屏遮護。轉過柏屏，便是三間草堂。房雖草覆，卻高爽寬敞。窗榻明亮。堂中掛一幅無名小畫，設一張白木臥榻，桌檯之類，色也潔淨，打掃得地下無纖毫塵垢。堂後精舍數間，臥室在內。

那花草無所不有，十分繁茂，真個四時不謝，八節長春。但見：——

梅標清骨，蘭挺幽芳。茶呈雅韻，李謝濃裝。杏嬌疎雨，菊傲嚴霜。水仙冰肌玉骨，牡丹國色天香。玉樹亭亭階砌，金蓮冉冉池塘。芍藥芳姿少比，石榴麗質無雙。丹桂飄香月窟，芙蓉冶豔寒江。梨花溶溶夜月，桃花灼灼朝陽。山茶花寶珠稱貴，臘梅花馨口方香。海棠花西府爲正，瑞香花金邊最良。玫瑰、杜鵑爛如雲錦，繡球、郁李點綴風光。說不盡千般花草，數不盡萬種芬芳。

籬門外正對着一個大湖，名爲朝天湖，俗名荷

花蕩。這湖東連吳淞江，西通震澤，南接龐山湖。湖中景緻，四時晴雨皆宜。秋先於岸旁堆土作堤，廣植桃柳。每至春時，紅綠間發，似西湖勝景。沿湖通插芙蓉，湖中種五色蓮花，盛開之日，滿湖錦雲爛漫，香氣襲人。小舟蕩槳採菱，歌聲泠泠。遇斜風微起，俛船競渡，縱橫如飛。柳下漁人艤船曬網，也有戲兒的，結網的，醉臥船頭的，泅水賭勝的，歡笑之音不絕。那賞蓮遊人，畫船簫管鱗集，至黃昏回棹，燈火萬點，間以星影螢光，錯落難辨。深秋時，霜風初起，楓葉漸染黃碧。野岸衰柳、芙蓉，雜間白蘋紅蓼，掩映水際。蘆葦中鴻雁羣集，嘹唳干雲，哀聲動人。隆冬天氣，彤雲密布，六花飛舞，上下一色。那四時景緻，言之不盡，有詩爲證：

朝天湖畔水連天，不唱漁歌卽採蓮。
小小茅屋花萬種，主人日日對花眠。

本篇原名‘灌園叟晚逢仙女’，選自今古奇觀（原載醒世恆言第八卷）。灌園叟謂專事灌漑園中花木之老叟也。此老叟愛花成癖，護惜備至。有一宦家子張某，素行無賴，聞他園中有名花，前去觀賞，竟把那正在盛放的牡丹摧折踐踏了一回。老叟悲痛萬分，忽有一仙女下降，自稱有落花還枝的法術，不一刻，那零落滿地的花朵，竟都還歸枝上，而且倍覺鮮妍。此事轟動了遠近，張某便到縣裏告他妙術感衆，縣令就把他逮捕了。老叟既被逮捕，張某便想占據他的花園，便帶了許多人到園裏去飲酒賞花。

正在飲酒之間，一陣狂風，竟把張某攝入糞窖中，溺死了。事後衆鄰居都到官府裏替老叟剖白，並把張某設計陷害及其慘死的情狀報告官府，於是老叟之冤大白。其後老叟依仙女的分付，日餌百花，謝絕煙火之物。不上幾年竟白日飛昇，成了仙了。原文甚長，這裏只選中間一節。宋人說話，本有‘講史’及‘小說’等分別（詳下文文學史話）。其後講史一類的著作最多，小說則殊少流傳。到了明末，小說一類的著作復興，或存舊聞，或出新製，頓又廣行世間。這類書之繁富者，最先有‘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是。又有拍案驚奇，其體裁與醒世恆言同。三言在清初尚通行，後漸晦，然其一小部分，則又有選本流傳至今，那選本便是今古奇觀。凡四十卷四十回。序謂三言與拍案驚奇合之共二百事，觀覽難周，故抱甕老人選刻爲此本。校以現存原書，則取醒世恆言者十一篇，取拍案驚奇者七篇，餘二十八篇，自當爲明言及通言之文。近人考得三言及拍案驚奇皆馮夢龍作。夢龍字猶龍，明長洲人（曲品作吳縣人，顏潭詩話作常熟人），崇禎中由貢生選授壽寧知縣。所著除三言等外，有雙雄記傳奇及七樂齋詩稿。又嘗補平妖傳。

語釋 〔仁宗〕宋第四代皇帝，在位四十一年，起公元一〇二三，訖公元一〇六三。〔平江府〕宋置平江軍，後升爲府，即今江蘇吳縣治。〔薔薇〕落葉灌木。枝茂多刺，高四五尺。葉爲羽狀複葉，小葉作橢圓形。花五瓣而大，有紅、白、黃等色，頗美豔。〔木香〕蔓生植物。莖長，常攀附他木。葉爲羽狀複葉，小葉之數凡五，有細鋸齒。春暮開花，小而色白，香甜可愛。花大而黃者香微遜。〔刺梅〕未詳。〔木槿〕落葉小灌木。高七八尺，葉爲卵形，三裂互生。夏秋之交開花，五瓣短柄，如蜀葵，色紅、紫、白皆

備，朝開暮落，人家多種之以爲藩籬。〔棣棠〕即‘常棣’。木名。葉狹長。實如櫻桃而圓，有微毛，頗酸，初夏熟，北人呼爲棠梨子。〔金雀〕一名‘黃馨’，素馨之異種也。花四瓣尖瘦，旁兩瓣外張如飛雀，故名。〔蜀葵〕多年生草，庭院栽植之。莖高六七尺。葉略帶心臟形，五裂至七裂。夏日開花頗大，有紅、紫、白等色，亦有重瓣者。〔鳳仙〕一年生草。莖粗，高尺餘。葉如箭鏃，有鋸齒。夏日開花於葉腋，有紅、白等色。實橢圓稍尖，熟則自裂，女子多取其花以染指甲，亦稱‘指甲花’。〔秋葵〕一年生草，亦名‘黃蜀葵’。葉掌狀深裂。夏末開淺黃色花，紫心五瓣，朝開暮落。結實長二寸許，本大末尖，六稜，有剛毛，老則黑色，其稜自綻，子黑色。〔鴛粟〕原名‘罌粟’。青莖，高三尺。葉如筒蒿。花有大紅、桃紅、紅紫、純紫、純白，一種而具數色。又有千葉、單葉，一花而具兩類。實爲乾果，未熟時榨取其液，即鴉片。〔金萱〕即萱艸。葉似菖蒲而柔狹。花稍類百合，有紅黃等色，及單瓣重瓣之別。花莖及單瓣之花，曝乾爲蔬。俗稱‘金針菜’。〔百合〕多年生艸，多栽於園圃中，高二三尺。葉短而闊，似竹葉，互生。夏日開花，色白而無斑點。其紅、黃色有斑點者，謂之‘卷丹’，俗通謂之‘百合’。其地下之鱗莖，皆可食，惟以白花者爲良。〔翦春蘿〕多年生草。一名‘翦紅蘿’。葉莖皆有毛，莖高二尺許，葉卵圓，端極尖。入夏開花，六瓣，多紅色，較石竹稍大，周圍缺刻如翦，故名。〔翦秋蘿〕多年生草。一名‘漢宮秋’。莖葉多細毛，莖高二三尺，葉卵圓，端尖。夏秋開花；色深紅，瓣分裂。〔滿地嬌〕未詳。按：薛鳳翔亳州牡丹表有‘滿地嬌’一種，列入逸品，則滿地嬌殆即牡丹之一種也。〔十樣錦〕老少年之全紅者名‘雁來紅’，紅綠相間者名‘十樣錦’。按老少年一年生草，庭院多栽種

之。高二尺餘，莖葉類鷄冠，有黃紅等色之斑，並有全紅全紫者，至秋尤美麗。葉腋生多數小花，色微黃。〔美人蕉〕多年生草，葉略如芭蕉，夏日由葉心發花，數十苞相鱗次，苞之尖端，多為黃色，花深紅，經月不謝，故又名‘紅蕉’。〔山躑躅〕木名。一名‘映山紅’，俗稱‘紅躑躅’杜鵑之一種，幹較低，為小灌木。葉倒長卵形，枝葉皆有毛。夏初開紅花，較杜鵑略早，瓣亦五裂。〔高良薑〕多年生草。產於嶺南及黔蜀諸省。狀類蕒荷，高三四尺，葉如長橢圓形。春開白花，有紅斑及黃暈，為圓錐花序。此薑舊出高涼郡，故名，惟涼為良。〔白蛺蝶〕即‘蝴蝶花’。多年生之常綠草，自生於陰地。莖高二尺許。葉為劍狀，葉脈平行，似鳶尾而狹薄。春日開花，花軸分枝，花瓣色白而有紫暈，中心色黃，頗美麗。〔夜落金錢〕即‘金香花’，草本。秋開花，色黃，似錢而欠稜廓。午開子落，故又名‘子午花’，亦稱‘夜落金香’。〔纏枝牡丹〕未詳。當亦牡丹之一種。〔冰肌玉骨〕形容水仙的清潔淡素。〔國色天香〕形容牡丹的色香無雙也。異人錄：‘唐玄宗賞牡丹，問侍臣陳正已曰。‘牡丹詩誰為稱首？’對曰。‘李正已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襲衣。’〔玉樹亭亭階砌〕隋唐嘉話、長安紀聞、國史纂異等書，皆言漢宮以槐為玉樹，是玉樹即槐也。晉謝安問他的子姪們：‘子弟何與人事，正欲使其佳。’謝玄回答說：‘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見晉書謝玄傳。這里正運用這典故。亭亭，狀樹之挺秀也。〔冉冉〕形容蓮花在池塘中委婉生動也。〔石榴〕落葉灌木。多植之庭院中，高八九尺。葉為長橢圓形，平滑。夏初開花。萼赤，花瓣深紅。實為球狀，赤色有黑斑，熟則自裂，可食。〔丹桂飄香月窟〕丹桂，桂之一種。葉如柏，皮赤。相傳月中有桂，高五百丈，見酉陽雜俎。〔芙蓉冶豔

寒江]落葉灌木，幹高四五尺。葉掌狀淺裂，柄長互生。秋半開花，大而美豔，有紅、白、黃等色。按芙蓉秋半開花，故別名‘拒霜’，或稱之為‘秋艷’；治豔寒江。與‘飄香月窟’相對成文，無非說它在秋涼後開着美豔的花朵而已。〔梨花溶溶夜月〕梨，果木名。葉作卵形，端尖。夏初開花，五瓣色白。實為漿果，大而圓，至秋成熟。按：梨花色白，在月夜另有一種情趣，古詩有‘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澹澹風’之句。溶溶，即形容月色與花色的調和也。〔桃花灼灼朝陽〕桃花色紅，與朝陽相映，更覺美豔，故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花’。文心雕龍云。‘灼灼狀桃花之貌’。〔山茶花寶珠稱貴〕山茶，木名。葉如木樨，稍厚而硬，經冬不凋，以其類茶，又可作飲料，故得茶名。花自十月開至二月，種類甚多，有草瓣、重瓣及紅、白、斑數色，皆美豔。按：格物總論說山茶有寶珠茶、雲茶、石榴茶……等，其中以寶珠最佳。〔臘梅花馨口芳香〕臘梅本作‘蠟梅’，臘時開花，故又名‘臘梅’。其花五出，雖盛開，常半含馨口；而香氣襲人。〔海棠花西府為正〕海棠，落葉亞喬木，高丈餘。葉作長卵形，端尖，有鋸齒。春日開花，五瓣淡紅；萼紅色略黑。有數種：早春即開，花小，色深紅，緊着枝上者，叫做‘貼梗海棠’；花梗細長者，叫做‘重絲海棠’；皆重瓣不結實。惟西府海棠單瓣結實，秋間實熟，大如山榿，名‘海紅’，味酸可食。〔瑞香花金邊最良〕瑞香，常綠小灌木，莖高四五尺，枝葉繁茂。葉為長橢圓形，質厚有光。春日開花，內白外紅紫，香氣清遠。有一種莖稍高，開黃色管花狀，至秋落葉者，叫做‘黃瑞香’。羣芳譜謂葉邊有黃色者，名‘金邊瑞香’，此云‘金邊’，當即指金邊瑞香。〔玫瑰〕落葉灌木，植於庭院，高二三尺，有刺。葉為羽狀複葉，作橢圓形。絕類薔薇，惟莖較短。花紫，萼綠。亦有白花，

花托爲臺狀，外生密刺，香氣清烈。〔繡球〕落葉灌木。葉爲卵圓形，微皺，色深綠。春日開花，五瓣，爲頭狀花序，團欒成球，色多白，間有淡紅色。〔郁李〕卽唐棣，見前‘棣棠’註。〔吳淞江〕太湖下流三江之最大者，俗名蘇州河。自湖東北流，經吳江、吳縣、崑山、青浦、嘉定、上海，合黃浦江入海。〔震澤〕湖名，今太湖也。〔龐山湖〕在吳江、吳縣之間。〔泠泠〕歌聲清越也。〔艤船〕艤與‘艤’同。艤船，把船停在岸邊。〔蘋〕隱花植物，生於淺水。莖細長，入於地中。葉柄甚長。近根處有極堅之囊狀物，大如豆，中生孢子。〔蓼〕一年生草。多生於水邊，葉味辛香，古人食饌以之調味，後世但以爲觀賞品。種類甚多，有水蓼、馬蓼、辣蓼等。〔嘹唳干雲〕嘹唳，形容鳴聲的嘹亮。言鴻雁羣集蘆葦中，鳴聲上干雲霄也。〔彤雲〕本作‘同雲’，雪雲也。詩小雅信南山：‘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據西京雜記謂雪雲曰同雲。同與彤同音，故互通。〔六花〕雪花也。雪花六出，故稱‘六花’。

文選一二〇· 范進中舉人節選儒林外史 吳敬梓

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焗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燙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

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跟前裝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着吃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吃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吃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個，都來坐着吃了飯。吃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吃的醺醺的。這裏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眼，腆着肚子去了。

次日，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魏好古又約了一個同案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頭，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喫起天鵝屁’。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

該撒拋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嗅。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你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着，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案商議，瞞着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

到了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嗅。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出門去。才去不到兩個時辰，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着要喜錢。正在吵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着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

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着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人，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隻雞去救命，爲甚麼拿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去羅，莫誤了我賣雞”。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雞奪了，攢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着他說話。范進三兩步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掛起來，上寫道：

“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

范進不看便罷，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着，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理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脚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衆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

走到集上去。

衆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什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才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卻是如何是好！”衆隣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裏衆人家裏拿些雞蛋，酒來，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爺們，再爲商酌。”當下衆隣居，有拿雞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提了兩隻雞來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廚下收拾齊了，拿在草棚下。鄰居又搬些桌檯，請報錄的坐着喫酒，商議“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個人道：“在下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從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只因他歡喜很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曾中。”他喫這一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衆人都拍手道：“這個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想是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個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集頭上迎豬，還不曾回來。快些迎着去尋他。”

一個人飛奔前去，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戶來，後

面跟着一個燒湯的二漢，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哭着告訴一番。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走了出來。從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門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卻不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敘功，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報錄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個事須是這般。你沒奈何，權變一權變。”屠戶被衆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在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兇惡樣子拿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鄰居五六個都跟着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只可嚇他一嚇，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鄰居道：“這個自然，何消吩咐。”說着，一直去了。

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着，散着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着掌，口

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兇神一般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個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着膽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第二下。范進這一個嘴巴，卻也打暈了，昏倒於地。衆鄰居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衆人扶起，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跳駝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個巴掌仰着，再也灣不過來。自己心裏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着。

范進看了衆人，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般。”衆隣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才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才吐去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中的第七名。范進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婿老爺，方才不是我敢大膽，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個人道：“胡老爹方才這個嘴巴打得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又

一個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豬！有我這賢婿老爺，還怕後半世靠不着麼？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卻是認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有些福氣的，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笑起來。看着范進洗了臉。郎中又拿茶來喫了，一同回家：范舉人先走，胡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着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着出來，見兒子不瘋，喜從天降。衆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見了母親，復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個錢，還不彀你賞人哩。”

本篇節選儒林外史第三回，原回目爲‘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記廣東有一老童生姓范名進，自二十歲應考，到五十四歲尙未進學。時廣東學道周進，也是一個窮書生而發跡未久的，點名時，見范進年老可憐，看了他的卷子，覺得文章很不差，便取了他第一名。但范進家裏很窮，他的丈人又是一個屠戶，他雖進了學，丈人還是看他不起。他要向丈人借盤纏到省裏去應鄉試，結果是捱他丈人一頓臭罵。後來范進中了他丈人

到城裏去應鄉試，居然中式，捷報傳來，他驚喜過分，忽然發起瘋來，便鬧出種種笑話。儒林外史是一部最有名的諷刺小說，此段描寫人情勢利及科舉制度下的種種醜態，可謂無微不至。吳敬梓（1703——1754）字敏軒一字文木，清安徽全椒人。他生在一個很闊的世家，家產很富；但他瞧不起金錢，不久就成了一個貧士。後來他貧的不堪，甚至於幾日不能得一飽。那時清廷開博學鴻儒科，安徽巡撫趙國麟薦他應試，他不肯去。後來客死揚州。所著有文木山房詩文集，及儒林外史。今儒林外史極爲人所傳誦，是清代諷刺小說中的第一部傑作。

語釋 [進學] 科舉時凡小試錄取入府縣學肄業者，謂之‘入學’。亦稱‘進學’。〔現世寶〕猶言‘寶貝’，詈人之辭。〔相公〕當時進了學便稱‘相公’。〔我這行事裏〕我這一行職業裏的事情。〔腆着肚子〕猶言‘凸着肚子’，腆凸音相近。〔魏好古〕和范進同時進學的。〔鄉試年〕科舉之制：三年，各省集士子於省城，簡放考官，試以四書文、試帖詩、五經問，謂之‘鄉試’。中式者稱‘舉人’。那年照例要舉行鄉試，故稱‘鄉試年’。〔文會〕大家集會做文章，取‘以文會友’的意思，故稱‘文會’。〔癩蝦蟆想喫天鵝屁〕謂覬覦非分也。亦作‘癩蝦蟆想喫天鵝肉’。〔宗師〕對於學政之尊稱。〔老爺〕當時中了舉人稱做‘老爺’。〔盤纏〕猶言‘盤費’，即旅費也。〔火候已到〕火候，道家語，謂煉丹藥及修養之事，引伸之，凡人之學力，亦謂之‘火候’。火候已到，謂其能力已到家也。〔集上〕市上。〔諱〕古人生曰名，死稱諱，但這裏作‘名’字解。〔第七名亞元〕時稱鄉試第一名爲‘解元’，第二名爲‘亞元’，第三名之下無‘元’之稱，這裏說‘第七名亞元’，是不對的。〔京報〕京裏來的捷報。〔連登黃甲〕報單上寫的兩個報子的姓名。但

這並不是那兩個報子的真姓名，有意填上‘連登黃甲’，是替新貴人討個吉利，祝他會試連捷，登黃榜的魁甲也。〔文曲星〕星宿之主文運者。〔衆人問報錄的〕衆人問報錄的那裏去了，底下省去‘那裏去了’四字，句法比較簡潔。

文學史話

八. 小說的起原與發展

小說的萌芽與長成

小說實淵源於古代的神話傳說。但我國至今還沒有人把神話傳說輯為專書，僅散見於古籍中。如山海經、逸周書、穆天子傳等，所包含神話傳說最多。後班固依七略〔注一〕作漢書藝文志，著錄小說十五家，而加以說明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注二〕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此十五家小說今已全佚，其內容不可知，據班固所說，亦不過當時蒐集的一些民間傳說而已。魏、晉以來，方士勢力大盛，文人著書，亦好談鬼說怪。如題為漢人所作而實出於六朝文人偽託的神異經、十洲記、漢武故事、漢武內傳、漢武洞冥記等，其所敘述都不出乎神仙鬼怪。而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尤為談鬼說怪及記異境、奇物、瑣聞、雜事的鉅著。到了唐朝，文士們承六朝志怪之餘風，競出新製，大變舊體，所謂‘傳奇文’者，極盛一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

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是在時則始有意為小說。……此類文字，當時或為叢集，或為單篇，大率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於誹諧，故論者每譽其卑下，貶之曰‘傳奇’，以別於韓、柳輩之高文。顧世間則甚風

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謁時或用之爲行卷，今頗存於太平廣記中者，實唐代特絕之作也。

這類傳奇文，唐以後雖多擬作，而流派不昌。到了宋朝，小說發達的方向又變換了。

原來宋代盛行‘說話’。說話者，謂口說古今驚聽之事。唐時已有之，(注三)至宋而大盛。執此業者稱爲‘說話人’。灌園耐得翁都城記勝謂說話有四種：一、小說，一、說經，一、說參請，一、講史書；(以下簡稱講史)吳自牧夢梁錄所載略同。此四種除說經、(即講說佛經)說參請(即講參禪悟道的事情)是講唱佛教故事，和前代禪師們講唱變文的情形相似外，要以小說和講史最受人歡迎。小說和講史的不同處，在一則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一則歷敘史實而雜以虛辭。當時那些說話人各有專科，往往自運匠心，隨時生發，以博得聽衆的傾倒；但他們仍有底本以作憑依，這便是所謂‘話本’。今所存通俗小說殘本及五代史平話即當時小說與講史兩種不同的話本。南宋亡後，說話消歇，而話本頗多流傳，文人遂仿其體以著書。如今所存大宋宣和遺事，體裁似講史，而非全出於說話人，蓋由話本而漸蛻爲著作了。其後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講史及拍案驚奇、醉醒石等小說出，雖模擬話本，猶存舊體。但讀者對於講史和小說已不復嚴加區別，通通稱之爲‘白話小說’。

考用白話作小說並不始於宋代。清光緒中，焯煌石室發見唐五代鈔本小說數種，如目蓮入地獄故事，現藏於北平圖書館；唐太宗入冥記、秋胡小說現藏於倫敦博物館。但當時的小說，意主懲勸，帶極濃厚的宗教色彩，和宋代話本之敘述古今驚聽之事者有別。而且那些小說雖名爲白話，而使用口語的技能幼稚得很。今舉唐太宗入冥記一節爲例：

‘判官名甚?’判官慄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

像這類白話文，和宋人話本比較，幼稚與成熟，相去天淵。所以我們就文藝的進化而論，則小說的成長時期當推宋朝。

明清小說發達之原因

小說至明清而極盛。最著名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皆元明間人所作而經後人增飾者。此外如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有名小說，都是明清兩代

人的作品。我們說明清兩朝為小說的黃金時代，殆無不可。

但小說何以發達於明清兩代呢？近人張世祿著中國文藝變遷論嘗列舉四種原因：一、受君主專制的反響。他以為明代及清初屢興文字之獄，當時的文人既不敢明目張膽評議時政，便不得不借已往的史實，溯其治亂興廢的原由，以期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而稍戢暴君專政的氣燄。二、對於摹擬文字的反響。他以為明代前後七子提倡文學復古（注四）以來，文人以摹擬剽竊為能事，沿襲前人，毫無創造，於是才智傑出的人，不得不另闢新境。三、對於八股文（注五）的反響。他以為明清以八股文取士，借此以牢籠天下士子。然恬淡之士，自不為其所引誘，而狂放之士，也不肯受其羈束；而科舉失意者，無所發洩其憤懣。於是不得不借小說以抒其心胸，洩其才氣。四、對於社會動亂的反響。他以為明清末季，政治社會的動亂，殆不堪問聞。如權奸當國，宦官專權，胥吏害民，官場腐敗，盜賊充斥，道德墮落，無一不足以促吾人之反省。於是有志之士，便借小說發為憤世嫉俗之語，談諧詭奇之文，以洩其憤怒的情

感；或諷刺當世政俗，以鼓吹革命。我們如果把明清兩代小說的流派一加分析，便可知道他所列舉的四種原因是很確當的。

明清小說的流派

 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自第十三篇‘宋元之擬話本’以下，把元明以來的小說，分目如後：

- (一) 元明傳來之講史——水滸傳等屬之。
- (二) 明之講史——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北宋三遂平妖傳等屬之。
- (三) 明之神魔小說——四遊記、(注六)三寶太監西洋記等屬之。
- (四) 明之人情小說——金瓶梅等屬之。
- (五) 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三言及今古奇觀等屬之。
- (六) 清之擬晉唐小說——聊齋志異等屬之。
- (七) 清之諷刺小說——儒林外史等屬之。
- (八) 清之人情小說——紅樓夢等屬之。
- (九) 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野叟曝言、鏡花緣等屬之。
- (十) 清之俠邪小說——品花寶鑑、花月痕等屬之。
- (十一) 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等屬之。
- (十二) 清末之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等屬之。

我們根據他的分類和詮次，可把明清小說的進展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在元明之間，由平凡的講史進步而至三國志演義等偉大的長篇小說。這一期可稱為歷史小說時期。即同時之水滸傳，亦帶有歷史小說意味。第二期在明中葉間，為神魔小說時期。那時候因敘述歷史雖可以雜以虛辭，究易蹈於平實寡味，於是作者離開史

實，憑其想像，而寫出一些荒誕不經的神魔小說。同時明代中葉，方士李孜，釋繼曉等皆以方伎雜流拜官，榮耀煥赫，為世人所欣羨，而妖妄之說自盛，其影響遂及於文學。而明代嘉靖以後，倭寇為患，國勢不振，一般人便妄想具有神仙法術者出來斬除妖孽，征服外寇。因此西遊記及三寶太監西洋記等神魔小說遂先後盛行。第三期起於明末，為社會小說時期。神魔小說雖盛行一時，但究竟多想像之談，不切社會實際，於是有描寫人情世故的小說出現。最早者當推金瓶梅，此書描寫下流社會最為切實。其後，紅樓夢描寫貴族家庭的榮華衰敗及貴族子女的悲歡離合；儒林外史則描寫當時士大夫的虛偽淺陋和科舉制度的腐敗；並稱一代絕作。其他如鏡花緣、品花寶鑑、花月痕以及清末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無論其為諷刺，為狹邪，為譴責，要皆描寫社會的一角，歸入社會小說，似無不當。至於今古奇觀，聊齋志異等雖都屬短篇，而大抵皆有社會問題之隱射。而俠義小說及公案是對胥吏害民、官場腐敗的反響，更屬顯而易見。總之，由神魔小說轉變為社會小說，這進步是極自然的。

明 清 } 明末清初之交，有一種彈詞小說發生。那些彈詞小
的 } 說，有說白，有歌詞，實介乎敘事詩、戲曲、小說之間
彈 } 的東西，所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不曾敘及。其實作

彈詞者，最初雖是供說書人彈唱，到了後來，其底本流傳漸廣，一般人都拿來當小說讀了。更有好事文人，做其體裁，創作新書，其目的止供人瀏覽吟哦，並不專為說書人彈唱而作了。因此，我們倘把彈詞當作一種韻文的小說，稱它為‘彈詞小說’，亦無不可。

彈詞淵源於西廂搦彈詞，明代楊慎的廿一史彈詞，及清人所作，如天雨花、再生緣、珍珠塔、白蛇傳等，都很有名。現在江浙一

帶，以唱彈詞爲業的人還很多。他們雖不盡依照流傳下來的底本彈唱，但大體還沒有什麼改變。所以彈詞小說在一般社會上的潛勢力很大，我們要講‘民間文學’，則對於這類介乎戲曲與小說之間的彈詞小說，不應該忽略了的。

明清小說的地位

小說是把全社會反映於其中的文學的表現樣式。但在宋元以前，小說並不會發達。唐人的傳奇文，止是有閒階級的玩賞品，做這些文章的人，不過借此以自眩其才，或竟借以干謁權貴，根本談不上什麼社會問題。宋代的話本，也不過講些歷史，或杜撰些異聞奇事以聳動聽衆。到了話本脫爲著作以後便不同了。例如水滸傳‘吳用智取生辰綱’的一回中，便寫着一首歌詞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公子王孫把扇搖。

這首歌詞所含的意義何等深刻！明清以來的作者，更把一切社會問題都在小說中提示出來，給我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我們讀了紅樓夢，便會想到大家庭制度的缺陷；讀了儒林外史，便會感到科舉制度的毒害，以及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等等。總之，我們如果承認文學是時代的反映，則明清小說所給予我們的時代的認識，比任何歷史書還要深刻。所以明清小說在近代文學上的地位，比什麼詩詞古文更重要得多。

【注一】漢成帝時，命劉向檢校祕書，向輒論其指要，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死後，哀帝復使他的兒子歆繼續父業，歆遂總括羣書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班固著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歆七略的。

【注二】稗，小也。稗官卽小官。

【注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話者，謂口說古今驚聽之事，蓋唐時亦已有之，段成式西陽雜俎有云，“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鵲字，上聲。……”。李商隱驢兒詩亦云，“或讀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時已有說三國故事者，然未詳’。

【注四】明代的文學家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嘯、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號‘前七子’。李攀龍、謝榛、梁有譽、宗臣、王世貞、徐中行、吳國倫，號‘後七子’。他們先後提倡文學復古，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注五】詳下講。

【注六】四遊記即彙集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西遊記四種而刻印者。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今有四遊記行於世，其書四種，著者三人，不知何人編定，惟觀刻本之狀，當在明代耳。’按四遊記中以西遊記最有名，有種種不同刻本盛行於時。

文選一二一 制義叢話一則 梁章鉅

書香堂筆記云：錄前明制義者，自以洪武乙丑科分宜黃子澄元墨為第一篇文字。解大紳學士批云，“莊重典雅，臺閣文字。”徐存菴曰，“時未立闡牘科條，行文尙涉頌體，而收縱之機，浩蕩之氣，已辟易羣英。况此為文章之始，自應首錄，以存制義之河源也。”按：首題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文云：

治道隆於一世，政柄統於一人。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禮樂征伐皆統於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

昔聖人通論天下之勢，首舉其盛為言。若曰：——

天下大政，固非一端。

天子至尊，實無二上。是故——

民安物阜，羣黎樂四海之無虞。

天開日明，萬國仰一人之有慶。

主聖而明，臣賢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

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

非天下有道之時乎？

當斯時也：

語離明，則一人所獨居也。

語乾綱，則一人所獨斷也。

若禮若樂，國之大柄，則以天子操之，而掌於宗伯。

若征若伐，國之大權，則以天子主之，而掌於司馬。

一制度，一聲容，議之者天子，不聞以諸侯而變之也。

一生殺，一予奪，制之者天子，不聞以大夫而擅之也。

皇靈丕振，而堯封之內，咸懷聖主之威嚴。

王綱獨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

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哉？

宋時考試以經文爲題，使引申其義，稱爲‘經義’。明清沿之而體裁稍變，俗稱‘八股’，又叫做‘制義’或‘制藝’。制義叢話二十四卷，

清梁章鉅著。裏面包含八股文的沿革、演變、作法，旁及八股作家的遺文軼事。

梁章鉅(1771——1845)字閔中，又字葦林，清福建長樂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他一生著作很多，除制義叢話外，有經塵、夏小正通釋、三國志旁證及浪跡叢談等七十餘種。

語釋 [書香堂筆記] 梁章鉅的祖父梁劍華所撰。劍華字執瑩，又字天池，乾隆間諸生。〔洪武乙丑科〕洪武，明太祖年號，起公元一三六八，訖一四〇二。乙丑，洪武十八年。〔分宜〕即今江西分宜縣。〔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洪武中會試第一，官至太常卿，後爲燕王（即明成祖）所殺。〔元墨〕墨，墨卷也。鄉會試取中之原卷，叫做‘墨卷’；謄錄用硃，別稱‘硃卷’；見明史選舉志。第一名曰‘元’，元墨，即考試取中第一名的墨卷。〔解大紳〕解大紳名縉，明吉水人。洪武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後爲漢王高煦所陷，下獄死。所著有文毅集。〔臺閣文字〕後漢書仲長統傳云：‘光武皇帝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謂尚書臺出納詔命，實有宰輔之權也。後世因稱閣臣爲‘臺閣’。而莊重典雅的文章，也稱之爲‘臺閣文字’。例如明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以臺閣重臣，主持文壇，提倡雍容平正之體，時稱‘臺閣體’，後人遂泛稱這一類文字爲‘臺閣體’，猶言‘廟堂文學’也。〔徐存菴〕名越，字山琢，清江南山陽人。順治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遷兵部督捕左理事官。〔闈牘科條〕舊稱試院曰闈’。闈牘科條即指科場條規及試卷程式而言。〔辟易羣英〕辟易，退避也。史記項羽本記：‘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易羣英，是說黃子澄的科舉文章做得好，

可使一班英才都退避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
 試題出自論語季氏章。原文云：‘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意思是說，天下有
 道，則政令統一；天下無道，則諸侯專擅，政令不統一也。〔若
 曰〕八股文代聖賢立言，所以用‘若曰’二字，謂孔子似乎是這樣
 說的。〔阜〕盛也，多也。〔羣黎〕百姓。〔無虞〕沒有憂患。
 〔萬國仰一人之有慶〕書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一人謂皇
 帝也。〔穆皇之美〕穆皇，美大之貌。見禮記少儀‘穆穆皇皇’疏。
 〔熙皞之休〕休，美也。熙皞，皆光明貌。熙皞之休，喻盛世也。
 〔離明〕離亦明也。離明獨居，即天子當陽，明照四方之意。易離
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乾綱〕乾，君也。
 乾綱，猶言‘君權’。乾綱獨斷，即君主總攬大權之意。〔宗伯〕古
 六卿之一，周禮春官有大宗伯，掌禮樂。〔司馬〕亦古六卿之一，
周禮夏官有大司馬，掌軍旅之事，〔聲容〕謂聲音及容儀也。樂
 尚聲音，禮尚容儀，引申為禮樂之意。〔諸侯〕封建時代之國
 君。〔予奪〕予，謂賞賜官爵財帛等事。奪，謂削奪官職等事。
 〔大夫〕三代之官，以卿、大夫、士三者為等級。〔皇靈丕振〕丕，
 大也。皇靈丕振，謂皇帝總攬一切，威靈顯赫也。〔堯封〕謂中
 國舊有之版圖也。書舜典：‘封十有二山’，舊說謂舜受堯封，每州
 封表一山，其地則仍堯之舊也。〔禹甸〕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
 山，維禹甸之’。毛傳訓甸為治，鄭箋則訓六十四井為甸，是謂禹
 立為甸之法也。後人因之，謂中國九州之地為‘禹甸’。

文選一二二 孤山 袁宏道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

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峯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孤山，在浙江杭縣西湖，位於裏外二湖之間，一嶼聳立，爲湖山勝地。宋林逋隱居於此。此篇選自解脫集，雖題爲孤山，實際是寫作者對於林逋一流人的欣羨贊嘆。

袁宏道字中郎，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三袁’。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進士及第。曾做吳縣知縣，旋解官去。起授順天教授，歷國子助教，禮部主事，謝病歸。久之，起故官，移考功員外郎，遷稽勳郎中。後因病辭職，不久就死。今存有袁中郎集等。他們兄弟都反對當時摹倣秦漢的僞古文，而提倡清新流麗的新文體，人稱他們的文字爲‘公安體’或‘公安派’。

語釋〔孤山處士〕即指林逋。逋字君復，宋錢塘人。結廬西湖之孤山，恬淡好古，不慕榮利，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工書畫，善爲詩。卒諡靖先生。〔妻梅子鶴〕林逋隱於孤山，不娶無子，所居多植梅蓄鶴，故云然。〔雷峯〕在杭州西湖旁，道人雷就所居，故稱雷峯。峯陰夕照寺，明末所建，即五代時顯嚴院故址。舊有雷峯塔，爲吳越王所建。民國十三年忽倒塌。〔食淡參禪〕食無菜茹叫做‘食淡’。史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注：‘啖，一作淡’。但這裏的食淡竟可作喫素解。參禪，謂參究禪學。食淡參禪，猶今俗言‘喫素念佛’耳。

文選一二三 揚州清明 張岱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折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攜穀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胙。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觀粧藻野，袂服縵川。……

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鬪雞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螿螿。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

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無夢想！

此篇選自陶菴夢憶。寫清明日揚州的情形。作者本明末遺民，所以末段追想及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不禁動故國之思。

張岱字宗子，號陶菴，明末山陰人。一說（四川劍州人），僑寓錢塘。入清後，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著有石匱書、柳塘文集、於越三不朽圖贊、西湖夢尋、陶菴夢憶等書。

語釋（揚州）明改元揚州路爲揚州府，領江都等縣。清因之，屬

江蘇省。民國廢府存縣，并甘泉於江都。其地在長江北岸四十里，當運河的西岸，舊爲淮南鹽業所萃，百年以前，繁華甲於宇內，聲色之盛，爲舉世所豔稱。今則商力凋敝，迥非昔比了。
 〔清明〕爲陰曆三月節，當陽曆四月五日或六日。〔展墓〕展拜先人的坟墓。因舉行祭掃，亦稱‘掃墓’。〔簫鼓畫船〕陳飾華麗兼備樂伎的遊船。〔監門小戶〕監門，謂徒隸之家。小戶，尋常編戶之民也。〔殺核〕菜肴的總稱。殺與‘肴’通。〔飲胙〕古禮，祭畢飲供神酒，叫做‘飲福’，言受神之福蔭也。胙，祭肉，祭畢，與祭者均分之，亦稱‘受胙’。這裏說‘飲胙’，實兼飲福與受胙，即大家共啖祭品也。〔鈔關〕在江都南門外，爲水陸要衝，故嘗於此設關稽征。〔南門古渡橋〕都是江都城的熱鬧市口。〔天寧寺〕在城北天寧門外。〔平山堂〕在城西北五里蜀岡上。〔靚粧藻野〕靚粧，漂亮的粧飾。靚粧藻野，謂是日男女們漂亮的粧飾把原野點綴得很華麗也。〔袿服梅川〕袿服，盛服也。梅，音日×，繁采飾也。袿服梅川，謂盛服招展，映川成華采也。〔流寓〕別於土著而言，謂客居其地之人也。〔徽商〕徽州籍的商人。當時揚州多鹽商，而鹽商多徽籍。〔西賈〕山西幫的客商。他們多設票號、錢莊，爲當時金融機關的操縱者。〔曲中名妓〕勾欄中有名的妓女。〔長塘豐草走馬放鷹〕豐草，茂草也。走馬放鷹，都是騎獵的玩意兒，所謂走馬逐兔，放鷹捕鳥也。此則指踏青遊戲之事，謂走馬於長塘，放鷹於豐草之間也。〔高阜平岡鬪雞蹴鞠〕鬪雞、蹴鞠，俱遊戲之事。蹴鞠即今之踢球。此謂或在高阜之上鬪雞，或在平岡之地踢球也。〔茂林清樾斝阮彈箏〕清樾謂林中幽靜之地。阮爲‘阮咸’的省稱，乃琵琶一類的樂器，形如月琴，而有長頸十三柱。相傳爲晉阮咸所作，奏阮咸者手勢

如劈，故彈阮亦稱‘劈阮’。箏，亦樂器之一種，古用十二絃，後用十三絃，今皆失傳。此謂或在幽靜的樹林中弄樂器也。〔浪子相撲〕謂有些無賴漢在那裏比武打架。〔童稚紙鳶〕紙鳶，俗稱‘鷓子’。此謂有些童子們在那裏放鷓子。〔老僧因果〕謂有老僧在稠人廣衆中講說因果報應，勸人爲善也。但江湖賣技之流有擊小鼓與竹板相節而唱說故事者，亦謂之‘說因果’。〔瞽者說書〕謂有些盲子在那裏說書。按：江湖賣食之徒於神廟、茶肆講說故事者叫做‘說書’，卽宋代‘說話人’的遺法。〔林林〕衆多貌。〔螻螻〕亦衆多貌。詩邇斯：‘宜爾子孫螻螻兮’，毛傳訓螻螻爲和集，和集卽衆多也。〔紛沓〕繁集貌。〔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宦門淑秀猶言‘大家閨秀’。舊時貴族門第的女眷們乘車過市，必垂幕自掩，使內外不相窺。惟清明掃墓順作郊遊時，乃捲簾眺矚，略無避忌。〔婢媵〕猶言‘婢女’。媵，讀如孕，古之從嫁者。〔臻臻簇簇〕齊集叢列之貌。〔奪門而入〕日暮歸來，城門將閉，所以大家爭先恐後的奪門而入。〔西湖春〕西湖在浙江杭縣。西湖景色，四時俱佳，而春尤勝，故有‘西湖春’之稱。〔秦淮夜〕秦淮，已見前水仙注。舊時秦淮河中於夏夜月上時遊客最多，亦最令人流連，故作者以秦淮夏對‘西湖春’。〔虎邱秋〕虎邱山，在江蘇吳縣西北七里，爲蘇州遊賞勝地。春秋佳日，士女雲集，而尤以深秋木落，西南諸山俱得豁現眼前爲更盛。畫家有以‘虎邱秋色’爲畫題者，故作者云然。〔差足比擬〕勉強可以比擬。〔橫披〕亦稱‘橫幅’，爲立軸之橫畫者。〔魚貫雁比〕言如游魚那般連貫，飛雁那般排比也。〔手卷〕橫幅之狹而長者，只可舒卷，不能懸掛，故每裝成一卷軸，以便展觀。〔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張擇端字正道，南宋東武人。幼讀書，游學京師。後習繪

事，自成一家。嘗作清明上河圖，所繪皆汴京士女野景，明李東陽有專篇記述其事，圖名因此益著。〔西方美人之思〕詩簡兮：‘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毛傳謂思得賢人而治，有想望不得之意，這裡就運用這典故。但上云‘追摹汴京景物’，則西方美人之思即故國之思的轉語耳。〔昏昏〕張目貌。

文學史話

九. 八股文與小品文

八股文
的興起

我國前代帝王有一種牢籠智識分子的妙法，叫做‘科舉’。科舉是一種考試制度，國家特定了許多科目以為取士的標準，士子就依這標準去練習做詩寫文章以備應試。這制度濫觴於隋而完成於唐，〔注一〕當時科目很多，而特別注重詩賦。後來時時加以修改，到了宋仁宗熙寧以後，王安石當國，罷詩賦，改用經義取士。宋文鑑所載吳自牧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便是以經言命題的應試文。〔注二〕元代國祚短促，前後僅一百多年，停止科舉者五十多年（從中統元年算起）。到了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才仿宋制行科舉，兼以‘經義’‘經疑’〔注三〕試士，並規定以四書為題，以朱子章句、集注〔注四〕為宗。明洪武初，定科舉法，亦兼用經疑，〔注五〕後來乃專用經義。所謂‘八股文’者，就在那時候興起的。明史選舉志說，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但據顧炎武日知錄所載，則八股文的成熟，實在成化以後（公元一四八七年以後）。他說，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一四五七——一四六四）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謂之‘大結’。……每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爲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本之唐八賦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一九）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銜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

他這一段文字，不但告訴我們八股文名稱的由來，並且把明代八股文的形式及演變講得很詳細。清代沿明舊制，但八股文的形式和明代稍有不同：除二句破題，三句承題外，並無‘大結’的名目。又有所謂‘起講’，在承題之後，略同於明代的‘原起’。而每篇並不嚴格地限定八股，有僅六股即完篇者，亦有不止八股者。

八
股
文
的
淵
源

八股文盛行於明清兩朝，但其淵源則甚久遠。毛奇齡說：
世亦知試文八比之何所自昉乎？漢武以經義對策

……此試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無散文而複其句重其語兩疊其文作對待者。惟唐制試士，改漢魏散詩而限於比語，【注六】有破題，有承題，有領比，有頸比，有腹比，有後比，而後結以收之。六韻【注七】之首尾，即起結也。其中四韻，即八比也。然則試文之八比視此矣。

毛氏以唐應制詩爲八股文所自昉；顧炎武亦說八股文的破題‘本之唐人賦格’，那麼，沿流討源，八股文的形成，實和唐代的應制詩賦有關係了。其實不但應制詩賦，即以散文而論，毛奇齡所謂‘天下無散文而複其句重其語兩疊其文作對待者’，亦不盡然。我們看號稱化駢爲散的韓愈的文章，便有‘兩疊其文作對待者’。如與陳給事書：

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

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

如果把它放進八股文裏去，倒是很好的一股哩！所以王闈運說，八家之名，【注八】始於八股；其所宗者韓也，其實乃起承轉合之法耳。’於此可見古代散文中的二組或多組的排比節段，以及古文家的所謂‘起承轉合’，實無不與八股文息息相通。

八
五
六

八股文
的影
響

八股文是科學的文章，有一定的格式和腔調；在科學制度底下士大夫要想發跡，便不能不在這種格式、腔調上面用功夫。換句話，就是不能不把心思才力都用到八股文上面去。做八股文又是代聖賢立言，不許發表自己意見的；所以要八股文做得好，先要自己沒有思想沒有話說才行。影響所及，使中國學術思想由硬化而停滯。即以文學而論，除

少數富於天才的人，不甘安居於‘八股’的藩籬，居然越出了聖經賢傳的範圍，寫幾部小說或戲曲外；所謂‘古文’者，那一篇不是變相的八股？什麼‘義法’，什麼‘格律’，都逃不出八股的範圍。明清兩代的古文作家，沒有一個不是八股的斲輪老手；如歸有光、方苞是最著名的了。八股文和古文既息息相通，所以八股文存在一天，古文也就存在一天。清朝末年，主張廢止八股最力的梁啟超，他在新民叢報上做論文，依舊是二組或多組的排比節段，未脫八股氣息。直到現在，八股文廢了二十多年，有些中學生讀了什麼論說文範之類，也會寫出一篇聲調鏗鏘的變相八股來。

不但在思想方面，文章方面，就是過去士大夫們一些小小玩意，也不脫八股氣息。例如燈謎便是脫胎於八股的‘破題’，【注九】而詩鐘則宛然做八股‘搭題’【注十】了。此外如商店門前貼着的‘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春聯，恐怕也非對於八股相當練習過的人不辦哩。八股的影響如此之大而且久，我們講近代文學倘忽略了八股文，那等於講西洋近世史而忽略美洲獨立、法國革命一般：使全部歷史失其系統。

小品文的流行及其淵源

在八股籠罩一切的時候。乃有旁行斜出的所謂‘小品文’出現。‘小品文’者，別於正統派的古文而言：古文所講的都是大道理，而小品文則瑣瑣碎碎，隨便寫出；作者既沒有戴上什麼‘載道’的大帽子，【注十一】也不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注十二】更不想借此來應試做官或干謁權貴。所以小品文既和古文不類，更不會帶着八股氣息，在近代文學史上，它倒占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小品文流行於明末清初，而淵源於明代的所謂‘公安’‘竟陵’兩派。原來明朝當弘治（一四八八——一五〇五）、正德（一五〇六一

一一五二一)之際，內外多事，朝政廢壞。國家的統治權不穩固，則一切政令甚至於國家所規定的文章格式亦不爲人所重視。於是便有前後七子繼起，跳出八股的圈子，主張做文章須遠追秦漢，想一掃科舉文字凡庸腐敗的積習。可是他們的路子走錯了，其末流俗套，乃至以勦竊爲復古，只在那裏生吞活剝，結果造出許多貌似秦漢而內容淺陋的假古文來。到了隆慶（一五六七——一五七二）萬曆間，便有袁宗道及其弟宏道、中道出來，主張做文章重在發抒個人的性靈，不可摹倣古人，當時三袁的作品，無論散文或詩，都從發抒性靈的路上走，務在清新流麗，一時學他們的人很多。因爲三袁是公安人，就稱之爲‘公安派’。公安派文章盛行以後，那些摹倣秦漢的假古文幾乎絕跡，而清新流麗的小品遂代之而興。然輕新流麗的末流，又難免走入輕纖淺率一路，遂有竟陵人鍾惺、譚元春起而提倡做幽深孤峭的文章，是爲‘竟陵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文章，無論其爲清新流麗或幽深孤峭，在正統派看來，都是旁行斜出，不合正軌的；而這兩派的作品，也和雍容典雅的臺閣文章迥異。因此，公安、竟陵派便自然而然地做了小品文的先導了。

小品文的盛衰及其影響

近人周作人說：‘小品文的興盛，必在王綱解紐的時代’。我們看明清兩代小品文的盛衰，便可知道周氏所說的話實有至理。明代開國之初，文網嚴密，自抒性情的小品文當然不會興盛。永樂（一四〇三——一四三五）以後至成化（一四六五——一四八七）之末，八十餘年，海內無事，政權統一，載道主義的文學極盛一時，當時所謂‘臺閣體’者，統是那些雍容典雅的廟堂文章，小品文幾乎絕跡。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實際上是王綱解紐，文學快要走入一新時代前的一個反動。公安竟陵派興起時，明朝的國運快要完結了，但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

這個時代發生。滿清統一中國後數十年間，小品文的餘勢未衰。後來滿清的國勢大張，朝廷強盛，政教統一，於是除了埋頭做考據功夫的幾個學者之外，大家又努力於做八股、寫古文，載道主義大佔勢力，小品文又被人唾棄了。一直到民國初年文學革命運動勃興，載道文學才在‘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兩個口號【注十三】之下壽終正寢，而小品文又盛行一時。雖然現代的小品文形式內容都和明末清初的小品文不同，但實在還沿着這個系統的。

【注一】通鑑綱目載隋煬帝大業二年（六〇六）始置進士科，是為科舉制度的濫觴。到了唐朝，取士的科目多至十餘種，科舉制度就此大定。

【注二】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是書經微子篇中語。

【注三】經義，闡發經旨；經疑，則對於經中的疑難，可以隨便發揮的。

【注四】宋濂有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

【注五】顧炎武日知錄引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試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

【注六】比，對比也。比語即兩兩相對的語句。

【注七】唐時科舉之詩，大抵以古人詩句命題，冠以‘試得’二字，稱為‘試帖詩’。其詩或五言七言，或八韻六韻。這裏的‘六韻’，即指試帖詩。

【注八】八家即指唐宋八大家。

【注九】八股文的破題是用兩句話來點破題目。例如題為梁惠王章句上，破題云：‘以一國僭竊之主，冠七篇仁義之首。’因為梁惠王以諸侯稱王，便是一國的僭竊之主。孟子七篇，都分上下，梁惠王章句上便是孟子的第一篇；而孟子專講仁義，所以說‘冠七篇仁義之首’。這樣兩句，把題目的意思都包括了。燈謎也是這樣：例如‘壽’射論語‘加我數年’，‘尺’射論語‘鳳鳥不至’之類。

【注十】清代小考，有取經文中意義不連貫的上下句命題，稱為‘搭題’，例如論語‘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將命，’兩句意義本不連貫，但可以作為題目。又有所謂‘截置’者。取經文上下各數字命題，例如‘叩其脛闕黨童子’亦可成為一個題目。詩謎也是這樣，往往出兩個絕不相干的題目，使作者寫成兩句對偶工整的詩。

【注十一】‘文以載道’的話，最先見於周子通書。載，即以舟車載物的意思。道本是空
的，今以文章載它，便有所附麗了。從來古文作家，都以載道自命。

【注十二】漢司馬遷作史記，他自己說預備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見漢書司馬遷傳。

【注十三】桐城，指桐城派古文。選學，指以文選為正宗的那些古文作家。五四運動
前後，新青年雜誌上常常提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口號以攻擊古文作家。

文選一二四. 打魚殺家

(李俊，倪榮，同上) (李俊)拳打南山猛虎。(倪榮)足踢北湖蛟
龍。(李)俺，混江龍李俊，(倪)俺，捲毛虎倪榮。(李)賢弟請了！
(倪)請了！(李)今日閒暇無事，不免江邊遊玩一回。(倪)請！

(李唱搖板)憶昔當年擒方臘。(倪接唱)弟兄猛勇果不差。
(李接唱)蟒袍玉帶不願掛*。(倪接唱)願在江湖訪豪
俠。(同下)

(旦內唱倒板)海水滔滔波浪發。

(上唱快板)父女們河下做生涯。青山綠水難描畫，個
個漁人船當家。

(蕭恩上唱搖板)父女打魚在河下，貧窮那怕人笑咱。桂
英兒掌穩舵，父把網撒，怎奈我年紀衰邁，氣力不
加。

(旦白)爹爹年邁，河下生意不做也罷。(蕭白)本當不做這河下
買賣，怎奈難以度日。(旦哭)哎呀！(蕭)兒吓！不必啼哭，天氣炎
熱，你我父女，找一柳林之下歇歇去罷。兒吓！為父今日打了幾
條鮮魚，我兒在船艙收拾了，為父要飲酒。(李、倪同內白)走吓！
(同上)

〔李唱搖板〕閑來無事江邊遊。〔倪接唱〕海水滔滔往東流。〔李接唱〕手搭涼篷用目望。〔倪接唱〕蘆葦之下一小舟。

〔白〕來此江邊，看一小舟之上，好似蕭兄模樣，你我冒叫一聲。吶，那傍敢是蕭兄？〔旦〕呵，爹爹，岸上有人叫你！〔蕭〕岸上有人叫我，待我看來：原來是李賢弟，莫非要船上走走？〔李、倪同白〕正要上船走走。〔蕭〕待愚兄與你搭了扶手。〔二人上船，蕭白〕此位是誰？〔李白〕這位是捲毛虎倪榮。來！見過蕭兄。〔倪白〕蕭兄，這裏有禮了！〔蕭白〕這做什麼？〔倪白〕試試你的膽量。〔蕭白〕老了，不中用了！〔笑〕哈哈！兒吓，出艙見過二位叔父。〔旦白〕參見二位叔父。〔倪白〕此位是誰？〔蕭白〕小女桂英。〔李白〕多大年紀？〔蕭白〕一十六歲。〔李白〕可曾許配人家？〔蕭白〕許配人家了。〔李白〕但不知許配那一家？〔蕭白〕花榮之子，名喚花逢春。〔李白〕到也門當戶對。告辭！〔蕭白〕且慢！愚兄今日打了幾尾鮮魚，你我弟兄，在船頭暢飲一回。〔李、倪同白〕到此就要叨擾。〔蕭白〕自己兄弟，何出此言！兒吓，捧酒在吶！二位賢弟，愚兄做的河下買賣，忌的‘乾’‘旱’二字：有人提起‘乾’‘旱’二字，不敢說罰，必須要敬酒三杯。〔三人同飲〕〔蕭白〕請！〔李白〕乾。〔蕭、倪〕哈哈！罰酒三杯。

〔郭先生上唱搖板〕閑來無事江邊走，觀見河下一小舟。

〔白〕哎呀！觀見小舟之上，有一絕色的女子，待我來偷瞧。〔李、倪同白〕蕭兄，岸上有一人，前去看來。〔蕭白〕二位賢弟少待，待我看來。〔下船〕吶；做什麼的？〔郭白〕問路的。〔蕭白〕你問的是那一家？〔郭白〕問的是丁府？〔蕭白〕你看，前面八字粉牆，黑漆大門樓，兩座大棋杆，那就是丁府。咳，聽見沒有。〔郭〕哦，哦。

(下)(蕭白)狗頭狗腦，定不是好人。(上船)(李白)幹什麼的？
 (蕭白)乃是問路的。(倪白)那裏是問路的，分明是取。(蕭白)咳，
 諒他也不敢吓！請吓！(三人同)請！(丁郎上白)離了家下，來到
 河下，說來說去，總是這兩句話。來到河下，也不知道這隻船是
 不是蕭恩的船，待我冒叫一聲：呔！蕭恩，蕭恩，蕭恩！(李白)岸
 上有人喚你。(蕭白)哦，又有人喚我；再領幾杯。(李、倪)酒也夠
 了。(蕭登岸)哦，原來是丁郎兒！你前來作甚？(丁)我是前來討
 魚稅銀子的。(蕭白)你看天乾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
 與你送上府去就是。(丁)話到是兩句好話，改日有了銀錢，與我
 送上府去，跑壞了鞋子，誰給我錢買？(蕭上船)(李、倪同白)做
 什麼的？(蕭白)丁郎兒，前來討魚稅錢子的。(李白)待我喚他回
 來，詢他幾句。(蕭白)不要與他生氣。(李白)曉得了。呔，滾回
 來！(丁)哦，又出來一個，回來了。(李白)你前來做甚？(丁)前來
 討魚稅銀子的。(李白)催討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丁)沒
 有。(李白)可有六部公文？(丁)也沒有。(李白)憑着何來？(丁)
 本縣的太爺。(李白)敢是那呂子秋？(丁)本縣的太爺。(李白)你
 回去對他言講：魚稅銀子，免了便罷，如若不然，大街之上，掃見
 俺，有些兒不便！(丁)你說此大話，你叫什麼名字？(李白)俺混
 江龍李俊！(丁)哦，你就是混堂裏屁精。(李白)我打你這忘八*
 的！(蕭攔)(倪)呔，滾回去！(蕭白)不要與他生氣。(倪白)待
 我來囑咐他幾句。(丁)吓，這個喉嚨比那個還大，轉來了，甚事？
 (倪白)我且問你：這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丁白)沒有？(倪
 白)六部公文？(丁白)也沒有。(倪白)憑着何來？(丁白)本縣太
 爺所斷。(倪白)敢是那呂子秋？(丁白)太爺。(倪白)回去言講，
 魚稅銀子，免了便罷。(丁白)如若不免？(倪白)大街之上，撞着

某家，我挖他的眼睛，泡燒酒喝，我剝他的皮，熬狗皮膏藥，記下了！(丁白)你不要海外大奇談，你叫什麼名字？(倪白)俺叫捲毛虎倪榮！(丁白)哦，你叫卵毛裏臭蟲。(倪白)什麼話？我打你這個忘八的！(丁白)你要打，不要走，等我摘了帽子，脫了衣裳。(倪白)怎樣？怎樣？(蕭勸)(丁白)你拉牢了他，我好逃走。(丁下)(李、倪同白)蕭兄，爲何這等軟弱？(蕭白)他們的勢力大。(李、倪同白)那怕他是王位。(蕭白)他們人多。(李、倪同白)咱弟兄人也不少。(蕭白)他們有銀錢。(李、倪)買咱弟兄不動。(蕭白)這就難講話了。(李、倪同白)這河下生意不做也罷。(蕭白)本當不做河下生意，怎奈囊中慚愧。(李白)小弟送銀十兩。(倪白)小弟送白米十擔。(蕭白)那位賢弟送來？(倪白)小弟送來。(蕭白)愧領了。(李、倪同白)告辭了。(蕭白)奉送。

[李唱搖板]聽說令愛配花家。[倪接唱]門當戶對果不差。[李唱]但等令愛來出嫁。[倪接唱]花紅彩禮送回家。

(李、倪同下)(蕭白)二位賢弟，慢走，愚兄不能遠送了！這才是我好朋友啊！(旦白)爹爹！這二位叔父，是何等樣人呀？(蕭白)兒問的是他二人！兒吓：

[唱搖板]他本江湖一豪俠，誅擒方臘也有他，蟒袍玉帶不願掛，弟兄雙雙走天涯。

[旦唱搖板]昔日子期訪伯牙，爹爹交友也不差。女兒催舟往前駕。[蕭唱搖板]猛擡頭，見紅日墜落西下。

(白)天色不早，將船搖回去罷。(旦)遵命！(蕭白)正是，父女打魚在江下。(旦白)家貧那怕人笑咱。(蕭白)有霧不知天早晚。

(旦白)一輪明月轉回家。(同下)

(員外、郭先生同上)(員外白)家有千擔糧。(郭白)前倉堆後倉。
 (丁白)離了河下，來到家下，還是這麼兩句話。參見員外！(員外
 白)罷了！命你催討魚稅銀子，怎麼樣了？(丁白)待我慢慢的來
 告訴你呢。我奉了員外之命，去到河下，看見許多船隻，我也認
 不清那隻是蕭恩的船；我在岸上高叫幾聲，看見蕭恩出來了，
 到講的蠻好，叫我對員外說，“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
 有了銀錢，送上府去，”這還倒也罷了。我剛要走，出來一個黑鬍
 子的，叫了一聲，叫我回來。(員外白)哦，這是什麼人呢？(丁白)
 那時我就回去，問他什麼事。他就說了：“我且問你，你是那裏來
 的？”我就說了：“是丁府上來的，催討魚稅銀子。”他就說了：“魚
 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員外白)無有。(丁白)“六部的公文！”
 (員外白)也無有。(丁白)“憑着何來？”(員外白)本縣太爺所斷。
 (丁白)“敢是那呂子秋？”(員外白)哦，本縣的太爺。(丁白)他又
 說了：“將這魚稅銀子，免了便罷。”(員外白)如若不免？(丁白)
 “如若不免，大街之上，撞着與俺，有些不便！”(員外白)你可曾
 問他的名字？(丁白)我到問了，他叫混堂裏屁精。(員外白)哦！
 敢是混江龍李俊？(丁白)不錯。他叫混江龍李俊。正說之間，又
 出來一個，喉嚨比他還要大，叫我滾回來。(員外白)你可曾滾回
 去？(丁白)我沒有滾回去，我是走回去的。我問他什麼事，他也是
 這麼兩句話，說：“這個魚稅銀子免了便罷。”(員外白)如若不
 免？(丁白)“大街之上，撞着於俺，我挖他的眼睛，泡燒酒喝，剝
 他的皮，熬狗皮膏藥。”(員外白)他叫什麼名字？(丁白)他叫卵
 毛裏臭蟲。(員外白)哦，捲毛虎倪榮。(丁白)不錯！捲毛虎倪榮。
 他說的。(員外白)有這等事，下面歇息。(丁下)(員外白)來，搭
 轎！(郭白)且慢，些些小事，待卑職代勞。(員外)小心了。(員外

下)(郭)我想此事非要教師爺前去走上一趟不可。啊，教師爺？
 (四小教師上白)郭先生，什麼事情？(郭白)你家師父呢？(四教師白)在裏頭鍊工夫。(郭白)請他出來，就說郭先生要會會他。
 (四教師白)曉得了。有請師父！(大教師上白)好喫好喝好睡覺，聽說打架我先跑。徒弟們，什麼事？(四教師白)郭先生要會會你。(大教師白)郭先生要會我，待我去看看。噯，郭先生！(郭白)啊，教師爺！(大教師白)你把我们爺兒幾個，弄了出來，有什麼事情？(郭白)請了出來。(大教師白)不錯：“請了出來，”有什麼事情？(郭白)員外命了郎前去催討魚稅銀子，被他們羞辱一場，我想此事要請教師爺們辛苦一趟。(大教師白)我們是來看家護院的，不是來催討魚稅銀子的。(郭白)就是一次。(大教師白)下次不可。那麼，你套車子。(郭白)敢是拉銀子？(大教師白)拉不了銀子，還拉了人麼？(郭白)取笑了，哈哈！(下)(大教師白)徒弟們，誰認識蕭恩這廝？(四小教師白)我們認識。(大教師白)好，一路撿雞毛*。(四小教師白)此話怎麼講？(大教師白)湊膽子走。(同下)

*

*

*

[蕭上唱西皮快三眼板]昨夜晚，喫酒醉，和衣而臥。稼場雞，驚醒了，夢裏南柯。二賢弟，在河下，相勸於我。他勸我，把打魚的事，一旦丟卻。我本當，不打魚，關門閒坐。怎奈我，家貧窮，無計奈何。清晨起，開柴扉，烏鴉叫過。飛過來，叫過去，〔轉二六板〕卻是爲何。將身兒，來至在，草堂內坐。桂英兒，取茶來，爲父解渴。
 [且上唱搖板]遭不幸，我的母，早已亡故。撇下我，父女們，奔走江湖。

(白)爹爹用茶。(蕭白)兒呀，爲父怎樣囑咐於你，不叫兒漁家打扮，兒還是漁家打扮。(旦白)孩兒生在漁家，長在漁家，不叫孩兒漁家打扮，打扮怎樣？(蕭白)哽，不聽爲父之言，兒就爲不孝。(旦白)爹爹不必生氣，孩兒改過就是。(蕭白)這便才是。(大教師小教師同上，大白)走，走，走！(小教師白)不要走了，到了。(大教師白)不要倒，留住喂狗。倒那裏呢？(小教師白)到了蕭恩家裏了。(大教師白)怎麼到了蕭恩家裏了。(小教師白)上頭掛住魚網了。(大教師白)待我看來；回去罷，回去罷！(小教師白)幹什麼回去？(大教師白)蕭恩不在家。(小教師白)怎麼不在家？(大教師白)關住門了。(小教師白)關住門在家，鎖住門不在家。(大教師白)嘎，關住門在家，鎖住門不在家。好，去叫門去。(小教師白)師父沒有教過我，我們不會。(大教師白)叫門還要教麼？看着師父，我的叫門，是這箇樣子：這叫“攔門式”，你們學着一點。他不出來便罷；他要出來，上頭一拳，底下一腿，他會倒了，學着一點！蕭恩開門來！來，來，來，開門來！開門來！(蕭白)外面有人叫門，待我看來。(旦下)(蕭白)是那一位？(開門手勢，大教師跌交，夾白)地下那裏來的西瓜皮？把我師父滑倒了。(小教師跌交，夾白)蕭恩出來了。(大教師白)怎麼蕭恩出來了？待我會會他。原來是箇糟老頭！(蕭白)你們是那裏來的？(大教師白)我們是丁府上來的教師爺。(蕭白)原來是丁府上的教師爺！小老兒不知，多多有罪。(大教師白)哦，會兩下，不要緊，不要緊。(蕭白)你們前來則甚？(大教師白)一不請安，二不問好，與你討漁稅銀子來的。(蕭白)你看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與你送上府去，何必你來？(大教師白)哦，會點血，師父有工夫，不要緊。蕭恩，別人來了，三言兩語讓你哄回去了，今日

教師爺來了，就得要給銀子了。(蕭白)別人來了沒有，今日教師爺你來了麼？哼，哼，越發的沒有！(手勢介)(大教師白)哦，他又來了，虧着師父躲的快，又被他點上了。徒弟們，跟他說軟的不行，跟他動硬的，(小教師白)動硬的。(大教師白)鍊子帶來沒有？(小教師白)帶來了。(大教師白)我拿鍊子一套他的脖子，你們拉住就走。(小教師白)哦，套上我們拉着就走，曉得了！曉得了！(大教師白)不要忘了。蕭恩，你可認識這箇？(蕭白)朝廷的王法，要他則甚？(大教師白)這個不是朝廷王法，是你老老怕你長不大，與你打了一箇百家鎖。(蕭白)不用。(打落鍊子，蕭踏鍊介，大教師白)差一點打了我的脚。徒弟們，去把我的鍊子拿來。(小教師白)師父沒教過我們。(大教師白)又沒教你們，你們真是飯桶，看師父？的。咳，這老頭用的是這一功。蕭恩，你可看見？噓噓哈！(蕭白)什麼噓噓哈？(大教師白)一箇鶻兩個腦袋。(蕭白)在那裏？(大教師白)在那邊，在這裏。(蕭看介)(大教師用鍊套在蕭頸介，蕭躲介)(蕭白)哼，狗頭狗腦的東西！(大教師白)徒弟們，我套上去，你們拉着。蕭恩，有銀子便罷，沒有銀子，我要鎖你。(蕭白)娃娃，你當真要鎖？(大教師白)當真要鎖。(蕭白)果然要鎖？(大教師白)果然要鎖。(蕭白)你與我鎖！(鎖大教師頸介，小教師白)拉着跑，拉着跑。(大教師白)不要拉了，你把我拉那裏去？(小教師白)我拉錯了。(大教師白)你們幾個人，連一個有眼睛的沒有。這個老頭，有點札手^{*}，硬的不行，還是動軟的。(小教師白)還是動軟的。(大教師白)蕭二太爺，有銀子沒銀子，不要緊，你跟我們爺們過趟江，見着我們家員外爺，銀子給不給在你，要不要在他，把我們爺們差事可了了呢。你看好不好？(蕭白)你說此話老漢明白了，莫非叫老漢跟你們過一趟

江，見了你家員外，銀子要與不要但憑於他，沒有你等事了。你們是也不是？哼哼，你二太爺可，惜沒有工夫！（大教師白）哦，又跑出一個這麼二太爺來了。這個老頭軟硬不喫，還是打。蕭恩，你不識相，跟你要銀子，沒有，叫你過江，你也不去，你看咱們帶的人多。（蕭白）人多便怎麼樣？（大教師白）要講打。（蕭白）娃娃，講打，老漢幼年之間，聽說打架，好比小孩子過新年穿新鞋子的一般；如今我老了，行不動了，哈哈！（大教師白）哦，這個譬解。蕭恩吓，年輕力壯，我也打他不動，我也好有一比。（蕭白）比作何來？（大教師白）老鼠舐貓鼻子，有一點作死。（蕭白）娃娃，你當真要打？（大教師白）當真要打。（蕭白）果然要打？（大教師白）果然要打。（蕭白）也罷，待老漢將衣帽留在家中，打個樣兒，與你們見識見識。

〔唱搖板〕聽一言，不由我，七竅冒火。

（大教師白）聽一言，不由你七竅冒火。教師爺；打你個，八孔生烟。

〔蕭唱搖板〕氣得我，年邁人，咬碎牙殼。（打小教師介）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我。

（大教師白）江湖上，叫蕭恩，不才就是你，我教師爺也有一個名。（蕭白）叫做什麼？（大教師白）我好叫左銅鎚。（蕭打小教師介）

〔蕭唱〕大戰場，小戰場，也見過許多。爺本是，出山虎，獨自一個。

（蕭又打小教師介）（大教師白）什麼你是出山虎獨自一個。教師爺好有一比，好比那打獵時，單打你這個死老虎。

〔蕭唱〕那怕你，看家犬，一羣一窩。你本是，奴下奴，敢

來欺我！

(大教師白) 打下，打下！(小教師白) 不要打了，人家罵下來了。

(大教師白) 罵什麼？(小教師白) 罵咱們是奴下奴？(大教師白) 我去問問他。蕭恩，你罵我們是奴下奴。我們是丁府上奴，不是你蕭家的奴，這麼辦？經的住教師爺三羊頭^{*}，魚稅銀子不要了。

(蕭白) 慢說三羊頭，就是三狗頭，二太爺何懼。(大教師白) 人頭變狗頭了，你站好了，待我運運氣。(蕭白) 咳，小心二太爺的零碎！

(大教師白) 哦，你到誇口，你站好了。(撞三羊頭，打介，四小教師打敗，逃下)(大教師白) 二太爺，我跪下來了，他們都跑了，你也讓我過去罷！

(蕭白) 要過去，不難，你是丁府上的教師麼？今日到要領教領教。(大教師白) 有什麼本事，無非是混飯喫！

(蕭白) 一定要領教！(大教師白) 一定要領教，我用點功夫你看看。

(蕭白) 這叫什麼？(大教師白) 這叫扁擔。(蕭白) 不好。(大教師白) 不好，你再看這個。(蕭白) 這叫什麼？(大教師白) 這叫扁擔。

(蕭白) 不好。(大教師白) 你再看這一個。(蕭白) 這叫什麼？(大教師白) 這叫茶壺。(蕭白) 不好。(大教師) 不好。我沒有了，你放

我過去罷。(蕭白) 放你過去，不難，你方才撞你二太爺三羊頭，如今你二太爺，打你三拳頭，放你過去。(大教師白) 慢說三拳頭，三百拳頭，也不要緊，待我運運氣。(蕭白) 你站好了。

(大教師白) 你把這個東西拿掉。(蕭白) 照打！(旦上) 打。(大教師下)

(旦白) 孩兒打的可好。(蕭白) 打的好，打出禍來了！(旦白) 什麼禍來了？(蕭白) 那賊回去，必不甘心，取爲父衣帽過來，待我前

去搶他一個原告。(旦白) 他乃官宦之家！不去也罷。(蕭白) 小孩子家，懂得什麼！看守門戶！(旦下) (蕭白) 正是閉門家裏坐，禍

從天上來。(下)

去也罷。(旦白)壯壯膽量，也是好的。(蕭白)好，取你的衣帽過來。(旦白)是。(蕭白)隨爲父的走。(旦白)哎，爹爹，這個門呢？(蕭白)這門麼，不要管他了。(旦哭)哎呀，爹爹，這動用的傢伙呢？(蕭白)這動用的傢伙麼，也不要了。(旦哭)哎呀！(蕭白)兒吓，那顆慶頂珠，可曾帶在身旁？(旦白)帶在身旁了。(蕭白)倘有不測，也好逃往你婆家去罷。(旦白)爹爹，你呢？(蕭白)爲父的麼，你不要管了。(旦哭)哎呀！(上船)(蕭白)兒吓，夜晚行船，比不得白日，兒要掌穩了舵吓。

[唱快板]爲此事，不由我，心中冒火。今夜晚，過江去，將他殺卻。恨不得，生雙翅，江邊越過。我的兒，因何故，撒了篷索？

(旦白)爹爹，此去殺人，是真是假？(蕭白)自然是真，那有什麼假！(旦白)如此，孩兒不去了。(蕭白)呀啞！先前爲父不叫兒前來，兒是一定要來；如今舟行至半江之中，兒要回去。也罷，待爲父的送兒回去。(旦白)孩兒不回去了。(蕭白)爲何不去？(旦白)孩兒捨不得爹爹。

[蕭唱哭板]哎呀，桂英呵，我的兒呀！

(下船介、蕭白)兒吓，記好了，在此下船，將衣服穿好，到了那裏爲父叫你罵，就罵，叫你打，你就打！(旦白)遵命！(蕭白)來此已是。呔，有人麼？走出一個來！

[大教師上唱小調]姐在房中繡麒麟，忽然間想起了我們心腹上的人，我就常常掛在心。

(白)是誰？(開門介)咳，二太爺，你怎麼打上我們門上來了？(蕭白)過府陪罪來了。(大教師白)不怕你不來！(蕭白)哽。(大教師白)你退後一點，我好與你通稟。(蕭白)哦，退後點。(大教師白)

還要退後些！(蕭白) 哽，叫你二太爺退到那裏去？(大教師白) 你隨便站在那裏。有請家爺！(員外、郭先生同上，四小教師跟上，員外白) 昨晚一夢夢的醜。(郭白) 閻王請我喫燒酒。(員外白) 何事？(大教師白) 蕭恩過府陪罪。(員外白) 叫他進來。(大教師白) 呔，叫你們進來！(蕭白) 隨爲父進來！請了！(員外白) 膽大蕭恩，將我家下人打的狼狽狼狽，是何道理？(蕭恩白) 這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員外白) 無有。(蕭白) 六部公文？(員外白) 也無有。(蕭白) 憑着何來？(員外白) 本縣太爺所斷。(蕭白) 敢是那呂子秋？(大教師白) 太爺！(蕭白) 呸！(大教師下)

(蕭唱搖板) 罵一聲，呂子秋，作事太惡。責打我，四十板，卻是爲何？

(白) 兒吓，罵，(旦白) 奸賊吓！

(唱搖板) 罵一聲，狗奸賊，天良味盡。仗勢力，欺良民，死無葬身。

(員外白) 來，拿下了！(蕭白) 且慢，我父女有好心獻上。(員外白) 有什麼好心？(蕭白) 我父女在河下打的一顆慶頂珠，特來獻上。(員外白) 呈上來。(蕭白) 耳目甚衆。(員外白) 兩廂退下。(四小教師下) (蕭白) 在這裏。(殺員外郭先生介) 兒吓，隨爲父的殺！(旦白) 遵命！(四小教師上，蕭、旦殺四小教師。大教師上，蕭又殺大教師，同下)

這是皮黃戲中有名的劇本，一名慶頂珠，又名討魚稅。全劇的情節，大略如是：有蕭恩者，在江邊打魚爲生。他年已半百，膝下祇有一女，名桂英，已許婚於花榮之子花逢春，以慶頂珠爲聘禮。父女二人，相依爲命。土豪丁員外，平日交給地方官長，霸佔民

地，強收漁稅。一天，丁家派人來蕭恩處索取漁稅，蕭以連日魚產不旺，無錢應付，懇求稍緩時日。適蕭之友人李俊等在蕭船小飲，代抱不平，把丁僕痛罵一頓，丁僕狼狽而去。明天，丁家的拳教師帶了黨徒多人，來討魚稅，言語衝突，被蕭恩痛打一頓。蕭恩知已闖禍，便先往州衙自首，不料州官竟不問情由，將蕭恩痛責四十大板。蕭恩本是江湖上好漢，曾經上過梁山泊，後來宋江等受了招安，他卻不願去，仍回故鄉來做一個漁夫，滿想安守本分，終其天年，所以凡事忍耐。但他經過這一次羞辱後，不禁怒火中燒，把他久經沈寂的英雄氣概復活起來了。他回到家裏，叫他的女兒收拾細軟，并帶了慶頂珠（預備倘有不測，他女兒可以逃往花家），父女二人，同往丁家，以獻慶頂珠為名，出其不意，將丁氏全家殺死，全劇就此告終。按：蕭恩即梁山泊阮小七，見後水滸。一說，蕭恩即後水滸中的阮小五，‘小五’與‘蕭恩’聲相近。全劇結構緊湊，在皮黃劇本中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其主旨則在寫土豪劣紳的魚肉平民，以及平民受過分的壓迫後所激起的反動。

語釋 [李俊]就是水滸傳中的混江龍李俊。後水滸中亦有之。[倪榮]混號捲毛虎，但水滸傳中沒有這個人，此據後水滸。[搖板]唱戲有板眼，猶唱歌之有音符也。但搖板則沒有板，沒有過門，亦無一定開口處。[憶昔當年擒方臘]方臘宋青溪人，宣和中起兵作亂，自號聖公，後為童貫等所擒誅。相傳宋江等受招安後，討方臘有功，封節度使，李俊等當時都跟宋江打方臘，故云。[蟒袍玉帶不願掛]做了大官便穿蟒袍，繫玉帶。蟒袍玉帶不願掛，就是不願做官的意思。[旦]扮演桂英的脚色 [倒板]也沒有板眼，開口處亦無一定。[快板]加快者稱為‘快板’，沒有

過門。(這做什麼)當倪榮走上蕭恩的船上時，蕭恩搭着扶手，倪榮要試試蕭恩的氣力，被蕭恩一手架住，便問他‘這做什麼?’

[花榮]從前也是梁山泊上的人物，以善射名，見水滸傳。但那時候花榮已死，他的兒子也很長大了。〔郭先生〕是丁員外家裏的師爺。〔分明是取〕這句話頗費解。大概是說‘分明是取…’，話還沒有講完，就被蕭恩打斷了，所以沒有說下去。〔六部公文〕六部，謂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也。但這裏的所謂‘六部公文’就是說部裏的公文。〔忘八〕詈人之詞。〔海外大奇談〕喻誇口說大話也。〔囊中慚愧〕就是身邊沒有銀錢的意思。〔昔日子期訪伯牙〕伯牙，春秋時人，善彈琴，和鍾子期很要好，子期死了，伯牙以爲世無知音，從此不彈琴。〔員外〕本謂額外之官；六朝以來，始有員外郎，別於侍郎而言，其後內外各官亦置之。唐李嶠爲吏部，奏置員外官至數千，亦可以用錢捐取。舊小說中稱富翁爲員外，也因為那時候富翁往往用錢捐官的緣故。〔蠻好〕很好。〔教師爺〕卽拳教師。〔一路撿鷄毛〕這是一句歇後語。路上有人挑着鷄毛擔子走，一路上湊着這擔子揀鷄毛，便是‘湊擔子走’，擔膽同音，就變爲‘湊膽子走’，意謂小心前去也。〔西皮快三眼板〕皮黃戲之唱調，可分兩大類，一曰‘西皮’，二曰‘二黃’。西皮又有‘正西皮’與‘反西皮’之分。正西皮中有快三眼，卽加快之慢板(慢板爲一板三眼之調)。〔夢裏南柯〕唐李公佐作南柯記，略言淳于棼夢至槐安國，國王妻以女，命爲南柯太守，備極顯榮。後與敵戰而敗，公主亦死，王頗疑忌之，遣其歸。既醒，尋槐下穴，見有蟻在其中，所謂南柯郡者，槐樹南枝下之蟻穴也。後人謂夢爲‘南柯’，本此。〔烏鴉叫過〕俗傳早上聞烏鴉叫，須防有禍事。〔二六板〕一板一眼，唱時第一句皆在板

上開口，以下無論上下句，須讓板開口。〔不要倒，留住喂狗〕他把到了誤聽爲倒了，所以這樣說。〔地下那裏來的西瓜皮把我師父滑倒了〕俗語有‘西瓜皮滑倒拳教師’的話，故借以打趣。〔點血〕拳術中有點穴一法，疑點血係點穴之誤，待考。〔札手〕猶言‘把子’，即拳術上有功夫的意思。〔羊頭〕把頭抵掙，如羊用角抵觸一般。〔小心二太爺的零碎〕留心我的零碎拳腳。〔有司〕職官的通稱。〔原板〕一板一眼之調。〔內塔白〕場裏面人的說白。〔哭板〕悲哀的調子，沒有板眼。

文選一二五. 討漁稅

時代 一一二五年夏

人物 阮小七

桂英

丁順

教師二名

佈景 漁家門前，竹籬土牆而外，惟板桌一石凳數事點綴其間。稍遠，有楊柳三四樹，垂絲成蔭，與夕陽相映，饒有風趣。

阮小七在門前收拾漁網。

桂英 (在門內喊) 爸爸! 爸爸! 爸爸!

阮小七 (擡頭，向門內望) 唔? 桂英，幹麼?

桂英 (在門內) 飯得啦，咱們是在屋裏喫呀，外邊喫呀?

阮小七 天熱，屋子裏悶得慌，還是在外邊吧，涼快點兒。

桂英 (在門內) 是。

(阮小七把漁網理好，桂英捧着食具自門內上)

桂英 (一壁在板桌上安放杯盤，一壁說) 爸爸，今兒還剩着兩條

魚，你喝兩盃好不好？

阮小七 家裏還有酒嗎？

桂英 你前兒上梁山，不是帶着兩罇酒麼？沒有喝完，還剩着半罇呢？

阮小七 （沉默，若有所思）咳！

桂英 對啦，爸爸，你還沒有告訴我呢，那天你在山上，爲什麼那樣傷心呀？這兩天你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老是嘆氣，到底是爲的什麼？

阮小七 你不要管我，桂英。

桂英 不行，爸爸，您得說。那天我問您，您總不言語，後來被我問急了您，纔說改天再告訴我。

阮小七 （望下喝酒）遲早你總會明白的。

桂英 聽說，那梁山上，原先都是強盜住着的，對不對，爸爸？

阮小七 小孩子別隨便亂講。

桂英 不對麼？好些人都這麼說，梁山泊是強盜窩。

阮小七 這樣說，你爸爸也是強盜了？梁山上的朋友都是好漢，不是強盜。

桂英 怎麼？難道爸爸同他們是一夥麼？怪不得前兒爸爸還上梁山呢。可是他們那些人都上那兒去了，怎麼現在山上連一個人影都不見，荒得那個樣兒？

阮小七 咳！說起來，話長啦。當初我們家原是哥兒三個，^{*}靠着一身本事，在這石碣湖裏打漁度日。後來咱們家人口慢慢地多了，過日子也實在不易。恰好那時候東溪村有一位吳學究——人家都叫他智多星，^{*}多才多謀，真賽過當年諸葛亮——就是他出的主意，約咱們哥兒幾個一塊兒去打劫蔡京^{*}的生辰綱，滿想圖個

下半世的快活。誰知道打劫之後，事機不密，被白日鼠白勝把消息給走漏了，逼得大家無路可走，沒有法子祇好往梁山上一跑。那時候，你還不過十二歲，因為不願意讓你們也擔驚受恐，所以你跟你媽還留在這裏過苦日子。

桂英 要是爸爸不跟他們去打劫，不是就不用上梁山，咱們也不會分離了麼？

阮小七 話是不錯。可是爲什麼不去打劫呢？咱們並沒有閒着，可是咱們連飯都不能喫飽。他們那班做大官的，什麼事也不幹，就能那樣的享福，做一次生日，都有人去送這麼多的珍珠寶物。爲什麼他們就該有這些東西？爲什麼我們就不能搶來用呢？

桂英 爸爸，這是犯法的。

阮小七 犯法？他們闖，有的是錢，用不着去搶別人的，當然就不會犯法啦！你多曾見過他們闖人犯法的？什麼法不法，那都是他們爲咱們這班窮人定的，咱們爲什麼一定要守他們給定的法呢？

桂英（頗有點同情）所以爸爸就不能不上梁山了。

阮小七 我們上梁山，可不是怕他們；我們實在是看不過這種朝廷。什麼人不好用，偏偏會用蔡京做宰相；他一當權，高俅、童貫、王黼、梁師成……這班小人自然也得法了。裏應外合，凡是可以壓迫咱們老百姓的，什麼也幹出來啦。可就沒有一件是治天下的正經事，這樣，天下怎麼不要亂呢？難怪許多綠林的好漢都要起來同他們拚一個你死我活；你爸爸上梁山也正是爲此。

桂英 要是大家都上了梁山同朝廷作對，天下不是更亂了麼？

阮小七 那時候梁山上的好漢人數還不多，除了咱們阮家哥兒三

個之外，祇有鐵天王晁蓋，智多星吳用，霹靂火秦明，赤髮鬼劉唐，浪子燕青……幾位，後來宋公明宋大哥也上山來聚義，弟兄們越來越多了，這纔招兵買馬，大幹起來。那些弟兄們雖說都是綠林出身，可是心懷忠義，正直無私；劫的是不義之財，殺的是貪官污吏。滿想得了民心之後，直搗東京，把江山變換一個面目。

桂英 難道朝廷不派兵來打麼？

阮小七 可不是，朝廷不知派過幾次兵來攻打，無奈我們早有準備；打一次，敗一次，朝廷實在也是沒有法兒啦，這纔想出招安的法子，來騙我們上京去做官。也是我們宋大哥，心眼兒太活動，禁不住幾次勸駕，居然答應了。

桂英 做官總比做老百姓強，有面子。

阮小七 要是當初宋大哥聽了咱的話，何至於有今兒呢！依咱的意思，不受招安，弟兄們同心合力，打破東京，殺盡那些蔽賢嫉能的奸賊，替天下的窮苦百姓伸伸冤，這多痛快！偏偏宋大哥不聽，帶着弟兄們投降去了。後來南征北討，血戰多年，替國家出的力真不算少，弟兄們也死亡了一大半。誰知道那班奸賊還饒不過他們，先把盧俊義員外宣召到京，暗地裏給他喫了毒藥，沒等回到廬州，半路上就毒發死了。害死了盧員外還不算，不久又賜毒酒給宋大哥，宋大哥明知道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是非，壞了一生忠義，就把他騙了來，也給他喝了毒酒，死後哥兒倆一塊兒葬在楚州南門外。這風聲不知怎麼傳到了吳學究同花知寨的耳朵裏，他們得了信，來到宋大哥的墳上，憑弔了一番，也都在樹上吊死了。咳！當初原是打算做一番大事業的，結果反而被他們算計了！（言下不勝感慨；沉默了一會）你爸爸幸而沒有去做官，要不，現在也說不定是怎麼下場呢！

桂英 這樣說來，他們做官的還不如咱們打漁的。

阮小七 去年春天那時宋大哥還在世，他打發人來找過幾次，總勸我出去，說是辛苦了一輩子，落得個打漁度日，未免太清苦。可是我都謝絕了。後來不久你的媽又死了，只剩着咱們爺兒倆，我更不打那麼想啦。我想，祇要當道的不來苛刻咱們窮人，能將終身在這石碣湖裏打漁，也未嘗不能安居樂業。你看，咱們不是比他們自在得多麼？（稍頓）前幾天聽得人說，皇上要派人來這山上建造廟宇，奉祀我們那班死了的弟兄，不知道真不真。所以我前兒上山去跑了一趟，一來是祭奠衆位兄弟的英魂，二來也是到山上看看動靜，說不定他們又要來搞什麼鬼！

桂英（忽然想起）爸爸，你喝吧，酒都涼啦。要不要拿去溫一溫？

阮小七 不必啦。天氣太熱，喝點兒涼酒，也爽快。

桂英 真的，天這麼熱，這幾天湖水也淺多了，魚老是不上網。

阮小七 祇要喫得過，少打些魚也不要緊。明兒清早，咱們早點兒起身，到東湖裏去撒網子，你看，山那邊，天這麼紅，明兒準還得熱一天。早去早回，省得曬。桂英，你也喫飯吧。（桂英張羅喫飯）

（丁順從大路上搖着身走來。）

丁順（遠遠地就喊）小七哥，喫飯哪！

阮小七（忙起招呼）喔！原來是丁爺。

桂英 丁大叔，你來啦？

阮小七 您來得湊巧，剛喝開，坐下喝兩盃。

丁順 您請，偏過啦。^{*}怎麼樣，小七哥，這兩天魚市的買賣好吧？

阮小七 咳，打那兒好起來，還不是照樣！

丁順 聽您的口氣，這魚稅銀子大概又欠啦？

阮小七 真對不起，請丁爺向員外爺再回一聲，就說魚稅銀子，改天咱親自送上府去。

丁順 小七哥，我前兒個來，你不也是這麼說的麼？

阮小七 誰說不是呢！也是沒有法子：叫你一趟一趟地跑腿，真過意不去！

丁順 我多跑兩趟倒沒有什麼，好在路不遠，走不了幾步就到了。倒是，你知道，不好往上回話呀！

阮小七 丁爺，費心你啦，祇要你肯說一句半句，員外爺還不信麼？你就說，這些日子天旱水淺，魚不上網，等咱多賣了錢，就把魚稅送過去。

丁順 我可不是這麼說來看，可是，員外爺說，這是多少年來做下的規矩，不能破例。要是大家都照你這麼說，到期不繳稅銀，這事兒還怎麼辦呢？

阮小七 話是不錯，可是丁爺你也親眼瞧見的，咱阮小七是存心要躲賴這魚稅麼？咳！實在沒有，有什麼法子？咱阮小七一家兩口，除了混口飯喫，也沒見贖下一個大呀！說到員外爺，他有喫的，有喝的，什麼也不用愁，還在乎這幾個錢麼？把手高擡一點兒，也就過去了。

丁順 你說得倒容易；我們員外爺可不是這麼打算。那天我空跑了一趟，員外爺就一肚子的高興，說是下次要再沒有，簡直就要不讓你在這湖裏打漁啦。

阮小七 這是打那兒說起，員外爺會跟我們過不去。咱阮小七就指着這過日子，員外爺不是不知道，爲了這幾兩魚稅銀子，真肯傷感情，不讓咱在湖裏打魚，還不是存心要咱的好看麼？咱阮小七不是沒有出息的，梁山上的弟兄們，招安以後，那一個不是陸

官發財，咱要是肯出去，早抖起來啦！只因為不願意受那些骯髒氣，所以纔回到老家來打漁過活，這還鬧個什麼？員外爺無非比我們多幾個錢，憑這就能刻扣我們麼？

丁順 小七哥，何必呢，說這些牢騷話。你志氣高，誰不知道？可是，這個年頭兒，不講那個。有錢有勢，什麼都好辦。你當初要跟宋江他們一同進京，今日何至於爲了這幾兩魚稅銀子受閒氣呢？現在說，可就晚啦！

阮小七（有點生氣了）說什麼，也是沒有。打魚，還得繳稅，就沒有聽說過。這石碣湖又不是你家員外一個人的。他無非跟當官的有勾結，就來訛詐我們窮苦老百姓的。說不定往後連一個大的稅也不繳了。

丁順（惟恐把事說僵，立刻改變口吻）您瞧，生這麼大氣！咱們有話慢慢兒商量。您不說往後連一個大的稅也不願意繳了麼？（瞟了桂英一眼）

阮小七（餘怒未息）唔，怎麼樣？

丁順 這也好辦。我們員外爺早就跟我提過。（以目注視桂英）說小七哥您的境況也不很好，單指打漁過日子頂可憐的，就有意思想把您的漁稅給免了。

阮小七 這不給啦！

丁順 可是有一件事得跟你商量商量。

阮小七 什麼事？

丁順 這事……我早就想跟你提來着，老是沒機會。好在你也不是外人……

阮小七 吞吞吐吐的，到底什麼事，

丁順 除了您，這話不便給別人聽見。（屢以目視桂英）

阮小七（會意）桂英，你把飯拿進屋裏去喫吧。

（桂英端着一部分的食具進去。）

阮小七 說吧，丁順。

丁順（低聲地）我說，你們姑娘今年多大歲數了？

阮小七 十六啦。

丁順 許了人家沒有？

阮小七 丁爺，你問這話什麼意思？

丁順（帶着笑容）小七哥，您也是老江湖了，難道這還不明白？

阮小七（很嚴肅地）不明白，你說吧！

丁順 是我們員外爺的意思，說您年紀也大啦，真打算指打漁過這一輩子麼？眼前有福，幹麼不享？

阮小七 有什麼話，都說出來！咱不愛聽這些廢話！

丁順 你別急，聽我告訴您。我們員外爺知道小七哥有一位大姑娘，長得俊，歲數也相當，就有意思……哈哈……跟我丁順提了好幾次啦，我老沒機會跟你開口，就是，就是員外爺想收她做個三房。

阮小七（竭力忍耐着）什麼？

丁順 想收她做個三房。

（阮小七忍不住了，提起手來打了他一巴掌。）

丁順（意料不到）怎麼？你打人？

阮小七 打你啦，怎麼樣？瞎了眼的奴才！你也瞧瞧咱阮小七是什麼樣兒的人！

丁順（一轉念間，便改了面目。一則是想有個轉圜餘地，一則也是自知不是阮小七的對手）我說，小七哥，咱們有話說話，幹麼動手打人哪？就說剛才這幾句話吧，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呀！答應

不答應在您，說不說在我。再說，我也是一番好意。

阮小七（被他一說，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默默無語。）

丁順（以為阮小七是讓步了）我們員外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小七哥您沒見過，總也聽說過，有錢，有勢，人品好，年紀也不大，今年不過四十來歲，待人是又和氣又寬大。要是小七哥肯答應，不用說姑娘是坐享富貴，就是小七哥你自己，這下半世也不用愁喫穿了。

阮小七 丁順，你的話我都明白了，你也無非是‘喫人一碗聽人使喚’。我不敢怪你，剛纔是咱阮小七的不是，多委屈了你哪！

丁順（又是一種口吻）嘿！小七哥，這就是你的不對啦。這算得委屈麼？剛纔是我自個兒沒說明白，活該挨打。你要是多心，咱們就算不夠交情。早知如此，大家自己人，還麻煩什麼漁稅銀子。小七哥，你說對不對？

阮小七 丁爺，你錯會我的意思啦。我是說‘冤有頭，債有主’。你們員外的意思，與你不相干。費心你，跟你員外說，叫他趁早別打這主意，咱阮小七不是好惹的！

丁順 小七哥，別說我做兄弟的又多嘴，您這就有點兒不識擡舉。我們員外爺說話向來不打價，是一是二，說出口，就得辦。錯過是您小七哥，別人哪，還不費這份兒事呢！

阮小七 丁爺，咱是話說在先。這事與您不相干，少在這裏廢話！不然哪，（突然發作，以拳擊桌）哼！別說你七太爺不留情面！

丁順 好，姓阮的，真有自己的。給臉，不要臉；說好的，你不理。好，等我們員外爺給你看！（冷言冷語）不就憑你阮小七麼，一個鄉下老兒，就敢這樣猖狂！

阮小七 猖狂麼？（怒不可遏）咱阮小七就猖狂一下，先給你一個

好看！(揪住了丁順就打)

丁順 喔！救命哪！救命哪！打死人囉！救命呀！

(桂英從屋裏急急地跑出來，拉住了阮小七。)

桂英 爸爸，住手，住手！什麼事？

阮小七 (把丁順一推)饒你這條狗命，也讓你知知道七太爺的利害！

丁順 (順勢一溜)姓阮的是好漢就別跑！

阮小七 咱阮小七一生做事，光明磊落，還怕你這奴才不成！瞧你敢把咱什麼樣？

丁順 好！回頭見！(踉蹌由原道下)

桂英 爸爸，什麼事，跟他生這麼大氣？

阮小七 (自言自語，怨恨已極)哼！窮人就這麼好欺負？

桂英 爲什麼，爸爸，他什麼得罪您啦？

阮小七 桂英，這個年月不講理的事多啦，少知道一點，少生一點氣。誰叫咱們沒有錢？窮人不但得挨餓，還得受有錢人的欺負！

桂英 爸爸，犯不上跟他們奴才一般見識！

阮小七 (想了一想)哼！這還是沒有拿着咱們什麼呀，要是真讓他們拿着什麼，那纔有得受呢！

桂英 不用怕他們！有王法，敢把咱們怎麼樣？

阮小七 桂英，有錢有勢，就有王法，沒錢沒勢，上那兒找王法去？他們眼睛裏。要是王法，今兒咱們也不至於讓人這麼糟塌啦！(不覺聲音淒楚)

桂英 (默然有感)

阮小七 (悲憤已極，不禁怒從中來)咱阮小七自來沒喫過虧！今兒，活了四十六歲啦。倒把筋斗栽在他們手裏，讓這些東西作

賤！(想了一會，一字一吐)我想，人都有個死，拼着這條老命不要啦，瞧一瞧，這世界上的公道究竟在誰的手上！

桂英 (雖然未必了解，但她確感到一點恐怖)爸爸，爸爸，別介，別介……你別介！

阮小七 (斬釘截鐵)不，不，咱這輩子也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難道還有什麼指望不成？(突然彎下腰去從裏腿帶中抽出一把匕首來)石碣村裏打聽打聽，誰不知道咱阮小七是個有名的活閻羅？仗着一身武藝，生平就好惹是尋非，替別人管閒事。(把匕首拿起看了一看)拿這把刀子說吧，也不知見過多少人頭啦。雖說都是爲民除害，造的孽可也不算少！打梁山散夥以後，滿想不再幹從前的勾當，喫口安穩飯，誰知道連這一點都辦不到！今兒又輪到自己身上啦。

桂英 爸爸，您別生氣啦！犯得上跟他們鬪？他們有錢有勢，咱們什麼也沒有。算了，爸爸，好漢不喫眼前虧，還是忍耐一下吧！

阮小七 忍耐？忍耐得夠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惹了咱，就得給點利害給他們看看。窮人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們有錢，咱們有血！

桂英 爸爸，不，不能，現在說已經晚啦。咱還有女兒呢！

阮小七 (想想過去，又想想現在，頗爲感動)，咳，可不是？晚啦！如今老弟兄們死的死，散的散，祇剩着咱姓阮的一個人，孤掌難鳴，還成得了什麼大事！(嘆了口氣)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宋大哥在九泉之下，知道弟兄們這樣受罪，怕他未必會瞑目，說不定還在後悔不該散夥，落得這般下場！咱姓阮的死不足惜，可是這樣結局也太不值得啦。

桂英 是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們不跟他們計較。爸爸，您還

用飯呢。

阮小七 不用了，你收拾收拾，進去吧。

(桂英收拾飯具，進去，在門口又回過頭來。)

桂英 爸爸，您也來。(進門裏去了)

(阮小七把漁網背起，隨着也走進門來，把門關上。)

(舞台上的光線已不如先前那樣的強烈。冷場約一分鐘。)

(丁順帶着教師二名從大路上走來，手中各攜着武器。)

丁順 (以手指阮小七的家門) 這一家就是。二位教師爺叫門吧。

教師甲 走這幾步就到了麼，怎麼叫？

丁順 教師爺連叫門都不會？

教師乙 丁爺，咱哥兒倆是初次出差呀！

丁順 祇要把姓阮的叫出來，有一個擋住他，一個就進門去劫那
個小姑娘。

甲 我進去劫。

乙 我可不管擋。

丁順 教師爺，這就不對嘍。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咱們
喫的是員外爺的，員外爺派咱們來，講究的是嘔氣動打；要這樣
你推我辭的，咱們怎麼回員外爺呢？

乙 丁爺，是你不知道，活閻羅阮小七武藝高強，誰不聞名？

甲 別說咱哥兒倆，就是再來上十個八個，也未必敵得了他。

丁順 別光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阮小七不比從前啦，老
啦，不中用啦！

甲 好吧！幹！不幹怕也交不了差。霍出去啦！

乙 丁爺，話說在前，要是把老頭兒打死了，我可不管打這人命官
司。

丁順 放心，都有咱們員外爺擔當！

(二位教師爺手持武器，慢慢地走到門前。)

甲 (對乙) 叫門吧！

乙 你叫呀！

甲 好，我叫門。回頭你對付那老頭兒。

乙 那麼還是我來叫。

甲 得啦，別現眼啦！人家還沒出來，咱們就嚇得這個樣兒！分什麼你我，咱們見機行事吧。

乙 對！

甲 瞧我的！（高聲向門內叫罵）姓阮的！有種的跑出來見見你爺爺！

乙 (向門內聽了一會，沒有回音) 沒有人，許不在家。

丁順 不能的。

(阮小七開門出來，二位教師嚇了一跳，不約而同地各自向後倒退兩步)。

阮小七 (一見丁順，便笑着作揖) 我道是誰，原來是丁爺。剛纔真對不起，是多喝了幾杯，酒言酒語，把您得罪啦，正打算過去給賠禮呢！

丁順 姓阮的，別裝孩子！你睜開眼睛瞧瞧，我們是幹什麼來的？

阮小七 (向二位教師身上打量一番) 是要講打麼？

丁順 正是！教師爺打呀！

(教師甲先跳過去，想抓住阮小七，結果反被踢倒在地。教師乙正要抽空溜進門去，也被打了出來。兩位教師爺都急了。各人提起武器，抖擻精神，撲將過去，阮小七順手在裹腿帶裏拔出匕首來，把教師乙先結果了。教師甲連忙跪下。)

甲（哀求）阮爺爺，饒了小的吧！（叩頭如搗蒜）

丁順（心中未免着慌）好小子！膽敢傷人哪！你這殺不盡的梁山強盜，又打算造反麼？瞧我替你說好的去，怕你不有口難分？（說完就一溜煙跑走了）

（桂英神色倉皇地從屋裏跑出來。）

桂英（看見地上躺着一個，又跑着一個，不勝驚異）爺爺，怎麼啦……誰呀？

阮小七 咱活閻羅本來就是個強盜，要是怕你們這些禿驢，也不用活着啦！

甲 饒命吧。爺爺，下次再也不敢啦！

阮小七（想起剛纔丁順的話，那奴才回去，也必不干休，罷了，罷了！咱阮小七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給他一個先下手的爲強！去你的吧！把教師甲也一刀結果了。）

桂英（不禁目瞪口呆）呀！……

阮小七 桂英，把你爸爸床頭上的那把朴刀拿來，咱們走吧！

桂英 走上那兒去？

阮小七 去殺斷那些狗東西！

桂英 爸爸，我怕，我怕！

阮小七 怕什麼？反正一樣的，咱們不殺他們，他們殺咱們。你不願意活命麼？要活命，就跟你爺爺去，去，把刀拿來！

桂英（躊躇不決）爸爸！

阮小七 別多說，天不早啦，正好去行事。（見桂英站着不動）你不願意去麼？

桂英（似有所悟，堅決地）去！跟爸爸去！窮人也要命的！（進去不一會，拿着一把刀出來，交給阮小七。）

阮小七 (把刀包好了)好,咱們走吧!

桂英 怎麼?這樣就走?我還沒換衣服呢。

阮小七 噯,還換什麼衣服!

桂英 那麼等我去拿把鎖,把大門鎖上。

阮小七 (望了一望大門)大門,也不用鎖啦!

桂英 不鎖門,東西丟了呢?

阮小七 咱們不再回這兒來啦,桂英!

桂英 (不勝惋惜,而且傷感)家裏的東西就都不要了麼?

阮小七 那裏管得了這許多!

桂英 爸爸,今晚咱們住那兒去?

阮小七 桂英,別儘着問,跟你爸爸走吧!天快黑啦!

(阮小七帶着桂英一直向前走去,桂英不住地還回頭望着自己的家。他們的背影漸漸地在暮色蒼茫中消失了。)
(幕)

此篇選自現代雜誌一卷三期。取材於二黃戲的打漁殺家,而稍加變化。全劇祇一幕。我們讀過了二黃戲的打漁殺家,再讀此篇,便可見近代話劇在藝術上遠勝於二黃戲了。

馬彥祥,現代浙江鄞縣人。著有戲劇概論、戲劇作法等。

語釋 [一一二五年]當宋徽宗宣和七年。〔哥兒三個〕即阮小二、阮小五和阮小七,見智取生辰綱。〔石碣湖〕據水滸傳說,在梁山泊附近。〔蔡京〕字元長,宋仙游人。徽宗時官至司空,拜太師,封魏國公。屢罷屢起,凡四出執政國政,專事聚斂,任用私黨,朝政大壞,遂有靖康之變。〔高俅〕據水滸傳說,他是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的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因為踢毬踢得好,

人家都叫他做高毬。宋徽宗沒有做皇帝的時候，高毬就做了他的跟隨；後來徽宗特別擡舉他，做到殿帥府太尉。他覺得高毬的名字不像樣，就把‘毬’字改為‘俅’字。〔童貫〕字道輔，宋開封人。徽宗時以供奉官主明金局。蔡京進用，貫實引之。後以平方臘功，進太師，封廣陽郡王。金將粘罕南侵，貫以河北宣撫奔入都，遂謁竄吳州。未至，詔數其十大罪，誅之。〔王黼〕字將明，宋祥符人。宣和初官至特進少宰。蔡京既致仕，黼秉國政。欽宗卽位，以罪被誅。〔梁師成〕見智取生辰綱‘梁中書’注。〔綠林的好漢〕西漢末，新市王匡等起兵於綠林山中，號‘綠林’；山在今湖北當陽縣。後人因稱劫盜爲‘綠林的好漢’。〔霹靂火秦明〕據水滸傳說，他是開州人，因性格急躁，聲若雷震，因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初爲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後來也上了梁山。〔浪子燕青〕據水滸傳說，他是北京（今河北大名縣）盧員外（俊義）的心腹人，北京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他後來跟盧俊義上了梁山。按：浪子燕青上梁山，在宋江之後，這裏說，在宋江之前，是作者記差了。〔盧俊義〕綽號玉麒麟，北京人。他很有錢，人家都稱他盧員外。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雙。後被吳用用計騙上梁山。詳見水滸傳。後水滸中說他後來受朝廷招安。〔廬州〕今安徽合肥縣。〔李逵〕見梁山泊李逵負荊雜劇。〔楚州〕宋楚州山陽郡，故治卽今江蘇淮安縣。〔花知寨〕卽花榮。據水滸傳說，青州的三岔路口有清風寨，設文武知寨各一，花榮曾做武知寨，故稱他爲花知寨。〔偏過〕‘喫過了’的客套話。〔收她做個三房〕就是娶他做第三個小老婆。〔活閻羅〕本是阮小七的綽號。〔孤掌難鳴〕喻單獨無能爲力也。元曲中常用此語。

文學史話一〇. 近代戲曲的通俗化

真
的
起
來

南詞起來以後，打破了雜劇限於四折的範圍，唱白動作，都有了顯著的進步。但南詞的唱法，最初並沒有有一定的規律；又各受地域的限制，往往同一劇本，而各地歌唱的腔調不同。當時在江西有‘弋陽腔’，盛行於兩京、湖南及閩、廣一帶，在浙江有‘餘姚腔’，盛行於浙東及江北一帶！又有‘海鹽腔’，盛行於浙西一帶。【注一】後來崑山有魏良輔者，另創一種新的腔調，稱爲‘崑山腔’，簡稱‘崑腔’；最初流行於吳中，不久就風行南北，把弋陽、餘杭、海鹽等腔都打倒了。

崑腔爲什麼能打倒一切呢？原來當時不但南詞的唱法凌亂，樂器也不統一。魏良輔是一個音樂大家，同時他對於字音的清濁，聲調的高下，辨別得非常清楚。他既按宮度曲，自創新調，更儘量把南北樂器拿來應用，合簫管弦索於一堂，【注二】無繁聲激楚之弊，有抑揚婉轉之妙。從此以後，南詞便成爲一種規則嚴整、樂調雅正的歌劇，那些近乎‘亂彈’的雜腔，自然要被他打倒了。所以崑腔創造不到五六十年，不但弋陽諸腔早被打倒，北劇也受了崑腔的影響而衰亡了。明沈德符在顧曲雜言中說，‘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注三】

魏
良
輔
與
梁
伯
龍

崑腔的創造者是魏良輔。魏良輔的平生事蹟，我們已不能詳細知道，據各家的記載看來，大約是明正德、嘉靖間人（約當公元十六世紀初）。虞初新志載余懷寄暢園聞歌記說，

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曲，絀於北人王友山。退

而鑿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旨，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掇，恆以深邃助其淒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

但魏良輔雖創造新腔，而首先利用這新腔寫作曲本者是梁伯龍。伯龍名辰魚，崑山人。他所作的浣紗記，是崑腔的模範劇本。胡應麟筆叢說，

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南關，能諧聲律。……梁伯龍起而效之，考證元劇，自翻新調，作……浣紗諸曲。……金紫燭燭之家，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

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說，‘傳奇家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可見他的曲本，只有用崑腔來歌唱才適宜，不能改調換腔的。

崑曲二黃的遞嬗

崑腔到清朝乾（隆）、嘉（慶）時尙盛行，所謂‘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注四〕便是崑腔盛行的證據。但崑腔全盛時期，也不過是士大夫私家的娛樂品，與平民的關係很少，在平民方面，自然會要求一種相當的藝術的娛樂，於是‘二黃戲’遂應運而生。

所謂‘二黃戲’者，卽現時通稱的‘京戲’（但最近因爲北京已改北平，又改稱‘平戲’）。因爲是湖北黃岡、黃陂人所創，故稱‘二黃’。又因調有‘西皮’‘二簧’之分，故又稱爲‘皮簧’，亦稱‘皮黃’。初僅流行於皖、鄂間。清咸豐（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初，皖人程長庚（伶界稱他爲大老板），依二黃戲的唱法而稍加變通：調仍漢調，音用皖音。挾技遊京師，每一登場，座爲之滿。所謂‘四大徽班’（春臺、三慶、四喜、和春），就是那時候成立的。後來受了北京音的

影響，又變爲‘京二黃’。但無論用什麼音，調子是不變的，而且出字收音必須合乎‘中州韻’，正和崑腔一樣：北宗‘中州’，南宗‘洪武’，【注五】決不是專用崑山土音來辨別字音的。

二黃雖創始於湖北，但它是受各種腔調的影響，融會貫通而成的。據近人歐陽予倩說，二簧本於弋陽腔，西皮本於秦腔；【注六】而二黃戲中的牌子都出自崑腔，那是不用說的。總之，二黃戲中應用的腔調，不止一種，無論崑、弋、秦腔，一一借用。往往一齣戲裏，加入許多腔調來作陪襯，只要支配得當，聽去就不覺逆耳。這是二黃戲的特色。

自二黃盛行以後，崑腔的勢力一落千丈，一般喜聽崑曲的人只在那裏搖頭歎息，以爲曲高和寡。其實崑腔之所以衰微與二黃之所以勃興，是近代戲曲通俗化的自然趨勢。近人歐陽予倩嘗舉出六種原因，說明崑腔之所以衰微與二黃之所以勃興，頗爲中肯。他說，（一）崑曲的詞句已經不能通俗，而一字與一字之間，小腔太多，字爲腔所裹，格外不容易聽得懂。二黃則詞句較爲通俗，而行腔多在每句之後，所以容易懂些。（二）崑腔聲音太低，只宜於小舞臺或私家紅氍毹上的演奏，不能普及於大眾。二黃從前也用笛子，以正宮調爲主，而唱腔屬於調面，所以聲音大得多，坐較遠也能聽見。（三）崑腔的腔調，變化細微，往往兩支曲子完全不同，不注意聽去，好像一樣。二黃的腔調，變化較爲顯著，容易引起注意。（四）崑曲咬字太過，子音同母音往往相隔甚遠，聽去難以明了。二黃雖粗俗，卻近於言語。（五）崑曲本以溫和優雅見長，但過於溫和則易使人沈悶，要在崑曲中尋出熱鬧爽快的場子頗不容易。譬如驚變中玄宗聽見安祿山造反，還只管大段大段的唱，二黃便不是這樣辦法。又如‘思凡’‘夜奔’這種獨腳戲，在二黃中很少的。（六）

二黃因為腔調較崑腔簡單，容易學習，流傳較易。歐陽氏是一個戲劇家，他的話全是經驗之談。其實只就劇本的詞句而言，像我們讀過的還魂記鶯夢詞句固然典雅，但要懂得這中間的好處非對於詞曲有過一番研究的不可。二黃戲雖詞句比較粗俗，但唱出來一般人都聽得懂。例如打魚殺家桂英唱的‘青山綠水難描畫；個個漁人船當家？’寫景寫情都好。後來蕭恩受人欺侮，不禁把沈寂已久的英雄氣概復活了，他的唱句是：‘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我。大戰場小戰場也見過許多。爺本是出山虎獨自一個。那怕你看家犬一羣一窩，你本是奴下奴，敢來欺我！’這是何等渾脫何等亢爽的詞句！拿元人雜劇來比較，也不見得如何遜色吧。

二黃衰歇
與
話劇代興

二黃興起，崑、弋、秦腔一時都被它打倒。但二黃的本身過於簡單，要借多少別的腔調來替它捧場，那許多腔調，漸次聯絡起來，便起了革命了。【注七】到了民國初年，北方的幾個老伶工，還謹守繩墨，而上海方面的所謂‘海派’也者。卻為招徠顧客起見，一面增加布景，一面自造些非驢非馬的新腔，如所謂‘五音聯彈’之類，於是二黃戲的真面目漸失。同時，因西洋文學的傳入，頗有人提倡話劇，一時所謂‘文明戲’者，大有取二黃戲而代之的樣子。

最初提倡話劇的是一班留日學生，本文中所提及的歐陽子倩亦為當時提倡話劇的中堅分子。他們組織春柳劇社，把西洋小說如茶花女遺事等編成劇本（亦有自己創作的），登臺表演。沒有多少時候，許多話劇社都組織起來了。但演員分子複雜，程度不齊；且所編劇本，大多數還是取材於舊小說，不脫‘落難公子中狀元私定終身後花園’等一派陳腐思想。因此，話劇運動如曇花一現，演員們大都改習他業，而所謂‘文明戲’者，淪為遊戲場中的點綴品

了。

五四運動以後。一般人對於文學的見解，漸漸進步，西洋劇本的翻譯漸多，自己創作的劇本，也走上了文學的軌道。於是學校學生漸有劇團的組織，一般人對於話劇也有了相當的認識。不與‘文明戲’等量齊觀了。到最近上海一埠，劇團很多；但他們不常表演，且因政治環境的複雜，往往有好的劇本沒有機會演出，所以話劇的勃興，還須有待於將來咧。

文學的
進化
與戲劇

文學是人類生活狀態的一種記載，人類生活跟着時代變遷，文字也跟着人類生活的變遷而漸漸進化。即以戲劇而論，從古代媚神的歌舞，幾經進步而成爲結構大致完備的元雜劇。後來南詞盛行，於結構、寫生、表情各方面都有進步。但南詞的劇本，大都出於文人學士的創作，他們往往憑一己的理想，寫出一些和當時大衆的生活不甚接近的事跡，例如牡丹亭之類。又，文人學士們最喜歡堆砌詞藻，借以顯出自己的本領，而不顧到大衆之能否領悟。因此，所謂‘崑腔’一類的歌劇，止供少數特殊階級的玩賞，漸漸和大衆脫離關係。從崑腔變成二黃，雖材料還是採取元明以來的雜劇、南詞，但字句比較通俗，腔調比較簡單，而劇情也比較緊湊，使一般人容易領會，容易感動，可以算是戲劇史上一種進化。同時，二黃戲除了歷史劇以外，頗有幾齣含有社會問題性質的戲，最明顯的便是打魚殺家之類，在階級制度沒有廢除的社會裏，這種劇本最迎合大衆心理。詞句的通俗化，腔調的簡單化，劇情的大衆化，便是二黃戲打倒一切的原因，也便是二黃戲比較崑腔更進步的所在。

但二黃戲始終沒有脫除舊戲的束縛，如講究什麼‘臉譜’‘臺步’等等，未能完全達到自由與自然的地位。而現在一般人的生活

日趨緊張，對於那些講究‘唱法’和‘做工’而不甚顧到劇情的緊湊與否的二黃戲，大多數人已經沒有閒情逸致去領略了。同時因生活的變遷，二黃戲中所表演的劇情，已經覺得離現實生活太遠。因此，二黃戲又跟着時代的變遷而歸於淘汰。雖然現在話劇還不十分發達，但這是一時的現象，一朝社會環境變換，我們相信新的話劇運動一定要起來的。

【注一】明徐渭南詞敘錄：‘今唱家稱弋陽腔者，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廣、閩、廣用之。稱餘姚腔者，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台用之。’

【注二】南詞的歌唱，以簫管為主器，和北劇之以弦索為主器的恰相對抗。但魏良輔則把簫管弦索合在一起。沈德符韻曲雜言說：‘今吳下皆以三弦合南曲，而簫管叶之。’

【注三】按：沈氏著韻曲雜言的時代，離魏良輔創崑腔之時不過五六十一年，而已有‘北詞幾廢’的話，可見那時候崑腔勢力之大。

【注四】崑曲八陽（即千忠戮的慘觀）首句云，‘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又彈詞（長生殿）首句云，‘不提防餘年值亂離，’當時這兩句大家耳熟能詳，都會唱的。

【注五】明洪武中敕撰洪武正韻十六卷，有入聲，唱南曲者多宗之（中州韻無入聲）。

【注六】秦腔亦稱‘梆子腔’，山西人所創。

【注七】歐陽予倩的話。

文選一二五. 察變（天演論導言一）

赫胥黎著 嚴復譯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

草味，人功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蝮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苑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彊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留遺。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

英之南野，黃芩之種爲多。此自未有紀載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擷踐踏者，茲之所見，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樞未轉，英倫諸島，乃屬冰天雪海之區，此物能寒，法當較今尤茂。此區區一小草耳，若跡其祖始，遠及洪荒；則三古以還年代方之，猶瀆渴之水，比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

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爲變蓋漸，淺人不察，遂有天地不變之言。實則今茲所見，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京垓年歲之中，每每員輿，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成此最後之奇。且繼今以往，陵谷變遷，又屬可知之事：此地學不刊之說也。假其驚怖斯言，則索證

正不在遠。試向立足處所，掘地深逾尋丈，將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爲海。蓋蜃灰爲物，乃羸蚌脫殼積疊而成；若用顯鏡察之，其掩旋尙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爲海，此恆河沙數羸蚌者胡從來乎？滄海颺塵，非誕說矣。且地學之家，歷驗各種殭石，知動植庶品，率皆遞有變遷。特爲變至微，其遷極漸，卽假吾人彭聃之壽，而亦由暫觀久，潛移弗知，是猶螻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變名之，眞瞽說也。故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卅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焉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爲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

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于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於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後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斯賓塞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矣，

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

此篇爲嚴譯天演論導言的第一篇。天演論原名 Evolution and Ethics。Evolution 一詞，嚴氏譯爲‘天演’，近人多譯爲‘進化’。赫胥黎於原書‘導言二’中，有一節說明 Evolution 的界說：謂爲指進化而言，繼則兼包退化之義。嚴氏於此節略而未譯，然其用‘天演’二字，實固守赫氏之說者也。

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英國科學家。生於一八二五年，死於一八九五年。任皇家學校博物學教授。達爾文進化論出，他大爲信服，著書鼓吹，天演論就是其中的一部。

嚴復 (1853—1921) 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人。清光緒二年以福建船政學生派赴英國海軍學校。歸國後，累官海軍協都統一等參謀官。他深通西文，而古文也做得很好。所譯除天演論外，尚有原富、社會通詮、羣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羣學肄言、名學淺說、穆勒名學，最近商務書館輯爲嚴譯名著叢刊行世。

語釋 [英倫之南] 卽英國之南部。按，英國合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三島而爲一國，英格蘭爲英國本部之地，音譯亦稱‘英倫’，合言之，卽所謂‘英倫三島’也。〔常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英倫三島古爲克勒特 (Celt) 種人所居。羅馬大將愷徹 (Caesar, Caius Julius) 於紀元前五五年始入征其地。自是至五世紀初年，英倫還有羅馬的駐軍。〔蒙茸〕林木茂貌。〔一抔壤土〕謂一握之土，極言其少也。〔畏日〕夏日可畏，故稱夏天的太陽爲畏日。〔飄風〕暴起之風，見詩小雅何人斯：‘其爲飄風’毛傳。

〔西洋〕Atlantic Ocean，今譯爲大西洋。〔北海〕North Sea。
 〔旁午〕縱橫交錯也。今亦謂事務繁雜曰‘旁午’。〔蒨〕茂盛貌。
 〔離離〕繁盛貌。詩王風黍離：‘彼黍離離’。〔莽莽榛榛〕草木茂
 盛貌。〔黃芩〕多年生草，莖高二尺餘，葉箭鏃形，略如柳，無
 柄。夏日開花成穗，有紫白等色。根長四五寸，色深黃。〔苗裔]
 猶言‘後代’。楚辭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王逸注：‘苗者草之
 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子孫之
 稱。’〔遂古〕遂，遠也。遂古，猶言‘遠古’。〔坤樞未轉〕乾爲
 天，坤爲地。坤樞未轉，謂地球未轉動時。〔此物能寒〕能讀爲
 ‘耐’，言此物能耐寒也。〔洪荒〕太古時代。〔三古〕我國舊有
 ‘三古’之說，謂上古、中古、下古也。但此處係指地質年代。
 自來學者對於最古岩石年歲之臆測，說各不同。赫胥黎則估計
 爲四萬萬年。約自四萬萬年前至三萬萬年間爲太古代，絕無生
 物，又自三萬萬年至一萬八千萬年間爲元古代，尙無生物顯著
 之跡。又自一萬八千萬年至一萬三千萬年間爲前古生代，尙無
 脊椎動物。又自一萬三千萬至七千萬年間爲後古生代，爲魚、水
 蜥及湖沼森林之時期。又自七千萬年至二千萬年間爲中生代，
 爲爬蟲時期。又自二千萬年前，始爲哺乳動物，草及陸地森林
 之時期，即所謂‘洪荒之世’。〔方〕比也。〔灑濁之水〕蜀人謂
 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灑，見入蜀記。楚越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濁，
 見柳文袁家渴記。〔京垓〕十兆爲京，十京爲垓。〔每每員與〕
 每每，猶昏昏也。員與，謂地球，按：前人以爲天圓地方，故稱
 地爲‘方輿’。今知地爲球形，故改稱‘員輿’；員與圓同。〔厝灰〕
 lime，卽墜石灰。〔恆河沙數〕謂極多之數也，佛家語。印度
 有恆河，兩岸皆沙，故佛取以喻最多之數。〔滄海塵非誕說

矣) 葛洪神仙傳載麻姑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豈將復陵陸乎？’王遠歎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颺塵也。’按：此本道家臆說，今竟與事實暗合矣。〔殭石〕卽遠古動植物之化石。〔彭聃〕彭祖、老聃，相傳皆數百歲壽。〔蟪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語本莊子逍遙遊。蟪蛄，蟬的一類，體長七分許，色青紫。翅有黑白紋，甚美麗，而不透明。夏末自早至暮，鳴聲不息。朝菌有數說：一謂卽大芝，見日則乾；一謂蕓上芝，朝生暮死：見莊子注。或謂朝菌爲朝生暮死之蟲，見淮南子注。或以爲卽廣雅所稱之‘朝上’，一名魚糧，白露時最多，亦好撲燈，見蟲蒼。一說卽木槿，謂其朝開暮落也。〔瞽說〕瞎說。〔物競〕struggle for existence，今譯爲‘生存競爭’。〔天擇〕natural selection，今譯爲‘天然淘汰’。〔斯賓塞爾〕Spencer, Herbert, 英國的哲學家，生於一八二〇年，死於一九〇三年。著有綜合哲學系統(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嚴譯爲天人會統論。

文選一二七. 李迫大夢 (選自柑掌錄) 歐文原著 林紆譯述

凡人苟渡黑^{*}逞^{*}河者，與言加^{*}齒^{*}幾^{*}而^{*}山，必能憶之。山爲亞巴拉姜山之分支，聳然蠡河之西岸，其高際天，實爲河上之鎮山。四時代謝及旦晚陰晴，山容輒隨物候而變；因之村莊中承家之婦，恆視此山若寒暑表焉。若在晴穩時，則山色青紫駁露，接於蔚藍之中，空翠爽肌；或天澹無雲，則峯尖如被雲巾，蒼然作白氣，斜日倒燭，則片雲直幻爲圓光，周轉巖

頂，如仙人之現其圓明焉者。

山跌之下，村人炊煙縷縷而上，樹陰輒出樓角及瓦縫，隱隱若畫。是村古矣：方美洲新立，荷蘭人曾於此殖民。年代既久，村人乃不專屬荷蘭；然荷人遺宅猶有存者。宅之牆墉均砌小磚，磚蓋得諸荷蘭。窗眼作木格，古制觸目。屋角四翹，屋頂置箭羽，乘信風而轉，用表風色。

村中有李迫樊溫格耳者，溫馴而寡過，奮望也。先烈恆以武功著，而先烈勇質乃不附諸其人之身。其人匪特溫馴已也，且睦隣而善事其妻。唯其懼內，於是村中之主婦咸謂李迫忠，能事婦人，禮重如長者。天下人苟得聞教檢束，無不扶服如鼠蝟矣；其處外接物，安能長王其氣？是猶鐵質鍛之烈火，長短隨鍛人所命耳。可知密帳溫幃中之教養，較諸牧師之演說，變化氣質，爲倍十也。由此觀之，家有悍妻，轉爲男子之福。是果名爲福也，則李迫之福已殊異於常人矣。

李迫每出遇隣婦，輒嗚嗚自鳴其苦趣。於是隣婦憐之，偶聚亦誚其妻爲過舉。其村中小兒，見李迫馴而不忤，輒噪隨其後，與之調詼。李迫之處兒中亦水乳，百窘不見忤狀；且助之戲，告以古紅人之事蹟，小兒聽者津津然。於是李迫每出，則羣兒引襟而行，履迹相續，或直趣其背，撚其鬚，雖狎勿怒。至於獐狗見之，亦噤而弗吠，似悅之也。

李迫之見重於村人如此，而獨惰於治生。李迫之爲人固非惰：譬如垂竿釣魚，竟日不得一魚，李迫亦夷然無忤。有時荷槍，登峯入谷，窮日至晚，得數松鼠，卽以爲足，餘無冀也。若隣居有事，則悉力助之，雖穢惡之役及打稻編籬，均踴躍勉趨其事，無有所却。婦人苟授以箋柬，彼卽爲郵；凡其夫所不屑爲，苟授李迫，李迫咸諾。總言之，李迫蓋忠於爲人，而惰於爲己者也。苟自行其田，則推却退馭以爲苦。自云：“吾田礪，舉村田殆吾田爲至礪，卽使力耕，歲獲亦否。”因之己田之籬，委於泥滓，所畜牛卽自嚙其園蔬，李迫無恤也。蓋李迫之田，稂莠之長，如得人培植之力，日值增高。李迫有時亦奮迅將行田，而天雨又適至矣。因之廣田皆荒，獨留二畝，蒔秫及薯蕷而已。

李迫之子，襤褸如孤露。子曰小李迫，性質乃酷肖其父；襲其父之舊衣，宛然一李迫也。出輒隨母之跟，服其父之敝袴，袴鉅則以手引之，猶貴婦人在雨中之自引其裙裾然。然李迫者，樂天人也，長日汶汶，似機軸之上，濡膏滿之，漬不能動。自謂人生度此，時世平安，無憂患事也。食輒不檢，遇其賤而易得者，卽需爲日食；意受一辨尼之餒甘也，若力一金鎊之工則爲憊。長日搖首噫氣，悠悠然心安而理得。設非其妻日啾啾用力攻其耳，則李迫於人間初無憂煩之事。李迫一舉一動，其妻必醜詆之，習爲常事

而已。方其受詆時，李迫則聳肩舉目，搖首而他顧，久乃成爲恆性。然尚巧藏而詭笑，不爾，亦得詈責；久之無術，乃潛出舍外而避之。所云舍外，蓋直萬古怕婦之人之樂土也。

李迫家屬之親李迫者，但有一狗曰狼。狼之懾主婦之威，亦如其主。主婦怒時，輒指狗及李迫言曰：“是二物者，均生而僵；”且斥言李迫之情，胥狗導之。然是狗一出野次，亦狺狺能敵羣獍。顧勇士及獍狗，雖有恣睢之力，一經主婦長日呶呶，亦將氣索而力盡。故此狗一入門，勇狀立變；垂尾循牆，斜睨其主婦，行步乃如病狗焉。主婦偶一舉帚，卽哀鳴出戶而奔。李迫積日彌年，自審家庭間情況日蹙，良不易度，而悍婦之威，乃不能與歲月同逝，減其銳力，蓋其鋒舌且日用而日銛焉。

李迫見偃，輒至友朋小會中開拓胸次。會中人多無恆業者，會所卽在一逆旅門外，壁上寫喬治第三象，爲逆旅之標記。是間樹蔭濃翳，閒人輒於午後箕踞偃臥，縱論古昔不經之事。苟得過客所遺之報章，拾得之，卽大興浮議矣。會中有特立克，微有知識，每得報卽對衆誦之，衆皆引頸以聽。特立克自云宿學，凡字典中絕鉅之字，見之皆能識，無所恆怯。而聽者聞數月前之事，則聚而籌畫，人人咸出議論；已必延逆旅主人尼古拉司出而斷之。主人旣斷，衆誼息然。此主人自晨至暮，輒踞木榻久坐於門次

弗動，唯日腳所及，則移榻稍避；恆人但見主人移榻何嚮者，卽知時爲何時，不差累黍。主人寡笑少言，而煙斗則長日不去手。而此樹陰談論之門客，咸知其意之向背：凡言中主人之旨者，則煙斗徐出於口，髯際之煙紋徐徐作重圍，直上於額際而沒；若違拂其旨趣，則力吸其斗；煙燄噴鬱，直迷漫其面，則主人怒發矣。

李迫見偈於其婦，則趨避是間，如築堅堡自衛。後此其妻審其地矣，突然來襲，雷轟電埽，會中人立驅而散；卽逆旅主人至是亦不能勝，乃見輕如秋葉。李迫之婦且戟手而肆詈主人，斥爲盜藪藪盜者也。李迫後此遂窮無所之，但荷槍引狗行獵於林中，擇樹陰濃翳中，出糲自飼，並以飼狗，人狗咸不能飽。李迫視狗爲同病，因之親狗甚於親人。時語狗曰：“傷哉吾狼！爾主婦固視爾狗也，然有我在則汝自不乏友。”狼聞言，搖其尾，仰首視主人，似有所慰藉然。

一日秋高，李迫行獵頗遠，至加齒幾而山之高處，四覓松鼠，槍發，迴響四動，其聲續續然。旣罷，遂臥於纖草之上。時天已垂暮，俯視沃壤雲連，青綠彌望，遠見黑逞河漸漸東逝，雲光照水，風帆徐徐而沒。內覷但見深谷，人迹弗至，谷底多墮石，以山峭蔽天，日力不及，狀至陰沉。李迫憑高四望，垂暮將歸，計及家已洞黑，至家必更聞肆詈之事，乃太息將行。

忽聞有人呼李迫，樊溫格耳不已。李迫狼顧^{*}，乃不見人；但見暮鴉振翼，掠山而歸宿。李迫以爲耳鳴也，復行。又聞有人呼李迫，樊溫格耳，而狗毛盡豎，面深谷中而張其牙。李迫毛髮皆竦，亦引目下視。忽見一人，其狀至怪，徐徐自谷而上；背上似有所負，狀至盤散。李迫念是間安得有人。既而曰：“或村人入此求助於我耳。”既近，乃大駭。其人既短而博；髮蓬蓬然；鬚作灰色；衣飾作古荷蘭妝；短衣及腰，腰以下則披圍裙，裙上箝密鈕，直至於膝；背上木箛，似酒滿中。招手引李迫代承其箛。李迫始尙疑駭弗前，然其人本喜助人，則亦力前承其箛。路本仄徑，似溜紋所過，盪爲小溪者；二人遂同承酒箛行。行時微聞雷聲似自山峽中來，而所行路卽趨雷聲來處而上；李迫以爲雨至耳，坦然弗疑。

既逾山徑，遂入山洞。四立均石壁，仰視見天如竇。二人行時初不交語，李迫雖疑詫，然以心有所怯，亦弗敢問。迨既入洞，爲狀益奇：石洞中有巨羣之人，方立木柱，遙以木球推陷之，以爲菑戲^{*}。諸人衣服如一，腰際均帶刀。而貌皆奇古：或則首巨面博，二睛獨小；或則鼻壅其面，如失五官。其人之冠皆白色，作麵包形，上植雞翹^{*}。人人悉有髯，唯顏色各異。有一丈夫，似羣中領袖，年事已多，顏色如歷風霜，蒼古動人；亦短衣博帶而帶刀，高冠豎紅羽，襪長及膝，革履後高而前狹，上著玫瑰之花。李迫見

狀，覺荷蘭古畫中間或見之。其最奇者，衆雖博戲，而儀容清肅無笑容，亦不相通問；萬聲都寂，但有木球推陷木柱之聲，隱隱作雷鳴也。

李迫既進，衆戲遂止，咸怒目睨李迫。李迫亦心震不自己，二股亦顫。時諸老啓箛傾酒於巨盆中，示勢令李迫司酒。李迫戰慄受號令。諸長飲既，復博。李迫侍側，少釋其懼，乘諸老弗見，偷嘗其酒；酒力相引，續續而下，乃大醉而寐。

既醒，仍臥於草間。自擦其眼，視日候似侵晨，而樹間鳴禽相下，鷹翅擣雲，作勢而飛。李迫曰：“吾睡至經夜耶？”追思前事，乃歷歷自咎曰：“我歸何以面吾妻，酒之累我至矣。”四覓其槍，槍鏽已滿，槍機亦落，木已朽腐。自念“彼羣盜予我以酒，遂易我槍乎？狗又安往？是必見我醉，追松鼠去矣。”噙唇呼狗，狗終不至；呼狼名，亦不之應。思欲覓此數老人，索槍及狗。既起，腳乃弗趨。自念“一睡之功，乃成癱病；吾妻又將嘵嘵斥我矣。”極力盤散下空谷中，但見流水，無復洞天，旁行攀蘿葛而過，尙欲求洞，卒乃得之，然亂石重疊，非復坦夷，而水聲淙淙，卽自石間噴出。李迫知不能前，遂立，因又呼狗，而鴉聲啞啞應之，且側目視李迫，似異其作聲者。李迫飢不可耐，荷鏽槍徐徐而下。

將近村，所遇人恆不之識，始大異。村人亦立而異之，而見李迫時，人人恆自撫其頰。李迫見狀，亦

自撫其頰，則鬢長逾尺矣。既至村畔，羣兒爭集，指其鬢以爲笑。狗亦狂吠。而村屋全非，地廣而人羣，門戶改易，均不之辨。覺前此所經見，渺不復覩，門外署簽，一一無識其名者，卽窗中外觀之人，亦漠漠如路人。李迫大驚，自念“詎此世界爲妖術所遷變耶？然其間果爲吾家，胡有滄桑之別！且山水依然，村路如故，獨人殊耳。昨日之酒，其異乃至於如此！”

迨尋得赴家之路，且行且驚，似聞其妻申申而訾。顧一至則景物全非，屋瓦均陷，窗牖全圯，扉已臥地。有狗似狼，徘徊門外，李迫信口呼狼，狗乃大吠。李迫頓足曰：“狗亦不見容矣！”既入門，室虛無人。此時萬感交集，而怕婦之心已息。乃大呼“我妻與子”，都不見答。遂奔赴會所，而逆旅亦空，有高屋踞其地，書曰“合衆客寓”；逆旅主人曰曲乃商，亦書名其上。逆旅本有大樹，垂陰可徑畝；今其地則立一巨柱，其上鑄紅睡巾，上張其旗，縷縷作籃白色，加以繁星點點，乃愕然不知其所以然。逆旅壁上本圖喬治第三象，李迫踞樹陰，對象吸煙，思之甚稔，今則亦圖一象，易絳衣而作藍色，前此執圭，今則執長鉞矣，大書曰“大將華盛頓”。而門外樹陰仍多聚議之人，特李迫一不之識耳。匪特不識，且似其傾吐及其性質，一一都非：其始坐者臥者，咸作倦容，咳唾隨心，今則氣概赳然，言論鋒利。李迫四覓逆旅主人，其人肥碩，頰作摺疊形，且執煙斗，其人蓋易識

也；尚有蒙師特立克；然二人均不之見，但見一長瘦之人，方演說民權選舉議會之議員與自由等事，李迫乃一無所解。

迨衆見李迫垂胡而荷鏹槍，衣古代之衣，其後隨婦人穉子無數，遂罷演，集視李迫，大以爲駭。演說之人遂執李迫之手，言曰：“君袒何黨？”李迫張目弗省。尙有一侏儒仰跂其足，面李迫曰：“汝爲聯合黨耶，共和黨耶？”李迫仍瞠目不答。

時有矜嚴之壯士，冠雞翹，斥衆而入，既入，以一手引行杖，而以一手入腰脊間，張目而視，作莊語曰：“汝入選舉之場，胡爲引槍？且引遊民，得毋爲亂乎？”李迫愕然曰：“我爲是間土著，爲英王不侵不叛之臣，那復爲亂！”大衆曰：“此王黨也，行謀於是間，趣殺之。”雞翹者拊衆而定之，又曰：“汝適胡來？”李迫曰：“我不能爲害，特來此訪故人，故人前此亦咸聚談於此。”雞翹者曰：“何人也？”李迫曰：“前此尼古拉司佛特爾安在？”衆莫能識。尋有老人曰：“彼死且十八年，墳上植木表，今木表亦蠹朽矣。”李迫曰：“白老母特楷又安在？”老人曰：“初開戰，彼已入尺籍，有人言石點之戰殞矣，尤有人言在安東尼鼻見溺，迄今不見其反，則死耗確也。”李迫曰：“蒙師特立克又安在？”老人曰：“是人有戰功，已爲大將，入議院矣。”

李迫浩歎，自念：“一夕之醉，而世局變幻如是，

然則一身於世爲畸零矣。但有所問，而所對者咸如隔世。且村人有語，我咸不審，何也？”遂噤不敢問，但頹然語衆曰：“衆中乃不聞村中舊有李迫樊溫格耳其人耶？”

衆聞語，呼曰：“李迫樊溫格耳乎？有之，彼倚樹而立者是也。”李迫顧視其人，大似當日已身未入山時儀範也，襪褸而惰，一如前狀。李迫至是，神志全昏，既疑彼倚樹者之非己，復疑己之非己而別爲他人。方愕顧間，雞翹者復問曰：“汝何名？”李迫乃瞿然嘆曰：“此事但有天知，我今非我，另有我矣。”因指倚樹者曰：“彼卽是我，我乃非我，顧我見在，彼倚樹者蓋他人忽而成我者；且昨日之夕，我明明我也，山行而宿，不審何人朽吾槍，死吾狗，長吾髯，變吾世態，吾乃不能自述其名以告汝。”

衆聞言大異，咸拊額思其故。尙有人私議，當先去其槍。此時有中年之婦人，手中抱嬰兒，仰首覘李迫，嬰兒見長髯而哭，婦人曰：“李迫勿哭，彼老者能噉汝耶！”

李迫聞婦人呼其子曰李迫，且覘此婦之儀度，乃忽有所憶，因問婦人曰：“汝何名？”婦人曰：“我爲猶迭司噶滕尼爾。”李迫曰：“爾父何名？”婦人曰：“吾父曰李迫樊溫格耳，二十年前以槍出，遂不返。彼狗歸而主人頓渺，莫審其人自殊耶，抑爲紅人所得。邇時我尙在童娃也。”

李迫此時但有一語，語時顛極，作微聲曰：“若母無恙乎？”婦人曰：“死未久也。吾母與負販爭價，怒極而血筓裂耳。”

斯言一出，李迫頗慰，乃進挽此女人曰：“我若翁也。前此中年之李迫，今老暮之李迫，詎今者竟已無人識李迫耶？”

忽有龍鐘老婦盤散而至，仰面呼曰：“李迫，確也，老友，汝歸矣！此二十年中，汝又安往？”

李迫聞老婦言二十年，自審乃一夕睡耳，遂以山中事語此老婦。聞者大駭，僉議此間有遺老彼得樊特東克，彼人週知村中故實，其先人又爲史家，居此最久，風土之記，蓋其人手筆也；此事當詢諸其人。迄彼得一至，卽知其果爲李迫，辨析其一睡二十年之確有實証。彼得言：“加齒幾而山本仙人往來之靈境，第一人覓得黑逞河者，其人曰亨利黑逞，以船曰半月至此拓新地，此地因以黑逞名。迨後二十年，黑逞必現形行樂於是。卽以木球推仆木柱者。吾父曾目擊有古荷蘭衣冠之人，作此戲於是間；卽吾亦恆聞山中木球滾滾之聲，若雷聲之殷殷焉。”

衆人既散，婦人遂迎李迫歸養。既至，其婿亦樸誠而健碩，一問其名，則卽當日登背頑童之一也。其子，卽嚮之倚樹而立，李迫疑是己身者，方佃於婿家；勤他人之事，而獨惰其己事，蓋一如李迫當年。

李迫既得溫飽，故態仍萌，且覓得老友談讌。而

後生喜異，恆來造訪，因之李迫亦得新交。李迫復時時入樹陰，以小榻乘涼，村人見其人自仙境來，且謹愿可語，恆就李迫問二十年前故事。顧李迫轉於村間之事，憤憤不自審。已聞殖民地已叛英皇，脫其羈絆；而李迫此時亦非復喬治第三之民庶，而爲美洲合衆國自由之父老矣。李迫爲人，於政體無所關係，但自幸已脫悍妻之專制，既脫是專制之國，更何適而非自由者！每日趨走，弗聞勃谿之聲。至山中之事，問則必答。前此自述時，前後多錯迕。後乃作簡語，綜其綱要。我所志者，卽其晚年所語者也。或故謂李迫病癩，所言乃不可信。然故老則深信其語，以爲非僞。至於今日，居民微聞山中隱隱作雷聲，輒曰：“黑逞又行樂矣。”而此村中怕婦之人聞聲，又甚願飲李迫所飲之酒，冀逃彼閨幃之專制也。

此篇選自林紓所譯的拊掌錄。錄拊掌原名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Grayon, Gent', 著者爲美國文學家歐文，全書計隨筆三十四篇，這是最被人傳誦的一篇。林紓不懂西文，但古文做得很好，所以這篇雖由他人口譯，而對於原書的談諧風趣，尙能保持不墮。原書爲雜記體，譯者因爲它足供茶餘酒後的譚助，故稱之爲附掌錄。拊與撫同，言喜而拍手也。

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美國文學家。生於一七八三年，卒於一八五九年。他父親是一個商人。他早年也經商，於一八一五年赴利物浦管理他的支店，到了後來因無法收拾而破產，遂以著

作為生活。生平著作甚多，除拊掌錄外，有旅行述異 (Tales of a Traveller) 哥爾斯密司傳 (Life of Goldsmith) 華盛頓傳 (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等。

林紓 (1852—1924) 字琴南，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人。清光緒壬午(一八八二)舉人。平生致力於古文。曾任京師大學堂、閩學堂等教授。最初譯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頗受人讚頌；遂引起了他的譯書的興趣，從此就以譯書售稿為生。他所譯書有一百五十餘種，出版者在一百三十種以上。他不懂原文，所譯書全由他人口述。他在西利亞郡主別傳序中說：“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錯誤，均出不知。”但因為他的古文程度很高，又有文學天才，對於原書的旨趣，頗能領會，所以有許多地方頗能保持原書的風趣。

語釋 [黑遼河] Hudson，為美國境內最重要的河流之一。發源於紐約州之阿地龍狄山 (Adirondack Mountains) 而入於紐約海灣，長凡三百五十英里。一六〇九年為英航海家亨利黑遼 (Henry Hudson) 所發見，因以為名。[加齒巒而山] Kaatskill Mountains，黑遼河邊的大山。[亞巴拉姜山] Appalachians，為北美州的大山，起於聖羅倫司海灣 (The Gulf of Lawrence) 而達於阿拉巴馬州 (Alabama) 西部。[鎮山] 書彞典孔安國傳：‘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蓋亦取安重鎮壓之義也。[承家之婦] 管理家政的婦人。[蔚藍] 天色也。杜甫詩：‘上有蔚藍天。’[空翠爽肌] 晴空的蒼翠之色，與山色相映，使人肌膚起爽快之感也。[燭] 照也。[圓明] 佛菩薩及仙人頂上所放之圓光也。[山趺] 山脚。[美洲新立] 美國本英國殖民地，一六二〇年以後，移民日衆，到十八世紀中葉，建州十三，

適英政府要收他們苛稅，居民羣起反抗，十三州結了同盟，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宣告獨立，經過八年的奮鬪，才得英國的承認。一七八七年，開聯邦會議，制定憲法，設立中央政府，統轄各州。〔荷蘭〕Holland，在比利時之西，爲立憲王國。〔信風〕按舊說，東北叫做‘信風’；但這裡是說自然的風向，並不限於東北風也。〔舊望〕舊家望族。〔懼內〕俗稱‘怕老婆’。〔閻教〕閻，門限也。婦人居內，故稱婦人之教爲‘閻教’。〔王〕與旺同。〔鍛人〕打鐵的人。〔牧師〕基督新教徒之教職。西文爲 Pastor，即牧羊人之義，故譯爲牧師。謂人之靈如羊一般，全靠教師牧養他。舊教徒則稱之爲‘神父’。〔與之調佚〕和他開玩笑。〔水乳〕如水與乳之融合也。〔紅人〕紅種人。〔津津然〕人遇佳味則口津出，故以津津然喻言談之有味者。〔夷然〕不以爲急之貌。〔爲郵〕做郵差。〔磽〕土性不肥也。〔否〕音鄙，不好的意思。〔稂莠〕田中的惡草。〔蒔稂及薯蕷〕蒔，種也。稂即高粱。薯蕷，俗稱山藥。〔襤褸〕衣衫破舊。〔孤露〕謂少失怙恃，無庇蔭之人也。〔酷肖〕很像。〔襲其父之舊衣〕着了他父親的舊衣服。〔汶汶〕蒙昧不敏捷之貌。〔受一辨尼之餒甘也若力一金磅之工則爲憊〕辨尼，penny 的音譯。今普通譯爲‘辨士’，英國幣名，爲先令十二分之一。魚爛曰‘餒’。二十先令爲一金磅。這是說，喫價值一辨尼的腐敗食物，覺得很好；倘做有一金磅報酬的工，則以爲很疲憊了。總而言之，就是貪喫懶做的意思。〔嗶嗶〕語不休貌。〔醜詆〕用不堪的話來譏笑他，斥責他。〔恣睢〕史記項羽本記：‘暴戾恣睢，’言其勇猛而粗暴也。〔氣索〕索，盡也。氣索，猶言氣盡。〔銛〕音纖，鋒利也。〔喬治第三〕George the Third，一七〇七年至一七五一年之威爾士

親王魯意治 (Frederick Lewis) 的長子。生於一七三八年。一七六〇年繼其父喬治第二爲英王。一八一〇年禪位於太子。一八二〇年薨。〔浮議〕沒有根據的議論。〔恇怯〕畏懼。〔戟手〕以手指人，形如戟也；怒罵的樣子。〔肆罵〕破口謾罵。〔盜藪藪盜〕盜藪，猶俗言‘強盜窠’。藪盜之藪爲動詞，言聚集強盜也。〔窮無所之〕之，往也。言窮迫無所歸宿。〔糗〕乾糧。〔狼顧〕狼性怯，走向還顧，故人有所畏懼時而回顧者亦稱‘狼顧’。〔盤散〕即‘蹣跚’的同音通段。形容走得乏了的樣子。史記平原君傳：‘盤散行汲’。〔博〕大也。〔菑戲〕即擲菑戲。古博戲，猶後世之擲色，今通稱賭博曰‘擲菑戲’，或簡稱‘菑戲’。〔上植雞翹〕翹，鳥尾長毛也。上植雞翹，即上面插了些雞毛。〔盤散〕此‘盤散’形容久臥脚僵直，行動不便的樣子。〔趨〕善走也。〔申申〕罵之不休也。楚辭離騷：‘申申其詈余’。〔信口〕順口。〔愕然〕驚異貌。〔鉞〕劍如刀裝者。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美國第一任大總統。生於一七三二年，卒於一七九九年。〔傾吐〕獨言‘談吐’。〔胡〕同‘鬍’。〔侏儒〕矮小的人。〔聯合黨〕Federal，美國初立國時兩大政黨之一，其根本政見在增重聯合政府之威權。〔共和黨〕Democrat，聯合黨之敵黨，主張嚴格阻制聯合政府權力者。〔瞠目〕直視貌。〔行諜〕做間諜。〔趣殺之〕趣，音促。趣殺之，就是說趕快殺掉他。〔尺籍〕書軍令之籍，就是應服兵役者的名冊。〔石點〕Stony Point，黑逞河一著名土角，在紐約北四十二英里。〔安東尼鼻〕Anthony's Nose，黑逞河東岸之銳土角，距紐約五十七英里。〔畸零〕指孤獨無偶的人。〔頹然〕喪氣貌。〔儀度〕容儀態度。〔龍鍾〕老態的形容辭。〔盤散〕此盤散形容老年人行動不方便的樣子。

〔僉議〕大家議。〔亨利黑遑〕Henry Hudson，英國著名航海家，於一六〇九年航行入黑遑河，溯流而上，行一百五十英里之河道而止。一六一〇年，再至此河，直抵黑遑海灣。船中食盡，舟人叛，於一六一一年六月，乘小舟飄流死。〔勃谿〕夫婦間相罵之聲，語本莊子（莊子外物篇：‘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本指婆媳間爭噪而言，但後人亦借以形容夫婦間的相罵）。〔錯迂〕同‘錯誤’。〔癩〕神經病。

文選一二八。 雜匠述弟事六 （選自天方夜譚） 奚若譯

予既述五弟事矣，所未言者，尚有六弟之歷史在。六弟名斯加開培克，病缺脣。自得予父遺產銀一百掘勒欵，勤操作，初頗能自給，後漸顛窘，以致乞食。然其乞頗殊別，必先賂大家之僕，以出入於其家，因之得主人憐，而日有以濟。

一日，偶經一巨室門，僕從甚夥，卽前問爲誰氏。闍曰：“汝胡此問？孰不知此爲巴米息特宅耶？”巴米息特者，素慈善，名播遠近，予弟亦習聞之。卽向闍述來意。闍曰：“其入室，當不汝阻，汝往見主人，必能償汝欲。”

弟深感謝，卽側足行入內，重廊複閣，不知孰爲巴米息特之室。旋達一屋，形正方，髻塗精美，陳設極奇麗。旁闢門，門外花竹靚雅；道皆砌彩石，陸離光怪。門洞闢，簾周垂蔽日。執事者視所向，日光不

及，則鈎簾引風入。

弟顧而樂甚。更進，至一廳事，承塵雕鏤，青黃爲飾。一白鬚老人踞榻坐，意必主人巴米息特也，詢從者，果爲主人。巴米息特以手召弟前，問所欲。弟曰：“主乎，予窶人也，窮無所依，故昧然至此。願憫其困絕而援手焉！聲哀惻，足以動老人。

巴米息特聞弟言，以兩手置胸，示哀憐意，曰：“我居報達有年矣，而有貧厄若汝者，竟未之知。”予弟聞之，謂難得老人憐，必有厚賜矣。而巴米息特乃曰：“我殊不忍遐棄汝。”弟蹙然呼曰：“予自晨起，迄未得食。”巴米息特作驚詫狀曰：“噫！君此時尚未進膳，盍早言？必飢欲死矣。”卽疊聲呼僕取水來盥手，實無僕無水。而巴米息特則兩手於空中相摩若洗盥者然，謂弟曰：“請濯手。”弟意彼偶戲耳，既有所求，未便拂其意，亦以兩手摩擦效其狀。

巴米息特又呼僕曰：“速以食來，不耐久待矣。”實未有食，而彼卽兩頤大動，宛若食在其口，咀嚼有聲；並謂予弟曰：“君枵腹久矣，請勿過謙，以快大嚼。”予弟不得已，答曰：“食盡矣。”巴米息特曰：“汝啖麵包，佳否？”弟佯答曰：“佳，夙昔未見有精潔若此者。”巴米息特又勸之食，且謂此麵包實以重價得之，計需金五百枚。又盛稱其女僕製麵包，實無與匹。弟唯唯而已。旋聞其又呼僕曰：“速取他食物來。”卽謂弟：“汝嘗此始知其美，此大麥與燻羊肉

也。”弟曰：“美甚，予方大嚼不輟。”曰：“君既嗜此，盍飽食，勿使虛設。”既又呼取鵝來，須臾以甜醬，並取乾葡萄、無花果、酸菜豆、蜂蜜諸物，謂弟曰：“此鵝殊肥美，今特一翅一脰耳，汝當食之盡。將以次饗其他。”弟飢火上炎，且聞老人道諸食品之美，饑涎溢吻，愈不能支。不得已，仍佯爲吞咀，冀以悅老人。而老人尤極口稱小羊，謂“餒以樞實，故味勝常畜者。余爲口腹計，不憚求精。君舍余所，必無由食此美饌。”乃作自取一瓣狀，以一瓣虛置弟口，謂弟必酷嗜之。弟無如何，舐舌稱美。巴米息特曰：“予思食譜中膏腴之味莫有過於此者”弟曰：“然。”巴米息特曰：“尙有肉醢君試評之。”弟曰：“精絕。”巴米息特曰：“是中輔以丁香、荳蔻、薑椒諸品，雖融合，尙一一可辨。君必併量食，勿負此精製也。”言次，復命僕再取肉醢來。弟心煩甚，曰：“予已飽德，不能再事刀匕矣。”

巴米息特曰：“然則少食菓餌何如？”乃少待數分鐘，若俟僕整理食案諸物者。巴米息特復曰：“此杏仁新收，味絕佳，盍食之？”遂僞爲脫皮投口狀。又謂“餅飲錫果備具，任掇食之，勿見外。”於是虛握若有所贈，曰：“此蜜果，善消導。”弟佯受之，曰：“香逾於麝。”巴米息特曰：“此果爲家製，與得自市肆者迥殊。”復授弟。弟曰：“腹果矣，雖有佳製，惟心受而已。

於是巴米息特曰：“盛哉斯會，既飽食，安可不飲酒。汝喜佳釀乎？”弟曰：“君請恕予，予夙有酒戒，卽涓滴不能飲。”巴米息特曰：“何拘謹乃爾？余幸得君必共酌以志雅集。”弟曰：“本不敢違盛意，惟量隘，露醉恐失儀耳。能以杯水代，幸甚。”巴米息特執不可，卽命取酒來，僞爲啓瓶斟盞自飲狀，更虛酌以釀弟，曰：“請飲此爲我壽，且爲我品此釀醇美否。”弟佯受盞，側睫引鼻，若察色，若辨香，然後就口，貌爲欣喜曰：“味甘而性和，尙非厚而烈者。”巴米息特曰：“予貯酒甚富，不適口，請易之。”亟呼換酒。旋復僞爲斟酌，自飲並飲予弟：若是者連疊不止。弟飢渴欲絕，不復能再耐，卽佯醉起，扶巴米息特仆地。欲再肆擊，而巴米息特執予弟手曰：“汝病狂耶？”弟憬然曰：“君賜食已足，乃必強余以飲，吾先白君，恐酒後失儀也。余不任酒力，其恕我。”巴米息特聞言，鼓掌大笑，謂弟曰：“予乃今知汝性質之美。予久欲覓一善性者，不可得，今於子見之，予之所以虛作飲食以困汝者，無他，試汝耳。今將與汝爲莫逆交。深喜君能堅忍，始終不貳。予甚敬君，願君主我家。茲當以眞食相饗。”卽鳴掌數下，旋有數僕自外入。主人命取餐。瞬息間，進饌者魚貫至，其品類烹飪，皆巴米息特前所口舉者也。至是予弟始飽啖，並痛飲。諸侍婢姘容麗飾，環而作樂，繼之以歌。又易弟以華服。雅意周旋，惟恐不至。

巴米息特知予弟才而誠，數日後，命弟理家政，出入一委之。如是者二十年，未嘗有違言。及巴卒，無後，遺產入官，並沒予弟所蓄。弟窮甚，無以自存，乃隨衆往麥加乞食於瞻拜者。中途復遇盜，掠所有，並執弟去。

予弟爲一盜脅作奴，盜日笞之，冀速其資贖也。弟曰：“予既爲君奴矣，惟君所命。余窶人子，安有贖我者？日笞我，無益也。”詞甚哀，而盜不爲動，且因所欲不遂，怒以刀斫予弟脣，脣遂缺。

既而盜出劫，留予弟於家。盜妻頗有姿，百計媚弟，欲與之私。弟懼禍，恆避不敢近。而盜妻眷予弟，見必與戲，久而成習。一日，不自覺於盜前爲之。盜疑弟私其妻，大怒，痛責。以駝載予弟，放之荒山之巔。凡至報達者必道此山，有人見而告予，予設策拯之出，與余同居。

這篇選自天方夜譚，記一理髮匠講述他第六個弟弟遇見慈善家巴米息特的一節故事。全篇充滿滑稽的趣味，可以說是一篇滑稽的相人術？譯筆明白流暢，雖然用古文格調，還不失爲一篇很好的翻譯小說。

天方夜譚又名一千零一夜，即英譯本 Arabian Nights。是阿拉伯的傳說文學，作者和年均不可詳考。故事的開端爲波斯撒森尼安 (Sassanian) 王朝有蘇丹（回教國君主之稱）史加利安發覺了他的后有外遇，以爲天下女子都不可靠，就把她殺了；並

定例每夜御一新妃，到天明就把那新妃殺掉，借此以洩憤懣。有相國的女兒名史希罕拉才得者，忽自願進宮爲妃，夜間向蘇丹講述新奇的故事，正到緊要關頭，天已亮了。蘇丹要聽完她的故事，特爲破例，不殺她。從此一天一天的講下去，竟繼續講了一千零一夜。蘇丹受她感動，就把殘酷的定律廢止。本書所記，就是史希罕拉才得所講的故事。但前後體裁頗不相同，非出於一人手筆，蓋集亞洲古代的傳說、寓言而成者。現在差不多各國有它的譯本。這裡是根據商務出版的奚若譯述，葉紹鈞校注本而節選的。

奚若字伯綬，清江蘇元和人。曾任東吳大學教授、商務書館編輯。

語釋〔掘勒欽]dirher的音譯，銀幣名。〔閤]司閤者，卽看門人。〔髹塗精美]油漆得很精美。髹，音休，以漆漆物也。〔陸離光怪]形容彩色斑斕，反射耀目。〔承塵]俗稱‘天花板’。〔窶人]窮人。〔報達]Bagdad的音譯，今爲美索不達米首邑，在底格里河邊。〔遐棄]謂遠棄之，與之斷絕關係也。詩周南汝墳：‘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枵腹]空腹。〔貳以甜醬]卽佐以甜醬。貳，佐也。〔股]卽腿之本字。〔餽以樞實]用樞子餽養牠。〔丁香]常綠喬木。一名‘雞舌香’。產於兩粵及蘇門答臘等處。葉長橢圓形。春開紫花或白花，四瓣。子黑色，以爲香料，可佐烹調，可供藥用。〔荳蔻]有草荳蔻、白荳蔻、肉荳蔻三種。其仁皆辛香，可作香料，並入藥。〔薑椒]生薑、花椒，都是烹調用的香料。〔予既飽德不能再事刀匕矣]詩既醉篇序：‘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後人遂以‘飽德’二字作飽受飲食之賜的謙謝辭。又西人食時不用箸而用刀匕。這是說，我已

經喫飽了，不能再動刀匕矣。〔餅飲餉果〕飲，音慈。稻餅也。凡炊米爛後，搗之成餅曰飲。餉，音唐。餉也。如今麥芽糖之類。餅飲餉果，猶今俗言糕餅糖果耳。〔任掇食之〕由你隨便拿來喫。〔勿見外〕猶俗言‘不要客氣’。〔腹果矣〕肚裏飽了。〔麩瓊〕麩，音拘。瓊即蓋之本字。麩瓊，謂斟酒於杯中也。〔釀〕音醜，飲酒盡也。〔憬然〕猛然醒悟貌。〔莫逆交〕莊子記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後人因稱要好的朋友爲‘莫逆交’。〔姘容〕美貌。〔雅意周旋〕極意的應酬敷衍。〔違言〕以言語而失和也。〔麥加〕Mekka，回教聖地，在紅海東岸黑札斯。〔脅作奴〕被強迫做奴隸。〔冀其速資贖也〕希望他趕快用錢來贖身。

文學史話

一一. 西洋文學的傳來

初 期 的
翻 譯 事 業

西洋文學的傳來，還是近三十年來的事情。原來我國自雅片戰爭以後，屢受外人的侵逼，一部分人漸漸覺悟到堂堂華夏也有不及‘夷狄’的地方，對於外來文化才肯相當的容納。到了十九世紀末年，翻譯的事業漸漸發達。但當時所譯的止限於宗教及應用科學（當時稱爲格致）和西洋歷史與法制一類的書，關於西洋文學還沒有人注意到。

但不久我國翻譯界有了一個特出的人才，那人便是嚴復。他是一個古文作家，受桐城派的影響很深。同時他曾留學英國，英文程度也很高。他在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譯赫胥黎的天演論，開始把西洋哲學介紹到中國。後來又絡續譯了不少西洋哲學名著。因此我國的士大夫漸漸知道西洋除了鎗炮兵艦之外還有

和先秦諸子抗衡的哲學家，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更進了一步。

嚴復的翻譯西書，一律用古文體的。因為那時候語體文還沒有人敢提倡，譯書者即使大膽試用語體，定被士大夫們所唾棄，以為不值一顧了。嚴復對於用何種文體來翻譯西洋書這一個問題，事前曾再三斟酌，並且自己先定下‘信、達、雅’的標準。他在天演論的‘例言’中說：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行遠〔註一〕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他所謂‘近世利俗文字’，即指當時八股式的文體而言。用語體既不可，用八股式的文體更不易求達，則惟有用古文體了。但用古文體直譯西洋書是很難的，因此他採用‘意譯’的辦法。在天演論‘例言’中說：

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背本文。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

他不但對於翻譯的文體和方法經過嚴密的考慮才決定，即對於譯名，也非常慎重。他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像這樣的慎重將事，恐怕現在的翻譯界還沒有這種精神哩。所以嚴譯的書在我國差不多風行了二十多年。

西洋小說的翻譯

嚴復所譯限於哲學書，雖其中如天演論、羣學肄言等原文本有文學的價值，他的譯文也當有文學意味，但究竟不是純文學的書。後來林紓用古文體翻

譯西洋小說，西洋近代文學才開始和中國人接觸。

林紓前後所譯小說有一百多種，包含英、美、法、俄、挪威、瑞士、比利時、西班牙等許多國度；介紹了歐文(Washington Irving)狄更司(Charles Dickens)、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père)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托爾斯泰(N. Tolstoy)等許多著名作家。他不懂西文，翻譯時由他人口述。但他的古文做得很好，又有文學天才，對於原書的旨趣，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會，而譯筆也有他獨特的風格，所以得到好助手時，他譯的小說倒比現在粗能讀原文即貿然提筆翻譯的人好得多。

用古文翻譯西洋小說，在當時確是一種嘗試，而成績倒也不壞。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翻譯西洋小說的試驗，總算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成績。”受林紓的影響，用古文翻譯小說的人很多，最著名的便是周作人和他的哥哥（魯迅）譯的域外小說集。【註二】周氏兄弟的古文作風和林紓不同，自有其獨特的風格，而且他們懂得外國文，又和林紓的專靠他人口述不同，雖所譯不及林紓那麼多，而域外小說集至今還被人稱誦。

西洋詩歌
戲
劇的翻譯

林紓翻譯了許多西洋近代小說，但不曾翻譯詩歌。其後馬君武、蘇曼殊又開始嘗試西洋詩歌的翻譯。馬君武譯有拜輪(Lord Baron)的哀希臘及歌德(Goethe)的阿明臨海岸哭女詩等。蘇曼殊譯有拜輪詩選，共收

去國行、留別雅典女郎、贊大海、答美人贈束髮繖帶詩、哀希臘等五篇。他們都是用我國舊詩體來翻譯的，正和林紓等用古文翻譯小說一樣。今錄曼殊譯的去國行一節以示例：

行行去故國，瀟遠蒼波來；
 鳴湍激夕風，沙鷗聲淒其。
 落日照遠海，游子行隨之；
 須臾與爾別，故國從此逝。

詩歌而外，西洋戲劇如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劇本，林紓也曾翻譯過。但他不懂得小說與劇本的分別，把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紀、亨利第六、凱徹遺事以及易卜生 (Ibsen) 的羣鬼，都被譯成小說體，劇本的真面目完全抹殺了。其實當時研究西洋文學史的還很少，替林紓當口譯的人，對於西洋文學也未曾了了，而我國舊文人本來對於小說和劇本的分別更不曾注意到。這是時代使然，我們對林紓似乎不必苛責。到了後來，李煜瀛在巴黎譯波蘭 抗夫 (L.Kampf) 的夜未央，完全用對話式，保存了西洋劇本的本來面目。五四運動以後，翻譯西洋劇本的人更多了。

西洋文學
 傳
 來的影響

我國人關於世界的常識一向很淺窄的。鴉片戰爭以後，國人對於西洋人顯然有兩種不同的觀察：一種依然妄自尊大，把西洋人當夷狄，而加以鄙視；一種認西洋人為天之驕子，以為中國什麼都不及西洋。總之，他們對於西洋的社會組織和國民性一點也不明瞭，總以為西洋和中國什麼都不相同，‘中’與‘西’之間像有一道深溝相隔似的。自從嚴復翻譯西洋的哲學書以後，我國人才知道西洋原來也有像先秦諸子那樣的哲學家。林紓等翻譯西洋的文學書以後，我國人才知道

西洋原來也有像司馬遷和李白、杜甫那樣的文學家。同時知道西洋文學家所描寫的人情世態，原來和我們並不十分歧異。

不但如此，我國傳統的見解，總以為小說一類的作品‘雖小道猶有可觀’，但總不登大雅之堂，同時以‘載道’自命的文人絕不肯動手做什麼小說，偶有所作，也都寫着假名，不肯以真姓名給讀者知道。林紓居然用古文譯小說，馬君武、蘇曼殊等居然用五七言古詩體來翻譯西洋詩，把我國幾千年來傳統的見解完全打破。

其次，因林紓等的努力於西洋小說、詩歌的翻譯，引起了愛好文學者對於西洋文學的研究興趣；同時對於西洋文學書的翻譯‘也有許多人繼起努力。但用古文翻譯西洋書原是不得已辦法，嚴復所謂‘用漢以前句法則易達’的話，是對當時的八股文體而言（因為用八股文體更不易達），實際上用古文譯西書決不會十分‘達’的。尤其是文學作品，要保持原有的風格與趣味，非於古文之外另創新體不可。林紓的古文程度很高，所以他的譯書還有相當的成績。古文程度不及他的，無論對於原書怎樣深切瞭解，決不能翻成一篇很好的古文。因此一般翻譯家漸漸擺脫古文的桎梏，試用語體，像伍光建翻譯大仲馬的俠隱記，就全用語體了。五四運動後，許多學者主張改文言為白話，而林紓在那時候卻大聲指斥白話文的不雅馴，殊不知文體改革的運動，一部分實因他自己努力介紹西洋文學的結果哩。到了最近，不但沒有人用古文譯西書，連語體文也漸漸歐化了。語體文的歐化，在中國文字的組織上有不少進步，推本溯源，還是受西洋文學的影響。

【註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意謂文字典雅才能傳久遠也。

【註二】周作人在他的翻譯集點滴序上說：‘我從前翻譯小說，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響。’

文選一二九 釋新民之義

梁啓超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事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之兩途；斯卽吾淬厲所固有，採補所本無之說也。一人如是，衆民亦然。

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羣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釐然異於羣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雖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長，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爾。譬諸木然，非歲歲有新芽之茁，則其枯可立待；譬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湧，則其涸不移時。夫新芽、新泉，豈有外來者耶？舊也，而不得不謂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濯之拭之，發其光晶，鍛之鍊之，成其體段，培之灌之，厚其本原，繼長增高，日征月邁，國民之精神於是乎保存，於是乎發達。世或以“守舊”二字爲一極可厭之名詞，其然豈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舊，而患無真能守舊者。真能守舊者何？卽吾所謂淬厲其固有而已。

僅淖厲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爲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于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爲天下，耳目所接觸，腦筋所濡染，聖哲所訓示，祖宗所遺傳，皆使之有可以爲一個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鄉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爲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爲一國國民之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於此數者，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苟缺此資格，則決無以自立於天壤。故今日不欲強吾國則已，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今論者於政治、學術、技藝，皆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實爲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不取於此而取於彼，棄其本而摹其末，是何異見他樹之蓊鬱而欲移其技以接我槁榦，見他井之汨湧而欲汲其流以實我智源也。故採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

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衝突，或兩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則必有調和，衝突者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爲偉大國民，盎格魯撒

遜人種是也。譬之跬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指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

此篇爲梁啓超所著新民說中之一章。全文載壬寅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新民叢報，收入飲冰室全集（中華本）論說文類。我們讀了這一篇文字，對於那時候的所謂‘新文體’已可見一斑。

語釋 〔淬厲〕亦作淬礪，猶言磨練也。〔時〕與‘是’同。例如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時乃天道即是乃天道也。〔因材施教〕就是因材施教的意思。禮中庸：‘故天之生，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言覆之’即此語所本。〔變化氣質〕氣質之說，倡自宋儒張載。他說：‘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後來程頤等繼續闡發變化氣質的道理。淺近點說，例如一個性質粗暴的人，他經過一番學問上或事業上的磨練，就變成一個細心沈着的人了，這便是變化氣質。〔釐然〕分明貌。〔日征月邁〕征，邁，皆行也。詩小雅：‘吾日斯邁，而月斯征，’即此語所本。日征月邁，即天天在進行中的意思。〔蓊鬱〕枝葉茂盛貌。〔智源〕智，音剡（ㄨㄛˋ）。泉源枯竭，叫做‘智源’。〔盎格魯撒遜〕Anglo-Saxons，種族名，古時居歐州北方，是條頓民族的一派，中分數部，中古之初，聯合而入英格蘭，遂成爲一族，就是現在英國人的祖先。〔跬步〕跬與跬同。凡人一舉足曰跬，跬步，平步也。〔墨守〕固守成見不知變通者，叫做‘墨守’。

文選一三〇 雜感 黃遵憲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圓。
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
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
以我視後人，若居三代先。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
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
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
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
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賢。
卽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
明窗敞流離，高爐爇香烟；
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
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
卽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
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

這是黃遵憲所作雜感詩五篇中的第二篇。胡適說這首詩很可以算是詩界革命的一種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張用俗話作詩了。黃遵憲(1848—1905)清嘉應州人。他曾做過外交官，到過日本、英國、美國、南洋等處。當戊戌變法時，他也是這運動中的一個人物。今存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

語釋 [大塊鑿混沌]大塊謂天地也。相傳天地沒有開闢的時

候，混沌如雞子一般，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而天地開闢。見馬氏釋史引三五曆記〔大圓〕亦作‘大圓’，謂天也。管子心術篇：‘能戴大圓者體手大方。’按前人以為天圓地方，所以管子這樣說。這裏說‘渾渾旋大圓’，係指地球。〔隸首〕相傳為黃帝時人，始定算數，成律度量衡。〔羲軒〕太昊伏羲氏及黃帝軒轅氏也。相傳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又傳伏羲氏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又相傳黃帝始造書契；他的臣子蒼頡創造文字。（均見馬氏釋史引緯書及三墳、淮南子、拾遺記等書。）〔三代〕夏，商，周。〔黃土同搏人〕相傳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為人。見風俗通。〔流離〕即琉璃，今之玻璃也。〔蒸〕音ㄉㄨㄥ，入聲，燒也。〔端溪硯〕端溪在廣東高要縣東南爛柯山西麓。產硯石，世稱‘端硯’。唐宋時採硯於此。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別；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新坑之目。石質以舊坑為最佳，能得整塊無瑕不事雕琢者乃無上上品，今已難得。大致分三種：石色青紫，視手而潤，叩之聲清遠，有青絲圓小鸚鵡眼，乃巖石，品最貴；次赤色，叩之乃潤，鸚鵡眼色紫，紋漫而大，乃西坑石；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為後瀝石。今佳品不易得，業石者每以劣材充上品，且刻人物花卉，以掩石之癡痕。〔薛濤箋〕薛濤，唐朝的名妓。本長安良家女，跟她父親到四川做官，流落他鄉，遂入妓籍。韋皋鎮蜀，召她來侍酒賦詩，稱為校書，出入幕府。後來鎮蜀的長官，都愛她的詩才。晚年住在浣花溪，衣女冠服。她善製松花小箋，時號‘薛濤箋。’

文選一三一 國語的文學 文學的國語

胡 適

聞
明
國
文
講
義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為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為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

九
三
二

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爲“活文學”呢？因爲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菴、邱長春、吳敬梓、曹雪芹都用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曾說凡是用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產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產出肉蒲團。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只能做幾篇“擬韓退之原道”或“擬陸士衡擬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傳，便可知道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

爲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爲幾千年前的文言。

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卻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卻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傅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卻要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卻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字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裏還有文學呢？即如那儒林外史裏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人。這都因為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裏的王冕，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不能動人的死人。為什麼呢？因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上節所說，是從文學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如今且說從國語一方面着想，國語的文學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說：“若要用國語做文學，總須先有國語。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

呢？”我說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這話初聽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細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雖是很要緊，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學，居然能寫得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這些白話文學的勢力，比什麼字典、教科書都還大幾百倍。字典說“這”字該讀“魚彥反”，我們偏讀他做“者個”的者字。字典說“麼”字是“細小”，我們偏把他用作“什麼”“那麼”的麼字。字典說“沒”字是“沈也”“盡也”，我們偏用他做“無有”的無字解。字典說“的”字有許多意義，我們偏把他用來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爾，縱縱爾”的“爾”字。——總而言之，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我們今日要想從新規定一種“標準國語”，還須先造無數國

語的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所以我以為提倡新文學的人，儘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可盡量採用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不夠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

我這種議論並不是“嚮壁虛造”的。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成的。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我且舉幾條例為證：

一、意大利 五百年前，歐洲各國但有方言沒有“國語”。歐洲最早的國語是意大利文。那時歐洲各國的人多用拉丁文著書通信。到了十四世紀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學家但丁（Dante）極力主張用意大利話來代拉丁文。他說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國俗話的優美。所以他自己的傑作“喜劇”，全用脫斯堪尼（Tuscany）的俗話。這部“喜劇”風行一世，人都稱他做“神聖喜劇”。那“神聖喜劇”的白話後

來便成了意大利的標準國語。後來的文學家包卡嘉^{*}(Boccaccio, 1313 - 1375) 和洛倫查^{*}(Lorenzo de Medici) 諸人都都用白話作文學。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國語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國 英倫雖只是一個小島國，卻有無數方言。現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還只是倫敦附近一帶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話”。當十四世紀時，各處的方言都有些人用來做書。後來到了十四世紀的末年，出了兩位大文學家，一個是趙叟^{*}(Chaucer, 1340 - 1400)，一個是威克列夫^{*}(Wycliff, 1320 - 1384)。趙叟做許多詩歌、散文都用這“中部土話”。威克列夫把耶穌的舊約、新約也都譯成“中部土話”。有了這兩個人的文學，便把這“中部土話”變成英國的標準國語。後來到了十五世紀，印刷術輸進英國所印的書多用這“中部土話”，國語的標準更確定了。到十六、十七兩世紀，蕭士比亞和“伊里沙白時代”的無數文學大家，都用國語創造文學。從此以後，這一部分的“中部土話”，不但成了英國的標準國語，幾乎竟成了全球的世界語了。

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國語，大都是這樣發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學的力量才能變成標準的國語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細說了。

意大利國語成立的歷史，最可供我們中國人的研究。爲什麼呢？因爲歐洲西部北部的新國，如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他們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遠了，所以他們漸漸的用國語著作文學，還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當年羅馬帝國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鄉；各處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話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國提倡用白話代漢文，有同樣的艱難，所以英、法、德各國語，一經文學發達以後，便不知不覺的成爲國語了。在意大利卻不然。當時反對的人很多，所以那時的新文學家，一方面努力創造國語的文學，一方面還要做文章鼓吹何以當廢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話。有了這種有意的主張，（最有力的是但丁和阿兒白狄（Alberti）兩個人。）又有了那些有價值的文學，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學的國語”。

我常問我自己道：“自從施耐菴以來，很有了些極風行的白話文學，何以中國至今還不曾有一種標準的國語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這一千年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膽的主張用白話爲中國的“文學的國語”。有時陸放翁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詩；有時柳耆卿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詞；有時朱晦菴高興了，便寫幾封白話信，做幾條白話札記；有時施耐菴、吳敬梓高興了，便做一兩部白話小說。這

都是不知不覺的自然出產品，並非是有意的主張。因為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做白話的只管做白話，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為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白話文學從不曾和那些“死文學”爭那“文學正宗”的位置。白話文學不成爲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曾成爲標準國語。

我們今日提倡國語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國語成爲“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方有標準的國語。

這篇是胡適所作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第二、三兩節，全文在民國六年發表於新青年雜誌，後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因為這兩節是講‘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所以替他加上這個題目。

語釋 [木蘭辭]有名的長篇敘事詩，寫女子木蘭代父從軍事。
 [孔雀東南飛]有名的長篇敘事詩，寫漢末焦仲卿夫婦因家庭慘變而死的事情。
 [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二詩均見杜工部集，寫當時人民所受賦稅兵役的苦痛。
 [韓愈的南山]南山詩見韓昌黎集。全詩凡百有二韻：始總敘四時之變，次敘南山連亘之所止，其末則敘其經歷之所見。用古典堆砌而成，所以缺乏詩趣。宋黃庭堅說，‘南山雖不作，未害也。’可見前人對此書也不滿意的。
 [肉蒲團]是一部描寫性慾的淫書，而託之於因果報應，久被列爲禁書。
 [擬韓退之原道]韓愈有原道一文，是他排斥佛老的大文章，頗爲後人傳誦，所以竟有人用‘擬韓退之原道’的題目來做文章。擬，模倣也。
 [陸士衡擬古]陸機字士衡，晉吳郡人。文選收他的擬古十二首。
 [王粲登樓，仲宣作

賦) 王粲字仲宣，魏高平人。避亂荊州，依劉表，曾登江陵城樓，因思歸故鄉而作登樓賦。〔陽關三疊一曲渭城〕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來此詩譜入樂府，作為送別之歌，而將‘陽關’一句反覆歌唱，名為陽關三疊，又名渭城曲。〔陳寶琛〕字弢菴，福建閩侯人。清進士，官至山西巡撫。清亡後，他仍做廢帝溥儀的師傅。〔賀伊尹周公傳說〕伊尹輔商太甲，周公輔周成王，傳說為殷高宗賢相。陳寶琛做清廢帝的師傅，人家就把伊尹、周公、傳說來比擬他，其實是擬於不倫的。說，讀為‘悅’。〔吳天游洪亮吉〕吳天游一名駿，字稚威，號雲持，清平江人。工駢文，有石筍山房集。洪亮吉字稚存，號北江，清陽湖人。工駢文，有北江全集。〔嚮壁虛造〕說文序：‘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段注：‘此謂世人不信壁中書為古文（按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壁，得古書若干卷，皆用古體文字書寫），非毀之，謂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憑空造此不可知之書，指偽古文也。’按鄉與嚮同，今凡稱杜撰者，都用此語。〔拉丁文〕Latin亦譯作臘丁，古代意大利、羅馬附近之民族，其後汎稱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諸國人為‘拉丁族’，其言語稱‘拉丁語’：因為其語根和古代羅馬語相關的緣故。凡用拉丁語寫出來的文字叫做‘拉丁文’。〔但丁〕意大利文學家。生於一二六五年，卒於一三二一年。喜劇，原名‘Divina Commedia’，為但丁最偉大的著作，約在一三〇〇年開始創作，分三部：第一部描寫在地獄中情形；第二部寫贖罪的經過；第三部寫入天堂的情形。〔脫期塔尼〕意大利北部的一邦。〔包卜嘉〕意大利小說家，所著十日談，已有中譯本。〔洛倫查〕意大利佛羅稜

薩政治家。約生於一四二九年，死於一四九二年。博學工詩，嗜藝術。〔趙叟〕英國詩人，為‘英吉利詩體’的創作者。〔威克列夫〕英國的宗教改革家。〔舊約新約〕即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的簡稱。舊約為耶蘇基督以前之經典，猶太教徒所纂集，凡三十九卷，分為律法部，歷史部，詩歌部，預言部，都是關於猶太民族的事情，乃西方最完善的古書。新約總集基督以後百年內所作之文，對於舊約全書，稱為新約。內有基督言行錄，使徒傳道記及弟子書翰等。兩書今世界各國都有譯本。〔蕭士比亞〕普通都譯為莎士比亞。〔伊里沙白〕Elizabeth 英國女皇。在位時期自一五五八年至一六〇三年。〔阿兒白狄〕意大利藝術理論家。生於一四〇四年，死於一四七二年。〔陸放翁〕即陸游。〔柳耆卿〕即柳永。〔朱晦菴〕即朱熹。

文學史話

一二. 文學革命

文學革命的前夜

我國自雅片戰爭（一八四〇）以來，屢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其中以英法聯軍之役（一八六〇）及中日戰爭（一八九四）的慘敗受創最深。明白時勢的人都知道中國有改革的必要；甚至於清帝德宗也感覺到封建政權的動搖，居然於戊戌（一八九八年）下變法維新之詔，重用一班新進少年：這就是戊戌變法運動。這個運動雖遭守舊黨的反對，不久即歸失敗，但國內的思想界已起了極大的變動，同時文學方面也有革新的趨向。

戊戌變法運動的主要人物是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康

有爲是經今文家的重要代表，他的關於經學方面的著作，在我國近代思想史上占極重要的位置。但在文學革新方面，則康有爲沒有譚嗣同、梁啓超那樣的努力。譚嗣同、梁啓超早年受過桐城派的影響，但他們後來都不滿意於桐城派，而思自創新文體。譚嗣同主張做文章不必模倣古人，以爲‘古而可好，何必爲今之人哉’。【註一】他所著的仁學，在思想方面固然是大膽的作品，在文體方面也漸漸打破了所謂‘古文義法’的羈絆。梁啓超於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日本，創辦清議報，不久又辦新民叢報，鼓吹立憲。他是一個有力的政論家，所做的文章，奔放流暢，言無不盡，在當時影響最大。近人胡適說：‘梁啓超最能運用各種字句語調來做應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但他的應用的魔力最大’。【註二】總之，譚嗣同、梁啓超（尤其是梁啓超）在文體方面，打破了一切‘義法’‘家法’，打破了一切‘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限，替後來文學革命建立了一個根基；所以我們講文學革命不能不追溯到他們。

譚嗣同、梁啓超在散文方面既打破了一切‘義法’‘家法’，同時在韻文方面也主張有所改革。他們最初把新名詞用到詩裏去，後來更進一步主張‘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說：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

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在當時他們的同志中，只有黃遵憲能真正做

到。上面選讀的那首感懷詩，可以算是當時詩界革命的一種宣言，同時也可以算是白話詩的先導。

文學革命的起來

戊戌政變是因封建政權的動盪而起來的。戊戌政變失敗後，封建政權並不曾穩固；過了十多年，遂有辛亥革命的爆發。辛亥革命雖推翻了滿洲政府，結束了專制政體，但因為和帝國主義妥協之故，封建勢力沒有剷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未緩和；反之，封建勢力倒靠了帝國主義的暗中扶植而更加鞏固。歐洲大戰爆發後，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暫時緩和（但日本除外），使我國的民族工業（特別是紡織業、航業、麵粉業）乘機發展。於是封建勢力之外又添出一個新興的勢力。那時候，封建勢力已成爲新興工業發展的障礙物，要發展新興工業不得不剷除封建勢力。於是覺悟的智識分子開始作反封建勢力的運動：他們非薄固有的文化；反對維持封建勢力的儒家學說；甚至對舊道德，舊倫理都加以非難。這一個新舊勢力的意識形態的鬭爭，在政治上便是‘五四運動’，在文學方面便是文學革命運動。

文學革命，本來梁啟超等已有這個傾向；但他們主張‘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這正和他們在政治上只主張變法，不贊成革命一樣的不徹底。其實精神和形式是一致的，要革新精神，便不能不革新形式，用駢體文或八股文的舊形式，決寫不出代表新時代的文學作品。所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時代所做的文章，雖已打破古文義法，但仍帶着一點八股文的氣息；而黃遵憲等也未敢昌言用白話做詩。到了民國五六年間便不同了：當陳獨秀等創刊新青年雜誌，排斥孔教，反對舊道德、舊倫理的時候，就有胡適等起來主張革新文學。因為他們懂得革命者當革其精神，同時亦當

革其形式。這一點便是當時的智識分子，其見解比十多年前提倡變法維新的士大夫們更進步的地方。胡適最初撰文學改良芻議，載新青年雜誌。他提出八個條件：

- 一.不用典；
- 二.不用陳套語；
- 三.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 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 五.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 七.不摹倣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 八.須言之有物。

新青年的主編者陳獨秀見了他的提議，立刻贊同，并更進一步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他在文學革命論中說：

……孔教問題方喧呶於國中，此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也。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際茲文學革新之時代，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種文學耶？曰，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古典文學鋪張堆砌，失抒情寫實之旨也；山林文學深晦艱澀，自以為名山著述，於其羣之大多數無裨益也。其形體則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

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此三種文學共同之缺點也。此種文學，蓋與吾阿諛、誇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相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使吾人不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日夜埋頭故紙堆中所目注心答者，不越帝王、權貴、鬼怪、神仙與夫個人之窮通利達，以此而求革新文學，革新政治，是縛手足而敵孟賁也。

這篇文章發表後，胡適寄信給陳獨秀，以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但陳獨秀態度堅決，他回答說：‘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這是民國六年的事情。明年，新青年為實行其主張起見，完全登載白話文。同時胡適、周作人、劉復等開始用白話做詩。那年冬天，陳獨秀辦每週評論，北京大學傅斯年等辦新潮月刊，都登載白話文。又明年為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的起來就在那一年。經過了五四運動後，各種刊物大都登載白話文，白話文的傳布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到那時候文學革命差不多已經成功了。當時反對白話文的人雖還不少，最著名的如林紓給北大校長蔡元培信，反對‘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學’，但他的抗議，不為一般進步的青年所重視。到了民國九年、十年之間，白話文公然被稱為國語了。

新文學
的建設

胡適於民國七年發表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雖名為‘建設的’，其實還是破壞方面最有力。但不久因許多人的努力，新體詩、白話散文、新體小說漸漸成立了。最初胡適試用白話做詩，但完全是嘗試性質；因為工具不會伏手，技術尚未精熟，所以沒有好的作品。其後周作人作小河一首，沈尹默作三弦一首，技術已漸成熟，康白情等繼起，新詩方面居然有不少成熟的作品。徐志摩作詩尤多，人家曾向他開玩笑稱之為‘詩哲’，但實際上白話詩在那時候已走上成功之路了。白話散文的進步，在長篇議論方面是很顯然的，不用多講；可注意的便是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小品文，用平淡的文句，寫出深刻的意思。這一類作品，在新文學的建設方面有了極大的成績。新體小說的創作，最初是魯迅的狂人日記，頗受人注意，他就繼續創作，到阿Q正傳發表，已經有十多篇，差不多沒有一篇不是代表時代的作品。後來從事創作小說的人漸多，好的作品也不少。新文學建設的方面，可以說小說的成績最大了。

我們的‘文學史話’就講到這裏為止。今後我國文學將走上怎樣的路線，現在似乎未便妄斷，留待事實證明罷。

(註一) 見仁學上。

(註二)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駁申報館出版之最近之五十年及胡適文存三集。

(完)

開明 中學 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全書三冊 每冊八角

夏丏尊·葉聖陶·宋雲彬·陳望道合編

本書所選的文章，一二兩冊重在文章的類別和寫作的技術方面；第三冊重在文學史的了解方面。每一篇選文的後面附有「解題」，「作者傳略」以及「語釋」。在第一二冊裏，每隔四篇選文，有一篇「文話」，用談話式的體裁述說關於文章的寫作跟欣賞的種種項目；又有一篇關於文法的講話；文法完了之後，接着講修辭，後面更附有練習題目，供讀者自己去演習。在第三冊裏，每隔三篇選文，有一篇「文學史話」，詳細敘述時代跟社會的背景，使讀者明白文學演變的所以然，除供給必需的知識外，凡讀者所不易了解的以及將要發生疑問的，編者都豫先提出，給他們詳細的說明與解釋，好像編者就坐在他們旁邊一般。學校裏如果採作課本，當然也非常相宜，因為幾位編者都教過好幾年的國文，國文教師跟學習國文的學生當能相信他們的成績。

開明實用文講義

張石樵編 三角

本書既不繁雜，亦無簡晦之弊。於寫作的態度，加意指示，此為寫作實用的基礎，非僅注意形式末節。習於陳詞濫套者可比。說明清楚，舉例詳明，學者自修，無異面對良師。學校採作教本，亦極相宜，誠難得之好書也。

開明書店印行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因九〇六號

開明中學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第三冊)

民國廿三年七月初版
民國廿八年一月三版

有 密 作 權
*
不 許 翻 印

實 價 國 幣 八 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 者 夏 巧 尊 葉 聖 陶
宋 雲 彬 陳 望 道
發 行 者 章 錫 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六八號

分發行所
重慶 昆明 桂林
萬縣 貴陽

開 明 書 店 開明書店分店

由書業公會呈准
以後印行之教科書
教育部實價暫加三成發售
教育價暫加三
成發售
一月



改正書目録
一、改正書目録
二、改正書目録
三、改正書目録
四、改正書目録
五、改正書目録
六、改正書目録
七、改正書目録
八、改正書目録
九、改正書目録
十、改正書目録